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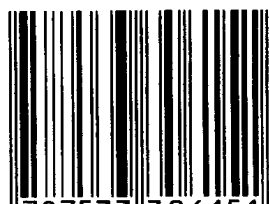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21309/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九八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廣文選六十卷(二)

〔明〕劉節編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陳蕙刻本

.....一

文苑春秋四卷

〔明〕崔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刻本

.....三九三

重訂成仁遺稿七卷

〔明〕舒芬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五年新安書林余氏刻本

.....五七三

金石古文十四卷

〔明〕楊慎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函海本

.....七七八

廣文選六十卷(二)

〔明〕劉節編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陳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文選六

十卷》提要

廣文選卷第二十七

疏三廣

救陳湯疏

谷永四首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料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愍億義勇奮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力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生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言黑龍見疏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

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
迭興三王不變政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
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
知大命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
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
遠千里輻輳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
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
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
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
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漢書卷三

於天四方之通運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
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
失是泰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
也者陛下燕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
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悲婦為梟為鴟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
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
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
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
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並瘡於炮烙
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

繁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
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
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
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儔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
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鳥集雜會飲醉
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嫖娼淫戲無別閑免遁樂晝
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
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
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
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
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漢書卷三

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
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散天下五
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肝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
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
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
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
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
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
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
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
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

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邇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此言私奴車馬驕驕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以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之威寵毋聽後宮之請調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刑以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

論微行宴飲疏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此地太守絕命墮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再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

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為建始元年以來
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
記久不寒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
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
乘三難之際會者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
贍彗星極異也上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饉之後兵
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
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園街巷
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
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
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斯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

六

六

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
上可不致謹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顓陛下正君臣之義
無復與群小媒孽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
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
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
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
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
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
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託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

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
姓困貧無以共永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
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
年糞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
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辟葦守關
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
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其緣經義逆於民心布怨
趨禍之道也林林之狀始為此發古者設不登虧膳災
屢至損服凶年不饗聖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
服抹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
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諸廩犧用度止
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
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志所欲之以救其急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行恤孤寡問民所苦
勞二千石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
太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
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
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
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
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
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為耳

論神怪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逢隨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惑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盈耳若將可過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聖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應徵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

廣漢書卷五

八

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悞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藥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入見尊威至妻公主爵位重矣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文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鍊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

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訟馮奉世疏

漢杜欽子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匈奴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鄧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鉤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

廣漢書卷五

九

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論治河疏

漢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

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湖山
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之
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
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
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
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壓者
大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
出直至西山而頭地打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
又內黃界中有溝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
以民民今起廢不具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
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蓋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
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東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
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
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業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墮斷天地之性此通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

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
之以業所徙之民導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
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晉其與水爭
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
策其難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
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
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
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壞黎陽南郭門人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
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
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
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
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
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
難禁制黎陽漕渠是以丁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
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此水門治
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
其西因山足高也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
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旱利
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澗
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國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

斂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
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
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
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
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
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擇賢疏

漢王嘉公傳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

廣文選卷五

十一

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
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
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
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
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
自免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
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
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
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

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
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
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卹厚其意誠以爲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
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
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
嚴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

廣文選卷五

十三

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
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
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
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
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
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乞立虎符疏

漢杜詩公居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
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欽持威重
也開者發兵但用簡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
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

以絕其禍。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其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諫征漁陽疏

漢伏湛上書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如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庶民。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郤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虛。費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點虜困迫。必求其

借大業卷十七

十四

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賦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懼。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議。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止為憂念。

乞立左傳博士疏

漢陳元上書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籍。諺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

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戢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新學小文。婢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擬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瑕適。曲擿掩其私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

借大業卷三十一

十五

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諂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于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太學者之累惑。使基

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惡鄭
傳師言如得以得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
直明之而寬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

論時政所宜疏

漢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
俊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
過事夫有國之君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
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
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
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
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
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
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
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
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
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張官置吏以
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

前子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
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
其相傷加常二等不得雇山雇山言出錢雇贖罪如此
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
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
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
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
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
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賊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
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
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
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
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
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
下知方而獄無怨蘆矣

言信讖

臣前獻讖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
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
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
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曾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一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需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諸各生狐疑黨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定宗廟昭穆疏

漢張純伯仁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順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禘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惟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

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義

為祭遵請謚疏

漢范升辨卿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諱其爵邑世無絕嗣冊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哀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

為祭遵請謚疏

九

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潁陽西拒隴蜀先登抵上深取雒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寄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子以遵無子娶妾送之導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粗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堯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誣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

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尊卑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警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

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百蠻日月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百蠻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乘今齋雜繒五百匹方鍵續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

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繒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諫起陵邑疏

東平王蒼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聞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今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實行至於自所管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勦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古山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

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禍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恩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奮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請兵疏

漢班超 仲升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沙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奔身瞻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沙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

黃未便僵仆日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唐文選卷第七

廣文選卷第二

疏五

五經章句取士疏

漢徐防謝卿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勵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評論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即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災數事疏

郎顗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

救者必於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與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肅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源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簫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關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薄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陽厥災火文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至自昭緒理西苑修使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攝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宮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崇節資人貶臈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

廣文選卷第二

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也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達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亟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衆政以為立夏之後常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禁感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

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災異生
日至平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
庶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
易後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薦即復起矣何疾
之多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
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
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
大綱疎小綱數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
忘食惡怒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而
惜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願
聖鑒先不敢恨謹請闕奉章伏待重誅

大臣行三年喪疏

漢陳忠 伯始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閨子雖要經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兼義之人作詩自傷
曰緝之聲矣惟憂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
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制台於義
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

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松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
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
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
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
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
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
得其所

于長數易疏

漢左雄 伯豪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
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責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
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
不自為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
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
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
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民綱苛救敝悅以
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亮克
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
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百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
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

一不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父於其事則代
有政理者輒以劄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
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
世吏更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
至今三百餘載俗淳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威城百里轉動輿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
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殺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警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同疾疢
見非不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
稱德論功不據實施誅者獲舉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

同慶文選卷三

王

引高或色取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其辟召踊躍升騰起
等喻匹或考奏捕案而無不受罪命赦行賂復見洗滌
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
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卑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
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
政傷民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
之諸侯拜爵王庭典服有庸而齊於口堅叛命避負非
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
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銅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其
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遠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

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
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
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
刊

宦官縱恣疏

漢黃瓊世英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
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
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
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同慶文選卷三

六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
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稅政日亂遂使姦
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
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隳隳民用慘愴賴皇乾
眷命炎德復興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永泮
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盡功於無形之
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
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
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聖政諸梁秉權堅壅克
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

齒華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操王所執回天地言
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社口萬夫怖禍而
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
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墮殘爲報而坐陳國
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
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
杜衆知雲所言且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
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幾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
并坐天下尤相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
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及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刺牲
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
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
將棄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聞邪群
輩相黨自冀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尤臨冀
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
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跡所
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
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謾謾所
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
頑鴛世待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累
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哀
誅幸廣城校獵疏
漢陳蕃

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
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
遊周公戒成王無繁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
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
未戢四方雖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
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
今失其勸相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
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千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
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
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
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言政暴濫疏
漢襄楷公舉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曆象日月星
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竊見去
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
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
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
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
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
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
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

計其大寒殺鳥獸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亡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當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關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

廣文選卷三

七

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行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訛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益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墮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裝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蓋秦失

鳳二年訖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官其門無故自壞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人瘡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

廣文選卷三

十

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

論三互法疏

蔡邕

伏見幽冀舊屬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關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意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常坐設三互自生留閣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

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木
制千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
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若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
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
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

諫後王游觀聲樂疏

蜀譙周 名南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踰州據郡欲弄神器于是賢才
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醇厚也
是故於時史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
不快情恣欲怠于爲官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
河止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冤獄節

廣文選卷二十八

十一

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
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還同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習武暴德者邵彤耿純
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殮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
以弱爲強屠王郎奔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
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銑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
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
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
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
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務欲自
下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

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聖
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遇
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喻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
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晚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
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時
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
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
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官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
下爲子孫節儉之教

廣文選卷第二十八

廣文選卷二十八

十一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疏

中正疏

晉劉毅 仲雄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耻之夫名狀以富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

大業集卷三十九

然人才異能脩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關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為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與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

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譬時有之皆由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譖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吉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關雉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與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入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有王公以至下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

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
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
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
而長雍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
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
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
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
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
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
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而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
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
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
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
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
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量譽虛妄損政五也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
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
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
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
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

奉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議 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
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
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
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
妨繁舉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
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
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
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
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
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
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競人事損政
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
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
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
骨肉當身困於嚴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
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
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
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

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受詔疏

晉劉頌子雅

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掩率於常察如有足採重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

兩漢書卷三十九

五

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魏魏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懋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割輕庸蜀險絕此故變襲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兵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

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備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順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王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僅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到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毒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拙言得失徒荷恩寵不覺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默棄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昔賢矣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關堅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濟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克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戚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寧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習作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銖銖屢斷剪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

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
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
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
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
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蕭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
然俄何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至今
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
古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
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
頃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
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
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
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天後世獨任智力
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
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
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
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
縣是也郡縣之效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
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
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王也
成王賢主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

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
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
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
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
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雍而用之前後二
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
不盡事中也然跡其衰亡何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
疆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
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
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
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
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囑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
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
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
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
下滅吳神魏功侔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
皆爲臣妾四方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
盛明之時大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父安於萬載垂長
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
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
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
理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亂

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屏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信存誠得者不惕於邪故也聖王

集賢堂卷十九

九

知賢哲之不世及輕重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墮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方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藉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其難陛下宜與達古今等識事勢之士深共

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大府之職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

廣文堂卷十九

十

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今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起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丈量天下土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絲

早倉庫已實乃營官至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殺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一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

六廣文選卷之六

長其達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臣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無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

都寬其稅且建侯之理本經成衰大制都定班辭后者誓丹青畫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家約小國猶不可危况萬衆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蒂固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諸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

廣文選卷之六

十二

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恭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繁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

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者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幸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聞是非以別能否其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其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重謹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

西漢書卷五十九

十一

逃其誅賞故非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者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閭閻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即群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

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

西漢書卷五十九

十四

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人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書書王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

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權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

廣文選卷二十九

十五

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其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著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

廣文選卷二十九

其

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纁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達明聖之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漢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遂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

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轉三分之一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倖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耶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誠有功蓋苟或妨農官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煩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沅菜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急權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與爲共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等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與可廢登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勳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是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大脩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煩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

廣文選卷三

七

仰蒙前緒所憑冒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令勤所不煩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思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昔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伊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褻上虛美常辭其事官然非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小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

廣文選卷三

八

啓廣

國起西園第啓二首

陸雲三首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管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贊言臣竊見世祖武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慕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嘆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

切之旨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宅以奉詔命海內聽
聖或用憮然臣慮以先帝遺教日以凌替聖上憂勤猶
未之振今與國家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陛下先敦
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可
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
下允民望且自開制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
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驚
開特蒙拔擢將以臣能有狂夫之言可以裨補聖德臣
自奉職已來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
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又啓

唐文苑英華卷五

十九

諭云今吾以頑弱過蒙殊寵夙夜祗懼忝思先恩承風
誠以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既在儉約又欲
奉遵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
徒右軍來蹠履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宮掖故於
國作宅不作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畫
圖當往相示動靜以聞

臣雲言聞一日敢獻賢言以干聞聽天恩未加咎責猥
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
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
身節欲損已挹情能保其國家令聞百世歷觀古今以
約夫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蓋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

居豐行儉在富能貧清儉節素自殿下家道此所以儀
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為
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嘗欲以此道
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
固殿下所宜祗奉也昔淮南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墨
機時為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
節儉今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今旨懇切言歸于約清
河昔起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
西園第宅用功方殷豈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關愚
言以補萬一亦臣竊思忠吳天罔極之誠也至被明
令聖旨炳然嘉承至道率以稱慶不勝下情謹疏以聞

唐文苑英華卷五

二十七

國人兵多不法啓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於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
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帝承遠近驚然聲論日
廣而王者前復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
與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
念在奉宣而親信卒泰矯稱突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
求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命以泰宜加
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軒轅然身備王人
雖不致法猶加捶楚王者泰泰依嬰決罰事寔不出而
符令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
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為暴虐小人得志則下凌上

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義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頽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臣泰竊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殿下哀明愚臣繼絕愚臣不以前後干干多見罪責臨紙慷慨不自盡

求効啓

王融

臣聞春鴈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定國曰莫若君老臣切慕前修故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式聲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

求爲劉瓛立館啓

任昉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嘲連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于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公鷄忘曉王羊失馭神器毀於孺戾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歎劉瓛崇身浴德修行明經

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室衢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登櫺風沫露獻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費藝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彈事廣

効丞相匡衡等

漢王尊子競

司隸校尉尊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宣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餐罷衡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實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實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貴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時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論丞相辭宣

漢涓勲

司隸校尉臣勲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諱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治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劾涓勲

漢翟方進

御史大夫方進言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紀綱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誦節失度邪譴無常色厲內往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

劾陳咸等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

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鵲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傅闕咸歸故都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

廣文選卷二十九

廣文選卷二十九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子高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
完有功於齊皆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
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迺
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
上平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
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大震裂
大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
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
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
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
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
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
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
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
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凡守
遠鄙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
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
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猷
畝猶不忘君倦倦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
義一摠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
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
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
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遷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
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誅文王之德
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
之時武王周公繼政刺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
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
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一作我釐一作楚
旌釐釐來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
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
子故其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
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譏怨故其詩曰密勿一作勉從事不
敢告勞無罪無辜謫口謗謗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

光計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王
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云
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
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
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
上見役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
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
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
諸侯背畔而不朝周
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
三十六地震五山陵
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
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墮墜六
蜚鶴鵠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
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
水旱饑餓蟲蛇蠡午並起當是
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
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代
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
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
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
國危天地之

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將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
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
刺更相讒譏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
毀譽混亂所以管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
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
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
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
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
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
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
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
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
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
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
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
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
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靡靡見覯聿
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

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句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兄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

廣文選卷三

五

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惓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喻諭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

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宜

極諫外家封事

廣文選卷三

六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去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涇陽葉陽侯弟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雖重於昭王昭王弟也家

秦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彊敵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呂章較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偕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攜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椽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

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宗廟何補人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章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末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襄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禍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悅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憂道之志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能省不急之用振救困乏賜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

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地
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
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
形猶人之有五臟六腑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
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
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寅律得參
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
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
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
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
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
平均今左右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
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
足以下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
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
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
然大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
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
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
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日食論董賢封事

王嘉二首

臣聞紇繇戒帝舜曰亡傲佚欲有國書作無教兢業
崇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
有王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辟民用僭書作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
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
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
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
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
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
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
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
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馬貴人從臨獸園
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
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
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
也雖遭初元末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
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
時諫臣多言燕山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
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
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擄也死於獄不
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綠綈縑而已共皇寢廟比此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地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進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諱羣臣惶惑詔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繁多百姓詭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大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求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竊恐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論竇氏封事

漢何敞文高

夫忠臣憂世犯主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竊鄭武姜之幸叔段

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官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張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言凶為憂也臣啟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餘絛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普泉之議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賊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怨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進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環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論北單于不當王封事

漢袁安 邵公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

大隆帝然命將爰伐塞北至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大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君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實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論日食為竇氏封事

漢丁鴻 孝公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時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

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臣古
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
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
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
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
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
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
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竊
溢肯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
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救政責躬
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臻矣夫壞崖破巖之水
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
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罰去
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
權門傾覆誼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
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
不受而物不還主郡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
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利一作小民吁嗟怨氣滿腹
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疆
不疆則宰牧橫行因大變政政臣失以塞天意

論倭臣劉萬封事

漢爰延

臣聞天子尊無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
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畧度錯違陛下以河
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
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嫌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
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
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
以致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
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
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
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以酬其功爵人以甄其
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
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安危主以非所言
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今人君不能遠之仲
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
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
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
此變况陛下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
下遠讒諛之人納褻褻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敝
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論青蛇封事

漢謝弼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祿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
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

者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
英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
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
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
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
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
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
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
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
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丘華蜂起自非
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
慰母之念臣又聞南宮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
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
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
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冀
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唯司空劉
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
居政府庶災孽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
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

論日食封事

漢馬嚴 威卿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
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
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伺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
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賄今
益州刺史朱黼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
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
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
宜加防檢式遵前制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
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勅
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
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
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如此緩御有體災眚消矣

議一廣

擊匈奴議

漢王恢

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

漢書卷五十五

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遠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比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之一天下同仁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其不忍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

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本爲五世利孝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邊陲武常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親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糧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狝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啖之兵也至如森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孰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二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義渠然後敢牧馬失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難也必不留行

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
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會以
待其勞故按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
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
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
神速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
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懷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
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
人臣言擊之者固非終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
而致之違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廣以爲之備審速
以爲其戒吾執已之或管其在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自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懷議

罷鹽鐵議

漢桓寬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
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
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
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
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
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
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
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
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
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
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
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
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
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
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
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
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
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
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
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
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
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
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
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
擇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
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
兩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倕
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

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
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實
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
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
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海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
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疆
界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
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
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
藏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
不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
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
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
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
蕭牆而不在胸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
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
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
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
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
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
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
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

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
下今郡國賢良文學議三王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
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
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
山海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
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
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
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
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
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
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
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
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
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
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
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字小者用非功巨者用
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
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
牧之利池鹽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
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
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非字小而用非者

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既有肥馬路有餓人今徇馬之養蠹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重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菓不殖地力不盡思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和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

廣文選卷三十一

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亢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糴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

廣文選卷三十一

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歿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益剛曰艾拉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脩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停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和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僞刀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比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以瞻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踰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

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
鄙人固陋任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
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
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
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也屯
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
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
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
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
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鉏耰用約而財饒本脩而
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
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位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
脩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
利楊可勝告繆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
之屬妄傳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
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
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
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
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
奢侈貧賤篡弑女工難成而易敝車器難就而易敗常
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紉履絲匹庶裨飯肉食無而為有
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殯家遺女繒紈滿車富者欲

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
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若胡車
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與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
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
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
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弔於市今民間雕琢
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
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騁武輻輳夫一馬伏櫪當
中家六口之食亡一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
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繒繡羅紈中者素綈錦
繡常民而掖后妃之服藥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
耦食藜藿非鄉飲酒腹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
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望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
之收上五十粟當一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
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獄
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儻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汙於行而求於鬼息
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簫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
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
曹中者鳴竿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斧斤木版聖周
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斂今富者繒繡題漆中者梓棺
槨梓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醢醢之

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其觀增樓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貧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困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則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絨作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絳骨簪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綈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繡繁路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冢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上二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富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大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費用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管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

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住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濟其業如是則氣味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迎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而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卿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穰壤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庶耻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

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鄉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存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絲役遠至三輔常居則置於衣食有故則當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皙之僞今一古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者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開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哉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士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闢牢狴以毒

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天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效猶弋者觀鳥獸挂網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樂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等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穰一作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入粟贖罪議

漢蕭望之長簡

民由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

也。今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罷邊備議

漢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設置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國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言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漢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桎梏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有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豁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錄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廣文選卷第三十二

議二廣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永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
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實而更受其逋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
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
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
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
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
親之心便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
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
曰殫殫焯焯如庭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
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
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
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

與日相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
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
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
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
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
所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
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
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虜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漠
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
為富民侯以太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
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
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
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
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
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
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
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二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
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平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大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虛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蕭蕭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國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雖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雖公孫之譏用表儒之諫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帝天下臣愚以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德立之如此不宜毀

賦弄錢及贖罪之弊議

貢禹

禹以爲古民無賦弄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

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餓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供十萬人已上中農食士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滅空虛不能令氣出雲斬伐林木土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前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奸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富中野不避寒暑枵腹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粟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淫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宮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今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書習於計籍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軹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古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貴於朝詩述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吏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爲而臨官故黜削而髡鉗者猶得擢賢爲政於世行韓人穰家富饒是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

廣文選卷三十二

五

富者爲雄傑處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祭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直與相守宗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能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

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醉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讎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爲共皇立廟議

漢師丹仲公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其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毋從子妻從夫

廣文選卷三十二

六

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上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者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具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斷獄議

漢魯恭仲康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今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噉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土也東水水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國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明正之微定律著令與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幸多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北單于和親議

班固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纒夷狄尤事匈奴殺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以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爾

數重出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末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顧前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為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折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以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末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復求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為父報仇議

漢張敏伯達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示有成利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害怨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茲明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不為之滅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滅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其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除其蔽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

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則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駁左雄察舉議

漢胡廣伯始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

疑謀及卿士計美先民詢于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今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職任當典常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英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詩顯用年垂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雅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育舉之制莫或間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於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刺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

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改鑄大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千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杆抽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照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

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
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誼今問路叟之所憂
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繁
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
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
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
白駒之意昇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
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並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
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
梁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
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困
牛之鬬絀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
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
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置西域副校尉議

漢班勇宜僚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域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於是開
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
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
遑外事故匈奴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
西諸郡城門書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
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傳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傳

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
直嚴以期會都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
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
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
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
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不弱於遠夷暴短於海
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
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
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
疆都善千貢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
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
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
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
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都善王尤還漢之
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
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
顯廷尉棊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
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
都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
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
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轉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

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思德大漢不爲欽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餽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虞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必比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億置之誠便

諫伐鮮卑議

蔡邕

書戒猗夏易伐鬼方周有儉狁蠻荆之師漢有閼風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關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

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師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勞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有曩才策未必過類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蠶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瘳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詔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蠃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

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
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計何者為大宗廟之祭
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
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
發德音也夫郵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
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
論嚴尤中其要蓋棄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

漢應劭仲遠

漢應劭仲遠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
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
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
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
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
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
而初軍愚猶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
曰經於溝瀆人莫知之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
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
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
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

春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
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
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
能功貴勤賈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
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
可追

復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
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
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紂斯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
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
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房禍宋趙高英布
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
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荅伯才如史遷達
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
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
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正議

諸葛亮三首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

爲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刑在子孫而
二三子各以耆文之盛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
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述舊基奮
竊卒數十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
注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
收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羣其鋒銳之衆遂
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
桓溫逸繼之以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
卒進驪州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
喪文業煩勞翰墨者矣夫夫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
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
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礙
者哉

絕盟好誠

權有借道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黨情者求犄角之
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
須并其主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
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此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
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明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
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
方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
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

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
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
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
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
也

時事議

漢夏侯玄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
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
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
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通而機權之門多
竊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入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

矣夫天爵下擬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
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
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
中正門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矣何者夫孝行
著於家門立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
於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
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
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矣必使中正干銓
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使於上上下下交侵以
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
且夕相方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

位衆人驚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憂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飾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直離本雖役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幸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群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茲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

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密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無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發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事得底下吏者輕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十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收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濟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

之以禮時泰後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奉漢餘流
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
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純素金銀飾鏤之
物自是以下雜采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
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
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
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士法文質之
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
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
過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
級而已勿使過一之閱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
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土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操
素之教興於本朝則靡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廣文選卷第三十二

廣文選卷第三十三

對

定都關中對

漢嬰敬

陛下都維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禘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
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
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維
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
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
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
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
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
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
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
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也

封禪對

漢倪寬

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
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
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
禪告成合袞於天地神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
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
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
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
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
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
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
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
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
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見大元木瑞登告岱宗發祉闔
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亨
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
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聞樂對

漢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歡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
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
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
之橫集也夫衆响漂山聚蠭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枕推

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承歷之成風
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網然出涕臣聞白
日曜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蟄蟲皆見然重累列布杳
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閒不得聞謔言之徒蜂生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
竊自悲也臣聞社鵝不灌屋鼠不重何則所託者然也
臣雖薄也得蒙肺腑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
群臣非有葭草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
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
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搗假寐求歎唯憂用老心
之憂矣疾如疾有臣之謂也

禁民挾弓弩對

漢吾丘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得則以
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
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元敵
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
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
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
簞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
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

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盜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白麟奇木對

漢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解嚴等與鳥魚同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韓幕驃騎抗旌昆邪右枉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換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官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鵑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前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淮南王對

楚伍被

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裘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宿服羗蠻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

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
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
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
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
乃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
曰夫參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
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
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
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
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
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
敗狐父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
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
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臯
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
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絕成
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
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
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
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

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繫盧江有
潯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殲弩
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
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
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
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緊詔獄餘無可用者王
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衆起于大澤奮臂大
呼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
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
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
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
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
不足以蓋形遺家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
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
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
珍寶童男女二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
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
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
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
而七興萬衆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
戍父不寧子見不安第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
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

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響應所謂蹈瑕乘隙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天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羣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矣夫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囚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荀如公言不可以徼倖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尚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天上衣綺繡何馬被繡罽絳毛官人簪珥增垂珠璣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綵結珍怪擅萬石之鍾擊雷震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郊祀對

董仲舒二首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會其大也凡養牲

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馴犢未能勝芻秣之食莫如食
其母使臣湯謹問仲舒魯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
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群公不毛周公
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
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
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
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
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曰天子祭天諸侯
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
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
臣湯問仲舒曰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

唐書卷三十三

十一

魯郊用純駢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駢臣湯
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
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問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
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
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
舒愚以為不可臣大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
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
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絕故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
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

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
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
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
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
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
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
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
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
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
事二月八日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忒
運動抑揚更相動靜則萬物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
霜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
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
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
虛而降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
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
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
雪是也霰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
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塗
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
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
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為威霜則結味而成甘結潤

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糾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為稂莠之妖也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火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

蓋應死於盛夏款冬死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

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遷延召牆倭揖而退

雨霽對

蕭望之三首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勸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其心力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入粟贖罪對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末惟邊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

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侵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文滯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罷珠崖對

漢賈捐之 君房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恭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之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廣文選卷三

上

詩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漢高祖重九譯而獻此非無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而後漢齊桓桓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叛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騶騶在前屬軍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邊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效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棄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捐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殊厓有珠犀璆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共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贖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犀專用恤關東為憂

日食地震對

谷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垂勸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百官共見純繹以求烈愆使臣等得

漢書卷之六

七

七

造明朝承聖問臣等愚淺不通政事竊聞明主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應徵序於日月理於上如人君居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災沴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災異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閭閻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人戚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甚哀嬖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弱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

漢書卷之六

七

七

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妖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忌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賁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卑者以絕輪嬖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統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捐妻黨之權未有閭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荒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翹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

此周邪偽之徒不得即上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
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
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
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折
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
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
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寬以理民命務省
祿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
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
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土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

廣文選卷三十三

十八

列傳

鯀易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
誡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
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
六珍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
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
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
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
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災異對

漢李尋子長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
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又汙王堂之署比得召
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閒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
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舉
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
於陰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
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
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

廣文選卷三十三

十九

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
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
妻妾役使所管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蟬
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痛
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
怨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
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
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閭
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

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茲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校矣星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賢求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卑中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今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大度而盛則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遊歲星者后帝其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榮惑往來無常周

唐文選卷之三

三

三

歷由宮作能低叩入天門上明堂背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昔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榮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榮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榮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出則伏不見而爲彗第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

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駕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政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來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宜月土溼輿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唐文選卷之三

三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穎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

於其國國君之於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甚矣
大問者闕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
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開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
以還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
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
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
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
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
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
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陸

漢文選卷三十三

三十三

濟

下東四海之眾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
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
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
此之時上厲身立名者多矣後日日以衰及京兆
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
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
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
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
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

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文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
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
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
死亡之誅唯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日食對

漢杜鄴子夏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下和獻寶刑足願之臣幸得
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
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
也女雖貴猶為其國陰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
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
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

漢文選卷三十三

三十三

十四

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
孝惠后是以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
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
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
行謠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
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
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
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
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奉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
遣就國高昌侯宋王孫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

都尉遷不忠巧安免歸故郡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道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威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卑受官爵流漸積愆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但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植祥福祿何嫌不報

日蝕對

漢孔光子夏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以大甲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眚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

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木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謀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孽孽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無益於應天塞異消禍興福較然甚明無疑惑

災異對

蔡邕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秋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正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

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貴重天下生則寶藏俸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九弟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准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顗為王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瑗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怨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上啟見訪問夫幸加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雖疎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具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谷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疲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三仁對

董仲舒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英乎由此言之則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荒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廣文選卷第三十三

廣文選卷第三十三

七

賢良策第三十四

對策上議

賢良策

龜錯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英豪以爲官師爲諫章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

廣文選卷三十四

不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心大夫其上的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

行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家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有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二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

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有姓和親國家安寧
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
直言極諫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
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
不敢誣奉法令不察以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
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
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
而爲之機陷也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
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爲己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
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
恤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
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
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辜至死而不
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
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
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
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無驚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
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
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
其臣而能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
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
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

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
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
上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遜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
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
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
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
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
讒賊官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伐自
賢群臣惡諛諛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
以快怒心法令煩苛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
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
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
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
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
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
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
淫末除苛解桎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孥非謗不
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壅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
舉人有期後官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帥愛
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
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

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
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
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
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
二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
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
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
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
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
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
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
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
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
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
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
臣言唯陛下裁擇

賢良第一策

董仲舒

制曰朕復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
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
事之統猶懼有關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
諸侯公選賢良修摯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
要至以副之極今予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

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
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
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
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
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滅至
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諄而失其統
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
息與焉庠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行安在災異之
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
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
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庠
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請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
論朕科別其條勿猥勿狎取之於術慎其所
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
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予大夫其盡心靡
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賊而天必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勉彊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

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

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角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又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重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

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

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徧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鮮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廣文選卷十四

九二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

廣文選卷十四

十

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罷頽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

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夫仁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第二策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

廣文選卷三十四

上

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風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末思所以奉至尊竟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開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實亂實不肖渾散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廣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

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適牽於文繁而不得聘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嗟冗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欲繇衆聖輔德其能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

廣文選卷三十四

上

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中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閭閻太衆散宜生等亦繫於朝純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固然而逸鼎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卑卑

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王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王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廣文彙編卷三十四

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

所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貪窮孤弱困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

廣文彙編卷三十四

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

堯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月為功實誠賢能為上量材而用官祿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切磔究之臣敢不盡愚

第三策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不人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言惑庫當世之務哉除賢罷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

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懲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

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

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克競競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著情而名顯德尊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也

唐文選卷三十四

十七

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益扶衰所變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其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下之理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故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定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惟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國富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

唐文選卷三十四

十八

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夫亦有所分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天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子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貴貴若不足也身寵而數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聚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安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詛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夫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規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

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簠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廣文選卷第三十四

廣文選卷第三十四

下

廣文選卷第三十五

對策二

賢良對策

漢公孫弘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請論治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

廣文選卷第三十五

一

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

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枯木興朱中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

廣文選卷第三十五

二

里

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禹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

惡受天之罰禹湯得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私得譴不足以奉大對

對日蝕地震賢良策

杜欽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垂刺之心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三垂變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上也王者中

漢書卷五十五

三

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或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雖維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必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笑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晨晨之定省如此則充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

臣彈天下之材以奉淫侈億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詔設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人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嚴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伏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恐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譴言不足采

對舉賢良方正策

漢申屠剛

剛對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奸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瞋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

漢書卷五十五

四

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垂建進善之旌縣駁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毋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失為大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奸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則公至聖

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權傾外戚結貴穢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傳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危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誘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

對賢良時務策

漢李固 子堅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其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士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

有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有寬和無黨授首歟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秉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謂肅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

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非前朝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樞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閹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末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及諸侍中選居黃門之室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客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得任官無限極雖外託

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
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
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
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佗功德初拜便
直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
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
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
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
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
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
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
流必潔猶扣樹本有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
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
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
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道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得失
指摘變象以求夫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
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
宦官去其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
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

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蒙
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執察臣言憐赦臣死

大旱策

漢周舉 宣光

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
中項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
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群司素餐據非其位審
所貶黜變復之微厥效何由分別其對勿有
所諱

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
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
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

唐李通 卷三十五

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
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
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
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
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
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
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
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涉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
官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公遇旱而自責和
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
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

神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
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
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
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華政崇道辯惑出後宮不御
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
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
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
裁察

賢良方正策

漢皇甫規威明

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
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商貨聚馬戲詐是聞又因緣壁倖

唐文選卷三十五

九

受賂賣爵輕使賓客文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
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
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
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
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
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
便黜遣拔擢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
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爲杜稷之鎮加與
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脩謙節輔
以儒術自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廩第無益之飾夫君

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械者也
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
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
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
口出譎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
董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忌職
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譎諛之言不聞戶
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
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也

賤

與劉璋賤

唐文選卷三十五

漢法正孝直

十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家
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損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聰穢
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顧念夙遇瞻望恨恨然惟前
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
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
在速雖捐放于外言足增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
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
而卒至于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顯
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超求願耳悅目隨阿遂指
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
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學少略曰

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日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阻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遺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牛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腹與關頭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且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願惟分義實竊痛

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諫齊王奮牋

漢諸葛恪元遜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有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萌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推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廢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當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旣不承用其言今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導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

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
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兢兢盡敬朝
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
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
忘尊王之威而今詔令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
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
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
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
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
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

唐書卷五十五

王

長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

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
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
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諸求已而所憂
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
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謝於東傾國以濟一時
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整勞之
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
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
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
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

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卜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
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
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
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
而更張今殷浩荀羨遠據合肥席陵許昌誰郡梁彭城
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
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
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顧連獨斷之
明定之於一朝也地遠而言深豈不知其本易然古人
處間開行陣之間尚或下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
則大計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

唐書卷五十五

王

長

與會稽王牋

晉范弘之長文

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組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
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
內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寡之佐亮以啓闕爲首咎
之責上收神明之功

敢緣斯義志在輸盡誓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殺浩忠
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
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
友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
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疆弱與浩年時邈絕
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
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
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
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于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
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
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蹉蹙之

唐文選卷三下

五

軍

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
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
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聽
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計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
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信
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
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群下者也桓
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
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
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
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

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
王珣以下官議殺浩諡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
拔之恩懷其入懷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
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
公居攝道致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
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據避君位復子明倅漢
之霍光大動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及萬機故能君臣
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
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臣
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
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

唐文選卷三下

十六

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之死守之故得稽留耳
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
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肅祖歟祚於
王敦先皇愛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
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
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誡結貽厥孫謀故令
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
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謝子隆愛

謝眺

眺聞潢汙之水顧朝宗而每竭驚蹙之乘希若若而中
疲何則皇壤提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咽或乃

服義從權歸志莫從貌若墜南翮似秋葉肫實庸流
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崇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
故捨萊場圃奉筆對策亂二漢西浮七澤契闊戎
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華脂榮立府庭恩加顏
色沐髮歸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皆肌骨不悟滄溟
未運波臣自蕩渤解方春旅酬先謝清切蕃芳寂寥舊
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
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邸方開劾
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枉席無改雖復身填溝
壑猶以妻子知歸境涕止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
誠

廣文選卷十五

七

南

至洛與成都王牋

陸機

王室多故禍難存存于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
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今天子
飄飄甚於翳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旣
啓風威電赫機以驚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在外柄
輒承嚴教率諸軍唯力是視

薦唐史牋

庾闡

裴楷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
有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
於龍津者乎郡公曹史泉陵唐史宋延履敏素和而有
政立身持操行者一邦若得騁慨驚衡服襲駭足則機

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奏記

詣公孫弘記室

董仲舒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
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
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群衆所占必有成功
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陋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
君侯哀憐之恩誤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
天下之重群心所歸須推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
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旣得其人接以周公下
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感德美
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
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
棄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彰其名擇善者從之無
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故輕彼心
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
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
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
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
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
死傷者半汰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怨
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常坐仲舒叩頭死罪死

仲舒至愚以為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
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
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
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奏記蕭望之

漢鄭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實有下莊之威至千耳順
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穴黎庶
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
休遂行日又至周召乃留平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
延陵之阜修農圃之時畜雞種黍娛見二子沒齒而已
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慮邪枉之險踐宣中庸之常
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久之秉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
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奏記霍光

漢丙吉 火卿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勳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
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
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
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
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
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
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耆龜宜褒顯先使人侍令天

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
諸儒因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德立平
木固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
云不義不獲王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
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
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
學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
不遺有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頗

漢書卷三十五

下

劉衣裳將軍宜詐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今遠近無偏
曲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
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列著
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
從心行不踰矩蓋清朝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
酒晉馮結髮修身自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
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
家居杜陵茅室上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
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
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殊
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

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
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十嚴之
節文之以術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
一舉則天下歸心矣而後已宜及府間以行遠方弘
農功而史微道遠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使事
對此天子者皆自注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
明此山望之秋夫于所為歎也昔下和謀實以斷
之均納忠終於洗身而和氏之璧千寶不在于之
而此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且之少屈威
下問之應埃之中末無荆山沮之

奏記大司空王邑

范升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王莽頗發
賦繁租升乃奏記大司空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
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眾人咸謂
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
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
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
大矣二者於公無以重天下歸怨於公矣何以
遠者不服為至公升以直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
事與道反馳驚震車之轍擇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
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
不耕設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

之福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
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
見極陳所懷

奏記梁冀

漢朱穆公叔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累積招禍奏
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
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
掌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群公之
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項者官人
俱置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
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疆令充足
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
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
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
路嘆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
沸而面諛之人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
之末紀綱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
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
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
於求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
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輿
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

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

奏記太尉宋由

何敞

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敞奏記太尉宋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

廣文選卷五

主

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期宜當克已以靖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貴資過度但開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格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上侯就國除

苑囿之林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謠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禄公儀退食之比哉

奏記劉焉

蜀秦宓子勳

昔百里奚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俊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特殊趨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

廣文選卷五

主

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龍變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高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工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思情區區貪陳所見

奏記王暢

張敞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綈縻綱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

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
屋伐闢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
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
而無挾山之難即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
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
臣將相繼世而降恩以為罪惡用刑不如行恩望望求
姦卡若謂賢者皇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
虞而人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公記大尉將濟

阮籍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
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操屬辟書始下而走為首
昔子夏處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黍谷之
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草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
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
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冒新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
光清舉

卷三十三

卷第三十六

書上

與范宣子書

鄭公孫僑子產

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僞
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斯聚於宮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武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夫今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
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而謂子凌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貽子產書

晉羊舌肸叔向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
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怠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誥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集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肝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絕秦書

晉呂相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廣文選卷三十六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詳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寡公迭我敝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枕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亡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顧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文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

我秦賊以來蕩捷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俊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闕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朝刺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福于先君故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約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言而君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隨是謂告我楚人怨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晉公族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德不穀將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驅就寡人帥以助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太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故事仰執事貫圖利之

遺燕將書

齊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

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則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

廣文選卷三十六

四

策

彼圍於趙壤削主因為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黑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軍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見公如見父毋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已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曹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

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柱檻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霸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技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十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忿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廣文選卷三十六

五

策

遺樂毅書

燕惠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或作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

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君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室之有垣墻所以全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然則寡人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非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乎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異辭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職作心諱不累物仁不累智不簡力簡棄大功者慚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輕重之怨而重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之

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與淮南王書

漢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王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救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至漢所往而請自置相二十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音義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食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

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凡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韓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半濟北舉仁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今陪者論皆有去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詎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責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孽豺狼出爪推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敢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則斷之足復蒙恩結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山指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事功自命千代茅土之封未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今知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賦重漢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垂離魂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客報并還所贈

與蓋寬饒書

王吉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
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
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足以飾君之辭文
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
用不譽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
枉曲而不屈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唯哉言覽

遺公孫良書

漢鄒長倩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
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
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廣文選卷三十六

十

書

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
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一系與焉 遺公孫良書 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
纓為綬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
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
襪撲滿者以士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
則撲之土蠹物也錢重資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
之上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
贈君撲滿一枚倚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舛足
下勉作功名在下風以俟嘉譽

遺李軼書

漢馮異公孫

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
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
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親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
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
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論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
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權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
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
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冰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
覺悟成敗承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
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

執楊廣書

馬援

廣文選卷三十六

十

書

春卿無恙則別業南寂無音驛使問還長安因留上林
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
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總總以致惻隱之
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諛邪之說自謂函
谷以內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
愛曾聞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
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
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
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于陽而不受其
賄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寶

蕭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行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膝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

急賜報

與隗囂書

漢賈融周公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氣懷附元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過難就夫從義為綱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形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

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葉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感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誠馬廖訓子弟書

漢楊恪子山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毋弟直稱君其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漢興諸侯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辭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

誠實錄

崔駰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愚故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亮之志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驅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者古之有也今龍祿初隆百僚觀行當走避之威世庶之華之盛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終與弘中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因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社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無懼將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於於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與梁商書

李固 二首

李固 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

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固窮路而未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可令中官博簡嬪嬙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王子母自乳養無忝佞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曲則萬方而新嘗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矣官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九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

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必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峽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親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項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規箴武書

漢盧植子幹

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乎義貴切砥礪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爽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索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求外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劬勩特多姦盜將有楚人智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時

爵之羶幹弱枝之道也

答陳琳書

魏臧洪子原

洪隔關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詔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恠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當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者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固將以收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詰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我指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違牕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俟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賴

神鼎畫故便收浹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
去者克已不及及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
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嘯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
胡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問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
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研
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
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
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切
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
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

廣漢書卷之六

大

後

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
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
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
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
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
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肯
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
稷一舉二得以微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
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
重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
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獲患不知言乖

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
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
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敵三年之畜以
為一年之資區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筆室反耕哉但
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督力作難北鄙
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
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如飛
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
基兆於綠林交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
微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今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
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與公孫瓚書

魏袁紹本初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
分者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絃以比
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猶
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申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
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怨

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第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氐上毒徧生民幸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發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此非天威裴謚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蕪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

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銷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踈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義化華復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此而等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獻袁譚書
魏審配 正南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禍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鮑蒯瞶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未

忠臣之名父子猶然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允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諸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髮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書蛇足曲辭誣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雖頑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旂麾戰為厲行賦為幣主雖傾金覆庫翦剔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

廣文選卷三十一

三十一

文

何則唯戀戀忠赤之情盡家肝腦之計歷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譏隱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至今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復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

廣文選卷三十一

三十一

文

得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惻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復已以及鄧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蹢躅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上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跣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冀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敷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俊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

諫諸葛亮書

漢楊顒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

慘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狗哉失
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土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
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
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與曹公書

蜀許靖 文休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關十年吉
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
素術方命圯族弱動羣逆塗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
靡由正禮師退衍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
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素沛鄧子孝等

廣文通卷十六

廿四

也

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
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如草餓殍殍死者太半既濟
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
西迎大駕巡省中獄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素沛及
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起
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
五千餘里復遇疾疢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
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
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未為
亡膚憂悴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
苑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

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今交趾太守士威彥深
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
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
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
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云昔在京師志
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
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
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
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
國家解通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
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街罪責入於裔土

廣文通卷十六

三五

里

矣昔管仲翼周伐鉞車誦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
下扶危持節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
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
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
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使為禍福行之得
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
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願顧注望足下任
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
和群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
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
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

古人有言疏不問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諛慝不行也
 若乃權君端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推禍孝子抱仁
 以陷難種種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
 離親親樂患也或有因移愛易亦有譖聞其間雖忠臣不能
 移之於君孝子不能移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
 非親乎故申生備役禦寇是建寧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
 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
 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以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
 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衛侯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
 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
 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
 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
 作未有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
 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
 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用足下失據而
 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避禍猶皆
 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
 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
 三者何其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

背親也此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親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來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

賁術書

漢孫伯符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賁術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

賁術書卷三十七

二

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撫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八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上所以響應者皆望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承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休北幽劉繇決力江許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素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

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舉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常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旣敵而便戰關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其舊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圖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檢而不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立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為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顛頤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顧道之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

賁術書卷三十七

三

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聖明所昇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耳幸留神聽

與白靖書

魏王景興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意脫別三十餘年而

廣文選卷三十七

四

集

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還塞之隔時間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耿耿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相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業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觀及即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儒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是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

廣文選卷三十七

五

集

夫子之清聽美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摠此三義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武皇帝之旨項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劉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九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摠集觀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燦燦焜耀之青煙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提筆陳情隨以喜笑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綠瞻睇故土桑梓之情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

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
不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
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
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
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
耀功與事並聲與動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
詔旨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
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
之恩若天啓衆心子準固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
路未夷子謀不徒可問或否復何由由前後二書
言每及斯希不切然引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隸南
海歷觀夷俗可謂偏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
為身操持猶願中土為王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
師而打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諫求術僧疏書

吳孫權仲謀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大后恭及弘農天子播越宮
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
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
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偕亂於南荆公
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
弓戟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宛然有自
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主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
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幼小
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風
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
與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
威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
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
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
所敢辭

答陳思王書

吳質

信到奉所惠脫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
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迤邐也奉至尊者然
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關
排金門升玉堂代操機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盛儀
虧林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
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
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允此數者乃質之所以
憤積於胸懷懷春而於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傾海為酒升山為肴有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
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
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
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

嫫母侍側斯威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筆發微二八迭奏項簫激於垂屋震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僭肅慎使貢其楮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穰備夫何足視乎遠治諷集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為劉表與袁尚書書

王粲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斯養聲無不宜其善其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遺之際使士民不協姦孽並作聞之謗然為

八

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賻伯實流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忘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冇商奄之軍皆所以剪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直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園折入汙泥猶當

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近火與火相爛則雖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情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眾寡囁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亡嚮然厚附未有華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終克已復禮以從所驩則弱者自以為強危者自以為寧誠欲戮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大公墮穽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憂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况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姜氏危哉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鼎開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衣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末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

與阮步兵書

魏伏羲公表

義白蓋聞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為本樂其養性者必以榮名為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圃鹵作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從以奔趨遲疾定其驚良舉足向路揔趨一也然流名震譽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實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而重名者或因飭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待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關閼隘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韙之達又有滑稽之士標於其間沉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軍徒可力極一嘆觀盡崇朝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值其闇耶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撲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舊然重膺難極管窺幽密觀容相額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蹇矣或謂吾子知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鑒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斲以拒撲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為吾子廣推輿思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之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為顯夫名利者搃人

之網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為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進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昂然而莫疑以遠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唯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無育一作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為奇縱體為逸執此不回既以惟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剗鍊設使至寶咸在子身疑於國寶為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為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略備一作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潸潸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恣張動與世乖抗風立侯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冲以守滿就其為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爛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嘆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詒誅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讐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路廁讀書謂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玄其太言異旨殆自謂能廻天維舉地絡

觀持世之極擄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
為勞役而不能斂身以當論謂財為穢累而不能割賄
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怠
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略
命世踞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沉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
致國寶之責棄其不然而沉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
驕驩苟脩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騰虎超同機伊霍靜
則不能珠潛壁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
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
懿牽縮不隨者哉且樂士之志也遇世險巇則憂在將
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類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場時

廣文彙編卷三十七

又十一

宣

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
割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壽之士所當奮力
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
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
策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撫
國寧民而飽食安卧囊縣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
生之具亂於細民為壯士者立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
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為其醫
則鍼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
勢剪跡滅光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室則無陶朱
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

蛻之變總論吾子所

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
有秘伏重奧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觀恍惚
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賴於
肝腦而不揚之於清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
聽且明智之為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為損
舍什而增益也一作也是儀之志激於見劫季路晚悟滯
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一作聲
嚮發石乃群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
不發於談者所謂挾祖奕以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測
者此皆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
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

廣文彙編卷三十七

一

未有不聞之掌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幸
以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
末則將為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紳諮所未
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義白

答伏義書

阮籍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羣其
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
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
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
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環虫所不能解也然
則弘修淵遠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鑒

所能察失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鵲悅蓬林以翔翔蟬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或作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藐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撫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踔踔陵之慌從容與道化同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揔玄網於大樞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優膚寸之檢斧王窮以役物守矜穢以自卑沈牛跡之泥薄溫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裁略之懸論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阮籍白

答重茂安書

陸雲二首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節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輟爲足下具說鄆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

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山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泛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爲陂塘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釵成雲下釵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宮無通滯之殺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祭厚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墮而燕雀黍林鳥祭而爵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罟統罃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子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鰣陸比目不可紀名鱸鰣鮓鰕鰻鰕丞石首鱸鰕鰕其東海之俊味有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許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鄆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姪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

也足下急聲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陸雲白

移太常府薦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興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慮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放陸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勝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數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含

廣文選卷之七

十五

聖

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密虛藏器聚裳襲錦衣被玉曾泉改路縣車將邁考繁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佩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枯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賴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王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朝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詔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與桓秘書

晉習鑿之序威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略以情相慰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歸得門人西

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群睥睨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環環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淑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昔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時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

廣文選卷之七

十五

聖

答桓玄論四皓書

晉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過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實天下大器也苟亂上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

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王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落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遺教浩書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繫縈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收喪此可執念

唐文苑英華卷三十七

集

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君將來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亮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當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

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於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輔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唐文苑英華卷三十七

六

與范曄書

晉徐蕃

知足下遺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更假歸自所聞見誠足下留意有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上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晏自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斷小

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戶前史所書
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
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
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
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
能免此乎

報虞預書

晉賀彥先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
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
逸群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
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彫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

廣文選卷五十七

十九

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崗田之善秀姿質已
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
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晉計子將拔樊仲昭於
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
功不為難及也

與沈約書

晉陸厥韓卿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齊艱難古
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
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閤與理合匪由
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
使官刑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
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
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
揣情謬於玄黃龜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
尚書云或閤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
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
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
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
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閤豈如指其合理而寄
詆訶為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植奏書
大明體勢之致咀安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

廣文選卷五十七

廿

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若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
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
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
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
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閤何獨誣其一合
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
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
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
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
詠史無虧於東王平子校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祭初

征他文未能稱是揚脩敏捷暑賦滿口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除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言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與湘東王書

晉庾子慎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筆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儻純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

廣文選卷三十七

手一

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摘撫但以當世之作爲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偏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伯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遂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權兩唐之不傳故王儉金銑反爲拙目

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計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王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華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摧褻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華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辭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其商確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竿自耻譬斯末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廣文選卷三十七

手一

廣文選卷第三十七

檄

告青徐檄

漢伏隆伯文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
 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
 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
 於是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明望旗
 消靡鐵脰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
 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
 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
 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答雍闓檄

漢呂凱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
 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
 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
 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
 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
 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幸臣聰
 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樹威哀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
 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
 君雍侯造怨而封賞融知興歸志世祖有流名後葉世

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觀未萌受遺託孤竭
 賢季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
 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
 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
 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
 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愚惟將軍察焉

討桓玄檄

宋武帝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
 屢遭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於豺狼忠臣碎
 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
 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
 所神器流辱七廟毀墜雖是夏后之罹泥塗有漢之遭
 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為喻自玄篡逆于今歷載彌年亢
 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
 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杆軸之悲標梅有項筐之怨而
 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有孰為可亡凡在有
 心誰不扼腕俗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
 夕寐宵興揆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
 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
 昶兖州主簿魏詠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
 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
 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

郭昶之奉迎主上官子昇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嘖之等潛相連結以爲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蠶起即目斬僞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度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馘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平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旣頹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忱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未懷聘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對問

答壹遂問

司馬遷

上大夫壹遂曰昔孔子爲何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

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化牡雄雌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對事

鄭炎

客問鄭炎曰吳主曷不傳子而傳兄第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扎季扎不受雖有僚之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煞爲仁而相譚以吳之篡弑滅亡繫由季扎扎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娥之謙讓名已

細矣春秋之趨豈謂乎矣曰夫四正之輕命致國乎
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竊之亂外
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為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
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
是浮行宣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
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
矣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計是則
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
以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弑之
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
易亡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
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君子
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
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
若今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
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邠邠尚征上國朝齊
宋鄭魯衛執王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
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七故非其量度
乎問者因又謂矣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
象於雷雷何取也矣曰易震為雷亦為諸侯雷震驚百
里曰何以知之矣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

廣文選卷三十八

五

文

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一陰靜故曰百
里問者稱善

對臺詔辭

郎頭

臺詔頭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
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綱法今章易官號或云變
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
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頭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
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
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
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九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
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
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每有選用輒參之機屬公
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出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
薦諂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偽非所謂
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官禁嚴密私曲之意元不
得通偏黨之私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
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
漢三百載計歷改憲一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一
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夫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
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嚴積王者
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

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頭愚蔽不足以答聖問

問

天問

屈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焉覽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

廣文彙編卷五十八

七

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敷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閭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鵂曳銜鉉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求過於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鉉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窺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管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隕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危安

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石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蓀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鮫魚何所處堆焉處羿焉蹕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鮑啓代益作后卒然離孽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歟籍而無害厥躬何益作華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狀大河伯而妻彼雒嫫馮珖利決封稀是舛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舛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嚴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蕝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白蜺嬰弗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游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鰲載山抃何以安之釋丹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殲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鰥亮不姚告二女何

廣文彙編卷五十八

八

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
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蕞爲害何
大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獄是止孰期去斯
何兩男子緣鵠飾王后帝是饗何承謀復桀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
帝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
帝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
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
不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述有
狄不寧何繁鳥等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
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達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

廣文選卷二十八

九

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腰有
華之婦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會龜爭盟何踐吾期倉鳥群飛孰使莘之列擊紂躬叔
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
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
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
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褻似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
九合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譏諂
是服比于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
之二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纘維元子帝何

廣文選卷二十八

十

竺之投之千水鳥何煥之何馮兮挾矢殊能將之既驚
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哀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
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
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
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賊
何所急伯林維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
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
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勲闔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
武厲能流厥嚴嚴彭鏗斟維帝何享受壽永多夫何長中
典其牧后何怒蠹蟻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比
至回水幸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遂古篇

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
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無涯邊兮女媧煉石補
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
共鬪涿鹿川兮女岐九子爲氏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
兮十日並出堯之問兮羿廼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

所傳兮豐隆駟雲為靈仙兮夏開樂龍何因緣兮傳
訖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尋木千里鳥易
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
解路誠寬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此間兮
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籍兮郭釋有兩未
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
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
兮西方葦收司金門兮北極出強為常存兮帝之二女
遊和元兮霄明燭光向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
鬼國殤為遊魂兮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
原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
內心常渾兮幽明詭性今智悟兮河圖洛書為信然兮
孔甲參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山兮春秋長狄生
何遽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
之波為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
芳漢鑿比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
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問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
央鐘蘊生花鮮兮銅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六國
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太山兮人鬼之
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鎮東北邊兮
長臂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其外黑齒衣
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鄰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車輪

八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西南烏弋及罽賓
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西海濔兮人迹所極
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碑
礪水精莫非貢兮雄黃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蓮花被水
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
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及二身兮結骨反舌一臂人兮
歧踵交脛與羽民兮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
難循兮聖者不測况庸倫兮筆墨之暇為此文兮薄暮
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子

廣文選卷第二十八

廣文選卷三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設論上

解難

楊雄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
工聲調或作於此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耶指獨
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
矣而殊不寤覽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
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閑言
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
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
王廼念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
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
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騰九閼日月之經不千里
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嵯峨則不能浮滄
雲而散蔽烝是以必犧氏之作易也絳洛天地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
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
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聲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
淡大音必希大語呬呬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
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
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
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為之施威也掄六莖發蕭韶詠九

成則其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
衆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竦
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
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達旨

崔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
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實
今子溫懷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俯鉤深
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主顧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
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
退不贖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真抱景特立與士
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几于時
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
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
器於良材求鑠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
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
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市胡為嘿嘿
而又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
其跌而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三緒
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倂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
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經

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未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詞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募於王公或以漁父見非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數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彌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蹤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環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皇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繁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浮雲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

廣文選卷三十九

三

表

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呼術鬻縣雉自表非隨和之實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嬰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下嚴克捷於疆禦范蠡錯或作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辭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有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襄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東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應問

張衡

廣文選卷三十九

四

相

以與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學無
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
民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
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
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屬淺揭隨時爲
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狹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
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在
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焉若卑體屈已美
言以相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動雪前吝
婢似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
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
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
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美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備
而不思貼身以微幸固貧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
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執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
殽饌舖不脗餐旌督以之忘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
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短褐而襲黼黻或委重築而據
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
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腫膝黃帝爲斯深慘
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迹禍福乎下經緯歷
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木實
或亂德人紳維縵不可方物重黎文相顯頊而申理之

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爲師別
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晝長則宵短日南則
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凌雲而
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泥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
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
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
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
無所麗燭武縣絕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折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
臬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鄼
生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龍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
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
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夫女嬃北而應龍翔洪鼎
聲而軍容息滬暑至而鴟火棲寒冰返而龜鼃蟄今也
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
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且不可庶
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撼
失津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
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一舟而求劍守株
而伺兔也月愧還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
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拔
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有雖有犀舟動楫猶人涉印查

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
吝不見是而不昏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
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
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采萍曼
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慙我
垂翅故棲吾感靈龜附鵠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
斃督燔書禮至以披國作銘弦高以牛饋退敵墨翟以
繫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斧節效貞蒲且以
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
清謳流聲僕道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數子
慙三墳之既類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
乎柱史且韞積以待價鍾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
敢告誠於知己

釋誨

蔡邕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
之徒設以自通乃酌群言聽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
以戒勵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垂顙胡老曰蓋聞聖人之人實曰位
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
達道士之司也故伊尹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
甯十有清商之歌百里秦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
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太乎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

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管沉精重淵抗志
高明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按萃出群
揚芳飛文登天庭序藝倫掃六合之穢惡清宇宙之埃
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
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
偉不墜於地德弘者達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
蒙賜蓋亦回塗要路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
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
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
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

廣文選卷三十九

武

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秦皇之暴虐唐虞之至時三
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勸善之于斯已降天綱
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
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
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
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
翕習積富無崖捷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
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
邪利端始萌害漸亦非速速方穀天大是加欲豐其屋
乃斷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
耕顏歆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梁駘

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
之曰南風至而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米粒有統則微
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
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
天之高折絕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
甘允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平雍羣僚恭已於職司
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
緇紳鳴鳳盈庭懷遠寓允庭待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
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儉稅擯而吉用宴城濮捷而晉凱
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義等並載擧甲揚鋒不給於務當
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閥
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攝頤理蕃餘官交貴其進取也順傾軀圓不足以踰其
便後巡放軀不足以況其易矣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
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瞻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
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聚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
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悶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
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驢卑俯乎外戚之內氣助乎近貴
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路下獲惠膏之辜高受滅家之
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見禍以知畏懼乎惟傳哉

宜其若是天高地厚踰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
兢競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
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
子貴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燹炎
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
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戾王肅則月側匿是以
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
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
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
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
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
也勳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
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
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
誘也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
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倭氏興
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臙耶
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劬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
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

出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
子即自降階相悅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
曰綠余心兮浸太清絳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
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
兮眇翩翩而獨征

抵疑

夏侯湛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
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
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
揮翼初儀而受卿片之榮盛曲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
閭闔躡丹墀榮影常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

夏侯湛集卷之九

上

有欲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樓五基龍蟠六
年英耀冠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馳儒林志不
懈昔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
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
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
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疑作道之觀疑作也富於德
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備貨抱關之隸負
俗懷讓之上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珍唾
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今吾子攀其飛
騰之執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
海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何遲窮巷宇

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
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三公之蔽
賢也是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
知之矣吾子所以褻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
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泰在弊室敢布
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
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
五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
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克平士大夫之列
類閱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
顯舉進不能拔羣出羣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
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
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
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
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
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
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噀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
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
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
自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疑作非
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

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
響黎苗之樂困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
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
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克三臺之寺盈中
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
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彼朱佩紫耀金帶
白坐而論道者又克路盈寢黃帷玉階之內飽其尺牘
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克
衛士之嬰盈掃除之哭譬猶設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
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熱若燎原之煙彌天
之雲虛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甞
對便欲半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一世何吾子之
失評也僕因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
志乎澗瀨從容乎農大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
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縣天賞以樂其成列九
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
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
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
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樞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
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詠訓
傳詩書誦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
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

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
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
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
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
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
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枹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
欲升閭湖近則欲超大平方將保重嚮神獨善其身玄
白冲虛乞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
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王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躡鄙事
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喻風
飲露不食五穀登大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
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樂辱
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
日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
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
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
干成湯寧戚之迄桓公或投已開俎或庸身飯牛明廢
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
厨而登阿衡寧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
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
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

鉛刀不能入泥騏驎駟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驚寒不能邁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竭心思蓋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衛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肯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徵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聆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揚狂以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十五

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文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廣文選卷第四十

釋議

晉郗令先

或有議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而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威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于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感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聞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秘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能論竭忠款盡靡賢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緩衡轡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艷管關篴舉寸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

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盧帝
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君子之言良我所思將
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
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
虐吞爵八區於是從橫雲起但詐如星奇邪譴動智巧
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
潛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
故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
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鏤
鑠車服踰幸苟得如反如復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
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
縮其澤人吊其躬鬼艾其類初升高岡終墮幽壑朝含
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舛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
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
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
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
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
之貴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繁乎豐豐尚此忠
益然而道有隆廢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
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羅靈陳冲質不來桓靈敗於英雄雲布豪傑盡世家換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臂狙詐者暫吐其舌
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上
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初祭
道以輔真雖峙者未一僞者未合聖人垂戒蓋均無貧
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
濟濟備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
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鸞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
合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
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
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
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
否故喙誦瞽說時有攸獻譬通人之有采於市間游童
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
以聞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
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
不出有而若無者也使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濯
柳季之卑辱扁夷叔之高對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
充拙失不慘慘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
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
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
俊道麟介之潛平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魚之
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於唐其陰精應

商時陽肝請而洪災息桑林構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啓
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
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
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肆叔躬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
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齋欣環堵以恬惓免咎悔
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未激而增憤
肆中懷以告誓普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
薛燭察實以飛譽歟託弦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
楚各潛冠以保荆雅門援琴而挾說端哀秉轡而馳名
虛教翺翔平玄關若士竦身於雲漢余實不能齊技於
數千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玄居釋

晉東哲 廣微

東子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吟含毫散藻
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
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
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
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
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
常康衢而咏白水一作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巍然山
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亡寐之勤晝駟鑽玄之思
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
玄居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幸

廣微集卷中

五

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宵武識彼迷此愚不
取片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致之
彥不抽月墀步執轡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盡亦因子
邵而事博陸憑編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
耀以驚沈鮪徒屈蟠於堦井暫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
自困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
得易失先生不知肝豫之誠悔遲而忘夫明蓋之義
房疾亦豈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
徒以曲畏為楷儒學自怪因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
蓬室豈若託身情戚馮執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
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閭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
而玉繩直執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
導爾以君子之道論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訓謹
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戰羽
族翔林蠖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解志之所執或肯
豐榮以嚴栖或排闥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美稷
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
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羣而駐
為七人之儔乎且道賤而通士不同趣吾輩一作之
末行未敢聞子之高論將忽蒲輪而不嘶夫一作之
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光一作亦作朝

我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以士請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匡弼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饋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能罷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矯肆之怒臣無毫縷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章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滯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隣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掩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嶺且世以大虛為興玄鑑為肆神游莫覿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相夸者之所貪收跡者之所棄雖聖籍之荒蕪雖群臣之至一企素履於丘園肯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

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應議

陳琳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土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傾覆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使震擗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托羣臣使已蒙噉香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末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平濬洫及至肅韶九成百歌率舞垂拱無為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偷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則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則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存靈既喪媛官於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及內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為封地幽偏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

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爲宇仁惠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載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關四門廣諫路貴謙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愆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武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卜疑集

嵇康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羣當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鄙人旣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異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謹言帝庭不屈王公平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豈弟弘雅施而不得乎將

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追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繇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以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與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干萬乘下凌荆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門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去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父爲偶排擯共鯨今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彘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四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古於明主絳灌作名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駟並

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淪乎龍蛸
峨以不才陸稿蟬蛇以瞻蒼景運城之寶藏於樹裏
三秀雖離糜于麗采香惡平亦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
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匿而
名生體全者為機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然
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
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
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
懷寄羣賴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消
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蚋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並
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返期

釋論

晉皇甫謐士安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

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實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
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才連利明若符契故上或同
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
渚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
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
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
道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
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
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
直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輒光逐
數舍章未曜龍潛九泉磔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宇介
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晷迴則天
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主命切至委慮有司上
招迂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
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司命並臻饑不待淹振漢皇塗咸
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遜丘園不脫華好
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
轡大火西顧臨川悵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璽所約
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莊範副聖朝之
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闥闢步玉岑登
紫閣侍北辰翻然景曜雅興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凡舜
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泰叙彝倫存

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聯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親幽人之髮髯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舍羅萬類勞薄群生寄生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

廣文選卷四

十三

也

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文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荆陳聞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耻於見通斯皆棄禮喪其荀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氷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趣者無所迫故曰

一明一味德道之槩一施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逖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疲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市於布衾千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著道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死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

廣文選卷四

十四

也

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駭衆吾亦侘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癡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他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平君人故乞命訴平明王求絕編於夫錄亮我躬之辛苦豈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竊處

對儒

曹毗

或問曹子曰夫實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俊麟以絕

迹標奇松以負霜。偶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
州浮滄瀾而龍蟠。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
順神。采生適南越。公保慎一作性。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
淵陵。冬揚芳披雪。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奇
發幼齡。翰披孺童。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
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類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妻
猾。排素薄而青葱。若其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
通。既祭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
逸氣。虛洞養素。幽豁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
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炫
物。扇塵教以自濛。有盟車以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不

唐文選卷四十一

主

居漆園之場。出不躡。宣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趣不
希。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簣之量。
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典於俄頃。多聞定得。夫乎一管之
鋒。子若謂是果是邪。豈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
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
何異執朽轡以御逸。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
勞。府對羣物以耦。然冬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類。賈生
之才。技奇山東。玉映華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
見毀絳灌之口。身離。俱之災。由此言之。名為實。實福
萌禍。胎朝敷榮。華夕。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蔭瑤
林於蓬萊。絕世事而。一作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鰓者

矣。蒙竊感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
陰陽干告。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
不登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
表。是以迷麗者。循一往之智。循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
火林之蔚。炎柯氷津之擢。陽章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
出不極。勞處不巢。陪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
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冒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
實也。今三明玄照。二氣載宣。玄教夕疑。朗風晨鮮。道以
才暢。化隨理全。故三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
安期解褐。於秀林。魚父罷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
道無不延。風登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蚪於慶雲。招
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園。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達理
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
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
以終篇。

唐文選卷四十一

主

廣文選卷第四十

垂主文以斷禮義皆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半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
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
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
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復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
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今當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
故事終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
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
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
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
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
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

次律令諱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
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而賈生龍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
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典之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
下放夫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千茲著十二本記
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
曆改易丘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
十八宿環比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
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
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繫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在京師俟夫後世聖人君子

叙傳

班固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今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
曹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杼故名穀於杼字
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
因氏焉始皇之末班一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
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

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一為字者
一生孺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
回以茂材為長子今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
河農都尉太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
之初女為婕妤致仕就第賢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
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況生三子伯旌穉伯少受詩
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
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
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
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
許子弟為羣在於綺繡統綉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

廣文選卷五

五

志節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
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龍報怨殺追捕吏伯上
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
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間
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
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
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陳伯
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
矣廼召屬縣長吏選情進掾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
日盡得郡中震與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
故郡上父祖家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

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道病中
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
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健行而
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
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
受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
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
畫屏風畫紉綺踞如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
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為無道至於是庫伯對曰書
云廼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
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

廣文選卷五

五

微子所以告去也武號式譔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注
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譙言放等不擇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
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謂東宮太后泣曰帝問
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龍興之益求其比
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諸車騎將軍王音
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為邊都
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
復來其能默摩上謝曰請合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
丹為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
都尉與兩帥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

有大政俱使論指於公卿止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悲惜焉序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存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序亦早卒有子曰嗣顯者當世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薨遣中允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序而弟畜穉序之卒也修總麻賻則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闕空言不祥穉絕嘉應妖言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且與言災害者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閔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廷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細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違始河

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薰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恒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太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驕驕若之餌焉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子已貴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羈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整既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於於郕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倒置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薊州時隗囂據隴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驚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廼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

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土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輕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嗚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嘶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廼避堅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為徐令以病去官

四庫全書卷四十一

九

戰國策序

劉向

設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并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不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專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察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

侯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
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
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
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
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
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
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
七千乘之國五敵伴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
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
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
得施設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
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
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
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
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
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擯昔秦秦人
恐懼不敢闢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
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
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
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躋龍蜀之饒聽
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
狀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

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
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
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踈化道淺薄綱紀壞敗
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
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
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
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
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謀故其扶急
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
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

安易亡爲存亦止是司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漢紀序

漢荀悅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
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亦惟厥後末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
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
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
損其業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
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未惟祖宗之洪業思
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

開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王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人物志序

劉孔才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衆財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窮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則並受名與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庸二八爲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顯德孰不於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稱序門人以爲四科泛論衆材以辨賢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尚德以勸庶幾之論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慳慳而無信以明僞似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傳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風俗通序

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直爲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討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此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折

廣漢書

卷一

相

廣漢書

卷一

五

文便辭淵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麟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倉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一七年爾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闡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大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云浮淺

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禹貢九州地域圖序

裴秀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使掌其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今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書惟有漢氏所畫輿地及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川其所載列雖有地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稱外蕃不令事實然義無取大晉龍興混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祖文皇帝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

廣文選卷第四

十五

裴秀

征路正其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河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今制地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六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

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準望徑路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廣文選卷第四

裴秀

十六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序二

穀梁傳序

晉范甯 武子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篡倫攸斂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我藐藐寢霜堅氷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二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親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貶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伸義之所抑雖

其故附勢賄非者無所逃其罪解德獨運者無所其名信不易之宏軌首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高才其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又為尊祖莊公不納子糾為內惡公卒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子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

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為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擇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壞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倫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詆毀梁清而掩其失也短公平辭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掩其失而不俗則

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頻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傅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顛匍匐基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家語序

漢王子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浚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

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安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詞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篇又有管子問禮一篇自別屬管子問故不復錄其辭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爾雅序

郭璞二首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淵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舄既解其業亦顯英儒贈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瑣不探博味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

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
方國之語采謬俗之志錯綜樊榭孫博關群言矧其瑕
索其蕭穆事有隱帶援據微之其所易闕而不論別
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從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
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
言中快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
之書其繁夥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湮其志歷載構
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者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
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嚆谷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
逸言探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闡明垂途而同致
風韻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其於見之奇善不川
之傾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
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喻補琬琰之瑕俾後
之瞻步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莊子序

晉郭象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任言言雖無會而
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品
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
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
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對獨遺而

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
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言玄妙至至之道融微言雅泰然
遺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
大方含哺而熙一作于帝伯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
乎無親孝慈終養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
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
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湯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
乎民願弘其辭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
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其論涉大虛而游惚恍
之庭矣雖復食黍之人躁進之士暫而觀其餘芳味其
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
達情而忘言者乎遂綿綿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
者也

蘭亭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
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
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

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四體書勢序

晉衛恒 巨山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詛誥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耆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耆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

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髮髯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一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常誣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則

不如淳也秦既用篆秦或作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今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公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於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釀酒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為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書常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戲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後漢書註補志序

漢劉昭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與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志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平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紀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已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繼繼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曆之篇仍乎世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恭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士者之要國典之源粲然各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羅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輟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遂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九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文藝以矯前業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末嘉圖籍焚喪塵消烟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為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臚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

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闡成
父述者夫何易哉況睥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其就
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竅求見事必應篇襲
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入志頗褒其美雖出據前
群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
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
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
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層臺雲構所缺過
千懷備為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壠鬱絕斯作吁可痛哉
徒懷續緝理慙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
同博遠及其所植微行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

廣雅卷之十二

上

清

史記集解序

漢裴駰龍駒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接其後事記于天漢其言秦漢時矣至於宋經
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
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
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
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者稱遷有良史
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
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
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實之
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
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
發明而殊恨畧聊以遇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

廣雅卷之十二

十二

文

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
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
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
有所裨補譬雪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
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
氏所謂疏畧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
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無據舊史豈足以闢諸畜德庶
賢無所用心而已

陶淵明集序

梁蕭統昭明太子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

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
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奇遇謂之逆旅
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
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
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
之難量亦慶吊之相及智者聖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
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王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
谷雖無入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
貨海東之藥草或紉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競為鴟
之肉猶斯維縣寧勞文仲之挂至于十常好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上父偃言生不
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補哉又楚子觀周
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有芒餐餐之徒其流甚
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
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
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璧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
敲枹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
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
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
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
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其加以貞志不休
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

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
其德懷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
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
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
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
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
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文心雕龍序

劉彦和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
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騁爽
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絳觀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
已歲月忽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
觀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
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其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
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
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
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
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
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
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
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
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縹緲悅離本彌甚將

遂訛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凡父陳訓惡乎異端
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擷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
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
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衡路或臧
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
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
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
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
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
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
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固別區

廣文彙編卷三

十五

上

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摘神性
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辭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悵悵
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
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
而已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群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
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
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
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
與異不胥古今肇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
環絡藻繪之府亦幾平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

在銓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妙眇來世儼
彼觀

志序

沈約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
於楚書鄭志晉乘楚記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
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于禮儀刑政
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初立八書片文隻事鳩織備
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滌穢作流遂廣律曆
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
平準之稱華河渠荊渚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
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
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誼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
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
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二天之說渾然莫辨是故蔡邕
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坑儒之後典
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畧固之藝文
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
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壇地少川源是故
鎬鄠潦瀆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
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且也世殊事改於
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
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眇自茲

秩於山川班于群神遂觀東后從臣太尉肅行司徒肅
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賀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襲成
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
讓與舜氏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
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
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
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無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伐作寇千里無烟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
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
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
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
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贊更各脩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
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履險親巡黎元
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聽允明恕皇帝唯慎河
圖維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
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
師士咸蒙祉福永無極泰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
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興不能明經文以章
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諸
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台泰山道十日曾遣宗室諸劉
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志
發十二日宿華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
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
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人黃門郎百
官及宋公南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
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其等七十人先之
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
觀治石石二放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
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
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
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
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
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
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
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俊也石壁
皆條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
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
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自輒為之明復
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

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比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攖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比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醢醢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勝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自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先知蹈有

入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祀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畝之尊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禋祥荒淫牒穢篤災必降秦還其典璧遺鄩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英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豈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玄牡牲牲必克天惟醇祐萬圖以康光和二年

廣文選卷五

卷五

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于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寇撫瘠民二鄩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宰俠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頽亞世室不脩春秋作譏特部行事指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惟獸獸濟之精所出積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覽勞久逸神未有憑自古太山邱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土復十里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畚風雨應起濊淵品物君舉必書况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迷焉於是功曹郭

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勛垂昭
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
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汎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
靈旣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群神因瀆祭地獄以
配天世主遵循未享歷年赤鏡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
清殊俗賓服今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
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
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齊降瑞畚祚景風凱悌惟
風及雨成我黍稷穡民用章建又屋宇刊銘記誦克配
梁甫

淮瀆廟記

王延壽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處正
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太復潛行地中見
于陽口立廟祠柏春秋宗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
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齊潔
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道行承事簡略
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獄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
祭常若神在若淮則大聖親之桐栢奉建廟祀崎嶇逼
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
整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官廟高峻祇
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爲民祚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芬黎庶賴

社民用作頌其詞曰玄玄淮水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
海是造疏濬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晝夜
不舍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如古之
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
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
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
携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
兮傳千萬億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
之於是情好日密相訪總師趨蜀道經黃牛因觀江山
之勝亂石排空激湍拍岸鉅石於江中崔嵬嵒岨列
作三峯平治渾水順應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
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
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
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登一旌旂右駐一黃犢猶有童
工開道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
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補助禹開
江不事繁飾順濟舟航常廟食茲土僕後而興之再建
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

輜櫓之遠徑閱遐黎之騷然念荒服之不庭乃揔三選
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
取可於品象援所用於天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
儀響慕群英影附羗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
而論於是雷震九原電耀高關金光鏡野武旗督蜺衝
鷄鹿超黃積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驅疾踵蹊迹探梗
莽榛斷斷溫湯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
千指頽諸服乃收其鋒鏃千箇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閱
滿帶野戰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弩揣城拔
擒敵之倡九谷謠諺音參和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而
唱呼變積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音參
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農恩降溫澤同庖厨之珍饈
分列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襪音參行無偏音參
止無兼役怪豪誠而復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濠
邪跡祈連籍庭踰就疆擣峭嶺一作麟幽山超作凶
河臨安候軼焉居與與衍顧衛霍之遺迹戰伊秋之所
選師橫驚而庶御士拂帽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
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
敘析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
鈞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順彙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
運於是封燕然以隆高檀廣鍵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宗
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濫殘風軻秦幽嘉疑陰飛雪凜

庶其自濯淋榛枯一握嘉卉始濃土膏今養四行分往
於是三軍稱曰豐臺將軍克膺德心光洗神武弘昭德
音超兮蒼天潛助兮與神參

東巡頌

傅毅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列允迪歷代倫續王命胤漢興矩
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實中摠列
宿於北辰開太微啟天庭延儒林以諮詢登獄之事于
時典司耆耋載華袍管徵爾而造曰盛乎大漢既重雍
而龔風代增其德唯斯獄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
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獄之巡時邁
其邦人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駟六轡開路馬戒
其音參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
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哀胡裔之方老聘東作之上游
賞孝行之峻崇

東巡頌

蔡邕

竊見巡狩代宗崇望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
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
乃降不勝任簡之情謹上代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
迪哲聖修厥德章章不列翻六龍較五路齊百僚陶素
寶命南重以司歷廣中月之六辰備大官之列衛盛興
服而東巡

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脩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本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道靈盛德之所貺也豈定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移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嚴嚴我考位之以莊增崇不顯克情其堂是用祚之作微惟光厥德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埳有擾鬼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會靈貺以為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十職一曰農生民之本於是乎出豈殖財用於是乎在陽陵縣東厥地汙泥嘉穀不殖光和五年京兆尹樊石勤恤民隱乃命立新渠曩之毒田化為甘壤相與謳談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闕之我有溝澮莫有達之田疇斤鹵莫修莫治飢饉困瘁莫恤莫思

廣成頌

馬融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

大樂而不荒慶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人有六順養精神致之無疆故夏鑿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蕪禁苑廢苑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承蒸之孝外舍頤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蒸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臨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昭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臣不足知者

臣聞昔命師於轅轅發轅偃伯師節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華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訛三丘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鄆郊猶郭七十里之固盛春秋之苗詩詠園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坳場墀宇恢昭曠蕩貌優勿罔寒露鬱決聘望千里天與地合於是周法環瀆

右臂三塗左慨高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濤資
以榮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錯錯鏘鏘
隆穹盤回嶠嶠錯錯神泉側出丹水亘池怪石浮磬耀
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其茶芷其雲藉
昌本深蒲芝蒨蕙蕤荷半渠桂在鳥葵格非道于其
殖物則玄林包竹簾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
栝栢柅柳楓楊豐形對蔚金額栢栢奕奕翳春風含津吐
榮鋪于布濩唯危驚笑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
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綱頓八紘擎
欽九數之動物環聚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園之中山
敦屯雲移群鳴膠膠鄙賦諫譚子野聽聲離朱目眩隸
有人策亂陳子寄唇於百定營圍恢廓允斥公學音
廣文彙卷四十三六
置也音羅羅彌綸阮澤山陵山枝隊案部前後有屯
甲乙相伍戊己為堅乘隙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鑿
之金路音天子五路驪駒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
鳶之脩幢音曳長庚之飛鬣載日月之大常樓招搖與
玄戈注枉矢於天狼音羽毛紛其彰音勳勳揚金輿而
拖玉環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旂旄煥其如林
錯五色以摘光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偶良司徒勒
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擊鼓撞華鐘徹徒
縱赴榛叢微燼霍奕別務奔駑擾車皇在來交舛紛
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句磻隱句黃塵勃瀾閭

若霧昏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駭羽昧依調
程氣狗馬角逐鷹鷂競驚駢騎旁佐輕車橫厲相
梁聿皇於中原綽也獵獵蹀躞特肩脰完抵揭介獬散毛
族枯羽群然後飛鉞電激流矢雨濤各指所質不期俱
殪竄伏仍也輪發作梧轡殺受音狂擊頭陷顛碎獸不
得殫也禽不得瞥也或夷由未殊頭須顛躓顛顛蟬
蟬蟬充衢塞隊葩華音布不可勝計若夫驚獸殺蟲倨
牙黔口大何耀音後編巡歐紆召隅依阻莫敢嬰禦乃
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剌刺裸裎袒裼楊眉音檄柎音
棘枳窮浚谷底幽嶺累丘虎搏狂兇獵獵能祛同封佈
或輕詠捷悍度疏音素夷頑犯歷嵩巒陵喬松履脩補
大廣文彙卷四十三七
踔躡枝杪標端尾蒼雉音玄依木產盡屬單罕固合
部習增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麗音伍伍保各有分
局矰落音飛流音羅網縶縶音遊維音驚音晨音輩作音翬然
雲起雲爾電落爾音北觀高蹈改乘同轅音恢方撫馮
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音陽厲雲漢橫天滿導鬼區徑神
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域祥音捐音罔兩拂游光柳
天狗縹音也音羶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靈
川衡澤虞矣魚陳呂茲飛音伏音伯水田開古盤音羣
終葵音推楊關斧刊重水檢音戶測潛鱗音踵介音羣
逆儼滿瀨湊薄汾撓音也音淪滅潭淵左擎音龍右提
鼉春獻王鮪音驚龍於是流覽徧照音燁燁音上下

究竟山谷蕭條風野嶮巖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莫入植
於獵者效且車弊田罷旋入禁園棲遲千昭明之觀休
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甌樹以
蒲柳被以綠莎瀟灑沆漭錯紵樂委天地虹洞固無端
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舸驅水蟲逐罔螭滅
短狐也_也籍刺鯨鯢狀後方餘皇連舫升張雲帆施蜺幃
靡颼風陵迅流發棹歌縱水謳注魚出著蔡浮相靈下
漢女游水禽鴻鴝鷖鸞鷁鴈鷗鷺鷥鷦鷯鷩鷮乃安
斯寂哉嗣其游魴鱣鰪鱖鰾鰻鰱鰽鰈鰉鰪鰾鰓鰔鰕
隨雖靈昭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誅歌於
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旣充

車徒旣簡器械旣收然後擺牲班禽於祿賜犒功群師
疊伍伯校千重山靈_靈常清芳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
巡行清醪車_靈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旣觴若乃陽
阿衰斐之晉制闡_靈垂羽之南音所以動蕩匈臆發明
耳目疏越慙慙駭恟瓜伏_靈鎗鎗_靈鎗鎗秦士農郊大路之
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
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
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
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術者也方今天
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
采_靈漢之佃闡昧不覩日月之光_靈豐_靈晷_靈不聞雷_靈霆之震于

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
官常山質要熟券也之故業率典刑之舊草采清原嘉岐
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舉顓介
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群推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
歷思河澤目眇興組耳聽庫衢聲傳說於膏靡求伊尹
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竽成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
議軼越三家馳騁五言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棲鳳凰
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網倏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
永逍遙乎山川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
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倫燦巍巍而無原封千億之子孫
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
反洛京

1

河清頌

鮑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徵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追義以降遐哉邈乎鏤石於獄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弼玄玉華彰符命朴牛文螭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稚興讓有物不及其貴而美溢金石頌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闡帝寶粲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年載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

東晉福臨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夷貊懷惠
恤勒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
去其泰誠無計飲賦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
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
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碑作而自
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折冀馬南金
填委內府馴象樓辭之羅外苑阿統纂組之饒衣覆宗
國魚鹽杞梓之利位贈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
宏麗宗冠三川間閨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
有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
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
林園金步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醝宜以竭薦邪
和協律呂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
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既降
而弗居也是以琬琰珍檢盛曲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
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儼頌於外坐朝陪宴之
臣懷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官乾
維月運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
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
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
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

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
歲樂悖風遷俗文教也詠笙鶴點東顧象闕武功也鳴
禽躍魚騰儼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
此幽明同贊民祗與能歟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
皇哉唐哉曠與為倡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
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
將命潤色騰采繼德形容盛德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
古山之徒鳴下世於則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
全蜀於後絕之揚光前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
御者十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
臣子職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
作頌曰窺荆崩石梧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綿綿鉅生
大年瞻學淵問聲續成景粉續軒軒徒說井井未視夫
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
揆景方塗凌周躡汶蹴唐轡虞如彼七緯累壁重珠高
祖撥亂首物定靈更而天地再鑄群生帝御三傑龍步
八垓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決遐洞冥襲聘還
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微鴻光中微聖命誰堪自曆攸歸
謀從策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雲暈輝納瑞螭王升
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
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威言毀
膳非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祀

勤隆耕籍壇耐秋羊封堦春蠶蠶兼梁鰥孤重帛
由學柔俗以教選禮導刑清樂宅風宣分衢讓齒折訟
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為驚文憲稍
引戎容羣利樞鈴明審程護周備更厲平端民羞幸觀
桴鼓凝埃烽燧垂響銷我長兵歸為農器開外水鄉部
表炎國隴首西南勃尾東北絕絕嶺丹渾渾泉黑移琛
雲勉轉隼印變狼駝為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
盛斑自行謠青綺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慶植雕質
泰行藻性仁豐宸章德宿宵映海無隱隱山有黃落牛
羊內首閭戶外拓端木朋生祥禽筆作薰風蕩蘭飴
流閣器範神妙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芳漆注彼四
清如雙川伏靈運紀閱脫遐年澄波 獄鏡流念山
泉空好澱水府清消俛暇夷都降恥驪淵朱宮落耀
閣陰鮮昔在楚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潔源
濫壑曾未央先氏水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鍾我
周諸師說天竦聽客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
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託暮布簡絲言盈室
有綿祀清言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粟和靈根方固修源
重波副睿武誓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
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繫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
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
父濯纓臣昭作頌鋪德闡聲

廣文選卷第四十四

頌下

武都太守李翁西俠頌

無名氏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翁字伯都天姿明敏敦
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荷冠典城有阿
鄭之化是以三剖守符攸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
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
威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職不出府門
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
徵外來庭面縛二十餘人年穀屢登倉庫惟億有姓有
蓄粟麥五錢郡西俠中道危難阻峻綠崖俾閣兩山壁
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隄芒促迫財客車騎進不
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墜之虞過者創楚惴惴其
慄若踐其險若涉淵水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
谷斯其殆哉困其辜則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勒
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絲道徒饑燒破併刻自確
鬼滅高就理平夷正曲毀殺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
四方無難行人懽懽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
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億積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鑠山
浚瀆路以安有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太廟頌

王祭

思皇列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事
先厥道不顯不欽允時祖考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奏
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念
武功收絕祐於清廟維豐稂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
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皇太子釋奠頌

傅咸

恭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用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
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於中乃脩嘉薦于國之雍敬享
先師以疇聖功豐饗百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
止祇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僉僉胄子清酒于觴
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釋奠頌

潘尼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
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政殿實應天縱
生知之量微言與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
春閏月將有事於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
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官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
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嚴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
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摺紳
先王之徒垂纓珮王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
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醑於兩楹之間陳饗洗於阼

唐書卷四十五

二

★

唐書卷四十五

三

春

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
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邵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
邕焉先王之微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牲
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
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
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
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般般俛仰可以徵
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
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有遠邇離鄉越國扶
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
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
之著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
於配乎昔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左昔忝
禮官嘗聞俎豆今則末列親觀厥美藏清徽猷沐浴
芳潤不知手舞口詠輒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
盛德之形容元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九素靈乃降有皇承天造
我晉嚴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其誕命景配遐緒三分
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靈蕩定荒門道濟群生化流率
土後帝承哉不隆留構泰有萬方允宅宇宙篤生上嗣
繼斯挺秀聖敬日躋洽哲閑茂留精備術敦閑古訓遵
道讓幽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

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表穆穆侍講閣閣相演微
言及發道直探幽窮廣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
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
盟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聖聖顏生好學無違曰皇
儲后體神合機光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言聳聳
寮俊又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
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
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有
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華華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
白觀國之榮學猶時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
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蟬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水

盛德頌

陸雲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為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恨然
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為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董士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
頓首死罪伏惟陛下詔軒轅之敬折越三代之高蹤履

有聖之玄景詠哉惟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弊生民
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寶命肇民顧天思文敘聖以
宅神器六合眾駕八荒星錯企皇居於阿房摘逸脫於
九野謀猷回適天人匪祚乃爾斯國授漢于京是以先
詔五緯章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關授命之符
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螭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
紫塵熠燿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維以蓋
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堂海紉雲蓋景陰金門
林蔚拔足崇長柱之賓吐食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
輝下濟仰翰雲翕俯躍魚魴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
獄以接群望廣川而鱗集衆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開
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驅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
據豪雄凌暴於外奇謨補闕千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
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
籍灰分通虜霧散遺寇雲微泛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
肅地缺繼於川輿或作岫岫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
被羣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歷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
下猶復允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群后固請然後
謁天皇於圓丘巡萬衆於帝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
蒙有道之惠我寇讎夷之墟雕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
巍巍湯湯蓋天臨地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
功之著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

武無施亦能本朝承乏下
而臣遵愍自西徂東行
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
桑始照天睥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彌
楫水泚瞻仰山川舊物不殊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
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
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
揮戈前隊待罪下車抽鋒咸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
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牽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
靡盬肅將言邁實衙罔極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
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玉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
觀薄狩五服時邁王略言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
俯要恍惚愚情振蕩靡審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闕
闔之情謹住水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稽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
烈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
新存其操則文王之容可觀水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
前代元勳茂功超蹤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
掄揚者也臣謹上盛德頌一編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
測地厚貢獻狂夫區區之情臣雲云晉太子舍人臣
陸雲上於皇漢祖墓曹有唐上章在晉文思百王丹輝
栖列火精幽光爰茲聖緒賴維池網靈耀耀燦騰景扶
則天木墜重規曼蒼其規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回

能順德河拓景襄岳殷韵龍章景偉虎質碩變有
不競固極黔首震驚子師思處神主上帝曰咨天鑒
有勛乃齊伊漢此惟子宅明明聖皇既受帝社雲騰下
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軌俯察雲符神母爰止
思文聖王克廣克遐威凌群桀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
人攸嘉爰輯蒸徒蒸徒既和既和既順乃矢德音豐沛
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旆電尋推師蕭曹撫劍
吟中成薄伐時罔不龍凌波川潰肆野陸沉咸陽克
既歷余后義我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
項可與不武王命王師既既黜我西土於鑠王而
匪然爰赫乘聖帝卷三夏嘽嘽戎軒矯矯東馬燹伐
楚至于垓下天誅薄曜暴籍受首區夏既混宇宙蒙
肅帝居魏魏神器有皇於登是臨天位繡文于裳組
于黻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惟辟公言登路
寢發號紫宮頌此愷悌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
琴瑟在御大子舞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開
國乘制分圭祚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
恢恢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
閑漸澤冀域沾被戎蠻連光太素萬載不刊

焦君贊
蔡邕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必之洋洋樂

以忘食鵲鳴九臯音亮帝側迴微廼用將受袞職昊天
不弔賢人遭戕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寧蒼不詔斯
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正考父贊

王聚

伯仲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
葉聞政誰能不忘申茲約敬續涕予口僂僕受命名書
金鼎祚及後聖

蜀漢君臣贊

漢楊文然
十三首

贊昭烈皇帝

皇帝道植受茲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生傑雲
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明拔巴

唐文苑英華卷四十四

跨劉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蹠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全開慶來世歷載攸典

諸葛丞相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舉吳連蜀權我世直受遺阿衡整
武齊文敷陳德敘理物移風賢思兢心貪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精研大國恨於未
夷

許司徒

司徒清風足公足賊賊愛人倫孔音鏘鏘

關雲長張益德

關張赴赴出身在世扶翼攜上雄壯虎列藩屏左右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作迹韓耿齊聲冀德交輝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馬流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百事三秦保懷河漣綜計於朝或
異或同故以乘累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法孝直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筭視
事知機

龐士元

軍師美至雅氣睥睨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
身報德

唐文苑英華卷四十四

贊漢升

將軍敦壯推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董幼宰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鄧孔山

安遠疆志允伏允列輕財果壯常難不惑以少禦多殊
方保業

費宿伯

揚威才幹歡戲文武當官理任衍衍壯舉圖殖財施有
義有叙

王文儀

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
辦是神

劉子初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或作其高
風好伴古人

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奇

少府脩慎鴻臚明直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
首或林

李德昂

安漢宰南不聲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
用用強

張君嗣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
戎業世

黃公衡

鎮北敏思高書有方導師穰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未
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楊季休

越騎惟忠厲志自砥職于内外念公忘私

趙子龍陳叔至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秦子勳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孔休文祥或
才或藏播述志楚之蘭芳

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

南冀德緒王義疆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時孫德果銳偉
南篤常德緒義疆志壯氣疆濟濟脩志蜀之芬芳

程季然

江陽剛烈士節明君矣公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墮
命於軍

白起贊

孫楚二首

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
魏禽韓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候無良蘇子入關嗽嗽

讒口火燎于原遂焚社稷與蕭但潘惟其歿矣古令所
歎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於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
戈從漢遂寤明主冠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

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違款一朝書叛

孫賓贊

庾闡

雲霞霞對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龍會可遊
津可漱玄公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水
結樸此陽靡煥潛員內全飛榮外散凌虛而嘯希風朗
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嚴玄跡不標或曰先生
晦道道遙拙子秀達英風朗列道儒華芳鮮不王折兆
動初萌妙覽奇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閑遊贊

晉戴逵 安道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
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漢樓之於江湖
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
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

廣文選卷四

十三

九

降及黃綺建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
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
其可以藻玄墨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彦
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懷厲况乎道乖方
內體絕風塵理穉長謝歌鳳遂巡盪八疵於玄流澄雲
崖而順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
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
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
而不足故陰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
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
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亡有感

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
心為日久矣我因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難
贊八首暢其所托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
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玄
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翳寔有神宰
忘懷司契冥外傍通潛感莫滯摠順巢高兼應夷惠綢
緌遐心超哉絕步顛掉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其翼
於詳說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崔徵君贊

晉庾亮 元規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獨
融故能虬驤慶霄而不繼秦龍之響鳳鳴瑤林而不屈

廣文選卷四

十三

五

伶仃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
神鬚翳翳不足以翔雲翻是故藐姑有綽約之盧冀阜
有高嘯之宇唐勒表於玄庭憂賦作功忘於虛室晉徵
士南陽翟君景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體任虛而
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管抱一泊然獨處神栖
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輶冕屢招而弓旌
屈於匪石帝命慙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訪冠
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紛仰朝霞而
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南山哲人其
萎高軌孰傲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盧賔想
玄珠主以瞻授沐道霑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于

茲七稔何惜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
未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援翰誅跡以宣來葉其辭
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絳耳夏鼎
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高士贊

沈約

今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莅天下則
賢人贊務高蓋皐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
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
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
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
全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

廣文選卷第四

十四

權利悅過謂聞荷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
衣冠之矜籍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
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取耻從汙祿感芳餌心安
藜藿口絕炮燄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
匪猶王在泥混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
處之若無劣哉群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
忘隕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為之則至非物
所拘宦成名立豈彼高士

廣文選卷第四十四

符命

王命叙

漢傅幹 序林

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敘于詩書天之歷
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平文武遂成
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
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
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
世祖攘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
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
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

廣文選卷第四十五

兆民為神明所保佑末世所尊崇未見運叙無紀次熟
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
尺地之階為專智力乘機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
有真也哀哉非徒闢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
闢以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彊如共工威如
夷羿然皆從分橫裂為天下戒又況淺智小才勇不足
畏彊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順視或作不軌之事也
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太山之
高魚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
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郡縣耿介識世祖之福祚靡
懼間行進其策謀遂荷肯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慕

蘇秦蒯通之業周旋驚述西說實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弁見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吳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摺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

唐文選卷四十五

二

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于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于室隲嘉禾滋于邑壤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諱彊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附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往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割惑息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魏受命述

邯鄲淳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已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膺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仲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

唐文選卷四十五

三

伊上天開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上禪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宣釐四靈順方元龜介王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王陳壇三指以侯既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受帝位納聖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峨峨髦士棣棣踰踰聖躬御策以莅魏魏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

日月光精氣侵不作風塵彌清凡在壇場之位舉事
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王色而金聲屢省萬幾謀訪老
成治誅儒墨策納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謹萬
國叙彝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
門刑錯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
固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史論一

十二諸侯年表論

司馬遷八首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
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

廣文選卷四十五

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虢亂自京師始
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
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
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
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
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襲大封皆威而
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
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
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
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損之文辭不
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

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
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
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
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
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
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
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
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終其終始
序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譜其辭略
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

廣文選卷四十五

春秋國語學者所識盛矣大指者十篇為成學治古文
者要刪焉

秦楚之際月表論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
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
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
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
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
世不期而會孟津八有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
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

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
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
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
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
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論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
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大公
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
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二千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

叔曹鄭武過

六

七

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
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
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衛長沙異姓而功臣
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
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蹻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
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
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
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官觀儔於天子漢獨
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
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

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
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休邪
臣計謀為浮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
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
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
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比邊郡吳淮南長沙
無內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岐潁咸納於漢諸侯稍
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
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
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
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宜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
初諸侯譜其下蓋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
以仁義為本

外戚世家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
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殷之興也以有娣紂之殺也嬖如已周之興也以姜嫄
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
雎書美盛隆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
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

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職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儒林傳論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汎濫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

漢書儒林傳第五

符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

漢書儒林傳第五

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戊戌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主王叔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相繼董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感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凡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博士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議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選留，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一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

才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更賦多文學之士矣

貨殖傳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聞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耿，辯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施王石山東多魚鹽漆絲絳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瑁珠璣，琅玕龍門碣石，比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

莫之奪乎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商人民懷之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幅員日廣帶履天下海岱之間欽快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獨不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有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酷吏傳論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

圓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承承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游俠傳論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

廣文選卷五

十三

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於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棄色陳蔡比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當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

之義久孤於世豈有卑論儼然與世沈浮而取榮者哉
而布衣之徒設取之然諾千里謂義為死不顧視此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塞而謂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
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李公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
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晉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工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且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自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
是為難耳然高士皆排擠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
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而後以朱家郭解等今魯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五

史論二

漢文帝紀贊論

班固六首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
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皆夫人衣不曳地帷帳
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墓臣聞叔孫通自為帝召貴
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
入盜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始有姓吳王詐病不朝
賜以几杖羣臣哀益等說雖曰常假借納用焉張武
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不事務以德化民是以
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乎仁哉

漢武帝紀贊論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立正文景務在養民至
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絕然黜百家
表章六經遂曠谷海內舉其俊與之立功興太學修
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
周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二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
書所稱何有加焉

異姓諸侯王表論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繼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銷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平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間偏於戎狄，應曆於謗議，存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秦，然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承，皆奉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或作而裂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古今人表論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乎孔子，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尚與之為善，則行；鮒謹堯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可干；桀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承，總備古今之略要云。

司馬遷傳論

賢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乾，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典常，顯明之事，未明可也。又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其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傳，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而羞賤，實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

皆清遠有良史之材服其義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
俚其文任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
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
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
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楊雄傳論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
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
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

廣文通卷四

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
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適如是實好古而樂道
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
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藏
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
於扣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
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
恒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
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
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離所連及便收不請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

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
故在此問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
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
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
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轍
誣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
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
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
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

廣文通卷四

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者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
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
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
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
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
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班固傳論

宋范曄 辭宗五首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
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文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

有體使讀之者覺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議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太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日昃也

王仲傳論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抵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資庭人乖轂欽化迹萬肇情故明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

王仲傳論

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美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通行用明居晦回沉於曩時興戈陳沮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締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省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隆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今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喪國子流遺愛之涕皆孟政久自之和平

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者以席一爲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政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周黃徐姜傳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有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家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如菽蕢實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如婦人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上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救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慈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慈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

廣武聞名節約不入荀氏間光武徵之以病不至求
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後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執法
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
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
匹其可減千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若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
苟而已哉蓋說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
而載之

左雄周黃傳論

論曰士者諸侯之貴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
司馬辭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
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
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
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
之屬榮路既廣猷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
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
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
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擬其効故雄在尚書天

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
帝始以童弱及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
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
天子降殿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
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志其拘儒拂巾社褐以企
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恒焉楊厚以儒學進
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種高樂巴牧民之良幹
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
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
士於茲感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惟懼
容其寒辭舉厝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
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敞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
縫家闕朱穆劉陶獻替匡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
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
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
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邁所以傾而未顛
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黨錮傳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率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

民理性裁抑宏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
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而猶假仁以効已焉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
片言違正則斷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
既衰狙詐萌起疆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詳或作劣受
屈至有畫牛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
而任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
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相變其風不
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使劔武大勃興憲令寬餘文
禮簡闊緒或作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
怨惠必讎今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

廣文彙編卷四十六

十一

七

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露會至有石渠分
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
偽終篡國祚忠義之流耻見纓緋遂乃榮華丘壑甘足
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
就之節重於時矣建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
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憤議遂乃激揚名
聲互相題拂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矣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
儉之徒清心忘意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蠶吾
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
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誼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廣文彙編卷四十六

十一

七

因師獲印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機揣遂各樹朋徒漸
成仇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
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旺二郡又為誼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書諾
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
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
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
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勅每公族進階扶風魏
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徒復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救遂教子
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誹謗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
子震怒詔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
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遁或獲不獲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
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
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或作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
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
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叔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

之所宗也李膺荀爽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已肅夏馥范滂尹
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
以推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
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番
續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
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言上書言儉與同鄉二十四
人列沮署號其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
馮馮翊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
朱布唐龍嚴谷宣褒為八及刻石立碑其為部黨而儉
為之魁靈帝詔州郡捕儉等八人秋曹郎因此諷有司
奏捕前憲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
校尉朱寓穎川太守巴肅沛相荀彧河內太守魏朗山
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備太尉掾范滂等自餘人皆死
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復免自此而為部黨者因
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
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
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
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
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及
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

異於恩義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
訓之文有緣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
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曰彊言於帝曰
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
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
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
事始自甘陵女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諸所受衍皆天一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
存者並載平黨錄審實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
傳荀昱附祖叔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
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
丘人北海相荀爽字嘉譽潁川人郎中王粲字伯康東
平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李膺在陳
留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
趙典名現而已

史述贊

五帝紀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作傳
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崑崙
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誦
黃帝堯舜之盛風教固殊焉邇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也

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有

周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大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一作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由齋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秦始皇紀贊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周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也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然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鄒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平人頭畜鳴不或伐惡不鳴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形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口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鄒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上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鄒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漢高祖紀贊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楚元王世家贊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川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纂殺之謀爲天下修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老莊申韓傳贊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礅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屈原賈生傳贊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甲之文惟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馬相如傳贊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述文紀贊

班固 六首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貽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擊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述宣紀贊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其柔遠能邇輝煌威靈龍荒慕朝莫不來庭不顯祖烈必於有成

述藝文志贊

伏羲書封書勅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聖纂圖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經既啓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刻何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畧序洪烈

述蕭傳贊

倚與元勳句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最正宮是制脩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川作歌化以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

述匈奴傳贊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
干襄父戎敗我驪遂亡鄴鄙犬漢初定匈奴疆盛圍我
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靈擊朔
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
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

述西域傳贊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
遠其勒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娑娑公主迺女烏孫使命
乃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二十有
六脩奉朝貢各以其職

明帝紀贊

范曄 四首

顯宗不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久察姦勝備章朝物省
薄墳陵末懷廢典下身導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
帝績增光文考

鄧寇傳贊

元侯淵謨迺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
其如愚子翼守溫蕭公是埒繁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
屈賈有剛有折

崔駰傳贊

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繁推志求容末矣長岑千
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沉璦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
持論感起昏俗

鄭孔荀或傳贊

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偁揮金僚朋北海大逸音
情頗控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響安歸高謀誰佐或之
有稱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廣文選卷第四十七

傳上廣

伯夷傳

司馬遷 共首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也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廣文選卷四十七

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行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其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廣文選卷四十七

莊子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爲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危殆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歸善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剽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詩

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等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孟子傳

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

廣文選卷四十七

三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暗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閑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

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適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敝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

廣文選卷四十七

四

與仲尼采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舂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間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葉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譏諂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寢美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謫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覓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吝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死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郢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新尚而設說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反諷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合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
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怨子蘭以勸懷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

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和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其挫地
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
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
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
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
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夫有美不自彰有善不加施無
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
流而葬乎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
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蒼
傷懷哀哀兮汨汨南土嗚呼哀哉孔靜幽墨竟結紆紕
兮離愁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訓以自抑列方以為
兮常度未替易初不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
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倭正
玄文幽處兮矇瞶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
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糅
王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老不知我所藏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詎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
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滯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
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智傷爰哀永
嘆兮世溷不吾知兮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
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

循吏傳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洽世俗咸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久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
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
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
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

今市今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金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廛車王以為廛車不似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利有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官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

漢書卷之四

九

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儻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為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漢書卷之四

十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誼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實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

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
順理宋忠賈誼雖然而悟獵縵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
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
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
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
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
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
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入祿命以說人
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
問之曰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
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
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
矣卑疵而前娥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實正
以求尊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
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

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
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虐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鳴梟之與鳳
皇翔乎蘭芷芳鬱葉於廣野蒿草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
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
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
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
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
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
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
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切傘之憂居上而教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
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
用輜車百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
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
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亡
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
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
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
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天卜者導惑教愚也

漢書卷之六

三

也

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
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
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
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
而自失亡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
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
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
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
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查稽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
所虞此相去遠矣猶夫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
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急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
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驚誼不食
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
不見千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東方朔傳

班固二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
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衛
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
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反文吏足用十五學擊劍士學計
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星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

漢書卷之六

三

也

上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
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武童捷若慶忌廉若鮑
叔信若尾生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
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公待詔公車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
給騶朱儒曰上以君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案處
官不能治民從事擊虜不任任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
盡殺若曹朱儒大恐涕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
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誅諸臣等
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意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
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
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

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
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
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
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趾肢瓜瓜善緣壁是非守
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
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
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今朔射之朔曰是寡數也舍人曰
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
生益下爲寡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
笑之言咄口無毛聲聲訾訾益高舍人悲曰朔擅詆欺
天子從官當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
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寶也聲
訾訾者烏哺穀也亢益高者鶴唳喙也舍人不服因曰
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臺觀
老柏塗伊優亞狎牙何謂也朔曰今者命也臺者所
以盛也齟者齟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牙者兩大爭
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
驚上以朔爲常侍即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
大官丞百晏不來朔獨後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
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責
責也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
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
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
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能罷馳
驚木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郭杜令
今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
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
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驪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
指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
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
宿諸官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
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
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
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
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
事上大說稱善時朔仕傍進諫是日因奏秦階之事上

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父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降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悲涕歎息良久曰法公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遺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手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又錯變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害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與母以寶珠為事偃年十三歲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

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重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登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秋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詰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教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為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書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項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葬後

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情傳韓主前伏殿下主
通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
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賜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
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
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鞮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
此宮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
於是上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
陞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二安得入乎上曰
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
化亂婚姻之禮傷干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

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

力

失

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譽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
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倖為務盡狗馬之樂極
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
人主之大蟻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
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
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
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寶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

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

力

失

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
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上為淫
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
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
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
教非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
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
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
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

後漢書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閼達溢於文辭先生
以何與此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舌唇吻
自尚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離皆此類也武帝既招
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
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
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歸常至太中大夫後嘗爲郎與
郭舍人俱在左右誼調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
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
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詆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
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勵論又設非有先生之
論朔之文辭此一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
皇太子生謀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
下從公孫弘借車九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
事皆非也

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
柝者其爵祿奉養官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
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植
玄畧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蠶織作蒲材幹器械之
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之以時而用之有

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置網不布於
塹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或作遂旣順時而取物
然猶山不狘藥澤不伐天鰈魚麇卵咸有常禁所以順
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
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
交利而俱贍非有役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
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
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
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
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塹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
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
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
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
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
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栢文之後禮誼大壞
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
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
而取世資僞民皆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算弒取

國者為王公圉與擊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
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
粟而貧者粒褐不完嗆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
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
教自上而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周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
國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
故早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路戰士遂報滬吳則會稽之耻范蠡歎曰計然
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
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鮑夷子皮之附為朱公以為
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
時逐而不費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
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
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財曹魯之間七十
子之徒賜最為銳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充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優矣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受收入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節僕同苦樂趨時若循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荷頰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氏畜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
其價與畜畜室用公量平馬秦始皇今贏比封君以時
列臣朝請
巴家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檀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宅
之為榮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
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號千千號角千
足羊澤中千足羖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荻安邑
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
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千畝厄齒千
畦畫非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
工工不如商則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

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塢漿千僭屠牛羊豕
千皮穀糴千鐘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
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
器若后齒千石馬蹏蹏千牛千足羊羴千雙童手指千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
千石漆千大斗藥麴鹽豉千合鮐鱖千斤鰕鮑千鈞棗
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
果菜一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賈三之廉賈五之
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設萌唯

卓氏曰此地陘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踐鵠至死
不飢民工作布易賣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
鼓鑄運籌算賈滄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實椎髻民富埒卓氏程卓既
衰至成哀間成都羅東皆至鉅萬初東賈京師隨身數
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燿力石氏嘗次如苴親
信厚資遺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衰與其半
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
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貲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鑄規陂田運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
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於城壘家致數千金故南陽
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
自父兄子弟約賴有拾印有取賈賈行賈徧郡國鄒魯
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然雖奴人之所患唯刀
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
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言能使豪
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傅嘗
五千萬

周人既職而師史尤甚轉數日數買郡國無所不至維
陽街君在齊秦楚趙之中富貴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
門設用此等故師使能攸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
莽時維陽張長叔薛子仲嘗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
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為晉道倉吏秦之敗也蒙難爭取金玉
任氏獨窖金粟楚漢相拒陳彭越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
而家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
氏折節為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
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則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
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士故富而主上重之秦之斥

也唯橋姚以致馬千匹牛倍之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千錢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必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牆田關章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岐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樊嘉五子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氏兼業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

漢書卷之七

卷七

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鹽而脩修質氏以酒釀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戕富曲枉稽發雅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郭太傳

范曄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親成

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任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上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氎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恭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數論故宦官權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閎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下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始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挹之不濁不可量也

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
華辭不經又類下相之書今錄其章章効於事者著之
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
之為設酒殺以慰之謂曰昔顏溪聚梁甫之巨盜段
干之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援顏面
尚才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悲懷責躬而已原納其言
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
原愧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舉人成服服馬才容字
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嘗避雨樹下
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之而奇其異
遂與共言因請宿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
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蹄與客同餽林宗起拜之曰卿
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高節字叔達鉅鹿陽氏人
也客居太原荷薪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
曰既已破矣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
年知名三公使詣並不屈云庾亮字世遊潁川鄆陵人
也以給事縣廷為門士林宗見而按之勸遊學官遂為
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
離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為郡縣所
疾林宗乃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

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
化賈叔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
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
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惟之不進而去林宗追
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
鄉故吾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
惡患者叔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
也亦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
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文濟陰人也以儒才
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
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
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舅侯氏婦謂姑
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
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讓數人隱匿穢
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慨字子微
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
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子微才有
餘而並不入道惜乎晚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
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第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
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
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
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

守文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
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
主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
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廣文選卷第四十七

六進卷第四十八

傳二

周黃徐姜申屠傳

范曄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
而欽順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
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
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庶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
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
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
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
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
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
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不能
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源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
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
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
然耻在廨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
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其後乃見草中有

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
鄉黨以為儀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
淑至值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闕所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願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
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
固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
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廣文選卷八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
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
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
衣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
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江江若千頃
波澄之不清渚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
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
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憤然其處順淵
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

氏其治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
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
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
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
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
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

廣文選卷八

三

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孰為
先後蕃對曰閑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者長於三輔禮義
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鑠自暱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
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
不就及瓊卒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
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
數十人間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
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
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
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釋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臺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

廣文選卷五十八

四

也

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釋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閣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

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乃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王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更執王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

廣文選卷五十八

五

下

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覽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

也何意乃相拘執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計朝政
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事慕其風以為文學
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
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
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
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
人陳邵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
之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
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
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冀府初開至如

廣文選卷八

六

里

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
於時則未也今賴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
署彼豈樂羈羣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
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
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興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
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
五年復與爽玄及賴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
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
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害
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

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
四終于家

諸葛亮傳

陳壽二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
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表
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
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生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
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猶未已君謂計
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
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殊操遂能克紹
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
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
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
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
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
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
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
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
將荊州之軍以回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
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
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
後妻之言愛少子琦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

廣文選卷四十六

八

術亮輒拒塞未與亮書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
飲宴之間令人去探因問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
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
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
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
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
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
十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勢大難略
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道
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下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
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一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廣文選卷四十六

九

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
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
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
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
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于赤壁引
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
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

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
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
縣與先主共圍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
事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
冬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
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
下英雄唯獨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
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
天下無主大王劉氏由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
也士大夫隨大王又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
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

不廣文選卷四十八

十一

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水
相亮其志朕意無意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
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
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
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
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
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
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
因結和親遂與吳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

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
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也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
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
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
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
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
于街亭謖違亮節度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
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
非據親求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
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

不廣文選卷四十八

十一

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
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
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
淮退還遂平二郡詔亮復出祁山以木
牛運糧盡還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
悉大衆出祁山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
王對於渭南亮死蜀衆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
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十軍時年
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敏篤誠受遺託孤臣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及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宗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唐文苑英華卷四十八

十一

唐文苑英華卷四十八

十一

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運籌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冀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胃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

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親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儒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縶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

唐

皆好文學繁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
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
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
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
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
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
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
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
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
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
難冀州表紹使與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
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
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瑒少受學於蔡
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瑒終不為屈太祖並
以琳瑒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瑒所
作也琳徙門下督瑒為令掾瑒瑒各被太祖辟為
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瑒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瑒以十七年卒
幹琳瑒瑒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
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
如不談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

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
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
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
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
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
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
一時之雋也自穎川鄧鄧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
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
之例瑒弟瑒瑒子貞咸以文章顯瑒官至侍中貞咸熙
中參相國軍事瑒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
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焦郡嵇康文
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
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海輿經依道以見
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
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封列侯

王弼傳
何劭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
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
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
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

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撮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非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書曰也王黎於曹爽奏用黎於是以弼和甚郎初除觀爽建蘭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出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儒不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准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六才卓出當其所得莫

卷四十八

十本

武

能奪也性和理雅游宴解音律投筆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其精鍾會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類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曰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

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待斯人

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冒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弼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大人先生傳

阮籍

卷四十八

十本

文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楚辭曰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階魁然獨存自以為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為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昔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

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磐折拱若則一作抱鼓動
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水戰戰
慄慄束身脩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
之遺訓嘆唐虞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克手執圭璧
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儉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
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
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
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
邇近福永堅固已此誠上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
行也今先生乃披髮而居巨海之中嗚呼君子者遠吾
恐世之嘆一作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身無由自
達則可謂耻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為世俗之所笑
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迥然而嘆一作假
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
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固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
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末固非世
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地下地嘗在上
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
山陷川起雲散霧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
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
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磐折抱鼓李
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貴而

家滅汝又焉得挾金平萬億祇奉君上而金妻子平且
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
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指自以爲得繩
墨也飢則嚙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
都群虱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
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
窮已亦說夫陽鳥遊於塵外而鵲鸛戲於蓬蒿小大固
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計者憂喪於
商周播之烈歟蕭蕭墟墓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
相酬歟亦不定他人也一作有汝之茅土將誰與父是
以主人不處而姑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亦
情乎世變更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
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
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
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
不盈亡不爲夭存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怨各從其
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
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廢物定無臣而萬事理
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
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
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
民欺愚誣拙蔽智自神強者睨睨而凌暴弱者憔悴而

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作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當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和易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竟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俱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

廣文彙編

卷八

十

與豺虎貪虐群物無辜以害為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為儔不若與木石為鄰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一作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顏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番塵傾雪蓋以蔽明倚瑤瑤而游於衆轡而安行傾而謂之曰秦初貞人惟六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為門微道而以德又娛樂誇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規則寧不以物為累所適則成徜徉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適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迥而遊覽焉見新於阜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

廣文彙編

卷八

十

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感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
於身伏以俟時孫別足以擒龍雕折脇而乃休百里困
而相羸牙既老而芻周既顛則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
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姦盛色崇
靡麗鑿南山以為闕表東海為門萬室而不絕圖
無窮而未存美宮室而盛惟擊鐘鼓而揚其音廣苑
固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木曾未及成林而荆
棘已藂乎阿房時代存而迅逝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
徒虛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
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無為用不以人物為事
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為為屑得不自以為
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春無窮之死猶一朝之
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管因歎而賦曰日沒不周方朔月
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
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貴倖仰間貧賤何必
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在旦東陵兮一旦為布
衣枝葉托根抵死生同盛衰得從命升失勢與時隕
寒暑代征邁兮變化更相相禍無常上何憂身無歸
推茲由斯有辭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
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生辰實兮日月隋我騰
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飾而自章上下徘徊
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雲興氣蒸徜徉回翹兮

莽蒼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礮礮開不周而
出車兮出一作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
而迴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一作前者
而弗修兮馳蒙闇而遠適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
足相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舍夷羿使寬日
兮召所來使緩風振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
躍蒼龍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
雲霓而遂行朝造駕平湯谷兮夕息馬平長泉時崦嵫
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道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
建旌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
時奔而相迫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
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迫兮歷寥廓而
遐適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一作于
彼適方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
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
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嗽嗽肅肅洞心達神超遙遙茫茫
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局一作大人微而弗復兮揚
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
之逍鳴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
若神華姿輝煌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髮而垂髮
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暖暄而將逝兮風飄飄而振衣雲
氣解而霧離兮霽奔散而未歸心惆悵而遙思兮眇迴

目而弗睇揚清風以爲旗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
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葳收乘而先
戈兮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
獨立倚瑤相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目爲行
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飄揚遊兮出天外大
人先生被髮飛髻衣方離之衣統絳陽之帶含奇芝嚼
片華喻浮雲霞霞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
乎崑崙之西遺傳階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
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
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爲貴夫
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實不足尊
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
太始之前覽乎忽莫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
舒飄飄於四運飄飄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沆養而
靡拘細行不足以爲毀聖賢不足以爲譽變化移易與
神明扶靡無外以爲宅周宇宙以爲廬強八維而處安
據制物以未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并舜
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
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漱八風
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
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
足累之哉故提齊而蹶楚挈趙而蹈秦不帶一朝而

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
之將焉存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決奔軌沕洋汙行益
歷度重淵跨青天顛而迫覽焉則有逍遙以末年無存
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瀟瀟洋洋颺一作雲浮達
於耀光自馳騫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
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
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
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瀏逍遙以
遠道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
濛鴻而遠跡左蕩養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
無聲下脩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
嵬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永若陵寒傷人陰
陽失位日月隕地圻石裂林木摧大冷陽凝寒傷懷陽
和微弱陰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拆呼噏不通寒傷裂
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
精專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
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
且皆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道
樂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颺颺登
黃山出栖遑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惟
樂哉時世易好樂賸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
救世望我何時反起湯湯路日遠先生從此去失天下

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鵬鴒不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笑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為卯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名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及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潛傳

沈約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

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自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嘗賤時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者之潛弱平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世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于夏言曰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未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僂辭世使安幼而飢寒耳當

感鶴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此既一事矣但
懷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困罔少年來好
書傷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
變聲亦復歡爾有喜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
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耿
然如何疾思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
自思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
何時可忘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
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賴
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
于沒齒濟此泥雅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
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
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妙德先生傳

宋袁粲景倩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
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晉泛識其大歸而
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泥其聲迹晦其心用故
深交或進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帶掩三徑裁通雖楊子
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廣文選卷第四十八

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
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
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
仁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
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
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
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
文書而酷用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
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浮驕
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羨
功業長久今秦三王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
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
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
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庫散

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
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
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
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
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
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
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
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
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
自呂氏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視處窮苦之實
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穆公以來至
孝王二十餘君嘗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
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
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
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
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
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仁秦
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
待其敝收鋒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子嬰富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
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
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
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身爲戮
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竊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
而不上關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
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繁暴誅亂而天下
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叛及其衰也百姓怨

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一作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奉
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
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
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
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六家指要論

漢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
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

不廣文選卷中九

四

上

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
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
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
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格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唱
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
去健羨結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傷精神馳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十一座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元

則亡卡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
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
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
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食土簞歆土
餽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
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
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
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
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
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奇察纖統使人不得
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
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
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
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
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
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
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

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音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
不肖自分白黑乃行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
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
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
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
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

鹽鐵雜論

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
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黎
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伯為子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幅湊賢良茂茂唐
生文學魯高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
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
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
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
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
雍言王道儕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
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
意推史魚之節發憤薄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

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
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
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絕以道化下放於利
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
其性以久厥宗豈承和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
道謨之徒何足算哉

鹽鐵論功

吾丘壽王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二

鹽鐵論功
客曰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詩王作士大夫
之論和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
兵也而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
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捐朱
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
鄙人不識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
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
王翦之兵窮國困民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
權詐為要術遂非唐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
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
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
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
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

何征而不赴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前史得失論

班彪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構杞晉之乘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構杞之事遂聞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紀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蔽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

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世罕經傳至唐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

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

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

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

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潛夫論

五篇

漢王符

節信

貴忠

大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

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

上而下不然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

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而私已乎以罪犯人必

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

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文百世季世之臣

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自起蒙恬秦以爲功天

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

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

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

義之志一旦當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

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
錢情知積粟儲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
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
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富貴盛而致驕疾
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
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
以山為罍而墮巢其上魚以泉為溪而穿穴其中卒所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
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百人物而欲任
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
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
不惑哉

浮修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
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
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克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而
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貧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
游手者什於末業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織百人衣
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矣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

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至則民
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
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怨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
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
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
詩大小敎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
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
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
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
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
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嫫媿又婦人不脩中饋休
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焚惑百姓
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
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
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
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亂或虛飾巧
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統帶
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幃幃單費百緡用功千倍破
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
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
弋絺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

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樹儀義皆服文組綵縑綉綺紈葛子亦越簞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璫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眩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纓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綰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槨梓槐柏柁檣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汴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人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塋或至金縷玉匣櫟梓梗柁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祠堂務崇華侈案部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曷若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

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一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主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良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洗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溫衣飾出處點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矣

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其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聞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不廣文集卷四十九

十四

宣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寬民仰希申訴而今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昧不撓故無見於吏行昧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心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言故與

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循吏崇姦執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不廣文集卷四十九

十五

覽

述赦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

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與其善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離而不得討遭盜者親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入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刑哉詩曰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頌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頌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責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政論

漢崔寔子真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置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支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疆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創制中興之主亦臣時失

唐文選卷九

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開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厥刑法破姦軌之
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早號中宗算計見效
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
秋褒齊桓懿晉文數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
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
解干城之圍夫能經鳥仲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
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
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
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

大慶文選卷四十九

十八

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亢運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韃鞬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
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
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
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
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
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
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髡自
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
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

主師五帝而式三王蓋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苛全
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
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
然則多為累而已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
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
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
意非憚禮也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
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
原壤楚嚴不忌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

大慶文選卷四十九

十九

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
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
昭此道可以為訓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
聞父兄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
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
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
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
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於
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
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

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接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

不唐子選卷四十九

十一

漢書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踟躕畦苑遊戲下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

知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讀書俯仰二儀物弄南風之雅操發清問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仁孝論

漢延篤叔堅

夫仁孝之辯紛然匪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且有聽受之用且有察見之明是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纒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履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自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

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昌言論三篇

仲長統

理亂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雖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對爵皆胸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

不廣文選卷四十九

三

五

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晉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責育有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觀

之人也龍貴隆豐者盡后妃嬖妾之家也使饑饉寒飢豺虎牧牢豚豕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

不廣文選卷中

三

五

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瑯路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睨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安逸而赴束縛夫誰肯而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亂世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踏厚地猶恐有蹇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老

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暴焚膏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濫穢之行淫暴

之罪猶尚多焉故漢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絕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繁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賄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藏貨以成罪訛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

刑惡人可也。備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嘗
備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怨於殺人也，而不忍
於刑人也。今今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正，非殺人逆亂，辜之，行其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
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
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
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
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
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
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
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濇澤，猶有可
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
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
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
未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
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
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才壯十人
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天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
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
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
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
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
天性，究人理，興頌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
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
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
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
均是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
豺狼牧羊，豚盜踞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縱，則惡復
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
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
取優饒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
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
不以為奢，由此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
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填庫以散施，不亦義
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
今反謂薄屋者為高，霍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
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感，既未必不由此也。
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是
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蓋士富者少而貧

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
機置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
暴至軍旅卒發橫視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
猥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
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
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
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
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
未逮三年校計騫鉅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
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
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

八廣文選卷四十九

夫

集

法誠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
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
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
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
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

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
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
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
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賢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
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
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
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
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
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
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
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
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
可謂至愛而猶展中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
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肅
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
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與詛感絳侯之困
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
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
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
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
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
人有至親之勢故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

八廣文選卷四十九

夫

集

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嬖近輪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

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廣文選卷第五十

論二

明堂月令論

蔡鑑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勸誨稱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

六廣文選卷第五十

為大教之官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專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所以明夫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獻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闈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秋

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十明堂其無位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星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引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

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
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截
六九之道也八闢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
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
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
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
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禮作也月令篇名
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
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以王政也成
法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而明不
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
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詔襲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
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
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顯頊歷衛曰天元正月己巳朔
日立春日月俱起於大廟宮室五度令月孟春之日月
在營室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
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伐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
二月間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
此皆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
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

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
周官合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
正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
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
公廢告朔而朝仲尼書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
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
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庶明王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
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穀豐太平給符
瑞至由此而已秦相呂不韋者書取月令為記號淮南
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政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或云
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崇讓論

晉劉寔子真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
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
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
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
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
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
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
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
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

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

不廣文選卷五十一

六

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上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幸

多因資次而進也何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怠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很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

不廣文選卷五十一

七

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竿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竿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竿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竿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

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
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
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
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
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
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
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
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
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
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
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

唐文選卷五

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
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
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
官讓于朱虎龍能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
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
欲以求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
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
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
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
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
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

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
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
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
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
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
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
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
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
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
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
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

唐文選卷五

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用次不可得而亂也當
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
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
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
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
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魏魏
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
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
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
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讓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
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宜

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才猷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辯和同論

漢劉梁 曼山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

廣文選卷五

卷五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殷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竿尸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滅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滅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

回不為義歿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邪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傳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奔走也專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右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佞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

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崇有論

晉裴頠 述

夫總沕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徧徧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實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

廣文彙卷五十一

十二

集

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衆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觀簡損之害遂闢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

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

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諱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廣文彙卷五十一

十三

集

因斯或恃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志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儻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繫與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

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通於既過及澄正于
冒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
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
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
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備偏有所
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翊起各列其說上及造
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
之理皆義之理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
易門肆頽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
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
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君

廣文選卷五十一

十一

文

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
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髮辨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
益於時則惟愚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
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
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
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
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
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
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
也是以欲收重累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頃而牆之
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絃解之用非無知之所能

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
生哉

仇國論

雋周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
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思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
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思子曰吾聞
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
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
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
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
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師追羽終斃項氏

廣文選卷五十一

十五

文

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
其邊陲覬憎其疾而斃之也伏思子曰當殷周之際王
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
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
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
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
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
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
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
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
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

而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蹟征土崩
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
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介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
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辯諱論

吳張昭子布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
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
市義高辭麗其可嘉羨愚意福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
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
禮而敬在三之義居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
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焉得而同

大廣文選卷五

七

諱

之哉然親親有哀尊尊有敬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
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
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此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
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
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
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
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
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
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有世末無咎失
人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
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關義自證文辭可窮也

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
何追

達性論

何承天二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
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
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
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
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
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黍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薦
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
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

大廣文選卷五

七

賦

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
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行於
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
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吹漁候
豺獮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卵廢人不數畧行葦作
歌甯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逼五犯是翼殷后
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
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諒精靈之
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固知請事焉矣

安邊論

漢世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
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
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親自開張常由往年冀土之民附
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
延却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
偽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關猶足
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常盡願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
若追蹤備霍於海之志時事不致功亦殊冠雖習戰
未久又全據燕趙踰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

唐書卷五十一

美

大田淮泗內實有徐使民有疏諸野有積穀然後分命
方召撫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盡夷則不足稍勤王
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
爲左椎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經負歸
國先後日中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
襲意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
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
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
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
荷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
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

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六略舉矣
條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
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溪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陳
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
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
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
以乘其敵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
偶車牛四曰計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
蒐獵宜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摩之設禁以威
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

唐書卷五十一

美

授奇楊旌雲朔風卷河葦電掃嵩恒燕孤折卻代馬摧
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
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
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
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膚在去就不
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
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
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屨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
不差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旣獲其利
乘勝怙快未虞天誅比及秋未容更迭死森駢聚輕
兵爲集竝踐禾稼焚蕪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

之若以師連屯廢農必聚賊軍奔驛起役必運散金行
賞捐費必大操土客戡怨賊必繁執若因民所居並修
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
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
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
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嶧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
闡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然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
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歡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
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入入保所以警備
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

廣文選卷五

五

五

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
經用爲之閭伍納稼樂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
師丁夫匹婦春復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
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募偶車牛以飾戎
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百兩參合鈎連
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
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
聚四曰計丁課伏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
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
行請以自衛矜幹利鐵民不得辦者官以漸充之數年

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
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
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山木性易則害生是故
戍中什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脣脣作怨亦深以臣料
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
秦設以耕戰終中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
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
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
急之曰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
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
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

廣文選卷五

五

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
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
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
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戰
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
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壙塹
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欄斷足以禦彼輕兵防
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以立車牛之賦課伏之宜攻守
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
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川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
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

伍坐食庫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子餘利鐵旣不都斷往歲棄申垂二十年謀其所住理應消壤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憧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隙城保之境諸所課伏竝加雕鑄別造程式若有遺缺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宋泗北連青齊有背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東為營輕艦自般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援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微繼之要也

諸葛亮論

漢袁孝居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門羽與劉備俱起於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為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諸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

而亮徐行不進旣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孱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還重屯管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觀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甃園囿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餘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實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

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神滅論

梁范縝子真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

廣文選卷五十

五十四

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實有知也木之質實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則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

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乖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

廣文選卷五十

五十五

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飄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

湯文異狀神木倖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影
不必同也猶焉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
荆和等價連城驛驕驕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
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
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
厲倫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
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恠茫茫或
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
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
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
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
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
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
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
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糸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
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祿之期友無遺棄之
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
以阿臯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堯率之樂故捨逢掖
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
致使其迷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
木所以姦究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

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寵詔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王何論

范甯

或曰黃道緬邈至道淪翳濛濛轅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歷千載之類網洛周孔之塵網斯蓋軒昂之龍門豪傑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紂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外號實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歷代齊趣王何蔑棄軌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沫泗之風緬焉將墜仁義幽倫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紂紂暴虐正足以戒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翳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寡小迷衆之愆大也

演慎論

傅亮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歲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畧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鑒不息乘危以廣安行險而徵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繫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墮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絃夫豈前著而後謀通思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胃心巖牆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未嘗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旣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爲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毫端逸翩綴於垂髮觀夫貽書良友其味於甘醪缺八字其懼患也若無

奔其慎禍也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
倚約連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轍商洛遐邇
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蒲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
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
刃思夫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
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
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
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叩燹泛衝
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
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爾言
慎而已矣

廣文選卷五十一

手

三

肉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
情動於內也於是以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
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
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
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
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
者守內則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苟卿亦云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
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
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
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
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
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
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
消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
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

正交論

蔡邕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
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自此以降
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絕
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入爭趨之貧賤則入
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
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
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食
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
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
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

不患人之道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若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感在年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開乎夫子然則以交誼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所適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此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官黍而獨稷焉天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案感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德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對交者具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廣文 卷第五十

廣文選第五十一

論三

中論五篇

徐幹

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好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飭也器不飭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臨淵焉久而愈足觀所由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前能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學爲身不苟動必以師言爲不苟且必以博聞是以情睦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矣馬雖有

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收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詠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覺寤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非而戌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手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訓律介頊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闡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

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欲其容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

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微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驕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閭門不諫論而風聲經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郃造逆於相詬好生弑於嘗醢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文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嫌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愆慢

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邾驪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園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聲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綬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虛道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前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聽

張也攻之則益悛不改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
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
否之匪人不和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
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
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
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已惡之此也故反之
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惡之重
矣既知已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已况拒之者
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
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
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
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
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
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
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
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
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
誓誦詩庶僚箴諷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
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
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
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猗
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

廣文選卷五十一

六

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
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
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
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
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
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
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之在鄉黨
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
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
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
未必有私憎也今天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
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
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
修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廣文選卷五十一

七

藝紀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
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
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
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
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
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
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羸人無

藝而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
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
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
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美育材也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
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
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
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
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
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
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
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
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
末節也謂夫陳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
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
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
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教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
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

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羣之情實者可與論道
識乎羣羣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
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
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
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
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
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
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
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曆數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曆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
辰之迭中審晷景之長短於是管儀以准之立表以測
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
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敘生之
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
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顛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
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
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汨淫歷時亂日湯武革命而

作曆明時以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
新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以至曆閉之
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德
既衰百度墮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
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
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魯季孫
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
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為務是以曆數廢而
莫修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

唐史卷五十一

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
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
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
失其節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劉歆用平術而
廣之以為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為備悉至孝章皇帝年
曆疎闊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
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
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為密會官車
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
皇之作未有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
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

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曆數者聖
人之所以測靈耀之順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
精孰能致思焉今羣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
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通易論

阮籍三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
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
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
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
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
向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以
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
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
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
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
為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
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
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
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殁德法乖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過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衷多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不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而合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勅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盛亨書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而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知

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之下隆上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其以成類乖離既解緩以爲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收剛既決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教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屆極及下升養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

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收也通變無窮
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遠遠度不窮則象河
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
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闢乾以一為開坤以二為闢乾坤
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
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
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
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謂之
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紀火中陽為母道將始故離為
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為
少女倉中拔留聲幽為陽在中未達倉而未章故坎為
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為
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福禍是將循化
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揀撓
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
施習坎剛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
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劍戟在闕雖
直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
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號思其終也旅上
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
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衡則亨滅耳而
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

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
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危
而弗聞誰咎之也無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
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半行人得之邑人災何
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
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為同无妄之
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
一作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
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
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亢者也欲大而
不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限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
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
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
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勅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
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
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
教守法畜養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
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因統紹
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
相易盛衰相變教節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
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
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卑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

危發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濟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夫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含德天地不爲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一作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及一作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類周處小侯之細而享于西山之實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間大群不益釋之而

道存用之而不可託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莊論

伊單駟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徃還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續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人句啓所常疑乃闕鑿整飭齋齒先引推年踴躍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臚臚然視投跡踴躍趨而翔至者肩而坐恭袖而檢猶濠相林賦作莫有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平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齋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編乎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鸞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王乃撫琴客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嗟喻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閭峰之上者

崑崙之下沒而不

及端冕者常服之飾驕驕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
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
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魏之高杜衍慢之
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
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
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
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
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
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水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
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
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
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
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
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
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
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
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
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
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揚子為壽彭
祖為夭秋毫為大太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
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
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

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中什五
之改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或作佳天地者
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
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
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讐敵斷割肢
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
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
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
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
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和不虧是
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无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
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
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於
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
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
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
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
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
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脩飭以顯潔者惑
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一作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
天地不奉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
利外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後言以求信者衆

下之誠也。剋己以爲人，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此句
亡家之子也。剝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
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
尤世修身以明誇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
者，迷罔之倫也。誠或作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
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
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
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得失無
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
貪污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
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
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聖
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
齊之雄三晉之上，嘗相與睨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
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感僕馬修衣裳美
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竟遂縱橫
家以彗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
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或作萬數
斲，一作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
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
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
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

唐文苑英華卷五十一

二

患也。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一作慮在成敗者，坐
而求敵。論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
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
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
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
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
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
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蔡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
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
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
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
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三三子
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肱，亂次而退，踉蹌失跡，隨而望之
耳。或作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
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爲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
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
子者，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

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辟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鄰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不用而民自安天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

漢書卷十一

禮記

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一作先王制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為進退頹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者不逮也鍾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

漢書卷十一

禮記

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內疆景武當益或作益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縷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惟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辟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考武思嬾慢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感聖念未寒之服故倚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者後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比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嬾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

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宜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一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首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聲鳴琴以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無一作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縷跄蹌然也樂有節適九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得所音聲不謹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曰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導長風之象采大林之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一作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直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求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翫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或作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

廣文彙編卷五十一

二十六

樂

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悅仰嘆意以此稱子昔季流子向風而瑟聽之者泣下沾襟第十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死玄就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殺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蓬海釋金輅而顧雲輿弃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煥耀紫微何願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頃虛王華不若王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上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饜餚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劉秦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

然後稱快哉

公謙論

晉王坦之文度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及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遠顯而不任於求足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痼疾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以而疑至公降食而忘於諒哉

辭謙論

晉韓伯康伯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

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宜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棄臧作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至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恬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其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道之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之旨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

之迹以運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

安身論

潘尼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後能免或鑿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

廣雅釋義

三十一

齊

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齊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拙鋒權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僥倖之明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身窮其後操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劬頭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繁榮希奔放之跡鈐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憂惡相攻與奪交戰則諸噍噍安

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類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違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過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達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菽藿環堵而居易未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戴文軒服繡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樂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數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

能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
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
者也然患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
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手不
振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
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
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
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
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
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
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
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寒有欲之求杜交爭
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
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真之泉邪氣不
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溢其守死生不
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大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
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
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
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
矣

廣文選卷第五十一

廣文選卷第五十二

論四

釋時論

晉王彥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
自丘穴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
奚適曰改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
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執無得熱之方冰子瞿
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
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
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
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韋金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

何恤而無祿惟先王告我塗之迷也丈人曰嗚呼子聞
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
陰陽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豪俊縱橫之世賢智顯
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雖謫謫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
道以暢懷是則袞龍出於緇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
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
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
摩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
貴胄不簡卑儔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闔庭四
門穆穆縉儒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
常榮肉食雖陳於華屋疏飯雖饕於耕耕談名位者以

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囂
為雅量環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膺胎者以無檢為弘贖
僂圻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蠶者
以色厚為篤誠庵焚者以博納為通濟抵抵者以難入
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噤閃者得清勦之聲嗒
怯畏於謙讓關茸勇敢於鑿諄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
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
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
膠軀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慚吁權門
心以利傾智以勢悖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
受聽探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

廣文彙編卷五十一

夫

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閣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
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
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
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直抱
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
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口
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
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甘遮鋼敬承明誨服我初
素彈琴誅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
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鼎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屋部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

登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文章流別論

華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
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
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
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是非四方之風謂之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凡者喻類之言
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
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天者也古者聖帝明王
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
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
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
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
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事類為助情義為主則言
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文之煩省
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也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
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
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道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
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
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
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而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

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鷥千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爲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盞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輶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

廣文彙編卷之十

四

三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應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

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顯褒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懷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

廣文彙編卷之十

五

未

輔焉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逮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末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并甲發兵與戶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密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

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祖快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奔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屬鹵鄠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

廣文彙編卷五十二

六

賢

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既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言衆盛則生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卑開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順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宜葺飢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殺之人遷之食之虞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寧未及耳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羗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

廣文彙編卷五十三

七

矣而今異類元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于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口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今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遯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俘馘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獲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
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
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
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齊行者以虞糧遺
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
終年之益若憚整舉之小勞而忘求逸之弘策惜日月
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
萬古之業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
之患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
四夷傳卷五十二
山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
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
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
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機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
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
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
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邾散之變發於穀
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
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君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
州之域可為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
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

數千孫華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
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
但觀其微弱勢力不陳或作耳夫焉那者患不在貧而
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上庶之富豈
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
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聲無哀樂論

嵇康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
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
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
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
不疑也今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
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採救故念或作
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
萬物貴生寒暑代謝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
音聲之作其猶臭味任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
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
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
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
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

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川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敷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聽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言言差歎未絕而涕流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雖哀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振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

廣文選卷五十二

十一

三

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感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探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容樂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師涓進而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及大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也夫此疑似也以爲就令聲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耶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

廣文選卷五十二

十一

三

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篇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謂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德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躡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元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詩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待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達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

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哀樂章於色詎難觀也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類然獨見矣今瞽瞍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聞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類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士和之宛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抵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斯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噤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取皆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篴酒之囊漉雖篴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合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章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

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管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管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論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肸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

廣文彙編卷五十二

上古

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合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爾接識其言耶

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爾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哉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

廣文彙編卷五十二

上古

尊

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肸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

音聞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
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常非
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
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
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
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
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
何異於賴齋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
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手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
不能令賴齋納氣而鳴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
清和也器不假於手而良器不爲惠心而調然則心之
與聲明爲一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
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
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
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
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
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
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
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
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
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
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

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
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
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
駭心故聞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
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卑變希而聲清以
埋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
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
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
之和其體騰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
欲快然皆以單復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
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
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
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
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咸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
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
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
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
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
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
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瑟或忻
然而歡或慘然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
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

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今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盡而添一燈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此理經品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何之發滯遺情故今外物所感行目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今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親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之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懷感並用欲

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欬夫人心不慊則感不感則慊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慊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觀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噓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其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慊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拊不及舞由此言之儼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噓雖出於慊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噓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惛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陸聲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

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儼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在愛猶舒錦綵而繁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

唐文選卷五十一

二十

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

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竊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姪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非淫邪也淫之與正同手心雅鄭之體亦足以

唐文選卷五十一

二十

錢神論

晉魯褒子道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幣玉帛禽鳥女贊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之時義大哉吾聞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

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既不知古文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軋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夫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閣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

博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卜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冀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應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廣文選卷第五十三

說

籍田說

曹植

泰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管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斯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也漏底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藿薪卉之遠墻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葉滋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樹之竭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竭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竭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竭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竭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竭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竭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牧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墾既時矣苗既美矣弃而不耘則改為荒疇墾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者亦期於沒世

闕牀說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闕牀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伴若有來恍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閱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庭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闕牀長呻廓然歎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于太虛於是言卒絕響神光務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綺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條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箴上

周虞人箴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稷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虞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應壯武不可重用不恆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百官箴

楊雄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潏潏河流夾以碣石三台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蒙沸炫云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晉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壁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籍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虞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武湯五從卒都于亳豐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離離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既終伊奔走攸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成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脫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獻厥厥君為墟牧臣司兖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芒芒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食服獲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清徐州之土邑千蕃宇大野既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格沈湎干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既濬潏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璫琨篠蕩闡越北垠沅湘攸往蠻夷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躋於坵莫躋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大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大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周之隆越棠重譯蕃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廣文選卷五十三

五

吳文

益州牧箴

底貢罄錯簪丹絛麻條暢有梗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
飽帝有桀紂洹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積爰周受命
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
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美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氏羗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搃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起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阮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
爲平陸周末存臻追于德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
檀權燕趙本部東限穢陌美及東胡疆秦北排蒙公城
壇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
偃我邊萌旣定凡庫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
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獮齋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
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

天下事矣新伊德使抗世國宣王命將攘之逕北宗
日用夷蹙既不祖夏文不丰戈犬戎作亂于
河大上曜德其大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
升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
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
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李報遂以滅
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
遂臻黃支抗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
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親慕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虛池竭源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官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
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特牛
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
鞀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戾號載嗽內不可
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
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垣累垓以
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

其守未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
堅齊恒休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
遂成其詐軻狹七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安宿敗於望夷
閭樂矯搜戟者不誰何也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
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
孔夏四騶孔昕僕夫執轡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
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
而淫於齊詩好牡馬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同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
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
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
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
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
是則是剗無云何害是剗是剗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湯湯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

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廢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失其材職反其官案察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克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聞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特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八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冤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祖荒粒民是削肇自厥初實施厥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求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威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錄典籒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帛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舊聖則越導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

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姮妹作祟共寮不御不恢貞婦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軌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軌一作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殺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苗蕙動作宜時用之不聖實反生灾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軌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往彼溝洫築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山險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竊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稷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軌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柅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

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
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
懷秦恢長城而天下昨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田凡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污數禽
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
帝昇其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德卒遇
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鹿鹿攸伏不如德至衡
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
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
雋又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
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格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
力匪政斯勅流貨市籠而苟直是謂王路斯汙孰不傾
覆空臣司上敢告任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寔為宗伯禮樂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
于羣神我祀既祇我黍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
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為不
恤樂禮慢祖變于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僭臧文不恤
之禍太室恒納都路災降二宮用詰不祧故聖人在位

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侍丞蕭隣之犧牛
不如西隣麥魚秦殞望夷隱懿鍾平帝臣司宗敢告執
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初百工命作齊肅慄能為納言是機是密
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
明我聽云聰載風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
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天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
易稱不密則失臣臣言其和異各其類書稱其明申
申厥鄰昔秦尚謹許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
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臺書臣司
命敢告侍階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
有攸教德用不墜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
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與讓虞尚質成公劉
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
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
舜南面無為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
無道斬央天紀漫彼三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
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瑚簋
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執

賓

太尉諸箴

崔駰四首

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
安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群公咸治
干戈載戢宿繆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
敦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
伊摯成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
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
敢告在際

河南尹箴

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

廣文選卷五

洛是居成王郊廓以處鵲墟諸夏勁強是從是橫徹我
牆屋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
入秦

司徒箴

天鑑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庶域率
土祁祁人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敬敷
五教九德咸事爵人用章黔卬是富無曰余恃忘予爾
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
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
尹氏不匡國度斯憊徒臣司眾敢告執藩

大理箴

選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

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并熙又
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則哀矜勿喜
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勲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
廣門憂哉選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
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
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
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言
孝而見殘吳沉伍胥殷剖比干莫遂爾情是哉
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鑑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
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獄

廣文選卷五

東觀諸箴

漢崔瑗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右
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立倚相見實荆國以安何以
季世咆哮不虔在強奮矯而戮彼逢下衛巫監謗國其
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坑儒亂及為漢平燕之
毒殘者數萬嗟後王曷不察是以明哲先識擇木
而處夏終殷擊周肅晉泰或笑或泣抱籍遁走三葉靖
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麥秀之歌億載不腐
吏臣司警敢告侍後

尚書箴

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宵司喉吻赫赫禁臺

邦所庭無曰我平而慢爾衡無曰我審而怠爾明四極
阿絳績用不成虞登八元五教聿清舉以無私乃忝服
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永世流聲君子下問
敢告侍庭

司隸校尉箴

煌煌古制分割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監匡設是
謂王國大灌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阨自時
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克作亂辱于吳
昔昔抑鬱以詰其效既定既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
惟爾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寔為譏懲毀
於百爾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績以庇虞氏慘慘怨
用落是故覆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訂平陽玄默
以式百辟畫一之歌豈猶遐逖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外戚箴

漢崔琦子瑋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
幸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
王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衰葉漸已
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
素北鷄之晨車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
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
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撫暴幸感婦拒諫自孤螟蛇
其心縱毒不嘉諸父是殺孕子是判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子昧真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睨色
耳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
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娼喪夏褒姒斃周妲已亡殷
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
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
色有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惠
生不德福有愼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伏勢
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侍中箴

胡廣

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躬是輔匪懈于位廢
工以敘昔在周文創德西鄰最聞上帝賴茲四臣辛尹
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又用有勳文公欽若越與周
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降及厲王
不祇不恪睚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賊並作圯
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選至親無曰我任妄用
嬖人籍閱節顯穢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
命石弘作禍高安斷袂哀用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贈第五永茂

漢高義方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度古之君子即
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
作歌如鷹如鷂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
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諮詢無曰已能

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武是尊周公大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太師箴

嵇康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化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義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天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子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庶載終

廣文選卷五

七

彈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疔石戶棄杵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慈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 肇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丘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背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虢人是謀夢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藥書作難主父棄禮

殷胎不宰秦皇秦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丹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還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僣虚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東輿箴

潘尼

廣文選卷五

六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群生之性而理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參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履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

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吏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諭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揚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凡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

六唐書卷五十五

五

至尊之號故以乘輿曰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髮髯崇軌譬猶丘垤之望羣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廢建兩儀既分彝倫未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解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不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舉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入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好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

應而莫予違亦喪邦有微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勿微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寢室而夏鼎鑄臺榭丘酒池象著王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恆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剪周文日昃昧旦不顯夫德輻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漢有愆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龍淫尤酒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辭不遵王路而覆車是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歟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大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

六唐書卷五十五

二十

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不承天序放桀惟湯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降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鈞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而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眇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明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儒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

吏部尚書箴

傅玄

明明王範制爲九服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又用不懸貴無常尊賤不指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咎繇而雋又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已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疎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弘道以身易貴好爵書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左右

學箴

李尤

茫茫太初悠悠鴻荒量豈萬果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群塗思通闇貴師明匪余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立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霽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慙亂變暨中古折玉爲寶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變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教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厚琢生文拙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校

危陵岡游魚道川至廣深妙大衆幽玄棄餌取餌而責功歸咎失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亂拔本塞源道求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遠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尚書令箴

張華

明明走王開國成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府今百官政用罔愆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仲山翬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王謂使之光明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世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衛

廣文選卷第五十四

銘

沛泗水亭銘

以下入物類

班固

十九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甄一作累

後曰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維

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

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剽擒三

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政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

請夏以東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

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慮末榮叙將十八贊迷

股肱休勛顯祚永求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

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鄼侯蕭何

兢兢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

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鄼

將軍舞陽侯樊噲

兢兢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興漢破楚矯

矯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命惠瞻仰安

全正朔國師是封光管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土

國兼并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興代之際濟

主立名身履國土秉御乾楨

丞相戶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勢請師旅優懷楚魏爲漢謀主六奇解厄揚

名于後

南宮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功成德立襲

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

衛尉曲陽侯鄼商

衍衍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耻愧景列

顛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

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又安流

父夏荒聲騁海內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傳寬

將軍如虎如黑御師勒陳破敵以威靈金曜其

將軍信武侯斬欽

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匹旅折衝扞難遂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賦庭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出項營序功美德

將軍棘津侯陳武

嚴嚴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

曲成侯蟲達

晏晏曲成輿從騰騰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赫赫皇道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微諸行所如

將軍青陽侯王吸

已邑將軍育養奉徒建謀正直行不墜邪入軍討敵項

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為家

西嶽華山堂闕銘以下地 漢張昶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
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
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
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
布伍方則處其四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袤奇嶽山經
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觀方后而考禮
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
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備其祭奉
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鄆

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

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
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
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
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
喬松之嘯是近是思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嚴塞厓
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
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
也故殖財之寶貴玉自出今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高
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
宣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

禮之庭廟傾壤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
遠將軍領其地太守關卿亭侯段君諱煥字忠明自武
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
將之尊衛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群兇
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
慮而懷關中之情雖甘肅相輔佐之功功冠群后弗以
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享廟壇場
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
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徽然後祀祈請既有常處雖
雨霜本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
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關關昭明經之營之不

唐文選卷五

五

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親且豐且約惟禮是榮虔恭
禮祀黍稷分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孟津銘

李尤 三首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國所在黃函白神赤
符以信皆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大漢
承緒懷附遐邇邇事來濟各貢厥珍

洛銘

洛其能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玄龜赤字漢
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
五州貢館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
康

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侯因尹從李老留作二篇王營離秦奔
驚東征役造稽疑請以雞鳴范睢將入自盛以囊元鼎
革移錯之新安舍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壙重關關固不
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太平山銘

孫綽

崑我太平峻踰華霍秀嶺巋嶇奇峯挺嶠上千翠霞下
籠丹壑有士其遊默往奇託肅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
觀止渙焉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迴溪縈
帶被以青松灑以素飄流風佇芳翔雲停謫

凌煙樓銘

鮑照

唐文選卷四

六

臣聞憑輿薦響唱徵效長垂波警景功少致深是以水
臺梁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悅幽
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煙樓樓置崇迥延瞰平寂即秀神
阜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瀉鱗嶺恒
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右賞絕舊年誠可以睥睨
高明藻撤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綿
世罔傳敢作銘曰巖巖崇樓競競層階基天削戶牖
雲區瞰江列檻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合絲煙塗俯窺佳
海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夫生靈為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
桐栢山金庭館碑銘 沈約

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
還光上枝吐吸煙霞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
栖洞室上賓羣帝觀靈岳之驟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
州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駕之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
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
也若夫上玄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
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
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
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
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俗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
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未

廣文選卷五十四

七

自夏洊罔乞還山惟想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
續歷復蒙繫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
茲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栢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
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沓濠澗千迴因高建壇憑
巖考室飭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金庭
事曷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
十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
麓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客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
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
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
兼遂微誠日久郵郵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卧晨興食

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變而延佇飛九丹
宴息乘鳧輕舉留鳥忘歸以茲月穀表之玄極無日在
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若
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群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儵焉
靈化羽衣霓裳九重晃晃三山璀璨日爲車馬芝成宮
觀虹旌拂月龍輦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非蒞
竊慕隱淪尋師誦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西遊漢濱依
佈靈春髮髯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心問湖脫徙
神器降命凡庶仰祈靈祕瞻彼高山曲言覆簣啓基桐
栢厥號金庭喬峯迥峭擘漢分星臨雲置壇駕岳開樞
觀塗塞產林祈慈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官闈祥
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藥生
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
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廣文選卷五十四

八

金人銘以下略

無名氏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
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熾熾不滅炎炎若何
消消不墜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割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半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
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

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喻之人皆趨
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
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湖雖左長於百谷者以其卑
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鼎銘

宋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僇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饋於是粥於是糊余口

杖銘

劉向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
跌誰怨有亡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
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
貴

貴

仲山甫鼎銘

崔駰

鼎耳革其行寒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
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律

車左銘

傅毅二首

虞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
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
于道求思厥中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
道是式歲闕旅賁內顧自勗匪望其度匪慰其則越戒

敦約禮以華國

漏刻銘

李尤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
立漏刻昏明既序晷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
著明序以崇熙奉末不虞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在
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昧旦不顯
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座右銘

漢嚴遵君平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陰則影響無
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
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
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
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
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
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嚆嗜酒者窮餒之藪
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再日三省傳告後
嗣萬世勿遺

五熟金銘

魏文帝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鐘寶幹心膂靖共夙夜匪
遑安處百僚師師皆茲矩度

承露盤銘

曹植

昔者承露盤極太清神君礪礪洪基截停下潛醴泉上

受靈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君孰能經營近歷
歷度三光明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
零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戴魏恭統神器固若露盤
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
作億兆永荷天秩

無射鍾銘

王祭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
悅時康造茲德鍾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
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數用以啓
期

反金人銘

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胃曰我古之多言
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
言名乃長久胡為然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
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
賤淳葑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
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
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
不作細肩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
覆厥德可為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
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政之

誄

孔子誄

曾哀公

昊天不吊不勑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執余在
疚嗚呼哀哉尼父

明帝誄

傅毅二首

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
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
弘惠雲布雨集武伏蚩尤文騰孔墨下制九州上係皇
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冕佩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
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上師傳薄
刑厚賞惠慈仁恕明並日月無有偏照譬如北辰與天
同耀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庠序設陳禮樂宣布璇璣所
建靡不奄有貢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冠帶偕耳
四方共貫八極同軌

北海王誄

誄曰永平七年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
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
土仰翹皇憂於惟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勛德是昭
是明存隆其實死靡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
曰

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豈不驕滿
閭不溢莫能履道聲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弼撫綏
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

德

和帝誄

漢蘇順 孝山

天王但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

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綱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為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無窮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誕命爰茲發號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閼宮有血由是聖祖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履和而行威儀上古其澤滂流茂化沾溥不慙少留民斯何怙獻獻成雲泣涕成雨昊天不吊喪我慈父

魏文帝誄

曹植 二首

嗚呼哀哉于時地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墓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會日何為早世頃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末棄萬民雲往雨絕永問慄慄惻惻咽袖鋒抽刃欲自強艱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彼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死孔志所存皇雖一歿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旌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是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綱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滅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帝典闕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連遷乾坤回歷簡聖授賢乃春大行獨以黎元龍飛啓祥合界上玄五行定紀改號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暇物德以禮宣祥惟聖實疑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遺廷潛心無妄元志道其才秀藻朗如王之瑩聰察無細瞻觀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璵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必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覽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岩穴取士蓬

廣文選卷五十四

十四

戶唯德是索弗拘補祖宅上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軌其遵下以純民快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終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散氣崇麗衡統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旂游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燈江岷摧若涸魚乾若脯鱗蕭蕭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獻款內賓德儕先王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祐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鈞應絕神驚翔舞數英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載金被于靈芝昌召朱華落渚同回凱風祁祁

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尸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僊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舫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鏘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紉惟絕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崩之疏狄遐康大行正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求太和絕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推身後土俾我氣壯靡靡顧嗟嗟皇等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鑑吉凶體遠有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帝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初玄宇基爲首陽擬迹穀林追克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畊田畝望魂之翔於是侯大隧之致力并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皇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往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兮痛悶闔之長宿咨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恒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頤思恩榮以橫奔兮闕闕塞之昇暉仰衰絰以

輕舉兮念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翹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廿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於我聽獨鬱悵而莫告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爲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任誠王誄

昔二號佐文旦爽翼武於休戎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惜閉目想官婢心在平素髮髯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亮祖功著丹青人誰不

沒德貴有遺方作誄曰

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以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宣是正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氏威懼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爲君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寮咨嗟

吳丞相陸公誄

陸雲二首

惟赤烏八年二月甲乙卯吳故使持節鄧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嗚呼哀哉皇朝迭紹成命昊天聖王作矣世有哲臣觀監存吳乃降斯神思皇我后應運對揚頌秀崇華景逸扶桑龍輝襲極鳳鳴玉堂舉旗

清阻奮鉞夷荒悠結沈維峻極公綱將撫遠續括地
園皇淳爽泰昊是疾威生民如何哲人其頌登靈在天
遺音播微敢揚元勳表之素旂乃作誄曰

濟哲我祖時文峻德玄粹納真清休載式本承慶輝駿
惠圖極申錫多祜本支千億芳條遠蔭靈根茂植根條
伊何苗黃裔舜舜長發有祥貽我祚晉神明之緒實審現
馬和音嗣世不替頌彥明鑒在下降命上玄我公初載
天服之純重光納照旋機授銓仰儀喬岳俯濯洪川清
神人秉靈清昧體靈協神神休載鏤九德兼和挹揮茂
利豐淳鎮華景峻凌高玄源湧波造辰鍊隆彌海廓遐

廣文選卷五十四

七

光備既淳逸軌爰超閭闔包荒景靈耀山林岳秀天
光乃昭蔚化機神探賸衆妙駭塵氛埃澄響清宵恢淵
博景騰峻峻振綱宇表登軌絕蹈厥初藏器棲蟠海
岳披藻崑崙濯秀賜谷沉輝熙茂清塵熠鏤含章在淵
發揮龍躍時服陽九承乾之衰有皇子井王軒徘徊爰
茲赫奕需期雲飛天步皇興載見太微華堂誕基委蛇
自階聖輝既膺嘉命乃集和美未飪宰物下邑康年慶
登惠風時協在斷無頗千教斯輯金虎覲精戎車孔肆
神器播越天人釋位有命在茲帝思元帥委弁總干據
翼虎噬威靈既授六軍有序乃誓我衆乃整我旅神中
山立雄旗電舉懸旌泥陽陽戎江游我后日敬上商臨

余靖共夙夜匪辜匪處乃幹中軍人作內輔公侯陟降
在帝左右關羽滔天作雲西土帝曰將軍整爾龍虎赫
赫明明皇與出祖龍舟照淵旌旌映野鋪敦江濱仍執
醜虜荆南既集方險未夷天子命我撫之西垂公侯戾
止威神緝熙虔劉作虐思輯子來妖俗北靡攀爾雄旗
獬彼羣蠻邪和遺黎柔遠能和薄言綏之方隅肅清烈
文雋武舍爵明堂冊勳天府天子曰咨我圖乃功錫爾
青土建侯于東開國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寶軒輅以
庸既受帝祐公用加大駟鐵孔阜元戎查謁淑旂飛藻
綬章承蓋振我輝靈四方于邁劉王召險寇我西隣公
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凌岡襄岳沈維

廣文選卷五十四

十八

括淵元王隕難鯨鯢鑿鱗戎漢時煊方域清塵晉休東
踰我疆斯越帝簡厥佐將命其傑乃俾我公啓行警伐
江漢之許天子授鉞捐帝整旅隱爾霆發桓桓神誅震
驚魏方我公矯矯虎視元戎殲彼醜旅効此武功武功
旣彰天威薄曜靈武震華邊陲清暴振旅凱入王假有
廟假廟伊何本庸龍祚土田陪敦四牡載路出餞于郊
此惟予顧禮嘉高樂和湛露改容肅至傾蓋龍步鑾
帶翩紛珍裘阿那區宇惟寧繁謁帝社於穆嘒咨敷奏
多士將庸元輔相維天子僉曰公侯宜有爰止繡裳綬
藻衣帶重紫遂虛上司命公登宰帝曰丞相朕嘉君德
以茲軒冕往踐乃職宣爾庸心惟皇協極邦國若否四

方爾式公拜稽首欽翼明聖乃御璣衡仰徽七政庶格
不顯無易惟命魏巍大邑惟清四門公侯作弼煥皇
文重輝熾景協風煙煥一作百神秋祀兆獻思淳克諧
庶尹遂成帝勳時雍既濟王途克廣儀形我度軌物垂
象後遐施歸崇蔭惠仰茂德棲音廣問沈響洪範遠迪
玄猷洞深靈澤崇敷天險垂陰翰飛樂嶮淵蟠沅沉澤
豐丘泉潤博雲林遭世大過爰倫靡肅疊疊公侯思維
雅俗發憤戎衣求言禮樂被分教化荷戈思學體仁長
物御風熙國獻鑒擢微玄輝鏡璞戒危膏梁收後白屋
五品時訓民神攸鑠我有煥文如曜如辰何以崇之匪
聞伊人我有烈武如震如霆何以將之保大豐年思弘

廣安縣志

十九

景業

景業熙世登民克壯碩老秉鉞河津祉祚勿引早世幽
神仰慕遺輝寤寐憂嗚呼哀哉求惟我公克明德心
幼藹芳和被之惠林公侯歿矣孰嗣徽音名存體逝德
茂形潛民之秉思好是謳吟嗚呼哀哉惟帝念功寵命
光大考謚典謨崇榮協泰安官載考我公于邁輶軒啓
塗先驅驚旆哀風結輿遺恩馮蓋舍此休明即彼重藹
攀慕靡及永戀光愛嗚呼哀哉

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曾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
嗚呼哀哉天降純嘏誕育俊人十惟九奧德鍾三懿應
運繼期顯微闡昧特恢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吊奄忽

零墜嗚呼哀哉朝隕棠幹邦喪國輝帝欽遺烈士誄清
機思經皇心痛淚民懷揮淚充邑惜慟盈箴敢述洪述
干茲素旂其辭曰

於穆皇源時惟誕弘權輿有媯爰帝暨王徽音接響不
祚克昌乾鑿南眷誕降我祖顯考尚書納言帝宇正命
惟允銓衡收序篤生常侍固天所隆祚以靈粹陶以惠
風道協體稟德與性鍾淑心遠暢淵思遐通瞻言潛覽
克折克聰聰精遐與肆志篇章仰咨遺訓思齊曩蹤摘
光承輝微言是綱錯綜羣藝精微毫芒顯允閑姿既明
且備敦叙汎愛經德紀義契闊邦族是綜是緯博約以
禮陳錫載施雍雍閭閻克諧由仁率禮崇化召養寧親

廣安縣志

三

九族

九族和睦德被宗姻倚荷髦俊祁祁籍紳瞻仰明範挹
道希塵愷悌弘裕惠化是振潛機密暢靡幽不甄濯以
清波權以明鈐旌善板築刊穢紫宸邦無媿幸靈不牟
眞沐浴玄源風移俗純儀德鄰甸比化泗濱耀略切輝
既升未融爰莅揚邑作尹名邦密通帝畿大東小東宣
敷五教敎化以崇微無墜命興無廢功帝欽良政民懷
穆風粵稽舊章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絀幽陟明超踐皇
闈紆組垂纓奕世納言帝衡以平本宗襄烈堂構克榮
征輦屢振干戈未戢乃秉雄戟徵戎東邑四牡徂征威
德以立爰守會稽青紱既襲帝曰欽哉疇咨羣后政務
顯服叱騎是撫雍容皇同綜文經武時值大過士庶

從度惟常侍高明柔直履水察霜淪心遠測春存三季
形志于色類願厄運載難怨思靖享思順曹氏匪革授
弁釋綬皓恩賦作東嶽道世無悶清源是濯馥風爾馨
明徽載燦皇途既關天網誕張運在九五遠矚即康荷
歟高謏避風遠藏帝降大命丘園是揚裸將天邑舒藻
舊京僉曰休哉昭德塞遠乃升常伯補闕拾遺振纓紫
極攄光大微奕奕玄冕熠熠貂璫仰耀皇維俯映明堂
輿振鳴鸞體佩琮璜居德彌冲雖休匪康既彌君宿未
跼留儻忽頽湮嗚呼哀哉黃河難澄梁木易荒聖賢絕
景希世齊光豈曰徒生實維天網於鑠常侍本德昭仁
廣文選卷五十四

俯鏗瑤響仰綴玉振其在克壯自塞乘生鳳翳靈條龍
竄秘泉收逋匿耀洪略陶緼雖跼嘉運託景風雲現光
既耀靈寶未闡弗慮皇圖銜恨徂遷嗚呼哀哉江河慕
海丘陵樂山於惟君德齊聖廣淵羣芳景附漸化濯眞
蓋以崇嚴函以裕淵西徂華源負澤慕塵幽萌潛暢滯
思賴振六言六行匪君不肅五有三無匪君不極衡往
失平匪君不直方榮遐邇匪君不式君其求及民其焉
則結思遺愛惟哀久惻嗚呼哀哉仲尼喪魯孺慕失聲
國僑殞鄭邦無竿竿實惟常侍微懿克明恩懷土心信
結民情聞者巷泣赴者風征八音輟響獻酢弗營羽檄
翳川輕駕盈庭揮袂雲謁頌淚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

生襲寵荷輝惜樂永明桑梓猶哀聿懷震丘言告
明德遠燭慮凶以吉雖則榮泰存亡是邨爰築新邑經
始匪日眷懷不虞寧視斯室王事靡盬皇畿是旋鳴和
吉往曾未浹辰震加凶歸輝景長泯痛感皇祇哀普四
民嗚呼哀哉穆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命三人禮憲是崇
賜以歸葬榮以贈終冠蓋南徂映族輝邦日薄南陸辰
次天漢龜筮勛貞靈域裁判明器既庇神道已美縣
未登明星有爛軒車微動執紼同贊永棄高厦黃虞
館寧被昏昧荒出輝粲幽房長鍵脩夜靡旦翼翼輕
翩翩丹旂龍章藻旗旒有裊輻輪轆結玄駟徘徊人
誰弗思靡思匪哀援扎心楚校翰餘悲嗚呼哀哉
廣文選卷五十四

廣文選卷第五十五

哀

文明王皇后哀策文

晉武帝二首

明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罔訴如何宰吳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吊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平隕喪箴箴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管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

廣文選卷五十五

西

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協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萃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加或作如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存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輶夙駕設祖中闈輟輟動輒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姬佐譽二

妃興焉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臨統萬方正位于內是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紉斯煌續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吊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未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空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逼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紉告駕啓塗服輦榆狄寄象容重金路曉謁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旌表翠柳雲敷祁祁同軌爰爰悲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篋

廣文選卷五十五

二

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晉武帝哀策文

張華

感大饗之無虧哀鑄俎之虛設叩龍輶以長叫痛靈暉之潛逝其辭曰
欽惟皇考體道之真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于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仄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儼霆震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効珍化此弊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胡不是臻遘厲彌侵景命殞顛舍此昭晰即彼

幽玄仰瞻靡怙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
陳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則是慕
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鍾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螭瞻首良
駟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行背此崇殿將適下庭玄宮
窈窕脩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闔長宿仰祈皇旨零淚屏
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晉元帝哀策文

郭璞

永惟殿宇之廓寂悲燹奠之莫歆感驚格之晏駕哀哀
裴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
王之不極日六作報鶚集瓊林鮪躍神淵懷愍失據海
覆岳崩靈輿六合罔不側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

元帝哀策文第五十五

三

元

孫哉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
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鑠處中思邇居簡行約聖敬日邁
玄心逾漠用物與能撓攬群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
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欬寒慕義萬里同塵罔匪
王赫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
年曰德慶隆奈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
天惜其景崑頊其崇筑範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
地何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終茂焉無聞廓焉長寂聆音
靡瞻瞻失觀窮號曷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
酷嗚呼我皇逢天之戚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煌煌火龍赫赫朱輅終焉永潛曷其有出明訓長絕小

子何述望草增欷臨崩慟慟哀兼陟方痛過過客靈
安之反貞復實求合元漢終始得一

哀辭

金甄哀辭

曹植二首

金甄余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
而夭折乃作辭曰任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
年而夭絕何負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
嘗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
先後無覺促爾有期

仲雍哀辭

曹瞿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

元帝哀策文第五十五

四

十

后稷之在寒水關殺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
之災今之玄緯文因無寒水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
之翼幽房閑宇寂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
情卒不能延期於暮載離六旬而夭歿彼孤蘭之眇眇
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於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
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
臨庭闈以歔歔淚流射而霑巾

陽城劉氏妹哀辭

潘岳二首

鳥鳴于栢鳥號于荆徘徊踟躕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
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盛如彼
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

荷祿微千朝貯置於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
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茱萸聖慈震
慟擗標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
何時

悲邪生辭

周文公之苗裔予元舅之洪胤厲操確其不拔鄉譽著
而日就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閭以擢秀茂實暢矣而休
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余
車而在郊撫靈輓以增悲瞻輜容而想像曾無覩乎餘
輝送子兮境垂永訣兮路岐一別兮長絕盡哀兮告離

吊文

廣文選卷五

吊夷齊文

王粲

歲晏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
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悵而感懷
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吊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
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世或作紮已躬以聘志愆聖哲之
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
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
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吊孟嘗君文

潘岳

人固貴賤士無真僞入國如歸望實若企出握秦機入
專齊政右昭而羸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爲水夫地

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國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璣
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挽於未偶
命懸於振袞

吊賈誼文

庾闡

中興二十三載余奉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
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
慨以未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吊之
云

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繁陽葩肥水寒松負雪莫邪挺
鏑天驥汗血荀云其儁誰與比陳是以高明節茂獨發
奇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疾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

廣文選卷五

矯乎若翔翮相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泊羅賴山東實

清浮聲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嚴嚴其峯信道居正而以
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則適是以張高弦悲聲
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
有騰鱗終什一聲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
智降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塔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
逸其塗可翼而關悲矣先生何命之遷懷實如玉而生
運之淺昔咎繇讓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
吾相桓漢登蕭張章盧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護
屈數感則鳳觀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儒才
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山川故能全生索何

廣揚芳漢庭擢景風獨長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擗
來斯通世往斯地登哀其生未見其死嗚呼哀哉

吊莊周文

舍君道

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
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入於刻桶之室載退士於進
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吊不可讚也其辭曰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
清誠作窮玄極曠人偽俗季貞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
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
弱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
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
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
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
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祭文

祭橋公文

魏武帝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
靈幽體翳翳哉瞻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
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
顏淵季生之厚嘆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
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
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

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公能貽已疾懷舊惟歡念之
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載致薄
奠公其尚鑒

祭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
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
育德漸庶幾遂因人之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還
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
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未歎若墜深谷止足之
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
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
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
之誠有如皦日

祭程氏妹文

陶潛三首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
牢之奠俛而酹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
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
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自常情慈妣早世
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暫相成咨
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
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已蹈彼蒼何
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

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屋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
風悲節感惟崩號與言泣血奉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
猶存遺孤清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
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執紼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
於此末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
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
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
鑠吾弟有操有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
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

廣文選卷五十五

九

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
絕粒委務考槃山陰宗宗慈溫曖荒林晨採上藥夕
閑素琴曰仁者壽壽獨何如斯言徒能見欺年甫
過立奉與世辭一何悲哉惟我與爾匪但親
友父則同
斯愛實厚念爾日同屋之歡今無繻葛夏渴歌單相
將以道相贈以物不多多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綿
人事流離無成懼負素志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
手而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
三宿不瀆樂飲川界靜月當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
久人晚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但

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未歸猶塗
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發入禮儀孔閑庭樹如故
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
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
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
旅之館求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人父羞
以嘉蔬薦以清醕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
大塊悠悠高曼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
貧單瓢屢罄絳絳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窮蹙柴門

廣文選卷五十五

十

事我青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有廼繁欣
以素贖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
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
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
龍非已榮涅豈吾緇粹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
能囹春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
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
奔奕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賦作
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途
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入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祭周居士文

謝惠連 二首

維君陶造化之純元俾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
虛素平中庸不臣天子下請侯公辟弗聆王命匪酬
窮歡極樂帶或秘果

祭岳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載
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御彼民憂身勞
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領或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
陰乃錫玄主以告成功或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
巡國觀風或滯積嶺乃徂行官恭司皇役敬屬暉融神
且畧薦乃昭其忠

祭虛癸文

顏延之三首

廣文選卷五十五

上

聖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
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
咨亮授禹素阻采堂或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
咨聖君職奉西湘虔屬或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葦

祖祭弟文

閭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風滅延靈虛張人性或作運
來自秋祖陽蕃蘭落邑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
爾之干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或太仲立如何不吊占
違凶集六親憶心姻朋浩泣我雖或伊何云及末懷
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毋望昆生無榮或沒望歸
魂今適吉兆祖觀東旋靈輅次露嚴井在川廓然何及

痛矣終天

祭雜墳文

齊任孝恭

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碑而不
記封樹漂珍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癸之向
近創此伽藍竟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
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鍤鍾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
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或
尸漢主加其轡轡輒勒彼山虞履頽隍於舊趾命或
者修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
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吁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
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廣文選卷五十五

十二

末

祝文

祭告天地群神文

漢光武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
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
憤興兵破王尋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
背橫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
所歸誠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
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
不敬承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先主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用玄牡昭告皇天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廢備宜脩之祠武二祖襲行天罰備雖不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上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重寶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千漢家永綏四海

墓誌

徵君何先生墓誌

梁簡文帝

先生履玉燭之積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賦作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群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璣賀瑒之徒更道比面未明中王文憲檢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令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鎮作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數小人道長每風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嘉業臺上經綸天地權輿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之操徒往東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

卒乎其山正食在殯咄鑄器與玉衣堯典入棺耻密章及書綴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楮禮墜文章洙泗頽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奎鉅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神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園舟與帝珍既遊蕙水兼引法論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慙

德素長淪寂寥嚴六荒涼涓涓橋曰隻雞徐稱酌素余欽夫子風斯風著蓄思含毫傳芳馮譽沉礎雖貞玄泉無曙

司徒章昭達墓誌

梁徐陵 孝穆

周原膺臚佳氣多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紆紉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疆胡劉中夏公傾其產募募是驍雄思報早儲梁殲鯨寇偏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倏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

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殲彼群兇皆無旋踵
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竊爵公奉
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同甌閩殄其
巢窟若夫鳴蛇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援之嶺喬樹參
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旱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
風海於是咸俘偽師悉據高埔爰泊滄溟莫不懲又既
而齊人無信將謀鄧藩閭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總聞羽
檄遣稟師期馳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太討
梁華屬上將之韶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
幕爾乃青烏柏臧作墓白鵲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
前旌能載後乘龍輅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饒同駟馬之

齊司空曲江公行狀

任昉

十五

行狀

齊司空曲江公行狀

任昉

公稟靈景宿擅氣中和一匱初登東嶽之功可監延植
在器則璉之姿先表豈惟荆南有聖童之目襄城著孔
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
千里北海之稱美其治方斯茂如也志學之年偏治經
紀登隆十載網羅百氏藻斷瞻逸蔚為詞宗延賈誼而
升堂攜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
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論左
丘宋所以遺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宇金陵紫帶林
整用辭聊城之賞以為疏歸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族平韶甲及長風質
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
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
之情愬令鉞作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群水陸長驚
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決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
攸之乃反旆巨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輶
俯闕地亢斜通半藏晚食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
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叛之危氣損臧作
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掬指宵遯公
風標秀微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摘純蔡之高
芬纂鍾磬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
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
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鑑五臣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廣文選卷第五十五

碑文

楚相孫叔敖碑文

無名氏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顚蛇對其母泣吾將死毋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顚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曰吾殺之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為因埋掩其形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陂障源泉溉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羣結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蟻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政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無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寔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歿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珙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形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孫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勝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

代同世世為列姬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幸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既怗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不可為者子孫以家成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埔人所不食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今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蒸嘗明神報祚即歲還長沙大守及其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奏枯粟之愛育黎烝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顯忠表仁感想孫君廼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祐期思縣與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

淳于長夏承碑

君諱長字仲充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仲子有申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譽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策勳著于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已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潔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傳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輶軒六轡騰躍臨津不日則月昊天不吊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

廣文彙編卷五十六

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孩稚憤泣切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蹤先軌積行勤約燕于孫子君之羣戚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聞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冤友不終其紀夙世實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未歸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僮鬼有靈垂後不朽

漢玄儒先生妻壽碑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曾祖父修春秋以大夫侍講至五官中郎將祖父太常博士徵朱爵司馬親父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梳髮傳業好

子不厭不修無聞不飾小行溫然而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弱之耦耕甘山林之香藟遺世無悶恬佚淨漠遲使衡門下學上達有朋自遠寘紳莘莘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纓緇大布之衣糲糲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棖樞斧牖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生高尚其事鄉鄰州郡親愛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國人乃相與論德處謚刻石作銘其辭曰

廣文彙編卷五十六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文

司徒臣雒司空臣美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闕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戶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群卿禮未行祠先聖師侍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太聖則象乾坤屬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神傳于罔極可許臣請

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
太酒直他如故事臣維臣美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
日壬寅司徒維司空美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
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
宗所歸者如詔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六日
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不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
人掌主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
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
守文學掾魯孔師孔憲戶曹史孔闕等雜試餘脩春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文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
頓首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
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

唐文選卷五十六

上

集

臣維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
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上
案食醑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
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授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
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志立制故
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儀臣以為素王稽
古德亞皇代雖有襲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
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史備爵所以尊先
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
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玄
德炳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

唐文選卷五十六

上

集

魯相顏午乞復顏氏升官氏錄發碑文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涖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
南京顏君追惟大古羣賢生皇維顏誕育至寶宰制元

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類思嘆仰師鏡顏氏聖賢家居魯里開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開官氏邑中繇發以尊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廟食糧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觶爵鹿俎豆邊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盛其宣桴玄汙以注水汙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詠其德尊其大人之意卓彌之恩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統華胥承天書卦頌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大

一所授前閭九頭以什言教後制百王獲麟未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顏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遠越紀思脩造禮樂瑚璉器用存古舊宇感勲宅廟朝車威尊出誠造闕漆木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流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紫旁及皇代刊石表銘與乾輝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標赫罔窮聲垂億載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嶽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

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也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備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一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燎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監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政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歷曰存僊壑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

唐書卷十六

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濬用丘墟訖今垣趾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頤閱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禘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巖西嶽峻極等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出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雖梁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履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贊禮與岱

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
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修靈基肅共壇場明
德惟馨神歆其芳遏穢凶札擎歛吉祥歲其有年民說
無疆

桐柏廟碑文

王延壽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
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太復潛行地中見
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
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
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
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
常若神在若准則人聖親之桐柏奉建廟祠崎嶇逼狹
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
齊傳節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萬是弘敞宮廟嵩峯祇慎
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粢洗玉以洗為民祈福靈祇報
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
民用作頌其辭曰

玄玄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齊遠柔
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為
四瀆所合知烈烈明府如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
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
崇嶽朝朝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獲

穰其慶年穀豐植莖君興駕扶老携集慕君塵軌奔走
忘食懷君惠恩思君罔極千胥樂芳傳於萬億

西岳華山亭碑文

漢衛顗 伯備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
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
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從勞謙即事有漸散齊華亭
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
天之威逢斯瘴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聞
曠素於是與令邑郡胸忍先諫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擇
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
既成有元休嘉啓緒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史
卒俠路其辭曰

西岳華山亭碑文

十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末思祀
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贊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嶽
降神寔生羣公卿士百辟續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
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
屑窄有聲神樂其靜脩暈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
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
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為光顯又王庭為公為
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光武濟陽宮碑

蔡邕 四首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

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濕破前隊之
衆殄二公之師牧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
始又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
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
月乙未即位于鄴縣之陽九域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
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又安蠻夷卒服巡狩太山禪
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
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
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路
藐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瑋來在濟
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哀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

廣漢縣志

上

禮

赫矣天光爰曜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
育靈寶黃華作應纂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
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群凶於夷匡復帝載萬國以
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
天命孔彰于子孫孫保之無疆

汝南周巨勝碑文

君諱總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乾
坤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清廟貞屬精粹體仁足
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授天
心以立均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於無內寬裕弘
博含乎無外或歎之絳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

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
外威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
就之以明可否則然猶私存衡門誦誨之樂不屑已也又
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
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以多矣聞君
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群公事德
大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才襄貢今皆病
不就擾攘之際災青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公車特徵
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
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
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開門

廣漢縣志

上

禮

延賓享宴醇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
機知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
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
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
神明如君之至者與暨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
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
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龐有醇有否有聖伊茲周君允
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與乎具文如星之布曜乎
不拔如山之固追綜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諱思德
謨遁世無悶皇華王東洋洋汭汭于以逍遙茂爾童蒙

是訓是教瞻彼榮龍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作此弘高名
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不揚德音孔昭

京兆尹樊陵碑文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
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輶
四牡承祀恭嘗多士時貢繇役未息進路孔夷民清險
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九疑山碑文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輿播建雲時風嘉雨浸
潤下民芒芒南上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
頑傲以孝恭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

廣文選卷五十六

十五

承太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
託靈神仙

張平子碑文

崔瑗

河南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
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後書傳美之君天姿獻哲
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
浮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環辭麗說奇技備藝磊落
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
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為尚書侍郎遷
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煒燿敦大天明地德
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

是周息運命不來閭忽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
斯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
門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
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為耻聞一
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賦作形酌焉不竭冲
而復盈廩廩其庶豐豐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荷華
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茲維帝念
功往才賦作女諧化治民雖愍而不弔降此咎兇哲人
其萎罔不時恫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
芳

廣文選卷五十六

十五

漢中侍樊君碑文

司馬遷

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
宣出納王命為之喉舌以致中興食采于樊子孫氏焉
奕世載德守業不愆在漢中葉為生哲媛作合南頓實
產世祖征討逆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舅顯受茅
土封龍五國壽張侯以功德加位特進其次並以高聲
處鄉校侍中尚書據州典郡不可勝載為天下學治端
詩論語孝經燕典記傳古今異義甘貧樂約意不回貳
天資淑慎稟性有直秉操不移不以覬貴世政促峻邑
宰寡識慢賢役德被以勞事然後懷既官于王室歷中
黃門冗從儀史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

侍其事上也貞固密慎矜矜戰戰作主股肱助國視
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為近臣楷模以兄弟並盛據二
郡宗親賴榮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朝
思其忠追拜騎都尉寵以印綬策書褒歎贈賻有加嗣
子遷寔以幼弱夙叙王爵而喪所天禮備復位以延熹
三年冬十有一月自主蒸祭乃尋惟烈考恭修之懿勒
之碑石俾不失厥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王事多難我君是力秉此小心以
亮皇職惟帝念功庸以興服大命傾霄鬼神遷伏龜文
追贈用光其德謫謫遺稱作呈作式勒名茲石垂示罔
極動名不刻末昭千億

漢故金城守殷君碑

衛顗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定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
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至君而懿幼膺瓊
蘭之美長有冲邈之志敦詩說禮籀竹責誕循前業
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諫有聞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
變不羈故能雄傑於并域聲班於上京州察孝廉貢除
郎中左馮翊承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舉茂才宛丘令崇
行寬猛示之禮禁褒延庠校政以惠和三載陟隕邪臨
金城郡障羌虜避難遷移役兼民匱室如懸磬乃敷權
略獎厲威信儼仇率服不敢窺踰兵戢而時動因省儼
以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士

咸悅不勞而勸是以縉紳之徒譚講雅誦釋軍旅之犀
革陳俎豆於泮宮耆艾擔輶旌顯才良客量三壽賞罰
不脩邦場寧靜歲時豐登耆叟擊壤童齡謳譟功庸顯
列當升寵祚天不慈遺景命失靈以光和元年九月乙
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於是故吏邊竺江英韓緒
等追送遐丘刊石勒助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群文昭有毅武
烈能仁含舒憲惠以育生民垂紀東壤西國著勛身歿
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思續其臭
芬

陳君碑文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相有虞受禪陶唐
亦以命禹其後嫡滿當周武王時柞土于陳君其世也
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
行淵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
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言往往行竹帛
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賈賈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廣
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
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傳季弟亦以英才
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俱處十家號曰三君故
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
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咽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

威容彌甚聞名心變言及隕涕雖太舜之終慕曾參之
自盡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
象于今遺稱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閭
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
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
平之元禁網蠲除四府並辟方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
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若為舉首公車特徵起
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
靈安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興
並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耻
視事未替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
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為已致死乃辭而去之於
是老弱隨慕板輟持轂輪不得持送晨夜間行寓於邳
邾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器社稷結婚呂布斯事
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途君為
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
迭茲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唯帝念功命作
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
登補袞闕以肥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
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
靡建茲海內所為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
者弔祭群卿以下臨喪會有子曰群追惟我罔極之

廣文彙編卷五十六

三

大

思乃與邦彥碩老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
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作則實
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處
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原寇深遂辭其
民思齊古公邠上是因不忘諗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
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寧蒼不授遐年歎
厥在位每懷不中股肱或虧朝誰與詢梵梵小子號泣
于旻勒銘表德八而彌新
制命孔為宗聖侯奉家祀碑文
曹植
惟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
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端班宗彝鈞
衡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
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蕪紹宣尼之後以魯將
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
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備之朝教化乎洙泗之
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
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
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仰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
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

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誦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髮髯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嘆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游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或作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億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况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興而褒美大聖降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已夏含商降釐下土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務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頤闕里蕭條靡節麗

於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脩復舊豐其號宇華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群小遄沮道以興未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還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曹娥碑文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胃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誅之辭曰爵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伸告哀赴江未號視死如歸是以耿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翮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而引鏡驚顰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縷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
昭天人生賤死貴列之義門何懷華落飄零早分葩艷
窈窕求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髮髻以昭後
昆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嵇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世
而先生弘謨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
秉令世之美希達即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物之始
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群生莫能屬也
雖乎不可按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

廣文選卷六

主

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蕩然無以究其
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瑛觀珎肅然無不欽其實而
備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假惠連
之汗故其道不可屈也遽瑗昇降於卷舒審武去就於
愚智顧盼二子不亦泰如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
無孤犢之逼而有塗中之廣觀屈殺鳴鴈是以處不才
之間察巨瓠綿帶是以遊有用之際摩大辨而御之以
訥資大白而濬之以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
而世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於寂寥之域投芒刃之類
於有解之會固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
於陵灌園以求實齷齪近步脩飾一作軌轍而已哉尼父

議老成於遊龍衛賜警重囚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
幾乎方將舉逸駕於汎涯憩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
挹凌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遭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
有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豪傑而存惠子之
問運斧斷而思郢人之力乃探賸索隱以叙雅操使將
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其志碑之曰我我先生天挺
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濫滌穢累婆娑安山足胎胞造
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奮翥出順神太素開邁世局
澄之不清澗之不濁翺翔區外清物度俗隱處巨室反
真歸漢汪江淵源邁跡圖經

車騎將軍賀公碑文

庾信

廣文選卷六

主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
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木冰枝分其可知矣公諱
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爲孝
友謀於晉張彥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
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
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卽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
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爲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
璨公字公孫有鐵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
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爲鼎象物知其
神效五等以桓珪旒戟一作瑞守其室至君以才望無而

受之終於使節車騎太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
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史惟公乘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
年在髮髮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齊名於郭伋羊車在
道即見賞於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
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
族君爲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增
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
此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撻機衡是勤王略
惜若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梁州防主華
陽西極漢水東流巴僕既寧沉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師
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
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圖原軍師
聞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
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鎮岷丘揚旆錦水白虎之俗難
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畧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
持節大都督治柱國樞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
相如西踰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
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
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鄰入國聞
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
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爲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既
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客城池

門開戶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
逢司隸似畏都官既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巴水深翁
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
軫吳王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
建德四年三月日歸笑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
良家西河郕族地壯坐行人雄寒氣兵書七卷河水浮
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上鋒旗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上
讀書軍中習禮太史丁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
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門成列冠蓋連陰
所謂生爲貴臣死爲真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墓途
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檟
飄飈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
於武溪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計妻子歸於平陵
嗚呼哀哉崎嶇遠逝昔者繁昌祠前有黃金之碣德
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繼忠臣入仕孝友富官青城仙洞黃
石祠壇臺堪走馬作足迴鸞武定風颭霸城嚴肅
並馳雙傳俱分兩重世刺舉或作連鑣袞服草靡青
丘風馳赤谷世不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
劍足身挺書堪面詠旂節既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虵
盤綬箭左右將軍則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旂旄
几坂艤舳雙流還偁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并

浮鐘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脈河陽偏師洛浦署陣成畢
連旗廣武朝兵滅竈夜營多鼓箭起六塵鋒摧九虎倏
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暨驚二堅遊寬通夢言反
舊壘紫泥賜冊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
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祭櫺武侯為廟樂公為社
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未矣身世留
名華夏

廣文選卷第五十六

廣文選卷第十七

雜文上

王會

汲冢周書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盡法厥

世作王會

成周之會壇上張赤氍毹陰羽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
朝服八十物摺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
纁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摺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
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
皆南面纁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摺笏為諸侯之有疾
病者阼階之南祝准氏榮氏次之珪璫次之皆西面彌
宗之旁為諸侯有疾病者之寢藥所於相者太史魚大
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太子蒙幣
焉纁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
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
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為赤帝
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中立焉乘六青陰羽鳧旌中
臺之外其右泰土臺右彌土受贊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陳幣當外臺天玄駝宗馬十二王玄繚璧基十二參方
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
每隅張赤氍毹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文間周公

曰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龍謂之毋兒其守營牖者衣青
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
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于幣身人首脂其腹
炙之舊則鳴曰在子揚州禹禹魚名解脣冠發人鹿人
鹿人者若鹿迅走命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輝茲輝
茲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皆有
兩角東越海禽隨人蟬蛇順食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
跳文儀共人玄且海陽大鰲自深桂會稽以羈皆面西
觀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
林以西耳普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比唐
以間間似脣冠渠更以脣犬脣犬老露犬也能飛食虎
有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理施下盧以紉牛紉牛者牛之
小者也區陽以驚封驚封者若環前後有首規規以麟
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校信歸有
德氏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
翰文翰者若鸞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關采
康人以桴鼓桴鼓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
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
婁都郭往往往往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
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鄉北方臺正東高夷嘯
羊嘯羊者羊而四角獨鹿耳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
不令支玄獲不屠何青熊東胡黃黑山戎戎救其西般

吾曰虎屠州黑豹出氏駒駝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
赤鬣編身目若黃金名士皇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
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摧扶
玉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
不敗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鼃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
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
之政南人致衆者皆北嚮

周祝

民非后罔又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

周祝

曰維哉其時告汝口口道恐為身災謹哉民乎朕則生
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用之美殺
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
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
以徒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
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
人是時雖鳴而人為時觀彼萬且何為求故天有時人
以為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
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
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狼有豶而不敢以振勢居小
不能為大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

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
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
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
枝枝之美也拔其本隈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
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為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
威將至不可以為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
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故時之
還也無私親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為
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燁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水之
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狩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
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
之何故日之中也日月之望也食歲之失也陰食陽善
為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
亡故人為善地為善善用地者終無盡地為善人為善
善用地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舍熟善用地者終不竭
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生也
性於彼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
陰陽惡姑知長惡姑剛柔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
山之深也虎豹豺狼何為可服人智之遠也奚為可測
跛動噫息而奚為可牧王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
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故忌
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

河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為維彼幽心是
主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故天為高地
為下察汝躬奚為喜怒天為古地久察彼萬物名於始
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為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
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
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
則為之君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

春秋傳

周左丘明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仲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
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
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
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
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
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
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
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

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師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爲賴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嘗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毋遺緊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君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晉重耳出亡木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臾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康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奴欲鞭之子犯曰大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餐實璧焉公子受餐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廣文選卷五十一

七

里

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
由晉公子乎夫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虢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
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晉楚戰城濮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
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

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

人

三

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戌衛楚人救衛不克
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戌也晉侯圖
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
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
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僂負羈之官而
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魏
僂負羈氏魏犢傷於臂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脅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臣聞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

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
急令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
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路怒頑能無
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
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
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辭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
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
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
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
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
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
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
在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皆惠
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
崔夭秦小子愁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
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乘之
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上戲君馮軾而觀之
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
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鞞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
于莘北背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
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
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
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
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晉楚戰鄢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歸于大宮且甚出車吉國人入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
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符諸江南以當海
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
好微徧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一曰君能下人必能信
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君入盟于
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息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爲中軍大夫鞏朔常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
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勸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早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然諸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羣前卒慮無中權後勁百
衆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亡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族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
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災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
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
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栢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子爲元帥帥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
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比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
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穀剛慢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
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
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
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
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
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
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
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
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谷之
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
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

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幸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疑子以爲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也鮑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焚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帥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疑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

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疑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掉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軫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悲之脫扃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橫曰晉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貳叔父以也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刀女於是後趙旃以死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羈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迎非獲老獲之遂載其刀射公子穀因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郊晉之餘師不能進齊亦終夜有警內辰楚重至於郊遂次于衡雍潘河君孟梁武軍而收晉刀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齊晉戰靡笄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頃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

廣文選卷五十七

七

吾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入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

晉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華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邴卬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踵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櫜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至靡笄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棄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危定其有逢丑父與公

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奉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役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下之石窌

晉楚戰鄢陵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破退舍於夫渠不徹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

孟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樂普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鞫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躒居守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壓萊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廣文彙纂卷五十一

五

七

飯戰也有故秦伏齊皆竭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踴合而加蹶各顧其後莫有闔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驛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醜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棄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荀偃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

廣文彙纂卷五十一

五

七

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
撤公以出於淖癸已潘廼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
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弓鏑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
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
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
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
方事之殷也有誅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
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廣文選卷五十七

五

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
諫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殽
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戕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排謂養由基曰雖
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鏑叔山排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因楚公子穀欒鍼見子重之旌
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目臣之使

於楚也子重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

臣對曰好以

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

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
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常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饗車馬雞鳴而食唯命
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
固列蓐食申襁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徙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徙者而亦聞之矣盍
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廣文選卷五十七

五

向戌合晉楚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公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

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廣文選卷五上

五

矣

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國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廣文選卷五上

五

武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勒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曰美哉揚乎樂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
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鄧
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有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
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邇而不

陸變遷卷五十七

五十一

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
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勲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
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國語六首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左丘明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
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
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
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
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
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狀縱其耳目心腹以
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
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
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

陸變遷卷五十七

五十一

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
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
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
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
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
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襄王止晉殺備侯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
可大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
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
帥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

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鼎因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固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杭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孽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石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車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于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緹反潁俘王亦使賔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

皇啓處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廣文選卷第五十七

廣文選卷五十七

廣文選卷第

雜文二

弟子職

齊管仲 夷吾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無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泔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各捧盥在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蔬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唯兼之視同兼以齒周則有始柄天不跪是謂貳紀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及席飭必摯擘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嘔覆手振衽

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拊之道實水于盤攘臂扶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櫟厥中有帶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拊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拊母有徹拊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華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拊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間坐錯摠之法橫于坐所節之遠近乃承厥火君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碗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母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席席問所何趾叔枉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撰吏

周鬻熊 二首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論矣民者賢不肖之挾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校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擇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若之明上

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湯政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政道

周亢倉楚 四首

人无灋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无灋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

也吏之有辜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
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宜政
下宜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
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龍
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惠泰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
何以懷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
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惠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
旱天子宜正刑脩惠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有
福日至矣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
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
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
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朱
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攜
保抱連連隱蔽漂流拮据也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
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
也勿食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也百姓汝疲賦歛不中
窮者日窮刑罰且貳資窮者日登科禁禁行國則以傾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
所以天下茲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
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
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

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迴
能先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戾
於縣則捷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迴能無復逆
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悞諂慢之
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
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
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
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
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縵益至而正雅素實
益滅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拔游飭益來而塞謬諍直益
賄矣以神器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
明實蓋隱矣若欲者賢愈削政愈僻今愈勤人愈亂矣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
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
以不事誠於士虛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
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
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
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惡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
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群情歸正諸產咸宜悉敬
交淡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領一作凌逆
安得動哉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慙
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

余一人于惠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藥
聞善以自閉舉義者反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
意余弱昧光能斷明徒雅共餘依違漫長自賢敗惠寬
此爲多不時臣過就茲固寬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
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今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
天下聞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代興
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興服純素則人不勝美
憲令寬簡則俗无忌諱禁網疎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
勝美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无忌諱則抑閉開
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賢惠知耻
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辭賢惠知耻之
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辭姦邪之
人不勝於正順辭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
文巧憲令穰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
令穰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炎
慕則人不忠潔而耻穢賢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
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適則讒譖繁興而衆不懼死矣
夫耻穢賢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
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
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刑君能問水旱
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辭理雖有
水旱無能爲災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

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
荆君比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
壁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
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至理之代山無偽隱市
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
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
方圓猶蟻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
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
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薛鐵以精金鑄隼爲之
羽以之栲筆則其與儒儒也無擇及夫蕩寇爭家衛觀
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正敵矣蜚景
之劍威奔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割獲則其與剗刃也無
擇及夫凶邪流毒涕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
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賢善因時而已耳
昔者明王聖帝天下歸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肯
而勿擾者也堯桀近古呂來天下效邪者衆正直者寡
輕薄趨利者多敵方退靜者衆姦者出言等於忠言遂
使天下之人交相疑案悲夫作濫賢於易避而難犯救
弊賢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
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肆赦赦不欲數
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爲
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良關遠牽率異推肯

序卒蒙赦有遇賊者訖其情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處生點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縣道不善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縣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奸誣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士秀士肯察此論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撥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上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家生剔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剔為腐樹鬱剔為蠹人鬱剔為病國鬱剔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惠

廣文選卷五十八

不下官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賈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愿古委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无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无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士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各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

為本人安則暗國安故息黷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鑄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鷁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鷁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聒而聒之正為君子明者聒而聒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賢實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賢耳聞之功剔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賢目見之功剔天下之人恢形異執藝而爭

廣文選卷五十八

進矣賢可道之功剔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遠剔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虐人主清心省吏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剔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等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流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掌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效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

吏數欲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察音代主豈不知哉

賢道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惠其於衆也餘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避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眎其儀賢也旺其聲賢也微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黜黜職司勤辨居室儉間闕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乃在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上竭其耐暗小人輸其力齊有指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棄肯夸毗者所望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聖蹟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不知為工雖受不信為信信而不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為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譽乎豈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誦超然歎曰時之陽方信義而暗時之默方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害無誰私方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

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器道器之皆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可為也莫可為者也亦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賢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參萬物醇化庖神不能霧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餘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灰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又逐譽會濁浮靡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間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僞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在無簪者黃帝得常儀封鴻臚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暗齊相得審籍即審皆由數君體道達音仁布昭聖武思輯允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為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虛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

管子曰奢虛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舉恭還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舉充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鎮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眎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蚤不一眎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農道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力_其產約力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皆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石心人忘本而吏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目是爲非目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農業非徒爲地也實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上位尊人農則童叟則少私議少私議則公法立力博漢農則力產復力產復則重流散_其重流散則死其死死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輊几_其旋歸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_其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

勸人導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織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_其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首愛日埶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黃帝曰四者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釋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_其愆之目土功是謂大刑九稼蚤者先昔暮者不及昔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已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於是庫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昔地產財不與人吝_其期有年紀土無年紀土無失人昔迨時而作過昔而止老弱之力可_其寧_其盡起不知昔者來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昔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人釋必以旱_其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_其壘土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_其耆數亦無_其耆疎於其施土無_其耆不足亦無_其耆有餘則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_其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亦_其一作中疏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_其不除則無除之則虛_其畝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_其孰也欲相扶三以爲族稼乃_其穀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_其糞是

故其穽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穽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秣境而獨居則多死不知穽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秣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臬而薄糠米拾而香春而易而食之強失皆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秣而青薈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青短穗得時之稻莖葉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屬穽而莖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臬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葉節而葉蟲得時之救長莖而短長其莖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自失時之救以長而蔓浮葉虛本疎節

廣文選卷五十六

十四

而小莖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醇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胗腫多病弱苗而翼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氣不入身無苛殃善虐九生之言久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疾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二柱

周尹喜二首

若桃李若孟若鉞若壺若甕若盆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者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

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宜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鑽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一

廣文選卷五十六

十五

三極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室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

天瑞

周列禦寇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
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
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
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
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
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

四庫全書卷五十八

十六

4

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色自白，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上化形色，智力消息，皆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時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而爲十。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

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
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
短地有所長聖有所不物有所不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
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
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
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
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
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
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
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
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
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
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
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
也而無不能也

大隋文選卷之八

三

一、

雜編天下

周莊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
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
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

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相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諸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攝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

六

六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詛楚文

秦惠王

有秦嗣王取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繫布忠告于不顯大神巫咸曰底楚王熊相之多孽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日婚姻衿日齊盟曰

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不顯大神巫咸而實爲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甚亂宣麥競縱變偷盟刺內之則蹠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圍其叔父寘諸寘室橫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蕪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目臨加我欲剋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義牲逮取得邊城新郢及鄢長親得不得曰可今又悲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威師曰偪得邊競將欲復其賗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鄢輪棧與禮使介老將之目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日復略我邊城取數楚王熊相之佑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六

六

儒效

荀况二首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儼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拊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藉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而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

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難
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王之義也
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
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上
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之業明枝主之義仙易變化天下
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非相

相古之人無有也字者不道也古
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
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廣雅釋義

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相雖惡而心術無害為君子也

無害為小人也字之謂古小人

善惡形相非吉也古之人無害

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

公有臣曰公孫曰身長七尺而

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

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業公子

勝其衣然曰公之亂也令尹

公子高入據楚曰公之亂也

於後世故事不師長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
如削瓜閼天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緒伊尹
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禿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
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無
紂長巨姤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
死國亡為天下大傑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
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
僇子莫不美嚴姚冶容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
人莫不願得以為大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奔其親家
而欲奔之者比有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
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東乎有司裁
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
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
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
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皆
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
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
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瀼瀼見晞
晞消莫肯下遺式君妻驕此之謂也

說難

韓非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常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世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飭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廣文選卷五十八

三

五

止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言則必以惡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視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好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壓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後身以進如此其汗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計其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齊威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胡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

廣文選卷五十八

三

下

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毋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茱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常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菹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登鄒嶧山刻石文

秦始皇 六首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地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登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物并天下罔不賓服見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生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再理咸承聖志普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登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歸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足富普天之下博心捐軀或作捐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隲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川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

名功蓋五帝。燭夜牛馬。其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
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其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
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列侯建成侯趙亥。列侯昌武
侯成。列侯武信侯馮毋繇。丞相魏林。丞相王綰。卿李
斯。卿王成。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
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
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
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今不行。今皇帝并一海
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
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
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
田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憚勿遠。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
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守縣
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刻碣石門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朕
心咸服。惠諭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嘯。女脩其業。事各有序。
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
著儀矩。

登會稽山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
周覽遠方。遂登會稽。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
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制。常六王專恣。貪戾傲猛。率衆自
恣。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
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殊之。殄
滅暴虐。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
并宇兼聽。萬事遂近。畢滌滯。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
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
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繫誠。大為寄假。殺
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殊。咸化廉清。大治
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
令。黔首條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遇合

泰昌不常四首

凡遇合也。時不合。又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以平木
比目之魚。以平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如齊至歸。

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赴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曰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曰時絕也諸侯之所曰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喜惡得不苟客有曰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曰備不生其父母曰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曰謂爲已謀者曰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菖蒲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若而居海上有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者

離糜雄一作顯廣額色如浹頰一作垂眼一作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治離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知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殛殃季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一作殘其身豈能獨哉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

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極弱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極弱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隙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師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皆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

廣要卷五十六

孝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鄭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琴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

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觀表

廣要卷五十六

至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微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作之矣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邾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漂過而弗辭邾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審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邾成子之謂乎邾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諳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徒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最能秦必可以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以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也咸作氏相口齒脉輪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邴相腴投伐褐相背骨管青相臍脇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贅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

自云也綠圖播薄從此生矣

辨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墾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輶爲其雅厚而及鎔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輶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虐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大四序衆發大剛小畝爲青魚狀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無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管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留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離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之但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穰也必務其培其輶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剛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

多粟比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來後生者為杞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疎則多杞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糶上安則禾多死厚土則藪不通薄土則蕃藪而不滋壚填寡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廣文選卷第五十八

三

廣文選卷第五十九

雜文三

精神訓

劉安三首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窕冥冥芒芒漠漠鴻洞草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管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焉乎莫知其所以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天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腴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脾主舌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闔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形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

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跋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向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臟嘽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臟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

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天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入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遺之矣吾安知夫剌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徯我而乃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求求已其殺我也不強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離我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士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覆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

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滂之家決滂而注之江滂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滂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參彷彿于塵垢之外而逍遙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珍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

達攝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還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捐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以道爲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靡恤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目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第寵猶行客也視毛嫵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玄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於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教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能經鳥伸鳧浴鰲躍鵠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滄蕩而不失其克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成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頽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

變萬終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靑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克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憚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高臺臺離人之所厭也而竟模模不斷素題不研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竟樸樸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竟布衣拊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贈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

廣文選卷五

六

高

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祝龍猶蜺蜺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偻脊管高干頂膈下迫順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

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援之柱行不關之塗票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終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濤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儔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繫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忍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王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聞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閔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泥

廣文選卷五

七

折

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缶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食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美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救倉子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八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救倉不爲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簞筥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人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銷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天錄者，揭錢市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踉蹌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會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會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墻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水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

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泰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曰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禁，無禁而弗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開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天死，季路死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臠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臠。」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去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

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
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
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黿
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
而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
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
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
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
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
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
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
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簍夏日之裘無
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
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汜論訓

古者有鑒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
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
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
從也豈必襲衣博帶旬襟委簞用哉古者民澤處復穴
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蟄蟲聖人乃
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
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綖麻索縷手經指

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復盛靡以便其用而
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耨而耨木鉤而樵
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
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
通往來也乃爲輶車木方版以爲舫航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乃爲輶車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爲之棹
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鷲禽猛獸之害
傷人而無以禁禦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
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德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
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必
稱主人辭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
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
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
氏暨周殷人用槨周人槨置鬯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
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
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
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
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
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
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襲之所用者也

魯公伯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門
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
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
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
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
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
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
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
美者也皆世衰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
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未作詩春
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
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
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
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本言若不出口有奉持
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
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
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褒而朝諸侯誅賞制斷
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
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
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

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况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
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
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
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
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
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
時省其用雖曰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
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
上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
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街
槩策鑲而御悍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
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
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
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
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
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櫓
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闢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
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
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
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
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
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圓鑿也欲得適宜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

廣文彙編卷五十九

論

四

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者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任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

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錮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警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雉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廣文彙編卷五十九

十五

論

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晉王專用渚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晦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

戶奇脰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推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拊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鄣蒙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曾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劍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基丁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半戚當此之時有文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闕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倚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龍門之池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書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皆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百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潁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羑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

里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
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
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
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
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
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
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
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
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
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
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
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
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
信而溺死雖有真且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
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
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賈
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
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廷養由
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
足覺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
行昔者善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

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
表時屈伸伸則柔柔則順順則安安則剛剛則猛猛則厲
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
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
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也孝子之事親和
顏卑體奉帶運屨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
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
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
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
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
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
也方於卒迫窮遠之中也而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
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
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
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
分也昔者襄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
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
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韞韞蓋經營萬乘之主服
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
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
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讎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

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喪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正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宛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更一作離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夫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前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粟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

廣文選卷五

十

集

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靡榮木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發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其氣相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喆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後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

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湯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長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是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

廣文選卷五

七

秀

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冰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訟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相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尊父處郊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金匱踰崇山而國乎岐周非今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歸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能責也宓子治賈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割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以誠不能獨中今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以之

廣文選卷五

五

理

道故據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
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枘楯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
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
也后稷教稼穡發蓄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
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二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
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
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治鑠木金
之勢不鑿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審木而爲
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今鷄
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
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
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麻哭踊之節故先王之
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
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
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
其喜朋友而教之以弟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
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
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於性而聖人之所以曲成
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資不能遵道爾之
性爲絲然非得工女者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
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

廣文選卷五十九

子西

亥

雖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
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
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省約而化耀
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
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
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
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苗備
祝地理以制度量察時陰陽澤肥墾高下之宜以立事
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
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
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
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
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辯長
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
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
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
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
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今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王
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
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

廣文選卷五十九

子西

亥

不窮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樂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圖也以奉宗廟解橋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田獵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允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彖象之失也序詩之失也碑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削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則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道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贖也寸而度之聖人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不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盥而食洗爵而飲盟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簋列俎樽設邊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譚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牖而不收於前鍾鼓不解而懸而四夷服秦政畫夾獄而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節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

人主有伐國之志邑大群嗥雄雞夜鳴庫兵動

為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苗不

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

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

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

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

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未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

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

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

而流雖有腐體流漸弗能汗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

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

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

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壓息脉血知病之

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

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

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

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

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一作聖也

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

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

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

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牛駿馬宮之奇諫而不

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

而去故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

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

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鄙其家

龐其戶聞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

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

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

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

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

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為

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

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鑠皮革

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

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

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
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
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
三公一國一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
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
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
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
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
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
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
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
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
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
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
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
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
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
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
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
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
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
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

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亦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
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鑄幣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
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令目悅五色口辭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
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
謂有天下者非謂其獲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
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
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
傍戟而戰主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
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
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鄭錡之地方不過
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
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
馬擯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
得民心也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
鐘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
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重將而
爲之闢當此之時無特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
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擾動百姓
罷敝疢疾來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
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
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夫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北伯千紞止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今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豈州故曰無恃其不替奪也不可行可奪之道而非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在所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虛者毀不厚其基而增其高者亡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臧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人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統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中子之三符韓非之文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撥取之

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傳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謠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愠日或作曠裂眦髮植冠冠因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踈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夫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撥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山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崩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或作酒所以遏沉湎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
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
義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胷中則
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
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蠶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
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
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
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綏綏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
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
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

卷之五

高

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
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
害也故君子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痒
也故君子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
行其或食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
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
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
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
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
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

知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
士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廢於秦
大於愛人知能大於知人二者不
力不免於患也

司馬遷

國子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
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
田家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不備以刑罰為權厚者位尊祿重
而而整齊萬民而人體安駕乘為之
四日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
情八音以樂之八日五味為之
情好珍香為之味磨上璧以通其
布衣裳朱紱洞屨人美玄酒所以防
之以君臣朝廷貴賤之序下及
飲食嫁娶喪祭一分事有宜適物
既靡而往者不欲觀之矣周衰
管仲之家無備三歸循法守正者
者謂之顯榮日真門人之高第
體而謂之顯榮日真門人之高第
也庸以下而貴失教被服於成
石於衛也仲尼沒後

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米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飭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

唐文選卷五十九

三十一

士今其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脂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

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皂莖所以養鼻也訂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纓兕持虎鮫鞬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執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執知夫輕費用之所

唐文選卷五十九

三十一

以養財也執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執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墨者之分治辨之極也禮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蠶蠶輕利剽激卒如標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躋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

果若原稿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故也紂則比干曰其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
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
豈今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
之兵戈矛乃天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城郭不集
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
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
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辜矣故
刑一人而天下服辜人不尤其上知辜之在已也是故
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
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
刑二人而天下治魯國感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
者生之木也先刑者類之木也君師者治之木也無天
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亂是禮之三本也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尊五親是禮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天子有常宗所以謂貴
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廟千天千社千諸侯千父士
大夫所以辨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
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
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
玄尊斜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

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貴
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
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
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
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
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統喪服之先散麻一
也三年哭之不及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鍾尚
拊膈朱絃而通賦一也凡禮始乎習成乎文終乎稅故
至備情文俱備其大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
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
以昌好惡以節喜怒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
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
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
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
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
作典制編陋之說入焉而壞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
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
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
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
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
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
十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

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廣文選卷第五十九

廣文選卷第五十九

四十

大

廣文選卷第六十

律歷志

班固二首一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馬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敖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和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千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

聲者官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官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縣止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官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官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官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大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冷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官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

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華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官聲也官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族也言陰大族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泰也言陽氣大泰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景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實道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鍾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滅萬物而雜陽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

疆大故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樹之於六合之內今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揀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今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東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

林鐘太族律長皆全于六則其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升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山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故終始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卯於卯據美於辰已盛於巳罌布於午昧焚於未申堅於申留執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林於戊理紀於已欽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族於律呂又繩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鐘之長也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十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川竹為引高一尺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附也尺者量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尺張於丈信於引

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命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命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命以井水準其聚命命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彪馬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命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命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命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命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命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

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者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連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王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秉其義一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天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音女禮乎者帝舜也言以律
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
也順以歌詠五音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
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
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群
儒博謀講道脩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
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
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
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
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
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
而閏餘垂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
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
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
登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
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
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成正歷紀服色
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
紀嚆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黃帝顓頊夏
殷周及魯歷職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
勝而自以爲備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尚黑漢興方綱

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
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觀其真
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
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
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及
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
博士賜等議皆曰帝正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
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全夏時也臣
等問學私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
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
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
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廼者
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讐也蓋聞古
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欽定濟潤起五部建氣物分
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
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
等議造漢歷廼定東西立製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
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離茲望廼以前歷上
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閏逢
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
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願
永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廼選治

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則導及與民間
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都分
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
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
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之象所從出
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
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門平法
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
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
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日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
侯王群臣便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
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曆明官者淳于陵渠覆
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
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
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
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
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
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
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
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
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
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

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年
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
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
故述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棄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
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
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
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
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造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
天子不能班朔魯歷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
秋刺十一月乙亥朔口有食之於是辰在中而司歷以
爲在建戌史書建亥意十二年亦以建中流火之月爲
建亥而恆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
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籒羊孔子愛其禮
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
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
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
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
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
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

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命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

唐史通鑑卷六十一

十一

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策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常用也故蓍以爲數呂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四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呂再扞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春秋曰舉正

唐史通鑑卷六十一

十三

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朔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

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

太極圖說卷下

五

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皇會終而長之以垂萬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會

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四百一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基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基有白黑陰陽分也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成否為仁由己危威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倖倖踟躕擊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為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變變化口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義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鄒子汎濫之敗一基破室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苛要厄相劫割地取贖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遂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

廣學選卷下

五

齊

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
罪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要也至於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
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
遠谷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
喻其事

孟子題辭

漢趙岐 加解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
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
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

廣文選卷七

十六

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
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
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
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
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
先王大道陵遲隨發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
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
湮微正塗墮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
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

廣文選卷七

十七

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
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
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
無聞焉是故垂靈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
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也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然靡所
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
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
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
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
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
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
毀傷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
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焚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
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道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
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
言始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今諸解者往往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
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
也離蹇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瘁
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
德君子矜我劬瘁瞻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
吝之中精神還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
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與難見宜在條理之科
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
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富達者施
於新學可以竊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
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太玄攤

楊雄

玄者幽隱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

神明而定基通同古今以開類權錯陰陽而發氣一判
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
矣一生一死性命榮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
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劑園則机規方則齋
衣虛則流體陰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闔宇謂之宙
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交道聖
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
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群貞以離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
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
巡死生相摠萬物乃纏故玄聘或作聘取天下之合而連
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曠曠或作曠堂天
下之曠曠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宣其略深其
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
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泠然絕人眇矣
而該之者玄也擢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
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
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曰疆其所不足而拂其所
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
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
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
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
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轡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

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其群無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聖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聲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地其位神明通氣有一

廣雅釋義卷六

子

有一有三位各殊輩同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又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折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誠誠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輪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叢廣

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申鑒

荀悅

廣雅釋義卷六

子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教以先之法以繩之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

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頽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凡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賞罰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高布五教答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安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助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其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乎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蕭

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貳欲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辱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論刑禮無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威者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今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心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善善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此謂為政之方也

釋愁文

曹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谷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為物惟惚惟

恍不自來相之弗能奪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
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其情爽其來也難避
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咽煩究毒於酸斯加之以粉
飾不澤飲之以煎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
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
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普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
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
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
冠談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惟或悴
所嚮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
無為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
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
與子遨遊而遊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與子具養神
之撰或作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
雲以翔翔於是精駭魂散收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
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

立碣表閭文

魏李興

天子命我于鴻之陽聽鼓鞀而求思庶先哲之遺光登
隆山以遠望載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
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
驟擊解褐於三聘凡得招而襲裳官豹變於受命貢感
激以回趾異徐生之積善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

蓋嘉昌子之周行大義或作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
固所以三分我九鼎路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
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
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
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
甃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
滅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
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屨
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
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官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郭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
能不歎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
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見
垂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
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影其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原溫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鄭列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或作夫之
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
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
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為或作王貢彈冠之義故因

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貴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貴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時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推牙齒眸子精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遊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踈踈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求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儵蕭樓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余以養生誨余以優遊而與蟻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論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頤穎川荀勗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訓此數子或寒乞無官或厓陬希

言語或淹伊多矣熊鷹駟騏驎少智諳或口如含膠筋或頭如巾蓋梓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借若夫子徒今脊中腐爛手足露濡或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磬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筭之虎石間解蟹籠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直其踈踈前處至老無所希也

昆弟詰
夏侯湛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琰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戚或作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事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義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遠于皇曾祖恩侯侯亮魏祖用康又厥世遂啓土宇以天綵厥勳于家我皇祖轉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振綱我今業維茲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業我輩道不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旨賜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範九疇曩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

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
厥禮乃不得成用不附于祖始惟乃用聘其永慕厥乃
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蓐以終于二載厥乃古
訓無文或作我后不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
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傲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
惟慈恭是虔固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
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令
跡是奉厥乃書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今跡是畏寔爾
猶是儀焉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
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憶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

淑清粹平理讓茂哉詩哲寅亮總其弘簡雅瞻乃純
錄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
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關呼小子瞻汝
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曰俞以如何
湛若曰我之聲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今之二毛受
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忘厥身而匡予
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
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
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
母之訓庶明厲翼適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
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
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
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有道德淳曰俞祇
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交於人不敢墮
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琬亦昌言琬曰俞滋敬于已不
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耻湛曰人言謨亦昌言謨曰
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以虞湛曰俞總亦
昌言總曰俞若愛厥憂以休湛曰俞琬亦昌言瞻曰俞
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汝哉淳等拜手稽
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崇道休哉世祚悠
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詠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
皆拜曰欽哉

訓諸生誥

晉虞溥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目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五月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忠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吏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字勢

衛恒二首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纂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其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芟草以垂穎山嶽差我而連岫蟲跋跋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頌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遡颺翩翩或縱肆阿邴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隸竊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具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擗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蜚或作膝戾或長邪角觚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舊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飛煙新嶺巖巖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

奇矣諱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
草萊之足笑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秘奧之
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施

篆勢

蔡邕

鳥遺跡皇頤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
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頗
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蘊揚波振激鷹跂鳥震
延頤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
似露絲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
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絡
繹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偽不可勝原研桑
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觀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
繡誦拱手而韜翰慶篇籍之首目繁采斌斌其可觀摘
華豔於統素為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
論施

草書勢

崔瑗

書契之興始自頤皇為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
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
迫無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
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
企鳥峙志在飛移攸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黠黠點點

以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惴若
博橋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殺絕筆收勢餘綆糾結
若杜伯捷毒緣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
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
時從宜略率大較髮髯若斯

詩品三篇

上

齊鍾嶸仲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曷矣夏
歌曰鬱陶予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取

三三

逸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興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頽已
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其羽翼次有蔡邕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形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教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
文章之中興也宋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
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
川尚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
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靈運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合跨劉郭陵
轍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
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
收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
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

廣文選卷六

三

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意爲物賦也如斯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
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思在深意深則詞
難若但用賦體則思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
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詩詩以親
離群託詩以怨蓋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
或魂逐飛蓬或買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獨聞
關北斯種種感傷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
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

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
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覺必甘心而馳騁焉於是庸音
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
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
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
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請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
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
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
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
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
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實賞誠多未值至

廣文選卷六

三

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
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
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王者聯肩
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曾中諒非農
歌輟議敢致流別嶠之今舒庶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
笑耳

中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
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
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傳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
下今其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月高

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農登臨首是無故實明月照精
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頗延謝
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許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
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袖蠹文已甚但
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如事義雖謝天才
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元翰林疎
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類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
文志詳而博瞻顧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
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騫文士逢文即書
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據今所錄止乎五言雖
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持衡病利凡百
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二品升降差非定
制方中變裁論詩知者爾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域作之才銳精研思
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
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
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
故三祖之詞文或不正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
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
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

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
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
眺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
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或作故使文多拘
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
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
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
詠懷子卿雙鳬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玄仁
署景陽苦雨靈運鄴中上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
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
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
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廣文選卷第六十

重刻廣文選後序

明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晉江陳憲撰

昔楊國劉先生取昭明太子文選之遺者類分而增輯之凡得千有七百九十六篇名之曰廣文選誠富哉集矣顧其中訛字逸簡雜出又文義之甚悖而俚者間在焉觀者病之況其板既不存予尤懼於日就廢闕而盛衰之變也適以廣文之暇與楊都守王子松郡庠教授林君訓曾定其世用其後雖增損而前先是集刻置維揚書院將有待於博達君子之是正之未遂為定書也或曰文以載道也今觀諸作率騁於詞韻於道時出入焉又上訴周漢下逮齊梁作者既多體裁各別若難乎宜於人人而使觀者之無異詞也予應之曰是即所以載道也若夫入觀者之有不同則存乎其人固難以文病矣考於經易著小人象占書存夏商二季之政則變風春秋紀諸侯戰伐之事禮於廢禮濫禮者備求焉與法言大典並訓萬世蓋言而善以迪斯人而與之式固載道也言而不善使人知所避以免無或陷焉亦載道也則固不必一一流於道以為言矣矧是諸作道或不足觀然即其命意措詞而其精神心術舉形焉君子可以知人矣即其好惡取舍而時之風聲習尚咸寓焉君子可以論世矣即其自簡而繁自雅而麗自嚴重而放逸各有其漸以趨之極也俛仰數千年間盛衰治

廣文選後序

革一覽盡之君子又可以窮其變矣推而大之以和性情以處變故以達政事以經上下以稽度數以別品物又莫不於是取足者而猶未有艾今曰予必談道之取而此非所尚不亦與博學於文之意相遠哉若謂體裁不同觀之者因之有異是亦就其學之所近趣之所投而各有所從入爾何病於文夫子固曰詞達而已矣夫詞以達意為主固未始有定格而以何者為入格而為足觀又以何者為出格而為不足觀也名花異卉自芳幽林有騁大觀者焉舉而置之於場圃人所共見之地苟一品之未備猶未為完圃也然愛蓮者固不以菊為淡而愛菊者亦難以牡丹為俗直各自得其得而已矣

觀文之說何以異於是哉是集刪去者二百七十四篇增入者三十篇八閱月而告成其期未見之凡例茲特以大意序之如此云

嘉靖十六年二月朔日



廣文選六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明劉節編節有春秋列傳已著錄是書以補文選之遺前有王廷相呂柟二序皆稱八十二卷而此本實六十卷卷末有晉江陳蒧跋稱節舊本所錄凡千七百九十六篇其中訛字逸簡雜出又文義之甚悖而俚者間在焉迺以視離之暇與楊郡守王子松教授林璧訓導會辰李世用共校讐增損之刻置淮揚書院刪去二百七十四篇增入三十篇云云則此本爲蒧等重編非節之舊矣蒧統妙解文理擷歷代之菁華以成一集雖以杜甫文章凌跋百代猶有熟精文選理之句其推重詎出漫然此可知當時去取別裁具有深意徐懷與統同時所撰玉臺新咏頗採文選所遺劉克莊已有皆統棄餘之謂則操筆繼作何可易言節不度德量力乃有是集蒧等又謬種流傳如塗塗附田執衡留青日札嘗摘其張協諸人詩與文選複收及阮嗣宗碑諸篇誤改姓名之類不一而足今更校之如其凡例以焦仲卿妻詩爲俚俗斥而不

錄又亢倉子本唐王士元所撰實非古書而題曰周亢倉楚特稱其君道政道等四篇爲高古所見已爲甚淺其編次亦仿文選分類而顛舛百出如文選陸機文賦無類可歸故別立論文一門此書乃以荀卿禮智二賦及揚雄太元賦當之其爲學步寧止壽陵餘子耶曹植蟬賦傅咸螢賦入之鳥獸而傅亮金燈草賦不入草木謝朓遊後園賦不入遊覽陸雲南征賦不入紀行陶潛桃花源詩入咏史史記禮書班固律歷志入雜文皆不可理解又胡姬年十五一篇本梁劉琨作郭茂倩樂府詩集可考而沿文翰類選之誤以爲晉劉琨莊忌本漢人而誤以爲梁人栢梁詩本聯句而注曰六首徐樂上書本無標題而名曰論土崩瓦解書左傳呂相絕秦本爲口語而名曰絕秦書史記自序中下大夫壺遂云云本文中之一段而刪除前後名曰答壺問隔數卷後又出太史公自序一篇文心雕龍序志篇本其第五十篇而改名曰文心雕龍序至於諸葛亮黃陵廟記之類以贗文竄入更無論矣

文苑春秋四卷

〔明〕崔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苑春秋

四卷》提要

文苑春秋序

說者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佚者
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
也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亡
與焉堯典也甘誓也湯武伐也盤庚
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戒也文侯
之命亂也王愬而伯興故秦誓終也自秦
以上爲封建自秦以下爲郡縣封建者與
人共天下其威福也公郡縣者其君擅天
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之布風俗
之流人才之成是以相遠蓋宇宙之大限
也夫善惡有懲則勸戒孔昭紀載皆實則
讓僞莫售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人有畏
而戢其奸文之修則人樂玩道是載則書
久存由漢而來史紀其事儒關其義文士
騁其智智士申其辯然而詭誕害教浮華
亡用者錯列而兼存之世之選者非不欲
采其簡要用省觀覽也鮮有志夫子而
尚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道喪之靡矣
志續經其籍亡傳焉後人誅絕之者胡

乎已甚也銑慨慕其意竊欲取漢帝伐楚之告迄于我

皇祖攘夷之檄名曰文苑春秋以明文之正以盡代之故是故氣之淳漓詞之簡煩事之經緯理之粹駁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矣棄官林居十有四年徇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通鑑興亡是慨乃錄百篇畧表作者之志將俾後之觀者因緒以探端玩文而撫質上悟天運之因革下究人道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豫塞禍源永由治軌庶幾古人修經之遺志云是歲六月己未相臺崔銑序

文苑春秋

卷二

文苑春秋卷之一

相臺崔銑輯

漢文

入關諭

入關諭漢高帝採亂也自周厲王而後諸侯叛亂奪民財殘民命至秦極矣高帝起始有恤民之言

父老苦秦苛法矣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聞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

文苑春秋

卷一

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求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伐楚告

伐楚告漢高祖正君臣也春秋以來臣弑於弑君帝納董公之言始討賊也

天下共立義帝北而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以告諸將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順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勸農詔

漢文皇帝本也

懷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令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貢詔

是詔也漢文帝興教也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嘉此三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登實人情是吏與實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文二

文二

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除肉刑漢文帝通變以活民也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之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而不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

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為令增祀無祈詔

祀無祈漢文帝事神也致力於民者備而責報於已者輕矣

朕獲執犧牡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皆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

文苑春秋

文三一

釐備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除誹謗法詔

除誹謗法漢文帝求助也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也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

不取自今以來有犯奸者勿聽治

遺匈奴書

遺匈奴書文帝安中國也民久在亂不可用武屈已柔夷也大哉王者之言乎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害今聞漂惡民貪降其移其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萬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三國已和親兩主驩

文苑春秋

文四

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襲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隨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愚逸上及飛鳥

踐行咏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羣臣等朕聞古之帝王約明分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止田輪臺等詔

輪臺詔武帝悔過也帝者年矢耄艾往失故邦家危而復安也

前有司奏欲發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文苑春秋

文五

者皆先歸發而食迎漢軍又自發兵九數萬人王各自將其國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供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驪臺驪負食出王門迎軍更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所留甚衆最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者龜不吉不行筮有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士者延至郡屬國都

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
為欲以兄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
在九五句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天下
龜著此以爲吉句奴必破時不可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蹕山必克卦諸將武師最吉朕親發武師
下蹕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重合侯
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句奴使巫埋羊牛出諸
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表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句奴常言漢極
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武師敗軍士死

文苑春秋

文六

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堂欲起亭隧是
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
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
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
聞今邊塞未正關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
肉為利卒苦而邊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
捕生口虜廼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以補關毋之武備而已郡國二十石各上
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勅諭東平王宇書

三詔成帝治親之誼曲道之也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孝事親之義
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
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
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惜焉為
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率脩厥德永言配命自
永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
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嬌諭王朕意孔子曰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書

文苑春秋

文七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惠登之道莫
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
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托於太后以
是之間能無失禮哉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問門之內
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昔周公成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
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
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貴之後宜不敏

王太后還養止思念慎疾自愛

報載平王傳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復師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已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報載宮詔

報載宮漢光武戰兵也相宜度力舉三過事焉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

文苑春秋

文八

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者安食人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過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至言

至言顧川賈山歲文帝也帝始受言而與徵士獵是以歲之也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羅縯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誅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

文苑春秋

文九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家而託葬焉秦以能羅之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恤禮義之人
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
可以明道成切直之言則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
蒙死而弔知也地之曉者雖有善陣不能生焉江旱
河瀕雖有惡種無不恨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隆
達箕子比干之賢身死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之士皆得竭其忠而後死之人皆得盡其力以周
之所以興也故也夫善養未君之仁者善養主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廢者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
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
不敢自盡又遇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覆
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
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諍諫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
諫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諫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導四海之內其
心不為臣然而委三老於太學親執轡而導之

而醕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
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
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
人誹謗已而改之從事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
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
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
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
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后
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
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
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
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
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
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
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
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虞飾土築
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
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紂世廣德以為子孫基

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諫者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

文苑春秋

卷三

則對諸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忠也今陛下念恩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入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殿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捐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死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文苑春秋

卷三

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父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卿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免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

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少衰射獵以夏歲
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
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謀故君子不
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其游方正
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有務其方以高其節則奉
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
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
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將於大臣方正朝
廷論議夫將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

文苑春秋

文十四

者也其後文帝除錢今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
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
子為不善足以戒章下諫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
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
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
終不加罰所以厲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論積貯

積貯洛陽賈誼將文帝之策也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計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饉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三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文苑春秋

文十五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易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蔽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國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治安策

治安策賈誼進文帝也漢興宜慮遠而立制帝恐

擾民曰未遑也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是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大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外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立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

文苑春秋

卷六

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不勤民保首領匈奴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訟聚息天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聖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二極建久安之敎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也幸天下以有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宗而安至則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天下風教此非難也其具可案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文苑春秋

卷七

之當今之務日役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云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棄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庫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清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變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邑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庠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清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天下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遇為中消其次靡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而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王不帝制而天子自

文苑春秋

卷八

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悼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頌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性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髡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文苑春秋

卷九

義厚人至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髡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虛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夫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主下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遠貴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害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勢万病大瘳一脛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二指情身慮

文苑春秋

文子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王也又苦蹠蹠可痛哭者此病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下也今匈奴嫪嫪侵掠至已也而漢歲致金絮米糴以之操也天下共負是臣下之也下也足反居上首領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年非置倒懸而

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三方痲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將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則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我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憂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

文苑春秋

文子

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博反寇而博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當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綵之關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紕之裏綻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太賈嘉會召宴者以被繡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之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縵縵緣其履

此臣所謂辨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
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
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政邪不可
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瀆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
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三等也至冒上也進計
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高君遺禮義棄仁
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
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侶婦姑不相說
則反唇而相稽其慈于者利不同禽獸者二幾耳然
拜心而赴時猶日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美終不
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黨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
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後靡
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
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
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
棄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

文苑春秋

卷二十一

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
敗因怙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通然其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
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
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
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堯子白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
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
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幾人立起萬民離叛凡
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幾人幾幸
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
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
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
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
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
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
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
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

文苑春秋

卷十四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廟則下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
 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
 師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
 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
 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二公三少因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九惡行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處之不能毋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
 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允有習迺得為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又太子少長知妃
 色則入于學與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夫帝入南學上盛
 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人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文苑春秋

卷十五

長而治通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輒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諫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諫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木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為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
 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也知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謂是後車又將覆也夫
 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旦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若其服習積實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
者欲不異及其長而俗累散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
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文苑春秋

文子六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
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
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
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集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
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威之以法令道

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威之以法令者法令極
而民風哀哀樂之盛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
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
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也故矣
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天下之情與器仁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
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
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
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

文苑春秋

文子七

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
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
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陛三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言禍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

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雖王上不遠也禮不敢廢君之路馬就其躬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如其身者導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收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則皆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文苑春秋

文下八

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條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尊敬衆庶之所尊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也

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鬻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集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

○文苑春秋

文下九

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至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盛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惟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誨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問譴何則白冠繫纓盤木加劒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

不使挫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慕願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威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

文苑英華

卷三十一

奏吳王書

漢初興諸侯國大而驕賈誼請分王其子弟文帝不用景帝時吳王謀舉兵淮陰枚乘諫止之吳不聽而滅也

臣聞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

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秉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秉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條方絕又重鎮之條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文苑英華

卷三十一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情有畏其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逾多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止湯之沸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如百中馬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坑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以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勿之道也

賢良策

三策廣川董仲舒對武

好儒能用仲舒之言業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

文苑春秋

文三十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先出災害以謹告之不知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受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土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

叩之問也帝始在位志彊元于文景矣叩與情性皆非愚惑之所

仇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不將有失道之敗而天更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八有功此皆可使遷至而冊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入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

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通用先王之樂官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紆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獨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舊章生

文苑春秋

文三十一

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効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孳生諸

伏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鬱於上上下下不和
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
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
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
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
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
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
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
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
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
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
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
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
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

文苑春秋

卷三十五

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
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
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
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
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
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
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萬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剛而意柔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
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
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
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
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

文苑春秋

卷三十五

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
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
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
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
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
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
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行挾書奪指禮誼而
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為自恣苟簡之
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禍餘烈

古文苑卷八

卷三十一

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歸頑抵冒殊弊流爛如
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
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今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
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其者必變而更化
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
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
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
變化而不更化也古公自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今臨政而顧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
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自去福祿自來詩曰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
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
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
也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
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皋繇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民樂頌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樂必世

古文苑卷八

卷三十一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延遜于舜禹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
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聖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
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
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
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閭閻大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

姪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晏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主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王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王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

文苑春秋

卷三

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學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悅於禮誼而恥其上下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

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愈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行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導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風霜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

文苑春秋

卷三

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王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聞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者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寔亡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萬生蒙其殃民未膏

度吏不剛使至於一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中吏
二十石子弟選郎中又以富貴果必賢也且古所謂
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豐久也故小材雖
蠱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
竭力盡心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
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留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
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群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
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
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
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天下
之賢人則三王之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
日月為功實試賢臣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
勿牽制於文使得自陳究之臣敢不盡愚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羣物之祖也故編獲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文選

卷四

文選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
變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縣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
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
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
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
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
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
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
有耆老長幼之施聚然有文以相接離然有恩以相

文選

文選

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籬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晷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文苑春秋

卷四十二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就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重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安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

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眚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

文苑春秋

卷四十三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禮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豈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應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以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

不自述所聞誦諸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遇論
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
九卿之任非臣等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
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
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
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園囿虛德潤草木澤被
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遠之
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
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述人古返之於天當可得
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

文苑春秋

卷十四

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
食於力不動於末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
所以囂囂望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
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厲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
積委務此而亡己以迫楚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
富者奢侈美妾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
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

也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蒙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也故公
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
葵溫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庫古
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
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
綏於誼而急於利仁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
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

文苑春秋

卷十五

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
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
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
位也負簪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
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
行則舍公儀子之相魯仁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
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化民對

化民厭遠東方朔告武帝也帝恃天下富彊而恣欲方朔道以文帝之恭儉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華舄以章帶劍莞蒲為席兵不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此是天下望風成俗

文選卷六

文選卷六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徇馬被繡繡官人簪璫瑱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燭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平準書

平準書龍門司馬遷記武帝亂政也言由小人之

之也

漢興接秦之弊夫從軍者老弱轉輸饑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鐵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歸購糴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千封君湯沐邑皆各

文選卷六

文選卷六

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車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今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惠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賞爵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是選苑馬以廣用而官室列觀與馬器皆脩矣至今上即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康樂而府庫餘貲財帛師之錢累巨萬買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郡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屣焉當此之時綱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服僭于上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

文苑春秋

卷十九

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書馬相如開路西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星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邊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

持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醉於功楚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殺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郡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

文苑春秋

卷十九

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是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古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八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一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

吏道難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百公孫弘以春秋之義
 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
 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
 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
 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
 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
 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務於
 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
 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
 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在百餘百萬初先是
 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
 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
 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
 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
 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萬
 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少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
 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減乘輿駟出御府禁藏
 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
 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徇不足又募豪富人相

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
 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
 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
 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轉輸百
 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
 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
 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
 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
 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
 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重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
 或盜摩錢裏取鑄錢益輕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
 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為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
 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
 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草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
 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布六兩圓之其文龍名曰
 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
 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
 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

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備為大農丞
領鹽鐵事祭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農
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節壹時進言之
弘羊雖陽贊入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
事析秋毫矣法既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
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
吏不欲肯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
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軍甲之費
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

文苑春秋

卷五十一

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
可磨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
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牟盆浮食苛名欲擅
管山海之貨以致富漢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
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
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舉
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更
道益難不選而多費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難
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

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
而民不吝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負者多積無有
縣官異時算輜車賣人緡錢皆自是請算如故諸
人未作書貸買居邑稽諸物及桑以取利者雖無
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二百一算諸作有租
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人以上一算匿不自
占占不悉成違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
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得籍名田以便農
散犯令沒入田儻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

文苑春秋

卷五十一

費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
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
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
餘歲年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
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
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
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
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吝者
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
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

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
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
許於是上又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
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
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
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
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
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
唯式元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

文選卷八

文選

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
子牧之式乃拜名郎布衣屬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
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
起居惡者輒斥土父母令敗羣以式為哥拜為緱氏令
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耆最上以為式朴忠
拜為齊王太傅四孔僅之使天下耕作器三年中拜
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是諸會計事
稍稍置均輸以還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
六百石自造白銀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
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

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庸處
錢金錢矣其後弘羊不能盡訴取於是諸博士大夫
徐卿等分漕運行郡國舉重貨之徒守相為吏者而
細出入大張湯乃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平反義
之為始出矣而大農頗異計初異為濟南亭長以燕
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銀皮幣同異言曰
今上使朝賀以答禮書數千而其金銀皮四十萬本
亦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作節及人有告異
以它謀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曰今下有不

文選卷八

文選

使者弘羊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
子牧之式乃拜名郎布衣屬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
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
起居惡者輒斥土父母令敗羣以式為哥拜為緱氏令
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耆最上以為式朴忠
拜為齊王太傅四孔僅之使天下耕作器三年中拜
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是諸會計事
稍稍置均輸以還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
六百石自造白銀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
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
而令天下非二百錢不得行諸郡國

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
當唯真工大效乃盜為之下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
天下中家已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漕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
物以億計奴奸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
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
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莞鹽鐵官布鈔置
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聚乃令
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

文苑春秋

文苑春秋

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
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
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
太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
沒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新置多徒
奴婢聚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出
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關鷄走狗馬獵博戲亂齊民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
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
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

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吏遽使冠蓋相屬持
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
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
以行往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
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
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自汗一以除占緡用
充何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
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
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

文苑春秋

文苑春秋

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
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
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
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至十萬人戍田之中
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
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絕縣
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
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吏得馬歲課息齊相
卜式上書曰臣聞王憂臣辱南越臣及臣願父子與齊
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

利有餘輒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
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
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
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任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貴費或端令民賣買之而
船有等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弄事上由是不
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當出以西至蜀南
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
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卷之六

卷之六

而初郡時明小吏殺吏漢後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
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
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些終母之而已不敢言擅
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完天下鹽鐵弘
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
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仁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

其天下之貨物貴即處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其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
物者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
東到太山巡海上云止息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
萬匹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
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
復終身不告緤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
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遺餘
穀諸物均輸帛立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
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馬是歲小旱上令

卷之六

卷之六

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
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弘羊天乃雨

救太子書

房太子被江充之害亡以明舉兵殺充奔于湖而
縊壺關三老明太子冤也武帝征兵之報禍其妻

子馬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
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大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

食諸苦者虞舜孝之至也。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不察。今皇子為漢通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問閭之隸臣耳。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元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悻悻君子。言信讓言讓言固極矣。

文苑春秋

卷六十一

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身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慙慙出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罷歸鐵議

賢良文學議罷歸鐵昭帝幹臨也武帝悔過之以

昭為嗣以先為輔君相俱其人也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以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滯佚之原廣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示以利然後教化可成。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臨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願罷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上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臣聞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文苑春秋

卷六十一

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今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又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罔不得任臣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抑因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聞利孔為民罪瑛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聞利孔為民罪瑛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

文苑春秋

卷六十二

倖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鬻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脯人君有具主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節之今縱民持權利羅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得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益形威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

為藏開天子以四海為厩匱天子之道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淳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賈之事政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富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大夫曰故弱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事

文苑春秋

卷六十三

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弱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二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權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擲地斥境不賦百灶而師以贍故用不竭

而民不知其利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
百姓之急是也（帝務蓄積以備之絕有益於國
無事於人（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
今有之而百姓困（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
利非從天來不由（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也夫率梅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
為之虧國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
者必耗於彼商細（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
公其後秦日以危（蓄而怨種地廣而禍構惡在利
用不竭乎大夫曰（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
文苑英華
八極為境其應存（故字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
以縣官開園池認（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
農廣田收庭苑園（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
收之利池傳之假（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
足今欲罷之上下（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
其可文學曰古者（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十
衆之國百里之地（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其欲秦
兼萬國之地有四（之富而意不贍非字小而用非
者欲多而下不堪（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
廣有肥馬路有餘（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廣

耕稼之膏穀無用之官不參（作無功而衣食縣官
若眾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之也公不減其本而與百姓
率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
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
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以今縣官多張苑園公
田池澤人家有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
河地狹人眾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
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園池
樂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一已夫如是匹夫之力
盡於南面匹婦之（力盡於厩屋由野闢麻桑則上
文苑英華
下俱行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
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進巧惡欲施大夫君
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
鐵江克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
可為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
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
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
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隋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
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
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

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
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
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
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
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已上血脉溢剛
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
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
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墻園則無饑寒之患不
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為殤未
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

文苑春秋

卷十六

艾老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
飲酒耆老畢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
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
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達其哀
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
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
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
憂勞萬人思念此邊故舉賢良文直高第將欲觀殊
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待守空言不知取
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

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
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聞於明禮而喻於利
未沮事墮意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
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
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
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
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謬誇乃公卿之良
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
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
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

文苑春秋

卷十七

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
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
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
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將之觀行即負歲止作
鋤耨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
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
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
伎藝虧亂至治外平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告江亢
禁服張大夫革令周治獄夏蘭之屬妄博王溫舒
之徒妄殺殘吏明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

其首領豪富憂其族姓聖主覺焉廼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憂而侵凌富貴者後貧賤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書葉婢妾不執履絲麻餅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強奪生不養死厚葬死殯家遺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喪祭

文苑春秋

卷六十八

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急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弼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駟貳輜軒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止一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綈繡羅紵中者素縞綿絮常民而被后妃之服棄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櫛食藜藿非鄉飲酒膜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

而往和肉而歸夫一豕之內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而乃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推牛擊豕戲倡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以下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急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黃袍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亦有鳴竿調瑟鄭儺趙謳古者瓦棺客尸木板堅周其後以桐棺不衣朱槨不斷今富者繡膏題漆中者梓檀而擲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

文苑春秋

卷六十九

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豈得不封不樹及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於人之塋半仍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衣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工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家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聚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歿死以奢侈相高難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

者則以為孝慈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
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妻大夫二諸
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
者盈室是以女或悲曠失時以或放死無匹古者不
以人力拘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
力有餘今儲獸奇蟲不可以耕而令當耕耨者養
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
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
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
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
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夜祭無度傷生之蠹
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極輕薄口窮甘脆功
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三聚不足則身危丞相
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李相齊民者示之以
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通衣服
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田宅內無事平市列
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務其業
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聚之患矣大夫曰昔公
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若庸夫淮南通於內
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者以不為節何聚不足

文苑春秋

文七

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八臣尚有爭引
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而議而
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
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
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
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
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埽言無養上之禮
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大夫勃然作
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
餐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
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
關高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索艾則破不工之名狼
跋其胡載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
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仕已已不能耳
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
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
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
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
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
為都疆重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不明不能照

文苑春秋

文七

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治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屬諸小吏小吏屬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縣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

文苑春秋

卷十一

哲之偏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盡其手足而使之無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畋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國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閭而發其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各獨弋者親鳥獸挂爵羅而喜也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計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

文苑春秋

卷十一

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且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

諫擊匈奴書

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實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耨啖食鐵官賣器不信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模則百姓反本而不管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執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罷議

事四夷也

臣聞之故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主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事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平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大牛丁之衆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惡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
計子弟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
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
忿於遠近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
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
有識者議乃可

文苑春秋

文苑春秋

言得矣琅邪王吉廣宣帝也帝治精嚴本之則
吉舉明至於三代之隆美矣帝迂之使其目

馬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
將興太平詔書母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
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
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
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文苑春秋

文苑春秋

選左右雷辟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
一統者三公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
非有禮義而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
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
故一變之後以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戶異俗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極其極自鎖
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
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弘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
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未
之前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
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
及故不舉子入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嗣
主使男事女六誡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
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差人人自制且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
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春秋卷九

卷九

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第率多驕驕不通古今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
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
角抵減樂府出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上不造瑞
瑒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

上德緩刑

上德緩刑

上德緩刑

車路溫舒告宣帝也帝有滯刑焉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導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天維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滿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起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文苑春秋

卷九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示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之時羞文學士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自鬱於管輅之聲言滿於耳虐害重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者不可復屬書昌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賊以刻為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愚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鍊而周內之盡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何則感經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為深刻殘賊而一極喻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非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睦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鳥為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導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詬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備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條災異封事

條災異彭城劉向告元帝也帝尊信蕭望之周堪
然外戚許史宦官恭顯並進刺道成焉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朝而猶不忘君憊憊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據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恨恨臣聞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

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嶽與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靡於外故盡得其驛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
降福穰穰又曰貽我來麋來燕矣也如自天降此皆
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王故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類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言臣在為谷深谷為陵哀

卷之六

卷之六

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立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垂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君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十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

雲鶴鳴來巢者皆見書實晦雨木冰李梅多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穀叔大雨雷雨雪雷震失序相乘水旱饑饉多災並起當是時亂輒應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宥使得並進賢不肖渾

卷之六

卷之六

渾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外午膠戾牟刺更相讒譖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訟賞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滿朝羽翬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尊衰周之軌迹猶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

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小人巢宋有禍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禍不能解紛况其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譏邪誼誰也譏邪之所以誼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譖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譖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

見不善如探湯今三府奏候調不賞臣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至後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非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諺又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小人聚也在下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存一殿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欲訕訕數設危險一言欲以傾移至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事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而為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誡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詳應之福省災眚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詭之辭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強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後祥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

罷珠崖對

罷珠崖洛陽賈捐之告元帝也帝曰其言揚雄曰否則鱗介易我冠裳不也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聖主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文苑春秋

文苑四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流沙東漸於海朔北聲教迄於四海欲明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聖主悅聽之類感樂其生越蒙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其事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謀止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江遠攻貪外虞內務欲屈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為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轡旗在前屬車在後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靡之賂塞鄼衛之倡微矣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攸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

文苑春秋

文苑五

服之西連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車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千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不怨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鬻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稍恤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踰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頗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食也臣竊以往者堯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而財

文苑春秋

卷六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過以少府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母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

治性正家疏

治性正家北海臣衡告元帝也帝儉而仁剛寵嬖人也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

之德而褒大其功晉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成業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上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正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謂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虐為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結業之事留神以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春秋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一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口一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寂不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慈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慮必審已之所當戒而審之以義然後由中而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所以崇聖德修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平國風原性而明人倫也一本平冠婚正其兆

文苑春秋

卷七

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昨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貢正體而明嫌疑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將譙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

文苑春秋

卷八

以四方克處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文苑春秋卷之二

文苑春秋卷之二

成妃匹勸經學疏

成帝立匡衡正其始也

陛下東宮太子少子心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夏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博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梵梵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

文苑春秋

卷八

則無以奉神靈之饗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至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未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

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又論譚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酒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文苑春秋

行二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威德休光以主基

極諫外家封事

極諫外家劉向生戾帝也成帝耽于酒色王氏擅權趙廢亂家禍本成矣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豈有李主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

其君光孫林父霍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劇李氏八伯舞叔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遂昭公周大夫尹氏弑朝事濁亂王室于朝于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後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殘虐大臣終

文苑春秋

行三

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阿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內魚鱗左右大將重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號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

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結事胡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石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儲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漢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感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

文苑春秋

行四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卓隸縱不為身禁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由氏復見於今六卿

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佳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多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日食地震

日食地震長安谷永規成帝也帝自敗度故王氏擅權而莫之知正也

陛下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各便臣

文苑春秋

行五

等得造明朝永至問臣材朽學淺不遑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外微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冀陛下志在閭閻未恤政事不慎舉錯婁矣中興以龍大盛女不遵道嫡婚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發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

用國宗周以喪間妻驕弱日以不減此其效也經曰
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
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
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滯溺之樂
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將田之虞起居
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母湛于酒母逸於將田惟正之供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
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

文苑春秋

行六

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
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
者不得嫉姑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
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
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
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誠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
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齊濟護乎無
教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

曰亦惟先正兄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此治
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達功則亂誠審意治人
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
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虞譽毋聽浸潤之
譖惡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偏之徒
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
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灾天下分
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
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

文苑春秋

行七

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
莫甚乎殘賊之吏誠然殘賊酷暴之吏鉅廢勿用
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免以理民命
務省辭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
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
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
保小民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
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也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
敬改則禍銷福降矣然簡少則容罰不除經曰饗用
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珍凡若不共御六罰既侵

六極其下全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
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其著者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
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
天責愈深此古者王事之綱紀而面之急務惟陛下
留神

論神怪

論神怪未嘗惑也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以非類諱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怪鬼神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又拓春秋

行八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迄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
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
治變化堅永浮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
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求之盡盡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
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其弘欲以鬼神之神術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陰
祭祀事鬼神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剋地削身辱
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
終之屬多齎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

元春秋

行九

令姦人有以竊朝者

擇賢疏

擇賢疏平昧至嘉告哀帝也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
繼世立諸侯急不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子命
卿以輔之居官之國也累世尊尊然後上以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才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青蠅
尚坐事繫文中感馮唐之言遣使訪卹赦其辜拜為
雲中太守囚中忌之武帝摧韓安國於徒中拜為

肉以安張敬為京兆尹有罪延免縣吏知而
犯敬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獲獄劾敬殺人上
逮捕不下會見亡命數千日宣帝微服拜為冀州刺
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亡材器有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十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變易公卿以
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惡劾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中材苟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

文苑春秋

行一

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
刺史司隸或至上書言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
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督其意誠以為
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重難危乃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
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章文必有敢生是字廼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
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賢令

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關客全盡
者有以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
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監屋尹逢
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
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
所以明朝廷也

論董賢

王嘉言哀帝也帝青黜王氏欲反前政已而變董
賢戮王嘉昏悞殆有甚焉莽復得政漢祚中絕也
臣聞昔繇戒帝舜曰亡教亡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

文苑春秋

行十一

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亡
食臣有有作威作福王食之早而家凶士而國人用
側頗辟民用僭謬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
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矣頃仄不正民用僭差
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獲此
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
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
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湯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皆奉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其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失人心，賞賜即約是時，外戚皆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外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俱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龍臣等十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資不滿千萬，放斥逐，龍臣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僉節，求賢過道，三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絳繒而已。共皇寢廟，此比當作慶閣。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駟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關引王渠灌園，池使若護作，賞賜更厚。治宗廟，賢治器，成奏御，施行或物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好特賜其上，自貢獻宗廟三官，猶不至此。賢家有資。

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費震動道路，護視臣惶惑，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驚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稿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龍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遂臻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而罪亂國，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文苑春秋 行十三

異姓諸侯王表

二表扶風班固作也。異姓絕同姓，削成養之，算焉固蓋傷之。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任位殷周之王。乃歸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懿、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

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刀鋒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間閭偏於戎狄嚮應瘡於謗議奮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錄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漢受命諸十八王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文苑春秋

行十四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功德關諸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同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平陸阨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青之憂被竊鈇之言

然天下謂之共上彊不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報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技葉相持吳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而但詐之兵彘食山東一切取勝因務其所習自任不知姻媾三代盡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當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於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屬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比其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巨九疑為長沙諸侯比境周而三番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顯山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今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

文苑春秋

行十五

諸侯也然諸侯原不以大末流濫以致滋小者潘蕭
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未嘗生之
議分齊趙景帝用龜錯之計削其楚武帝施主父之
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
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
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王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
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
抑損諸侯減出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
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
哀平之際皆繼體皇帝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

文苑春秋

行一六

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
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
姦心因母后之權敗伊周之稱頡作威福廟堂之上
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
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用稽首
奉上璽綬惟恐在後或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
哀哉是以究其終知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征漁陽諫

征漁陽琅邪伏告先武也欲取天下者必先固
其所都然後可以四伐也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
於群臣如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成所以重人
命侯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臣下承大亂之
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激檀鄉制五校
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
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遠外且無陽之地逼接
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
種麥之家多在城郭閭閻官兵將至當收之矣大軍
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疲勞糧糈艱阻今先豫青冀中
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
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郡縣況今荒耗
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
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伏願遠覽文王重丘博謀近
思征伐則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策其所以擇
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文苑春秋

行一七

緩刑罰疏

緩刑罰會稽鍾離意告明帝也帝曰卿傷於詩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神

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滯
溢寒暑違節者此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
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
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
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
故能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
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
德揆萬機諒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
垂之無極

伐匈奴諫

文苑春秋

行十八

伐匈奴平陵屠恭為和帝陳王道也竇憲寵自章
帝仇殺親藩欲立功遠夷以掩罪且張其權也
陛下親勞聖恩日晏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
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思之未見其便社
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
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
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
宰百姓闕然二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如
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
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之時由內及外

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樂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
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
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
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躡夷踞肆與鳥獸無別
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
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
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和於下則陰陽和
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
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
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

文苑春秋

行十九

卑所殺遠載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
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大漢宗彫遠出塞
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綆都
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毒毒孤寡哀思之
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
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
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
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
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

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凶奴而已哉惟陛下少
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戒寶書

涿郡崔駰雖事憲而進忠言欲安國而全其宗也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夫信
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愚效其
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躋淳淑之安躬高
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
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貴驕生而
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公龍種初

文苑春秋

行二十

隆百僚觀行當竟奔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郡之事乎昔
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已復禮
終受多福郊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一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衍於
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
以後迄于京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
鑒于有殷可不慎哉寶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
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十興內以
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天譙

德之光周易曰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
而德懼爵隆而業衰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
刻諸鼎彝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
流無窮矣

論宦官疏

和帝宦官以誅惡宦官自此擅權南陽張衡諫
順帝也

伏惟陛下宜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頌履龍德泥蟠
今乘雲高躋若桓天位誠謂將隆大位必先倜傥
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儉易者達物偽故能

文苑春秋

行二十

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
神祇受譽赫庶而陰陽未和災青屢見神明幽遠冥
鑒在茲福仁禍淫影響而應因德降休棄失致咎天
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莊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
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泰鴻謫慢解不夷戮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
中才亦然苟非大賢不能耳得思義故積惡成災罪
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
患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止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
貶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流播四海神明降其禍祥也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以則洪範所謂愷恒陽若也懼群臣奢侈各踰典示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鳴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振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從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思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泰息事人宜則無凶矣然後

文苑春秋

行三十二

神聖允塞災消不至矣
范曄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害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矣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嫌於門閥肌膚臭傳於求體推情未鑒其敝而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獲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思不可悅之邑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攻丁給對飾巧實或借譽員良先時薦舉

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其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詎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抗議必漏先言之聞至威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難易曰復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災異策

災異漢中李固對順帝也帝即出阿母內常侍蕭然固亦被權西歸也

臣聞王者父天地母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親

文苑春秋

行三十三

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秉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章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
于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止畏天
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
功勤謹之德但如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
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
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女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小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
盈不知自損故至顛小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
其受禍曾不旋時老丁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
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尋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時

文選卷八

行二十四

從祭顯兼如永平建二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
尉冀又諸侍中遠居東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
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
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共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
侍在日月之側聲勢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
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
賜錢千萬所以輕厚則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
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
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

降以臣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瘡刺周王廢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
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
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天命賦
政四海權專執事見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
宜審擇其人以嚆命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
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
內受法則大表典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周書曰薄言振之莫不震懼此言動

文選卷八

行二十五

之於內而應於外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
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就漸啓則仁義道塞刑
罰不能復禁化導急務陛下宜開容
擢舉象以求天意
表能者則聖聰且
宦官去其權重裁
右小黃門五人才
厭塞升平可致也臣
或皇天欲令微臣
所以敢陳愚言冒昧自聞者儻
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

臣死

外戚箴

涿郡崔琦戒梁冀也冀不為王莽者才劣而速敗也母后專朝故崔宗戚權也也是故君嗣主幼擇賢宰而委之政士之道也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漢宗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華崇湯宣王晏起姜后既繁且盛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不進善以義濟身愛賢末葉漸已頹廢貴戚不叙九姓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素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關

文苑春秋

行二十六

舊圯剝至親竝后匹嫡活人斃陳匪賢是上者為司徒荷爵負乘余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辜感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主母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刺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丁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蠅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終家國泯絕宗廟燒燬妹嬪喪憂憂如楚固姐已亡以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鳩子身乃惟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歎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八爾遠患生不德福有慎

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聖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便宜策

頴川荀爽對桓帝也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德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卦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公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不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大親喪自皇堂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

文苑春秋

行二十七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崇孝道而克稱大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言也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易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大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生者眾矣皇曰白人未不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表叔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效之故加刑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

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
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簡所以崇國厚家爲
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
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
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
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三女於嬀汭嬀汭真
降者下也嬀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
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

文苑春秋

行二十八

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春秋之義王姬
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
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
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
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觀法於地則崑山象夫
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有鳴雌能順服獸
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才則乾爲人首坤爲
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亥屬地陽尊陰卑益

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
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
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
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緯咸備各以
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
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
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
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
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
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享子

文苑春秋

行二十九

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滯而無節瑞璽瓊
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之戒曰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
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
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米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
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
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
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
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一皆遣出使成配合

一曰通怨曠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
書四曰配陽施祈蠡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
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時
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修約之
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
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
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
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王食凡此三者君所
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營
足用之要

理李膺等黨事

漢袁士思以清議直道而振之君不明宦寺快其
憤陳蕃極言整肅帝也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
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宋在春秋

行三十一

宋在春秋

行三十一

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加巧案或禁錮幽死
徒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聲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
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間封墓太陛下臨政先
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大謬人似實巧言如簧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
動不可以重垂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
亂及八才何況見無罪於獄獄無辜於市市昔禹巡
狩蒼梧見市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于一
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公早五穀損傷民物流遷
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闔閭盡於羅網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而在大夫昔春秋之末
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豈有天子所棄也天之於漢
懷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脩
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
如蒙採錄使身身分裂異門一出入所不恨也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以干戈稍戢軍事經學
自是其風世焉焉其服儒者少稱先王遊庠序聚橫
塾者蓋希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
之路精廬暫建齋牕動有百其者名高義開門

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
有分爭主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
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
從而繡其鑿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
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說說之
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
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
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
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
以下靡不審其朋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關梁之謀

文苑英華

行三十三

豪俊之大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
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
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
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
暨乎剥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棄其運世德
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
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救逆其將有意乎

理亂

山陽仲長統傷時君也不知稼穡之艱創業之難

任小人盛女寵奸土木從奢放也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
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
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勇力與我競雌雄角智者
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相復仇執不足復校姻姑羈
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
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屬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
虧虧皆因言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
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昔天之
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

文苑英華

行三十三

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
志已定貴有常家尊任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
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
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固孔數千無所復
角其聖貴育百萬無所復角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
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天下之不可亡也廼奔
其私嗜騁其私欲君臣上下同惡自極角觝之
觀耳窮節衛之聲入則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
廢庶政棄亡人物擅漫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
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者盡后妃姬妾之家

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
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窮禍也起中國擾攘四夷
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為我哺乳之子孫者
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運徙執去猶不覺悟
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疾邪存亡以之迭代
政亂從此周復天道當然之數也漢興以來相與
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石長者世無數焉而清
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
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
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財滿於都城琦賂寶昌巨
文苑春秋
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
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廣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
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
不可飲睇盼則入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入隨其心
之防慮此皆八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詭
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
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
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
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豈君子困賤之時踴高天
踏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橋

枉過正之檢老者聖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
士持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
體能辨寒溫將皆以脩絮為諱焉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
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棄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
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
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
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嗟呼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
邪
法誠
仲長統傷漢三公之亡權也光武不任三公終東京之世君子不得有為雖楊震之望不能去一阿
母况其大者焉
同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著皆一鄉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

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而不敢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遠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遠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賢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亢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賀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爭敗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

文苑春秋

行三十六

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威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和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志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足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實諷感降侯之

因倂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目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其不加后黨以權數世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當與之婚姻者不當便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以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權傾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於伏誅以一言之詔誅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豕漏神眊於媒近輔權重於婦黨第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

文苑春秋

行三十七

申鑒

申鑒穎川荀悅陳古告獻帝也是時古輔操樊成纂業豫備事帝也夫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

之歌之舞之節之節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并四患通崇五
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
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
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
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是謂西患勸農桑以
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重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
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

文苑英華

行三十八

陶作土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
耕藉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蕪業財不費用力
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
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等功罪毀譽故於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
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惑怪民無滯風百姓
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
不回意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
用小人以刑用禁辱者賞罰之精進也故禮教禁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
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
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
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
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逼無以
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害安居
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
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
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
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
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
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
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
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文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

文苑英華

行三十九

出師表

出師表琅邪諸葛亮將圖中原告帝禪也正漢賊
之名度彼已之宜君臣協力也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裨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

先帝春秋

行四十

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頹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臣等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頃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愛臣以來夙夜憂勤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丁未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蜀士北定中原庶竭鯨鯢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重負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諒以咨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淚不知所云

先帝春秋

行中上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日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迫疲於西又務於東兵盡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具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諒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行四十三

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群疑滿腹聚難塞言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
 坐天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昔曹操智計殊絕於
 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傷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
 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
 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
 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臨操為能猶有此
 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
 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亡關芝丁立白壽
 劉鄩鄧銅等及曲長也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奮
 青義散騎武騎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
 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
 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
 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
 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
 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遣關羽
 孫歸蹉跌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

窮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覩也

法象論

法象論北海王幹言敬也君子脩己以安百姓也
 天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
 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
 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
 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
 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
 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
 之無芻蕘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
 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
 驕詩云敬慎威儀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玩其瞻
 視忽其辭令而物責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
 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慢
 而不思其所以正容貌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有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
 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
 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欲孤獨而慎幽微雖在
 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其風施于中林

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盛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閭門。不諛諂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婢媵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辟首於基局。陳靈被天於戲言。閭郛造通於相詬。子公生絃於葦菴。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媾。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知而寡非。故其絕交弗畔。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

文苑春秋

行四十四

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婢媵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辟首於基局。陳靈被天於戲言。閭郛造通於相詬。子公生絃於葦菴。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媾。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知而寡非。故其絕交弗畔。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

恩而不可漬。更忘也。漬更離。則憎慢之行。臻焉。更忘則憎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漬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主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邾郢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于圉。以大明招亂。遠羅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鵠不喪家。子展以草蟲昌侯。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警。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綬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文苑春秋

行四十五

魏文

六代論

曹植欲奪嫡。不以術傾之。不遂。疏弱其弟曹芳。恐孤立而亡。而著論也。

晉惠廢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主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

其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睦而兩用參同異而并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相文帥禮節茅不責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是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蕪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失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

文苑春秋

行四十六

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誦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錫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如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肢肱獨任膏肓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恃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十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累卵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父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儒說而黜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命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譏申商誥謀趙高曰幽深官委政譏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

文苑春秋

行四十一

勝廣倡之於前劉彭蹙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

陳固東牟朱壽發與內齊伐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向使高祖踵仁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
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
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
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
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
至於孝景獵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
震怒吳楚倡謀五國從風起發高祖鑒成文景用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

文選卷八

行四十八

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
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
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
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
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
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擠
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
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于哀
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綬者杜

陳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頒恭恩德景
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
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
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
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釀周之舊制
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閭閻執衡
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雲內并爭宗廟焚為灰燼宗室變為秦越居九州之
地而身無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

文選卷八

行四十九

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懲漢室之傾覆龍飛誰沛
鳳翔充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頽邑
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
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
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若
有不使之民宗室富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
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
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
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伍之任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并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

間與相持非所以強幹弱枝隔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一尺之上使夫應高之士畢志於衡輓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崇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其根條落者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壙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又則深固其根本茂成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墜之以黑

卷之五

行五十一

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之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數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矣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吳文

辨亡論

辨亡吳陸機閱其宗國也機吳之世臣乃復仕晉也

晉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漢吳制荆揚

而奄交廣備日氏雖功濟諸華亦深矣其後劉公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後西吳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遠矣其家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成德之容親仁懷府之愛接日蒙於戎行誠諸藩於休慶推誠仁上不恤人之我欺量非救時不患權之我偏執權勢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備以濟周喻之師中官非食豐功臣之管披懷虛已納謨士之辭故魯肅一而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勳基

卷之五

行五十一

之議而作三爵之折言其禍端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其以育凌統之孤豈增慷慨歸骨子之巧則投惡二足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演規越略固不暇大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事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請朕何意與朕意儻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世之統精雖醲化懿綱未齒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樂萬里帶申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東東負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三

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中之以道善人御之有維
敦率遺典力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長也夫年
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
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既流
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
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
其勢然也晉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
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議而咨之大司馬
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

文苑春秋

行五十二

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
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高
耳速步關之亂馮寶城以延強寇重資解以誘辟蠻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連帶
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計師沿江東下陸公以
偏師三萬封陵東坑深溝而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
待戮而不敢動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
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
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寧謐陸公沒
而潛謀地是纂深而六師駭大太康之役衆未盛幸

曩自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顧
懷宗廟為堪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
白湯武革命順乎天夫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
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
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
馬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
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
南非之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
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

文苑春秋

行五十三

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
以安百姓敦惠以敦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
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
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
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
矣

銑曰孫權漢賊也昭烈之業始緒即為其所敗權
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況重以皓之雪乎

晉文

崇有論

晉人懲漢士好直之禍遂習故曠隨操檢文以清
談謂天地萬物本於無河東裴頠著論採其失也
夫摠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
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
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
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
資也資有攸人所謂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
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諱殊塗所以實生存宜其情一
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

文苑英華

行五十四

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
乎往復稽中定務由天道分地利於任而享其勞
居以仁順守以恭讓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
事無過用乃可濟于故大建厥極統理群生聖人為
政之由也若乃淫於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
患情佚則怨博懷心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
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參寥遂闢貴無
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
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
政矣衆之從上猶小之居器也故庶民之情信於所

習習則心服其業業則謂之理是以君人必慎所
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
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
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夫盈欲可損而未
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飾為高
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
有微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
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煩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
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多往弗
反遂薄綜經之務毀功列之用高浮游之業肆經實

文苑英華

行五十五

之賢人情所殉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
其旨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
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
遲放者因斯停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演長幼之序
混貴賤之級甚者裸裎言笑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
矣老子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辭甄舉靜一之義
令人釋然自夷合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
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吾學之一道非易之所
以為縣守本無也老子云有生于無以虛為主偏立
一家之辭夫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

感為務若味近以厲業沉溺之象興懷末以忘本
則天理之真誠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今將已絕
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交流遁於既過及登正
于曾懷雖以無為辭而肯在全有則是所寄之塗一
方之言也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為
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安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
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有非無為之所能修也心非
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
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
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墻之禽非靜拱
之所能捷也由止而觀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
已有之群生哉

金華春秋

行五十六

銑曰夫子之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曰儀
未生之先言有不言無也今稽造化之實神之靈
運為無形之重滯為有無用乎有有哉此言
晉人固未覩也

東晉卜臺當官幹嘗示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
少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
非臺而誰時貴將子弟多慕主登謝鯀為效遂

厲色於朝曰悼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當
於此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其謂何晏王弼罪浮
老莊或謂貶之太過甯曰王何為棄典文幽沉仁
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
至禮壞樂崩中原頹廢遺風餘俗至今為患禁紂
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視聽
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
小迷眾之罪大也

徒戎論

漢遷諸戎于內郡至晉程璜陳留江統知其必

亂華而預言之也

行五十七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西九土而西戎即其性
氣貪婪凶悍不仁四鄰之中戎狄為甚其得腹強
則侵叛常其疆也必深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
上及其弱也以元寇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
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
有常雖稱親睦而適城不弛固守備焉為寇而兵
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
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
中國或招誘安撫以而巳用自是四夷交侵與

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放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中馬湖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
類蕃息既得其肥壤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
叛亂復沒將守皆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
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援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
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性此為大魏興
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於
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打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

卷之六

行五十八

豐帝王所居未聞六狄且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訖習侮其輕弱使
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快憤之心情候隙乘便輒為構害而居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
能為禍滋蔓暴室未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
今之宜宜及兵威乃盛衆事未能徙焉北地新平
安定界內諸羌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
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
便今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

集之戎晉不難並得其四縱有得寡之心風塵之警
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異陽害不廣矣難者
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
疲悴之衆徒自情之寇恐執盡力在緒業不卒前害
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氏為尚
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執窮道
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執
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焉之命而今其進退
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貧居者無遷志方其
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

卷之六

行五十九

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逸夫鳩與卵中之人戶皆為
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並日而平德不顯而成
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
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
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項口實其有窮乏之慘不繼
者故當頃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
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
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

廣糧遺居者以積食實關中之
過去盜賊之原除且
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楚順
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
業垂統統及子孫者也并州之
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誅
敵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郡大
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誅
慶發於殺遠公五部之衆居
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
屋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基
心至始中母立儉討

文苑英華

行六十

驅使其餘種於秦陽始徙之
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廢
叛六馬肥充則有噬齒況於
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
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車
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
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
信為長也

晉論

于實指晉之所由亡也示失禮教焉

史臣曰晉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
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布遂服與軫驅馳
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
御物器知人善果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
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又善其事故
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酋渠外襲王凌神略
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
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
於是百姓與能大衆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
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屯淮浦再擾

文苑英華

行六十

而許洛不震咸熙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鐘鄧長
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
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
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
以厚下儉以定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
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
同公卿異議納羊祜之策以善為衆故至於咸寧之
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
不二時江湖來同夷貊之壘桓通一方之險塞掩
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

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輿行旅草舍不閉民
相遇如親其墮之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
窮人之語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
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
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節歲構師尹無
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
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說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
周夕為桀跡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
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授之如反虫之赴火內外混

卷之六

行六十二

清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
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
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捷之於青冀二
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
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
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
時天下非暫弱也電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雖石之
將兵都尉王彌者善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
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生諸葛孔明之能也新
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矣

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
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
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復后嬪妃主虜辱於
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
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
寧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敵
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
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
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
影比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

卷之六

行六十三

禍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
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
固之故衆知何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
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
宵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
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其廣則難傾
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晉之有
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
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
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周之興也

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邵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于臺車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大王為戎翟四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順

皇極經世

行六十四

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之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微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

宋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備禦有大武之容曰宋書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爰乃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人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

皇極經世

行六十五

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用情於毫高貴中人不得復子明時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淳樸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棲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日三公以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母糾邪正皆謂之俗更其前杖屨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天文王日晏不

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非嘯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應泰於貨欲之途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厲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素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言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文工絲采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

卷之六

行六十六

反易剛柔有殺戮妻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小斯積而去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克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譽賢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

之於祭祀李札必得之於聲樂此必爲之請死實詎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故多德臨之武故賈后肆害於六宮韓干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繁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霸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則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政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主登天位劉尚文識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山西南乃得朋

卷之六

行六十七

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諸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由此推之亦有微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後魏文

孝文議服喪

元魏文帝欲終喪其臣止之帝伸已志也漢文遺詔恐妨民業非令嗣君也魏主以夷君能行之且

加於不慈之適后足難能也

帝既葬文明太后于永固陵群臣請公深不許太尉
不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機事
頗所知聞伏惟遠想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
服左右盡皆從吉四世三宗因而無改陛下以至孝
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
經帶臣等叩心絕氣王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
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多食粥粗
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抑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
今仰稟聖訓庶首古訓論時事又與先世不同太

公羊春秋

行六十八

尉等國老政之所寄以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
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
根高閭等公可聽之云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
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
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
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
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若留君上遺世繼主初立君德
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
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
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賈頤

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

間與古人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懷懷于
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
者慮廢絕政事故也故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
冊令俯順群心不敢固執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哀麻
廢吉禮朝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
論於孺慕之言諒闇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虎曰
漢明德皇后崩哀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
崩葬不淹旬尋已從之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
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則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哀

公羊春秋

行六十九

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嗟嫌而已哉
今奉終儉素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子
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
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哀麻復聽
朝政吉凶事雖臣親約疑帝曰先后撫念群下卿等
哀慕猶不忍除奈何帝曰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
於遺冊唯望至其雖小盡禮禮結差申群臣各以親
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
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安去其子皆從而不違今
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煩煩于奏李虎曰

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者今不遵而令恐涉
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邊也豈異
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阿涉耳受後代之譏
未忍今日之請群臣又言春秋祭嘗事難廢關帝曰
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
昊天降罰人神喪恃賴宗廟之靈亦輟敬祀脫行饗
薦恐乖真主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言不必終禮此
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廢政也帝曰
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
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
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盛矣
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
意未解所由李虎曰今雖治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
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當
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
不虞雖越縞無嫌而衣衰麻手豈可於晏安之辰豫
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曰稱王者除衰而
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親視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
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海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
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屬

文苑春秋 行七十一

事主帝親家故事左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廡
於此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
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
不當行况居喪上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
公卿執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群臣亦
哭而辭出

六條

六條後魏武功蘇綽所制也自漢末之亂亡歲亡
兵民不保朝夕宇文泰得政與綽共攸周官作法
以息民也晉書中原諸胡據之能臣策士效忠於
夷也

文苑春秋 行七十一

其一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
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
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
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
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
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
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
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
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

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

文苑英華

行七十三

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迫彫喪已數百年大亂後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穰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先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躬之以淳風浸之以不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豐饒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

使人急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要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真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貢必戒教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各

文苑英華

行七十三

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時及布種既訖嘉禾甫理麥秋在野警儆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并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警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牌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農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惠濟三農之際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備桑植果藝蔬其蔬其園

國者資雖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者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之百禄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擇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未嘗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襲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滌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滌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掾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

文選卷

行十四

之胃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欺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為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來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能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擇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任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王石驚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重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

文選卷

行十五

如識其奇亡也彼表章之付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
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
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王而後任是百世無夷王
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
未仕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
官官省則善人易克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
必維不善之人維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
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人清則事煩事煩則人濁
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
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以負而置猶以為
少如聞任下州郡有兼假擾亂細入其為無禮諸
如輩悉氣能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
人差至黨黨里正長之職皆當重擇各得一鄉之
凡求賢之途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
試之考而用之至於鄉黨無訪其所以觀其
所由賢與不肖別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
以生其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
適宜賞罰則怨止而善勸當罰不中則人無所
忌子之而怨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者欲使

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
證驗妙觀情狀窮鑒隱伏使無所容罪人必得然
後隨事加刑輕重正當過於愚得情勿喜又能消
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由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
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守非一不可人人
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
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
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
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怨而肆其
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播弄巧詐者雖事彰而後免辭
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
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放
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
赦有罪與其寧寧其利活明必不得中寧寧寧寧
罪不謬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
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
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
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
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中理遂陷刑戮
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

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由獵不順尚違時令而
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溫室暑人益木傷天心犯和氣
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具安寒暑
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
謂此也若深發巨擗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
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其六均
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
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
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米違歲省以恤
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倉粟強而
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
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績績起於有漸非旬
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卿先事
經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
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
已焉桓桓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
從之貴賈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
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先後自事起於
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焉

卷之九

行七十八

穡理無方則吏奸而人心又差發備役多不存
令貧弱者或重倍而遠以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
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隋文

中說

河汾王通論治之言也天下始有儒焉

子在長安楊素蘇綽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
有憂舍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
化藥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
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

卷之九

行七十九

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
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
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
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焉子曰無放之
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楊素謂子曰天
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
陸遜仁人也不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
能為羊陸之事則何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通者悅
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子曰使諸葛
亮而無死惟樂其有興乎 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

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力焉不與也 李伯康
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康遂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
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劉宋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增
箴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
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帝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
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
以觀其變夫子營營也騁丁未流是夫子之所痛也
不答則有由矣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
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
其道無為禍先 李密問王霸之累子曰不以天下
易 民之命李密出子謂曹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
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 或問楊
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 楊素使謂子
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
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醴粥彈琴著書講道勸
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
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子見守屢易曰堯舜三載
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即易吾不知其道薛收
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何往稷禹兩漢之盛牧
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 然定主而責之以忠無

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
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志於道據
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人
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薛收問恩不實義
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
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綿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
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子曰婚娶而
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
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
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
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
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遊
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
邦國焉不可以遊矣 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侵
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仲長子光曰往險而運奇不若老平而無為文中子
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
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雖帶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丰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
振頹綱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
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非天也人謀不
臧咎矣夫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文中
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因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絕因去媒讒佞遠矣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
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
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也讀

偶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

行八十二

文苑春秋卷之二

文苑春秋卷之三

唐文

請除佛法表

石虎姚興以胡據位故佞其胡神中國大做之相
州傳英惡其害於治陳古以告高祖也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悉其假託使不忠不
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
塗謬張六道恐惕愚夫詐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
虐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百冀
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

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
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
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
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義農至於有漢皆
無佛濫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
桑門自傳其灋西晉已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
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
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千萬窮
刻繒綵裝束淫人競為厭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
成十萬餘戶屠育男女子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

兵四海免饑饉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
自革淳朴之化還興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
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
相對朝議與諸臣依託妃主潛行謗議子佗竟被囚
繫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
衆

上嘗謂弁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
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
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
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文苑春秋

忠一

貞觀君臣論治

唐太宗詰其臣也言則美矣

武德七年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高祖立王爲太子
秋八月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爲太宗改元貞觀
上而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且曰勳賞宜各自言
於是諸將爭功紛紛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
西首應義旗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
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
營脫禍實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
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

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
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
曰陛下至公難進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
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
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及出前官齊
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
與卿輩口所不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
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
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
肖而且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上與羣臣論止盜

文苑春秋

忠三

或謂重慶以禁之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
繁役重官吏貪求餽餽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
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盜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謂侍臣曰君臣於國
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
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
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
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上厲
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

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上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量數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廢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通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

文苑春秋

忠四

以秦王升為太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雖有敕云已後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求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卿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和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龜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方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

廢務不任羣臣群臣恐懼唯知東受奉行而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詔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文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係鄉黨金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捕疵

文苑春秋

忠五

類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君慢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殺世基等亦誅公卿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謠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史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奢

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
材用已且罄矣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
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富給上謂黃門侍
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
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
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
已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
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
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
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

文苑春秋

忠六

時論所終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
諸侍臣曰有之上曰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
也又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
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
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
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
所笑也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
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
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漢武帝偏信朱丹
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
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弄蔽而下情達
矣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博學知是堯
舜而非桀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
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晉書曰君若虛己則其力煬帝恃
其俊才驕於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
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
也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
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

文苑春秋

忠七

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上發幸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
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
務昔漢高祖宴殿之說自洛陽遷都長安豈非洛陽
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鬼錯之言而七國
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
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
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
柱以木為輪則摩人出乃鑄鐵為轅行一二里鐵
轅輒破別使數百人新鐵轅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

二三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
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
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曰效之也且以
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釀亡隋之弊
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
如然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即為之
罷役上謂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
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
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
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

文苑春秋

卷八

通善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
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
主意雖取次受成雖有從違諫爭此所以二世
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賞之百官使司天下
之事關由宰相審執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
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因敕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
阿從不盡已意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
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
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

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
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義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
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
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
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
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
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
一匹三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
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

文苑春秋

忠九

不過三四錢歲斷死刑絕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
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讓讓之徒皆國之
蠹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
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
敗之王者欲明謬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
至如齊隋間讓讓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
律明月齊朝長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
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
吞齊之意高祖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

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
特令隋主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
勇驕悍監國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
固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
源自此開矣隋之既混清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
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
漸用絕讒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
史云獨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
為之寢諫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

文苑春秋

忠二

讒言讒書固極矣亂國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
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
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米之
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非財也但
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
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
昔堯舜砥壁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
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魏徵仁
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

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
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懷之以威怒
亦皆親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
足將興繕則思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
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
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害而惜施刑
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
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魏徵
上疏曰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
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

文苑春秋

忠二

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治必委之君子事有
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其遇小人也輕
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
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
有敗況內懷姦克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
小過苟不宣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
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
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
保也上賜手詔褒美侍御史馬周上疏曰三代及
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

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意於人本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特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管轄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而無事實晉漢之文書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業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鄉使高祖之後即傳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不以為儉夫昧且不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

元春秋

卷三

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慮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金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湯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湯帝也上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恚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乎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

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宗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殫歛以資寇敵也大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繯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害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矣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

元春秋

卷三

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仕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敕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

多語則損氣心。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
累須為社稷自憂。登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驕
失人心於自矜神。文宏才虧衆望不慮此才辯之
累較然可知矣。飛自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無以達慮此有論。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
形神心氣非此。勞今聞謙言虛懷以改。上作帝
範十二篇以賜。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
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
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
哲王以為師如五。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
取法於中不免。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
玉不絕於前宮室。亭榭屋有興作大馬廐車無速不
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
法之固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
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更盡
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
善則國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
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上謂侍臣曰
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
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

文苑春秋

卷四

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懷忠正
臨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
人所召然隨其身者皆為貪食財利與天魚鳥何以
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為鑒戒

十漸疏

十漸鉅鹿魏徵願太宗之克終也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
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諍道也必九疇杜而抑
浮華其論人也必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
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布而賤珍奇然受

文苑春秋

卷二

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
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重出言而莫
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弱於私情禮即虧於嗜欲
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
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極橫。初創平區宇
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曠。躬行節儉
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力語德則堯
舜未為遠臣自權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
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志終始而
不渝一言興邦此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受乎而頃

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
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而欲清靜之化遠被遐
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
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皇帝俱非上哲漢文辭
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
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其於戎狄此其漸不克
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若索
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
離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公吐邦本本固邦寧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初視人如傷恤其勤勞

文苑春秋

卷十五

愛民猶子每有聞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
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
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田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
有逆畏其驕逸而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
豈安人之長策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
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
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
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
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堪乎此直意在杜諫者之
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

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
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
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棄小人禮重君子重
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
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自疎不
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
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
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是犬馬非
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
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

文苑春秋

卷十七

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
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曲盡豈不可得
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
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
由心好惡或舉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弃之或積
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逐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
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
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詭
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走
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

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
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
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
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責遠及於四夷或
時教習之處道路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
為歡憂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豈可察乎此其漸不
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
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
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忍
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恩觀闕庭將陳所見欲言

。文苑春秋

卷八

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
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
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
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禍通賢
以為深戒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從人恒若
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幾則王負
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
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
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
將極也率土又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還者

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
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
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
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
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
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
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憾貳頃年已來疲於徭
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
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逆送
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

。文苑春秋

卷九

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
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覺焉妖不
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萬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
海外年穀豐稔禮教畢興比屋踰於可封救粟同於
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災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
凶醜作孽忽近起於陛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
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
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放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
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
人視聽則實祚無疆宜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

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
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
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籌結而長歎
者也

諫伐高麗表

太宗既威四夷晚復逞于東鎮淄房步齡疾草上
諫也君好兵亡不自禍者唐再世而遭武曌也
臣聞玄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
上古所下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
詳觀古今為中國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

文苑春秋

忠王

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鼎禁衛執戟行間其
後延陀颶張壽就夷威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
北萬里無虞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
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通誅莫能討擊陛
下責其迎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
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
滿雪往代之宿耻掩隋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
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
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親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
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

符應若神笑無備策權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
之末逮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蘭箭穿
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增典屬書帛什其遺錄張
詩窮賈馬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重之善解
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奸生之德
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為勸衛稱
梁之惠大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卑思摩之瘡登堂臨
魏徵之極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有填海之新則
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
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

文苑春秋

忠王

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
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退知得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
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亡之機得者喪之理
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
辱知耻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足可也拓地開
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遠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
可責以常理古未以魚鱉魚之宜從閭閻必欲絕其
種類深恐數窮前獭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
奏進素食停音繼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仁慈也况

卒兵士之使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輜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推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庸也且其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遠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又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怨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教以保萬代魏魏之名發深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

忠三二

春秋以布澤而從以日新之德波之船應募之

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

請復仁太子疏

玄公攝大位廢其子而幽之淫刑以逞老而竭矣

玄臣辭女恒上疏也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

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執者烈士之過歟昔

漢先主曹操

政事雖唐堯虞舜存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聞此下骨血之恩阻陛下女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美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諍與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小駭鹿四海瞻為皇唐親事戎裔鳳翔參野削平富縣龍飛踐極歛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鵠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神生德業乾作王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舊在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藏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蒙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

忠三三

如高拱樞務自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

銑曰武氏之竊位也志剪唐宗刑誅士古誅族蔓延奚啻萬八然諸臣為唐者又聯書之此之黨錮諸賢禍慘而力倍也論詔獄之害引煬帝嗜殺而亡者陳子昂也直酷吏所誣陷凡活數百家者徐

文苑春秋

卷十四

有功也論酷吏告事多虛恐凶慝行間者李嗣真也出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少戢者嚴善思也諫濫刑者朱敬則也請尚仁者周矩也論周來既誅宜昭死垂拱以後被冤者章嗣立也明崔貞慎之饒元忠也罪遂解后意者馬懷素也以身保羣臣自後無及者姚元之也懷義幸矣挫於蘇良嗣効於王承武承武三思寵矣帝方賢不加禮李昭德請奪權張易之張昌宗幸矣魏元忠論其為亂王公善奏其無符常安石折其慝宋璟鞠其反存唐祀復嗣王則有若劉仁軌有若吉

項有若李昭德有若蘇安恒死者未殫來者不備由是憂即德薦狄仁傑狄仁傑用張柬之唐祚復延也自亂朝虐主未有忠賢若是之烈者懿哉太宗之功德之入人之深也

魏忠書

中宗繼位而不知奮元忠固位錢節君相若此唐幾得也陳郡袁楚客規之

安天下者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摩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

文苑春秋

卷十五

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晏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又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貴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正法人君無私怒害物私賞賜財況私人以官乎

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替親，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刀亂齊，君側之人，眾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閹豎結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失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

文苑春秋

忠天

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是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令外置管夫人，情自以貪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以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士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正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王者，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奉天論急務狀

德宗遭遼卒之變，出居奉天。吳興陸贄述五石之典，表以啟之也。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然人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理。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

文苑春秋

忠天

在下而地處上，於位非矣。而人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長，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然則上下交而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遠；則沒君得

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入上也必
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
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
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
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
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
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
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與違衆自
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惡不危故詩

文苑春秋

卷十九

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
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
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
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
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
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怨怼于中
國欽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有無側爾德不明以

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天
命以傾言違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史前史
數桀紂之惡曰彊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聰過也
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
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
而象之儆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
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欲殊時所
為異迺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
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今失衆則全敗全得

文苑春秋

卷十九

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
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
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述政
之九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
器之重武定禍亂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
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
量常情之所讚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
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
趨庭奏庶務詳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
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

占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王亂朝則省懼自
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疎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
下相匡務運動儉言及間閭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
征徭憊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
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即裁規
得一善則據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如褒錫故得時無
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
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
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
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

文苑英華

忠三

納故當時翁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
人先範垂裕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
事承平之業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
簡則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
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時咨於大猷宴安
之懷弱偏信於近仰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
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派訖神龍景雲之
間皆變革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
開懷納忠尅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群才大臣不敢
進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

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知漸磨憂勤之志稍衰侈心
一萌邪道遂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
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
謀遠慮者謂之迂誕登朝者有諫言切諫者謂之誹謗
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謂以頌
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
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臺能持竊國之勢內應擅回天
之誣禍成於然醜醜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
人懼焚而不知相蒙冒是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
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

文苑英華

忠三

居安懷患之心甘油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
以至於此矣夫唐之亂也蓋由於漸積之患
受廣而難察也夫唐之亂也蓋由於漸積之患
推心與人豁誠留德忘亡應物故得來謝之望允塞
配天之業勃興於帝室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
則有感而則有應矣夫唐之亂也蓋由於漸積之患
大務因循而中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
亦宣諭德令諫責侍臣當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
本仁慈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
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

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
而在躬以明威臨臨以嚴法制斷流弊且
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愚
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
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誣故辭誠不
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
半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
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守
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室輔既殊師錫
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忠主

文苑春秋

忠主

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
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
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注時之所聞孰
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
列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
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貪諂蔽
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專
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
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
微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
聞新遠通

之聽歸反側之心乎

請許對論官論事狀

疑臣之不可任自用其小明德宗不君也贊盡言
以廣其意焉

臣謂君子之道與天地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
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
於堯雖四凶在朝而會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各得其所而已必
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
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

文苑春秋

忠主

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慮而妨大
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誠誠
於忠可以俾衆無感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
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
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
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
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
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衆多之徒或皆成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拘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聲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

苑春秋

忠王四

不惑衆庶感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各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

焉易曰日新之謂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替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王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王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音義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無責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

苑春秋

忠王五

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遠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向至於贊揚君德歌述王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感諫臣之非由此生媚道二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震之威而明言納者上封獻議

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勸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
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魯之名向若太宗御中
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
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
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
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
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
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
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
極矣然而人至于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彼無窮

文苑春秋

卷三十六

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
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
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
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
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
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讒言故
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訓于躬
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
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修言無驗不必用質

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
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
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
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
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
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則偏則聽言而不考其
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難實而不聽其言於
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違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
存其可棄之人斯立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
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

文苑春秋

卷三十七

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甚於微將在懷採
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
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
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舉輕悔而
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顧問即便辭窮者臣切
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
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
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
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
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

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
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其有六而
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驕驕給街聰明厲威嚴恣
彊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詭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
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
如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驕
驕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街聰明必臆度而虞人
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
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
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事而情理之說不申矣

文苑春秋

忠三

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官闕之重深高卑之
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當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
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
不通於下則人感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
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
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妙
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
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老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
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貽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

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
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
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
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咄咄而為晉賢臣絳侯木
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
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
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
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竟舜
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
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

文苑春秋

忠三

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務
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莊纘於
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
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舉與衆遠
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
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
道未亨臣切為陛下懷愧於則哲也古人所以有耻
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
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

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
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
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
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
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饒况有疎隔而勿接
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為國人之有
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
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
以力制也故木陳諫鼓列乎臣之位置米詩之
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當廣功利之

文苑春秋

忠四十一

遂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
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
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
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遠道以
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
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為忠順謂獻疑為忌愚謂進善
為此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
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
之戒前括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
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

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
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
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衛以訥不以先覺
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
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言曰辨無從而
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
怨也有犯顏諫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曉倭者踈而
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遐漫長小人
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于作威何患平委
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

文苑春秋

忠四十一

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
洪洧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太勞則報之以
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
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退以班自然
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賢者之道得矣
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
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則好諫者直
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諫者之漏泄
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
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

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先矣其推誠也在彰信任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群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宜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成之義乎矣微臣所以屢屢應命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

文苑春秋

忠四十二

請罷內庫狀

贊諫德宗之崇私積也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管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

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倉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皆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書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天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繼興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儉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觀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嗷嗷未

文苑春秋

忠四十二

急忠勤戰守之效賞資未行而諸道更珍遽私別庫
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據情或生缺望試詢候命
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屬精憾已甚或忿形誘
嘉或醜肆譎誣頗含思亂之頂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旺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尋極臨而可以誠意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計兇徒內防危堞蓋夜
不息迨將五旬凍殺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松其欲絕甘以同辛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
而人不罷忠所無也今者文臣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文苑英華

忠臣四

譏之與重賞皆不以勇大恒性嗜貨矜功其患
難既與之同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口財散則人聚財聚則
人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重怨終泄其患豈徒人
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十紀而強取者焉夫國
家作事以公為心者人必為之而從之以私奉為心
者人必畔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
作土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所為已殊也周文之聞
百里時患其尚小齊桓之聞十里時病其太大蓋
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

奉三無私以一有服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
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
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貨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
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然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繕失而成德以
陛下天安其聖德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仰
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
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文苑英華

忠臣五

居之專欲器用取之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皆用此意也功坦然而懷與衆同欲
是後納貢必歸有司而珍華先給軍實雖纖麗
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外將卒
慕陛下必信之貴人思建功無悅陛下改過之誠
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
邑興行隆典整緝禁綱東甬舊儀郡國有區賦天
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預
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塞其貪行之又何
疑焉悵少失多廉賁不處弱近迷遠中人所非尤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諫廢立

君不明而多忌至於疑其子賴有相故免於不父也

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召宰相李泌告之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一旦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三詔卿舒王為姪者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

文苑春秋

忠四十六

而曲從陛下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云不足惜若免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未知得歡共祀乎因鳴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

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

懼臣亦為謂黃堂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

之意色頃聞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

曰昔承乾雖常監國託附者衆東宮士甚多與宰相

相疾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

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

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

之拜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建寧為冤臣不

勝慶幸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知太子之無

它矣若果有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

文苑春秋

忠四十七

其左右必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拜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與謀彼諸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哀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婦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四海

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曉卿意問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闕下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他日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忠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八

原道

昌黎韓愈舉王道以開民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之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通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五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廣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嗚呼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有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歸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嘻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記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也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八

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
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
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
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
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費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
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
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淫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
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
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文苑春秋

忠五十

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刮斗折
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
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
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粟米麻絲作器血通貨財以事
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血通貨財以事
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
作器血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
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
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及武周公之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
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興王其號各殊
其所以為聖一也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
宋元明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是亦責冬之寒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饑之食
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
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

文苑春秋

忠五十一

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
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愛之謂仁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義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又謂書易春秋其法
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
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肉其
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

禪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彘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衍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

文苑春秋

忠孝三

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巧者王承福傳

傳承福愈言刺太師也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自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血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

文苑春秋

忠孝三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努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念之

聞而感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備善其
者也然吾有識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過少
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
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動其心以畜其妻
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
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
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
傳而自鑒焉

平淮西碑

憲宗剛而信賢妻平賊臣愈頌美也

文苑春秋

卷四

天以唐克消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固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十歲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過去根莠不憐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恭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親傳具衛瀘相無不從志

曰不可究武事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蔡蔡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以皆曰蔡師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為蔡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太后聽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笑惟祖宗所以附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乎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先期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朔不魏博節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復汝故吾曰河陽懷金蓋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西鳳翔延慶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文苑春秋

卷五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大武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泗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郭岳曰懇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大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聞主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類亂武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二
降人卒四萬其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溫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想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弘書戰益急類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曲以備十月壬申想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得其爲人卒卒已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西平大饗蔡功師還之日因其食
賜蔡人凡蔡三千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想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肅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賢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摠爲一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三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唐承天命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往往在玄
宗宗極而地比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有履師
征有不能剋歲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換符百隸急官事

卷之六

志平六

漢帝時繼位顧瞻客嗟惟汝文武孰恤子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
疆提兵討諸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羣鄰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石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黃若惠
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刺類
亂想武古通威統於弘各奏汝功三分攻五萬其
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羣羣既期陵
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
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
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諫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中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
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蔡不往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戰今肝而
起左喰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遺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蓋謂之爲蔡人有
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人孰爲不順往答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
女弱矣待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

文苑春秋

志平七

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饒天子法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梓人傳

梓人河東柳宗元寓言刺竊位也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翫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檢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

文苑英華

忠孝八

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佗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佗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於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遺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觀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與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至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仙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入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也以食力也彼佐天子

文苑英華

忠孝九

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營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彼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尹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子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智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王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刃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替其名

丹晨六歲

六歲趙郡李德裕自外藩獻規于敬宗也

文苑春秋

忠六十一

青衣先王聽政味爽以俟鷄鳴既盈目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以不懷安汲黯蒞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緲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龍獻漢文龍獻詔還驛驛轅轅徐驅臣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覆案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沈酒舉白浮鍾觀敎修伏凌霄作宮山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璫是謂塞聰
辨邪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謬惡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敎過周成上書知詐照發得情
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無遺慮亂臣唱蹶非可遽數玄服莫辨禍惡始仆谷微行豺豕塞路親貌獻殮斯可戒懼

罪言

罪言京兆杜牧咎時而作也玄宗女任李林甫

文苑春秋

忠六十一

林甫蔽主以固位，將軍制任，將遂失河北也。穆宗而後，士夫私黨，宦官制主，天子昏晏，三者不去，雖用牧之策，亦無濟也。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多，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亂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兗州，舜以其分太，太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卒自魏晉已下，亂浮美，淫工機織，雜意，能言山俗，益距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帝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

文苑春秋

卷之三

二百里所以兵嘗，天下異州，以其恃強，不循理，翼其必破，弱雖已破，復強人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方齊，霸不，世晉太常，備後諸侯，至秦，卒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奔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有之，故制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其利，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可以窺胡。

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又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又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主，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不可為霸，霸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阜，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衝，踐齊魯，燕秦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河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

文苑春秋

卷之三

嗚呼！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薊衣一肉不畋，不樂自里，亢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采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

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
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
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
蜀得吳得齊得齊尼收郡
山東百城且土地人戶則
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
乎賢才奸惡揀選置捨電
馬果自治乎井間阡陌食
自治是助虜為虐環至三
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
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
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
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也
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暉
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
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
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
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
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
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
遂使我力解勢弛魏
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
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
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
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
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
自治乎噫戍鎮守千戈車
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
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大
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
忠臣四

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
 白可知也非魏疆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
 魏為中策最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兵多粟多敵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
 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唐常困於守山東之人
 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
 以為事理正堂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止示
 順向詆侵族讎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圖急食
 盡餒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
 餘年來凡三敗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
 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
 浪戰最下策也

賢良策
 昌平劉蕡
 之宦官三
 從則可以伺

臣誠不佞有
 敢諫之心無
 欲與庶人議
 雍被妖言之

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
 而不得進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終常
 道商旅謗訕而得通上聽一悟主心
 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

春秋
 忠堂

大明聖祖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屏斯舉而承大問政不悉意以言伏惟陛下少加優容臣謂君主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

文苑春秋

卷十六

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二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偽滋熾之漸乎臣謂任賢賜厲實本肝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閑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定大計抑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繼注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患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

可容易而守之者且太祖肇其基高祖勦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望至於陛下二百年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哉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謂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法之所居必正位所進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閹殺公子以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疎遠賢士

文苑春秋

卷十七

昵近刑人有不亡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臣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嬖近五人擅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禍檢蕭牆女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者春秋以其元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

寄閣寺侍廢之權階先君不得正其致陛下不
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
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
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
者重其專主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
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
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
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丘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
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書之今威柄
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為亂者以

文苑春秋

忠孝八

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攝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
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
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暴秦當軍以抗詞京房發
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叩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
謹按春秋晉孤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
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豈戒處父所以及賊賊
之禍春秋非之天上漏其言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
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謠辭之文易有失身害
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應陛下必
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

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
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
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
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
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
邪之路屏廢佞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
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
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
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矣臣謂追繼三五
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

文苑春秋

忠孝九

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
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
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
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世漢之元成咸欲措
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
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
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
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
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
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

是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
其效如恭顯陛下又何憚
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
忠臣固有忠陛下其念之
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
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
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
則奸臣竊權而震主伏見
敬宗皇帝不慮秦之禍
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
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
軌可追矣臣謂陛下心有
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溷
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
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
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秦
亡也以其思慮昏而其日
不知其所以然自取滅亡
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
之存則社稷可得固其
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
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
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
除卒吏召致賓客因甘貨
忠臣

小者為牧
無忠誠之
豺狼惡之
食寒者不
得養加以
吏因緣而
鬼神怨怒
所歸化百
勢憂在旦
陳勝吳廣
所以為陛
塗炭之苦
安得而信
者固其然
事其心甚
充日疆黎
操柄也自
莫不抗守
下慎終如
持兵柄以
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
而有殺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
而離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
衣綵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
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
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
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
紅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
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
不獨起於秦亦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
忠臣

書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
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
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
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謂欲人
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
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
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
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
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
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

忠臣集

忠臣三

為明臣以臣時為之知人則任賢而去邪臣時則固
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
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
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
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旋於朝廷矣
愛人以教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
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謂欲氣之和也在遂
於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
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
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

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
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
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歲遂矣臣謂救災
早在致平精誠者臣謹按春秋信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
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信公致精誠而
早不害物文公無憫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
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
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
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

忠臣集

忠臣三

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發百事之勞廣三時
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謂國庫空蓄本平亢食尚繁
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饒於魯春秋議其國無九
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
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贖其黎元則國庫不空矣臣
謂吏道多端本平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
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
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
覈考課之實定選舉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謂豪
猾踰檢由中外之殊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

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有
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主官之法故春秋備四
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
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
云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
於外則被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
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職閭閻
事以脩武備陳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
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入邦家式遏禍亂
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營衛軍衛文武各掌

文苑英華

忠王

居閒歲則臺方橋將有事則釋耒何戈所以脩復
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
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
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嫌足一蹈
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凶逆而詐足以
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
羈縻藩臣干凌宰制隨裂主度汨亂朝綱張武夫之
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
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
臣願陛下賞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

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
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
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謂生徒積聚
由學校之官發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
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
矣臣謂列郡千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
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
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
將校有曾無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
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謂百

文苑英華

忠王

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
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
心之巧智矣臣謂耕稼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謂
刑于恥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謂令煩而理鮮矣
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
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下令煩而
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謂博延羣賢
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謂
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
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

謂楊應計行而身義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起殷比干死而起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藩死而起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在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關政教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屬太和以仁壽可以道遙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脩閭閻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傷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後周文

平邊策

周世宗有平天下之才東平王朴論伐僭次第宋興用之成大統也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材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庫實而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賞吝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

敵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一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具則桂廣皆為我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鼓進唐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煩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遠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輪之後可以平遠臣書生也不足以言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文苑春秋

卷之三

文苑春秋卷之三

文苑春秋卷之四

宋文

李相論治

五季壞亂極矣宋興太祖太宗平列國御其宗之民稍寧矣治本李沆作相止紛更務休養世真宗即位沆為相王旦奏欲與契丹和親旦問曰和親何如沆曰遼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沆曰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以逆奏之旦曰小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常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人

文苑春秋

信一

主豈可使一日忘憂懼邪此然政他日之憂也後王欽若丁謂進道上巡遊大修宮觀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待之厚不忍乃嘆曰李文靖聖人也沆接賓客寡言馬亮謂沆弟維曰外議謂公為亡口執維乘間達亮言沆曰今之朝士得上殿言事上封論奏了已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昨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遊此有何策而與之

能也為我謝焉若沈寔言居重位實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即所傷多矣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上問沈曰卿獨亡密啓何也對曰臣嘗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之者非謹即佞臣當惡之豈敢效尤沈常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相如節制愛人使民以時未之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上嘗問沈為政案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後有

信一

薦二人可用者上曰沈嘗言其非君子歐陽修曰相歿二十年後使人主追思其言以何道也蘇頌答曰無心故也

銑曰夫子有言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故議禮制度立學申訓然後其富可有也夫富而不教則國奢俗靡終亦必亂而已矣必也希聖之儒然後協公於萬民取則於三王彼沾沾之徒自伐其知脅以君權擾民基弊不若仍舊貫焉利多害少耳士求自窮友才不中程者棄之當矣以是察天下之士皆亡足與言未可也銑嘗自誦曰天生一

之才足周一世之用豈其成之可也天生一方之材足辦一方之費豈其殫焉可也

諫天書

天書傳平孫與諫其宗也王欽若問寇準道其若以作偽也

臣切見宋能者數檢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及唇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錢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跡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離二人皆坐

信二

誅死先帝時有佞其陳利則自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謀悉削其爵位可謂摧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券等皆主其說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於今亦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而妄文亂離乘機越兩都盡覆四海弗勝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幸以餒終天以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正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

將迎端士畏威而縮默既感左道即不致經民心用
離變起倉卒當是時老君軍止自德冠實符安能排
難耶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
法先帝之英斷豈明皇之存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

論四臣

廬陵歐陽修惜仁宗之棄賢也仁宗亟用賢即以
小人參之國多論難書一也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察臣
愚懇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親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天下之士皆共知其有
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臣雖備職在外事
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
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
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
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
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
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乏臣料衍等四人皆蒙陛下

文苑春秋

信四

下聖恩最厚而忽一時逐去弼與仲淹荷陛下委
任尤深而忽遭離間臣竊恐有小人以朋黨專權之
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諫
議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慕慕當時奸臣誣作朋
黨猶難辨明自近年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
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杜衍行為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同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於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至如杜
衍欲深罪滕宗諤仲淹則力請寬之仲淹謂契丹必
攻河東請急備而琦則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
不來又如尹洙亦號為淹之黨及爭承務事韓琦
則是尹洙而非劉渢也渢則是劉渢而非尹洙此數
事尤彰著陛下素所知者此四臣可謂天下至公
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及為國議事則
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貞得漢
史所謂忠臣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竊謂誣矣
夫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
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
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

文苑春秋

信五

集 298—520

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議至五六 陛下亦五
六召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將
三懇讓者愈切 陛下用之愈堅臣見其辭讓太
繁不見其好構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
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 陛下見其自來作事乃特
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
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
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迎守
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仲淹深練世事必
知凡百難處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

文正春秋

信示

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
自出意見但多舉 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
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惟弼等蒙
陛下如此堅意委任賢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
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
宣撫 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
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機遠颺而
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 陛下憤耻雖
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臣實和莫大之辱弼
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 陛下不次進用之恩

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治山傍海不憚
勞欲使武備修固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不欲專
陛下威權以禦內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
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
於十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
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
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
為 陛下惜之也伏惟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賢
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臣
願 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神

文正春秋

信七

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 陛下經營
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 陛下早辦議
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
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
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譖巧正士繼去 朝廷乃臣忘
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誠惟 陛下
擇之

議西賊議和利害狀

宋以金幣奉夷狄苟安目前謀國之亡人也修府
之

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聞朝議不許賊稱
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乃國家大計願當得策
蓋用陛下至聖至明不片目前之事能慮遠之
事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臣等來風聞無識之
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慮欲就和平臣雖知不能上
感聖聰然亦慮萬一小生等迫則必壞已成之計臣
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
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
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
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等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
已則臣而通奸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
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
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
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諸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
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
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
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計是
此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等之士
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懼未和也臣謂分
今不羞屈志思就和平者其入有五一日不忠於

安嘉春秋

信八

陛下者欲急和二日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欲和之
人欲急和四曰疲兵儒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
急和日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
於戎事若有避此勤苦苟欲陛下屈節就和平而自
偷目前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
忠之臣欲急和者也而偷安利在目前而後太患
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
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
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急於廢政因欲進其邪
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
臣所謂奸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
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
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之意必望和請因撫
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
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
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義有成則社稷之
福也

安嘉春秋

信八

論君道

河南程顥告神宗也王佐之才也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而善惡之歸

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平君若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惑者必先定則守善而不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儒賢

文苑春秋

信十

論十事

程顥請法古立制也宋興久矣事靡經制官錯冗濫亡以善其後焉

臣竊謂聖人創法莫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平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修名而遂廢其舊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棄乎其天理之不可見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舉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若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真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三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遵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紀綱小正今官秩

文苑春秋

信十一

清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湯然無法當其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不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衆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都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工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定其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

文苑春秋

信十二

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竄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士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手不可資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既資天下皆已童藉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少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

文苑春秋

信十三

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公禮制未
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
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
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
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
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
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
之驗如其細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
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
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卷之四

信十四

定性書

定性題答張載也中庸之旨也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責其說於左
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
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內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動靜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志若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非正非固自亦不足語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無外物之地是反
惡為善也易曰艮其背不復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小人亦曰所惡於智為其擊也與其非外而是
內也古者外之兩忘也而忘則忘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則尚何應為乎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
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
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
者為非而求在內者為是乎公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之上焉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
而難節有性怒為其第節於怒時遽亡其怒二觀理
之是非則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理亦不惑乎
夫心之精微固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各人事勿
勿未能達意望望停輟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曾近
求遠古之非徒明教之

卷之四

信十五

應諸陳學疏

陳水司馬光諫神宗也王安石小人之聞者
君好創立新法將亂天下也

臣伏讀詔書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
諫聖人所以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
陛下既已知之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
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臣受國厚恩備位
侍從竊往朝廷屢以狂瞽塵泥聖聰間以衰疾自求
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
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
獻畝猶不忘君况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堂

文苑春秋

信十六

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
言也竊觀陛下英敏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
求治耻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
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
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
推心置腹人莫能間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
之欲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然
六年之間百度紛擾臣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
災異之大古今罕比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
未得其道歟所請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

人異已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
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
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
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入之情誰肯棄禍而取福
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上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
爭勸陛下益加委任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
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
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
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
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

文苑春秋

信十七

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
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是則政
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
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
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
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優劣州縣之吏承
迎奉順之不瞻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
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
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
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

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
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
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今使者督責所在監司
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
熱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職者罪同
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
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
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
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是以士大

文苑春秋

信十八

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
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諫言
於上聞而罔說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諫退伏阿
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
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
庶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
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
易興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
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
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作損

文苑春秋

信十九

瑱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
捨其急而言其緩未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足
為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
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
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
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
臣今不敢復費簡牘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
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
下言其詳者矣此上書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大
夫力者民之所生云者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
至於錢者縣官之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
之時民間之錢固少矣而向大賈藏錢者或有之
彼農民之富者不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
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
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
人耕種資米食以養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
之用民各因其所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
不過穀帛及唐末六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
曰私家無錢鑪平無銅山言貴民以所無也今有
司為法則不然無田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

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歲感賤糶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東撤屋材賣其新穀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惠農者天下之本農也夫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歛錢之外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

文苑春秋

信二十

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涸涸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首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繚絀唯恐不追婦子遑遑如狂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家默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肅聚連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躡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

肩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速復無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殺作秦晉蓋悔并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耻疆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

文苑春秋

信二十一

夷中國虛耗賊盜并起人無氣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誦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當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萬民之憂而無新不

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放遠阿諛勿使惡臣得志
諫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書
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
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效差役金依舊
法罷市易務以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入官錢
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
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暇田力穡所興脩水利茶
縣相度元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譁呼上
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霽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
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
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
也臣竊聞陛下以早嘆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
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
於四海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得失臣固不
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
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益增恐萬一
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
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
也臣不敢復言矣

與吳相書

文苑春秋

信三十二

安石行新法充在位不諫意若曰事非己出利則
我共之害則任彼之自覆也鄙夫之志也尤責之
先不美新法爭於君責其相勸安石改過至哉救
時之忠也

光愚惡之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地苟
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
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
居嘗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
時猶不如八況年齒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落
土八精神不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

文苑春秋

信三十三

今日時蒙 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惟
相公富貴 繫繫豐備已極先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
為報唯忠 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
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已
之心知相公 必不輕孤於明主也切見國家自行新
法以來中外 洶洶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
於煩苛以夜 繼晷無遺實務崇飾虛文以刻意為能
以欺誣為才 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貪富咸失作
業愁怨流離 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
之寬宥弊法 變更凡幾年十茲矣相公聰明豈得

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庫之儲僅支數月民困賢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倍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遠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蟲蝗所萃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怡然不以為意乎賈誼漢文之世以為憂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疋尾羽敝口瘠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大師名播無窮

文苑春秋

信二十四

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隆三夷庸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蓬蒿有毒則切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還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綬肅敬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

龍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於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鑪欲適鄼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稽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稽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稽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屬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康

文苑春秋

信二十五

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政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矢今不治遂為痼疾雖內親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務盡區區不覺辭多

上皇帝書

眉山蘇軾諫神宗也言安石行新法厲民召亂也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
在不赦則聽諭旬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
不惟赦之又聽之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
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
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
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感加
四海而屈於匹夫有君如此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
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
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

文苑春秋

信二十六

之法故能勝伏強暴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
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
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
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
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
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水無根則
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
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
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且子產焚書以弭眾
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眾欲難成而孔

子亦自信而後發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而終
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
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
亡至矣其才亦人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
以山而秦金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
仁義而卒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
論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
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
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
眾而不安劉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

文苑春秋

信二十七

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貴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
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
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
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於民實繁
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
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說謂陛下以
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則貴
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此
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禁
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

而其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復顧陛下
與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
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
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
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司則無此謗豈
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
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
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矣制置三司
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
利之語也竊竊大而去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
放鷹大而獸自馴獵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
也不知捐網罟而人自信也以為消譴愚而召和
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
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
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能陛下欲去積弊而
立法必使宰相孰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
世之法聖君賢相大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
孰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

信五十八

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貞
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
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今防圖
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
闕獸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通運使副而陛
下與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
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
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
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書曰謀
及卿士至于庶人合時八同乃底元吉若遇多虞從
小則靜言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且
不欲以此自誣而陛下又安能其名而不辭君臣胥
肝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
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
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害狼籍盜賊
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
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
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
上言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暴暴須州縣威福便行
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

信五十九

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撫
口檢責端田時張說揚揚皇甫環楊相如皆以為不
便而相繼罷職難得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
為客以少為多又使百官集議都自而為下機
融威勢不敢異辭近者皆寬恤冠蓋相親亦
旋覺其弊而天下至今以謗言未數威是罪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言且其所遺事少而
人輕而重人輕而重則人多不服或怨或
以與爭事少而官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欲其果不計數力然人臣事君之常情
信三十

大煩擾凡所辟書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之
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敝原生利
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賞可謂輕然
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
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數人自此爭言水利矣
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使行
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更卒所過雞犬一空
若非灼然難行以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
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墮多為
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挫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
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出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
陂婚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
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
數郡役後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棄棄岷蜀
之踴鵠而欲必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責所在坊
場以冗衙前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
微自此必漸聚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若周弊太
甚則傳蕭然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
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中莫

嚴於此寬禁軍二犯兩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當
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庸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
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
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防雇
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議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
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
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
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
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

宋王春秋

信三十二

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
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處者又欲使坊郭等第之
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鄉民並事其說曰
簡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軍
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
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平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
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
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其行此二者必患無錢女戶半一蓋天民窮者也
陛下自欲役之此等苟非戶絕而末亡則是家有
丁而尚幼者數歲則必當丁而就役老死而沒
官富有四海不加恤春秋高年亦在甲用田賦皆重
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是有禁今陛下始立成
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然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且東南買絹全用見錢陝西糧草不
許折充朝廷既有著令職司每舉行然而買絹未
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青苗不許抑配之

宋王春秋

信三十三

說亦是王文治平之初棟刺我事當時言者
言宋不代遺著在簡書有如與約于今幾月神諭已
推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三子平約東難博豈不明
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則其間頗請八月必皆
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民爭利等
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里且天
常平之為法防守者約防及有廣備是法家之止
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巾物價自平一市之價
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此法之利
之勞今法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利

飢且常平官錢常惠其少若甚數收糶則無儲蓄若
留凡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有苗其勢不能窮
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問人人知陛下方行此法必謂
有利無害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愁怨之
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
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商詔
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
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費入桑羊之說實賤
賣貴謂之均輸于時賄賂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
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
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
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
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
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
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
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
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
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

文苑春秋

信三十四

廷不知慮此方捐五百萬緡以興之此錢一出恐不
可復繼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
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
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
以為壞常平而害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
何以異此陛下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
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
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祖生謀捷楚權欲
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
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
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
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
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
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
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
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
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
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

文苑春秋

信三十五

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
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是以古之賢
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
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
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
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
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
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廢生宣宗取燕趙復河
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
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

文苑春秋

信三六

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而取靈武北取燕趙謂之有功
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
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延壽而
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延壽而無害
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
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
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
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飲上藥
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
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
以集事忠厚近於古之蘭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
彼而易此者顧其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廢相也
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
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
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
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
推庸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正
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
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

文苑春秋

信三七

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
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
無餘徒以道德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
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今議者不察徒見其
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
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
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
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
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
之福漢文欲用虎圈畜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人若

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正王之澤遂將散徵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首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遷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之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勢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竊謂賈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二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二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矣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再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矣若多開驟進之

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聲牙當室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關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賢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知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

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和賦總於計省重在聚於宗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上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

文苑春秋

信四十一

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猶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

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忠議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從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未多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愛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

文苑春秋

信四十二

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過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胥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道亦教社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

綱者此之謂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
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
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
夫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求治太
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
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
日陛下容之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
此而言所以不懼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
伏待罪憂恐之至

治道論

宋朱熹

信四十二

蘇軾告哲宗也軾懲王氏之誤國故欲尚忠厚務
簡靜也

入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
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洽未
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彈者為離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憎主人鳥獸之畏人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戰兵省刑時使薄
欲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
起微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
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
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
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
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
之効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者

宋朱熹

信四十三

言以濟暴行為申商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
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
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
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
曰吾以禁姦惡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
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
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
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
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已而從眾眾之所是
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

若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
訖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遠舉而
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
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
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
人竊吾威福以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
克厥愛克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
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
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
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

文苑春秋

信四十四

不如奪生不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
天下此不可不辯也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蕭何
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
滋章斷罪所罰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盜
不勝民無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
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
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
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橫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敢盡
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

書捕殺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
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
民流亡遠邇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又職
繁重窮目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道也不可
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道也
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
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
茗之禁稱實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行之故辭
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重賞以禁之則民之利
民衣食足而盜止自止夫興利以收財者又豈利

文苑春秋

信五十二

也社稷之祿有貴以養財之祿有貴以養人臣
之利以言之民者國之本也言利之利與利以
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之利而後言利之臣先受
其賞近歲官室城池之役無歲而興之師車服器械
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三萬萬求其利補卒亦安在
若以此積弊則治道有九年之蓄而後北邊望而
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中較削八錢而謂糴三百
萬斛美人不取動矣不待煩刑而賊民而邊鄙以安然
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
省費者豈為身謀非為國謀也人主不察乃以社

稷之深憂而猶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矣哉

答詔問

相州韓琦罷政神宗詔以邊務琦意先代謀也

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及孤愚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舉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勢升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

文苑春秋

信四十六

一路戍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塘濬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其數數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人作戰車費財彈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七也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契丹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懼蹇以探

同朝廷况代北初為雄州素有定界若優柔而為之

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己直縱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幸陳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辭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

文苑春秋

信四十七

責以刻為明今愚恐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謬也又好造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多將官罷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今為陛下計調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

其言朝廷向來興作以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言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佔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陳累世之奸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慮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境日允虜巢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

銑曰宋視遼為夷其強則賂之金幣視夏為僭隸及其強則賂之金幣國非其國也神宗耻之耻之誠是也胡不用直儒修王政乎安石乃為之殖

文苑春秋

信四十八

財以養兵足兵而平夷夫財聚則失民亡民而動焉往而宜也况用師者又王韶章惇之徒與安石曷謂乎亡宋也啓倖門也惟其言之從違為用舍也倭人有階而伺升故惠卿出而章惇入章惇敗而曾布興京下借權其喪邦也忽諸

經筵劄子

河南程頤傳幼君也樓鑰曰此伊訓說命之文也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既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公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而於居處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會常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中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入直宿以備講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言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隸

文苑春秋

信四十九

摘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初聞此言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左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熟便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安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

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
起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
臣以為輔德養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
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
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
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靡之物
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
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
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
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
此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信五十一

春秋傳序

願發聖人之蘊也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
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
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
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
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博夫聖人之
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
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一伐可設也是傳也雖
未能盡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論農

論農華陽范祖禹論哲宗也養民君之職也農德之本也王安石以虛名被用臣自當可功聘詔言也

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矣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雖聚於一入

文苑春秋

信五十二

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

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寧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耒耨置之殿庭

文苑春秋

信五十三

欲見之而不忘國家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蚕既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獲欲知田畝之勞至今墾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論分別邪正劄子

論邪正蘇轍諫哲宗也君惟辨邪正為職一辨而天下定矣調停臣自謀身安也范呂誤國之大罪焉

臣八月二十二日
和敏進呈劄子論右小人不可並處朝廷
口陳其詳以清天聽竊觀聖意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邪止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厄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其大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周易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笑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及復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

文苑春秋

信五十四

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者有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專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於内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飼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繫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惡小人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深遠之君所能變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更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傍徨踈蹢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寧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

文苑春秋

信五十五

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甚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瞻觀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資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察其料矣聞者皆又不知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嚴為民從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出思亮失職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舉措必當國

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地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下恨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是為憂復為憂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恐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和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母使小人一進後有

膺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銑曰轍上奏其宣仁既崩國初移之時邪宋

臣竊以為守者存亡也宣仁賢矣然能政非典也唐穆宗崩宦官請郭后稱制后却之曰天子雖少得賢相輔之卿輩勿與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

中興十議

徽欽入虜高宗與于南邵武李綱責難於君正義申法起賴廢厲災哲也

議國是臣竊以和戰守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遣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釁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初春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異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嗾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王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器輅百工伎藝悉取之歸

北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
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服號自占夷狄之
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謂重失天下并策失之
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
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聖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
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
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陛下父兄沉于
虜廷謀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
孝友之德臣竊謂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
天下之六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
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奏高祖
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
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
謀立于圍以靖國人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
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
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
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
謀陵懦畏疆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
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
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其地

文苑春秋

信五十八

以遺我得命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
不予之是睚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既求無厭雖日
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
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
拱手聽命坐無以天下界之敵國而後已為今之計
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姑俟於可為
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
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既破
賊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
制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
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擊
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
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
然後可議大舉平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
以雪振古所為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
敢肆兇而二聖係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變與
有可遷之理矣八議巡幸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
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
由以中制外天下之利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
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

文苑春秋

信五十九

使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推天下之勢以
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
為西部襄陽為南部建康為東都各守臣營量城
池宮室官府使之具諸時與糧金帛以備巡幸陛
下臺輿順動以天龍之臂觀山河之形勝自察牧守
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
土然後後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
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執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
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殺無所覲
覲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營量之四川襄陽當委之

宋書

信六十一

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
事壯麗且圖求上惜取便安因緣挫擾者重責于法
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赦令臣伏讀陛下
登寶位赦書所疑者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
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
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絕矣邦昌嘗位宰相
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逆賊故其偽赦不循典
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繼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
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
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補授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

以其負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
之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補資之文今陛下嗣
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各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
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以
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
第推恩或量移或目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
重為差故恩施而必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
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
國勢削弱之際正其分別是非行履實多政豈可不
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

宋書

信六十二

今日事勢為正當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
止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
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
制惡逆不赦選人亦循資安置編管羈管人令刑部
檢具元犯以聞次始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
秋大正始今日所置重者莫先於此議僭逆謹按
張邦昌被誅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亂
冠率司資其重臣半使虜帳初無忠義而國之意
為誤佞保身之謀主中國者踰年從諂請以借全
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陵

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
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階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
姓建邦四十餘日建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者
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
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
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寵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
且儼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誅誅何以
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
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
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
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
之有哉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
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
臣賊子之戒議偽命運會之既何代無之為臣子
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澤養
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廢一聖擁廢輿而
此遷逼三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
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
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
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時命廢一朝而建偽楚

文苑春秋

信六十二

者有因之利汙染國威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
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謀議者有肆為惡言
以辱下朝以誚邦昌者或草勸進之表或定冊之
儀或立尊號不以為怪夫節義者士所以責之大夫
也至於大夫則當聞略皆本忠貞有殺身之亂大臣
如達奚珣陳希烈皆相賊用事而且餘受偽命者為
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
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
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
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違惡
之心並與殊別應以忠義為賊所陷如李若水等皆
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
不變矣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
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
路之人自非一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
議戰臣聞二帝三王皆有戰績夫豈不欲坐致治安
哉勢有所不能也本朝藝宗太宗宗廟肇亂混一區
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三百年夷狄賓
服外患不興慶後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
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養兵之名

文苑春秋

信六十三

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故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興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用材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田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豈

文苑春秋

信六十四

兵戰勝之術豈可觀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二段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卒一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議守居山者必言同垣墻同禁柵以禦虎狼居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得噬出財幣異於賊而欲

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降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累端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方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置以為異日之圖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

文苑春秋

信六十五

公淮公江置帥府要即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人不至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議本政朝廷天下之本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

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
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廢罷天下之政則不
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已出故能削
平僭偽號為中興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閣宦恩倖
文謂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
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
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
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刑靖康
之大耻宗社生靈幸甚 議責成夫廢罷宰相政捨
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今以州

文苑春秋

信六十六

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
況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
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
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
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
措置施設議論取舍各不同先後舛逆無所適從
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擗臂於其
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
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不畢所
謂結竿對齒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

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宜乎不能驟
勝也陛下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
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
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 議修德國家新罹夷狄
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
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
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
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
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
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
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
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
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
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

論遣使劄子

夷以和愚宋亦自愚張浚好先用罔崇安胡寅

諫高宗且非浚誤國也

臣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何薛遂行然
臣再三思慮未曉其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者粘罕
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

文苑春秋

信六十七

兵其事雖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里辭
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
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
及癸丑遣使則鈞引虜使人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
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
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馳略
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
領也况何鮮一使臣其何能任規國之事乎此遣使
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
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
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肖受其
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天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
求恩澤一一用意而後行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
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
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
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
曾謂何辭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
大欲有無厭之心且欲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
救而況豫賊所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
窺覷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

文苑春秋

信六十八

今准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
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垂
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
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肯
臣恐我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
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然
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墉嚴其戒
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
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
馬衆玩武不戰而無自焚之變
者此五胡英傑勒驪
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食
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
者老耆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
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
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
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
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
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
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
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晏不俸
非衣節食單宮室陋

文苑春秋

信六十九

戰士固將父兄據援戰云向之憤雪冷漢
下將之耻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
帥偷安而幸伍洋散以為無復有輪忠效智建立功
名之日使和入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
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
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
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
效之音者況今歲月已久勝必重闕惟懼我知之今
以虜為父兄之離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
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

文苑春秋

信七十一

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
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
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且其難獲彼
必無可達之理乎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
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漢公
之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
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
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孔明之
王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足魏延出許都之
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

規模注措大抵如
後豈豈以微弱之
如彼何哉強為差
用賢才脩政事自
未可惟是堅守其
能有為至於何處
言而自抑也

戊午議議序

議議南度諸臣
且痛其君之闇

子苑春秋

信七十一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為不知是則無以盡孝去思云爾然則有其君父不
幸而罹於橫逆之政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
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
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
為之說者曰復讐不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
其臣子之身而苟不及五世之外則猶存乎必報之
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

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最
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君
品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
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
吳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
之行決須取辱臣豈得以張浚有

爭和議也新安宋意序誅檄之奸
弱也

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
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而讎已也國家靖康之
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悲疾雖萬世而
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而興誓憂
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
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
親之議以沮吾計宰相秦檜歸自虜虜力主其事
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
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
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訾詈噤口欲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
樂藉口攘却眾謀然感主聽然後所調和議者翕然
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
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
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
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
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
士大夫徂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
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亡讎忍辱為事理之當

文苑英華

信七十三

然主議者慕為檜議者慕其徒一惟唱之百雌和
之矣宋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
張公聞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
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
時號賢士大夫然有六千里為鮮人役之歎者一
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
嚙肯之言噫惑且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
檜之罪所以為天下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
始則唱邪謀以惑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
明人心不正而天下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
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眾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
無所憑藉以為為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
凜然以策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眾論之從違而卜
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
日非和者之眾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
之可哉嗚呼是不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
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君必以人之眾
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
軍萬姓之為多耶今軍萬姓之言則是公之言而
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

文苑英華

信七十三

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
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不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
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
謂賢者利無取者之餘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
能復已隨之萬事所以不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
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
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之報之離者固已無所復
發其口矣竊伏日間不勝其難因讀魏元履所叙次
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無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
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以此發明元履所為叙

文苑春秋

信七十四

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儆
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
也乾道庚元六月戊戌新朱真岸

銑曰朱氏感於孝宗而作也孝宗有雄志而亡雄
才誤於張浚而喪師甘心叔姪以奉夷南度名臣
介介自守亡經國之畧又有竊位盜名者自趙鼎
之外亡足等也士習大為邦祚難定中原安得
隅正同東晉而亂保境又弗及焉

上殿劄子

史彌遠退失位矯詔立理宗廢濟王已又殺之宋

亡三綱大建安真德秀抹其君之惡也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
卑尊位而太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
而主張之者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
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
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
凡使主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
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
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

文苑春秋

信七十五

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
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
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
棟幹真安王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
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
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
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
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
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
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

安疆盛之世綱常弛弛至於大壞而不可抹者固
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
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維持
禮器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
可謂極成矣而陽德不烈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
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
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估寵亂大常
姦諛肆欺竊國命邪造孽伐本支三綱盡廢
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子載
相聖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本尚其不監哉惟我祖宗

文苑春秋

信七十六

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
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
最善或以為大綱其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
猗歟休哉聖子神孫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
陛下天啓獻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
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
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
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隸華之愛方駕而布粟之
誼遽與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
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不立

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今皇上老耄而
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室仁一國興仁一
家遷一國興遷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
作之則效故孝隆於上則下有順之風愛敬虧
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若為可畏伏惟陛
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屬望天子之孝與臣
庶下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
意承志者不可後脩隨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
朝夕惟實德是克惟大政是習使日肆以治而宗社

文苑春秋

信七十七

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三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
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修身
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和睦之仁內而六
宮必有以肅肅雍之化則家道正至委任臣工者人
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三義並行初不
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
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脩者仁之本
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
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守之一本於誠則不求
入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茲維不得為辭

勳不夷伏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之策

此

時有之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齊王於陞
下其時多為雪川之變迫於群兇前有避匿之迹
後有討捕之謀情實可考昔雍熙秦邸之事方有
罪不免降遷及薨亡不廢恩恤諸子俱蒙遷擢乞
下明詔考求雍熙故事濟王雖亡子興誠監錮在
陛下為一扶綱常於既隆全恩義於已虧

遼事狀

德秀錄其君之宴安也宋嘗幸遼之將亡而不虞

信一八

金之張益幸金之將亡而下慮元之張也金滅亡

奚適焉

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亡勢日蹙者雖與西
夏并其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虜之狀見於偽
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之狀見於偽
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
地而抗西北二國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
起上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數道公私並竭文勢數
傳一餐危急如此不亦何待臣謹按國之
任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

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

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聖鉅

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

上知守成之難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

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

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

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

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隳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

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

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靈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

宣為鑑而已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

君臣相救維是幾安股肱不良萬事隨壞其在廣廷

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

盛之門專以淫侈蠱惑上心省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

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

以娛群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

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丈人吉又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

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竊保主

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歸陛下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

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誅以逃亡
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
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
日黯無光洵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群臣
恬不知警方且以惟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不
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
諫弗拂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
言為諱張根論征欽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
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鄒庸以進詩諷諫

文苑春秋

信八十一

屏出大學朱夢說以昌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
不敢言矣鈴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卸人言其失
四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
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
當代鴻碩之材不以效忠廢則以邪等年不以明學
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之餘舉國無一士焉政宣
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周國承家小人多且而難
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輔繼尸宰柄皆收諸內
庭其翺翺臺省布列館殿歌頌詩書即管仲子牙
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

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頗為蒙蔽以欺上聽劉
法敗死西陲而董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
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遣臣掩覆於外
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掩成大
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
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
法而比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
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小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

文苑春秋

信八十二

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復敵謀片
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詔國而董貫實行遼之君臣
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
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
庸儒不武敵師得以馮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
譚稹其為驚怯又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
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萑爾
之鄭崎嶇疆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
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晉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
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

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無之此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余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勝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如乎處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慕義雅恐無以順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其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斬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

文苑春秋

信八十二

劫順承無敢或戾而高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厭足况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致結余觀為造孽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要筆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恠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群臣饕餮急欲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葺之實未覩言羅憲譴責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說諂猶

威借一索而之風一熾果欲之政日滋此失未除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謂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難與之在今日無異昔者直方與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不具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則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隆慶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冬直當與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隆慶乎從之則要求亡虞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募端黷虜之情必

文苑春秋

信八十三

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筭而一切待安養者處在燕吾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上帛桂來如故延使大宋臣子拜天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誠曰滑之渠荒酒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寧不以募謀見晒乎其誤二也並遣遺民皆赤子躬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其署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槓來者即行勒殺西川

總我之帥統程彥碑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
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通鄙之隙結遺孽之怨
上帝之心說其於此其誤二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
威靈氣燄淪喪矣漢昭烈曰言事會之來寔有其機
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
毋出誤而已厥今庸人之出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
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墟未暇親我江淮凡此皆
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心亡無愚智舉知之臣
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祖安者蓋以群醜並
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媿旦夕之安及符堅既
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祖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
志今新虜臨張蓋有河朔之揚劉群盜又皆往往服
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
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儲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
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縢遺策虜雖後世服忌民之權
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
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衰微之時則足以
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強而
而倚賂道以幸一日之安江知其非策矣晉孫氏以
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然未易為力者然其

文苑春秋

信八十四

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矣
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時卒能破符秦傾國之師
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
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積惰
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笑色不知所為少定則
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
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
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
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
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闐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
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漏目前攫取
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憂而後使陛下獨當
之耳彼群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
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
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繼念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
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
帝廣謀兼聽而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
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為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
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不知其所終也

文苑春秋

信八十五

元文

耶律中書輔政

楚材一書生暴夷敵而得其言忠信之至也為中國待民也長子宋子貞志之

公諱楚材字晉卿遼之裔也元太祖召用之語之曰遼與金為世讎吾以為汝報之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北面事之既為臣子不敢懷二心雖君父夏人常八斤以治弓見用乃託公曰本朝尚武而公欲以文治左矣答曰治弓尚用弓而治天下不用治天下而邪上出征得一獸公曰此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是惡殺之象上天遣以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數國

文苑春秋

信八十六

人命實陛下亡疆之禍上即日班師丙戌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帛公取書部大黃兩驄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活幾萬人太宗即位諸國來朝者多言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大位願亡汚白道子從之夷俗以白為吉也天下新定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公首奏禁絕大祖西征後倉府亡斗粟尺帛中使別迭等貪言雖得漢人亡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長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天下之廣且富何求不得但不為耳何名亡用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

鉄山澤之利一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萬石上令公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使副皆用儒者極天下之選因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長吏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專使奏公專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評構白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同列股栗答之曰何必更張計必有今敗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果獲罪不以累

文苑春秋

信八十七

公上知評逐其來使自餘咸得不被訟上命公治之公曰此公僂傲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南方請俟他日治之上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效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銀絹米穀籍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南國公復有卿此者乎公曰臣最不才故留於燕耳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中貴奏撥戶一萬為采鍊金銀我種葡萄等戶公曰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國人同兵賦所出緩急得用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克此役且實山後之地從之壬辰車駕至河

南陽太守統等州山林穴逃匿之人片語不
百山不歸已休之郡所活之
矢言一發則賊亡敵滅不
日人與之公馳入奏曰
土地人民其得地亡民將
兄弓矢甲仗金玉等位及
殺之則一亡所得是徒勞
免後取進黃龍旗作定制
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
死一家犯禁者皆死
被俘者不相顧逃民
存撫百姓以其有用也
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
禁金亡秦輩十餘州不下
力戰宜許以不殺遂開門
諸王貴戚為湯沐邑公曰
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
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
定天下每戶出絲一斤供

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
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
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賊聞
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有
豈欲陷之不義尚時有之
如天之有日月星晨也
常行之道邪初公所定
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
進公雖加獎借不能如
回鶻撲買稅額增至四
過嚴設法禁除奪民利
乃嘆曰撲買之利興必有
大困窮矣公以身徇天下
艱難不已上曰汝又欲為
大亂之後天絕地絕折人
有父子者加以南北之政
趨向不同公以書生孤
難矣哉幸賴天子之明言
從計行故舊執直前力任

之而不顧然見之該施十亡二三天下固被其賜矣
非不知人之類可也

立國五事

河內許衡告世祖也為中國修彞倫也

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遷幸偶膺聖聽陛下矧
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
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
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
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

信九十一

信九十一

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寸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
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
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分更不其見其可也昔子產相哀周之
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付定論終身由之而堂
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
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遷金歷年
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
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
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而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

漢之變及之則必有變以是謂之國家之當行

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

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

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

然其亦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

而確事易變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

守之不難小人亦不難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

幾可成矣二曰中國之俗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

人立法二道而已矣而而變之變之在首不以手理

而以榔理食之在首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

而用榔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

人之賢否未和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

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

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八莫不飲食也獨

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

步虧余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為高

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

巷之談動以古為詭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

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

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

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

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

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冑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猥

文苑春秋 信九十二

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眾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德若此況天下之

天紀民之衆聖王自當慎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無失宜豈能哉故有昔之所謂言而自忘者乎今之所謂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爭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者因以為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於慊虛心端意端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辭其未問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遂

文苑春秋 信九十三

視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為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有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時係夫人之微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一欲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為難也難矣

更而欺之然拯一京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
事幸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
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
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替其喜以
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
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
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
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
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
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
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
尚可防邪太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
其人則無事於防矣豈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
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決其詐術千蹊萬徑
以冀若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
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之周行則庶事
得其政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
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
所堪於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况
如斷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

卷之九

信九十四

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曰其言也而不得使人
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
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
而又有難人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
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諱快民之心
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非舜之正堯舜之
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
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
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
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
善即拜蓋德戒之以任賢之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
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抑之其人其為心也險矣
用術也惟險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知惟巧也
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誦以恭其計似直其欺
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
竊其勢以立己之威齊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
威隆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善彼天下而上
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
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
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妬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

卷之九

信九十五

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若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天下影從築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

文苑春秋

信九十六

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仁之術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怒生焉筆又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為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

而已也而文景克至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歲暮桑明年減田租懇慈如此宜其民心待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宇山山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仁後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禍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公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平戾之變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

文苑春秋

信九十七

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明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立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入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

心此非堯舜之實也臣嘗復執推行思之又知
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
合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
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誠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
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
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求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
重農民勿擾勿害則天下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
藝懇喻而督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
比矣而邇者而至於州縣之吏使皇子以下至於
庶民之子弟皆入於學以誦父子君臣之六倫自洒
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理皆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
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
之行萬目斯舉不而他求不可期也是道也孟子之
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愚
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安則
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
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怨於上而求其安於下不安
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之民里輻輳並進各懷無
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高
取守天下者尚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

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一事而
喜怒之已見於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
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
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疏令數變喜
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
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
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
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
不信

大明諭中原檄

文恭奏

信九十九

聖人出夷夏正也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夷狄居外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
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
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曰
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
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至若弟殺兄
妻孥承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天
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
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

可為訓於天下後嗣沈沈失其教之
 更加以宰相事權太重有司毒害於是人心
 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
 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買天厭其德而棄之之
 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矣不繆
 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
 遂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
 未聞有齊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
 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志
 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金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
 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臣
 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
 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
 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
 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
 稍精控弦執天目視中原
 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
 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
 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
 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
 永安秋中華昔我者自竄

文苑春秋

信一百一

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
 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少如蒙士邑自雖非華夏
 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
 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文苑春秋
 信一百一

文苑春秋卷之四畢

文苑春秋後序

少石先生爲文苑春秋成以示予予讀而歎曰自夫道之不行而政多戾矣自夫政之不繼而世多故矣仁義寡施雍熙日遠六經而下必也舉斯籍則天下有道矣後有作者其孰能舍諸大猷之經先民之程乎世儒有言經載道史載事夫道率性者也始於敕身終於持世子曰道不遠人至其云身之功在於子臣弟友之間非如世之遠汗漫使人失據者也六爻之頁百篇

文苑春秋

後序一

之述詩之列國春秋之五霸禮之綱紀手百爲人事盡之矣是故經言其理史言其迹鑿鑿乎日用之常也仲尼刪定墳典斷自唐虞迄於秦世備已御民卓乎世準已蓋以來未有述者後世之文不可爲經則千載絕響後將何觀必欲律之典謨訓誥治也泥矣仲淹秉筆議爲廷脩史君子乃立褒貶義例擬之春秋不嫌也夫道篤於行議於文本之身措之世臧否之繇治亂之因也故知道者達興衰之原益人物

之性於天地之化舉明主之隆建太平之業誦習於庠序敷於

朝廷無異物焉學者於道不求於彝倫政事而閉目靜坐異詭詭戲戲遠矣謨之六府三事范之五幅庸之九經先王之道盛世之談因屏浮論而崇實用者乎嘉靖丁酉仲夏之吉河陽彭德府知府關中朝邑王三省謹序

文苑春秋

後序二

文苑春秋後序

吾師少石公聖賢之學高深之行與古人
並時崇佛老惟公痛斥非彝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孟之道不于於思不出於口宗主
斯文卓然粹然年甫四十有七而林居
志著述爰閱秦漢隋唐五季宋元之文采
錄四卷滿百篇名曰文苑春秋帝王授受
之統國勢離合之實制度沿革之詳治化
淳漓之殊人才用舍之故君父臣子大綱
大法善善惡惡瞭然如指諸掌而後世君

文苑春秋

後序

子有感於斯以善自勉以惡自懲不亦大
有補於世教哉守相諸公乃請刊布捐俸
不給何歸漳尹贊成之命芳叔閱以永斯
傳匪直訓誨后學抑亦用章吾師明道之
功尚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弗
墜焉爾

嘉靖戊戌春三月二十日山東古平原門
生徐芳齊沐頓首謹書

序文苑春秋後

少石師退鄴十有四祀凡所庸心皆惟經
史歲丁酉以文苑春秋輯成章分類析較
然可采維國經世有足稽者一日出示
相諸公合請捐俸脩梓刊焉用以廣吾師
與善之志以祛談奇尚詭者之惑恐誤猶
交豕又命教諭調音及訓導徐芳杜朝元
同司校讐音曰吾師之輯匪直文已也觀
諸師之自撰與潼谷王公之序激村丁公
之跋大意可見予竊贊

嘉靖戊戌春三月二十日江夏門生呂調
音頓首謹書

文苑春秋后跋

君子有功於萬世莫大乎著書

少石公居山之曰長修學之功深已乃取古文百篇輯成一書祛繁正訛明治由學撥興亡之樞昭勸懲之鑑猶吾天子刪書之意也一日示律讀之神肅氣爽即壽於梓蓋凡人代得之則昌違之則災作聖者有階經國者有範云

嘉靖丁酉嘉平節蠶吾後學子律謹跋

文苑春秋

嘉

嘉靖丁酉春子讀通鑑感歷代廢成近合

之義釋帝王祈命保民之學郡守王子誠

甫數相過論難云予曰古之輯文者采華

茂實嫚詞叛逆道於民彝何稽予欲取百篇

垂治軌焉潼谷即趣予成之共措墨之費

夏予大病秋半書畢王子暨郡推丁子汝

諸謀梓已王子以夏西歸丁子以政上都

明年戊戌春丁子還乃尋工嗣守王子成

王都判卒子解子子約偕舉漳令何

瑚助刻教諭調音訓道芳朝元從子授經

故命於春三月午梓人告成於山人

崔銑仲見父識

文苑春秋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崔銑編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集所錄起漢
高帝入關告諭迄明太祖諭中原檄凡一百篇各
仿毛詩小序之體篇首綴以數言而別無詮釋大
旨謂非關世教人心者不錄故名曰春秋亦文章
正宗之屋下屋也

重訂成仁遺稿七卷

〔明〕舒芬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五年新安書林余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成仁遺稿五卷》提要

重刊成仁遺稿序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長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夷狄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于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

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

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婉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

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之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也雖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篋者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四

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至之燕夫枋得一也何日其檣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耶是亡宋者固宋之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五

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
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
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
宰相也哉

正德十五八月朔日丙辰

賜進士及第福建市舶提

成仁憤稿

文安集序

六

舉司副提舉前翰林院

國史修撰承務郎進賢縣

舒芬書



稿前後目錄

卷之一

文山先生

指南集

卷之二

文山先生

指南集

卷之三

文山先生

集杜句

卷之四

文山先生

長嘯集

卷之五

文山先生

文天祥本傳

行狀

生祭文

死祭文

碑記

新祠碑

神石記

挽詩

後卷之一

疊山先生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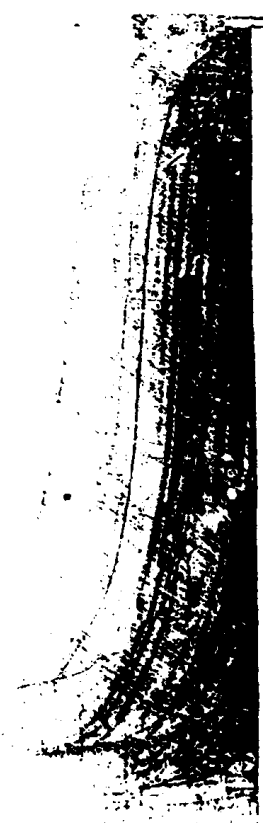
書

啓

詞

卷之二

疊山先生



序	記
銘志	說
謝枋得本傳	行狀
墓志碑銘	祠記
祭文	挽詩
成仁遺稿前捲目錄	

重訂成仁遺稿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廬陵儒學教諭金華妻勞 校正

賜進士及第進賢縣舒芬 重校

○指南錄

自序

予自具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日除浙西
大制撫領神皋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
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三於閩廣元夕後予
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
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兼應大使未及出
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
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備門三十里
是日虜帥即引黃悉政以兵屯確木教場城中其將
官紛紛自 綽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
宮九朝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
富國相凡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
從出交贊予二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
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誌虜帥前後失言

虜印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
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奴姪愈不放還
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而使代予未於是北兵入
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請行無益日北知賣國非
予所容也相我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
堂家鉉翁劉品皆以府第為其請使詣北方益空我
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
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即引火又念未死以前無
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死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
處仁道橋
後序
發等州予候間還軍若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
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益商小舟於二月晦
夜走真州朔日守備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
歎言兩淮間合兵與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
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為縣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
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及間也否則北
許以逐客也李公仁入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
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
密鼓角悲慘杜梁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矢石所

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尋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
北樹犯萬七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
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
以計擒江南一幸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
夫頗因不足道而國事不甦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
元帥府於東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
事為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殫
禱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
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處仁道橋
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
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僑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
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報交馳
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
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
冰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
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
慷慨上下頗驚動此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

講惡於前賈餘憂獻諫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
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詰勇帥失信數呂
師孟叔姪為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此雖貌敦實
則憤怒二賁首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
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憂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
往而不左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
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聞奔真州即具以北盛
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與機會庶幾在此
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說蹤跡
成仁遺稿 卷四
章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進
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
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泝衣轉四明天台以至於
求嘉鳴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詎太百當死
焉逆賊當死與賈首死二十日爭曲宜憂當死去蘇
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余里為巡
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傍徨死
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消無不死揚州城下
進退不由治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

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為巡徼所陵迫死越黃郵
迷失道幾陷死貧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
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
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
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阜九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
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
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交外矣嗚呼死生晝夜
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
痛定思痛七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
成仁遺稿 卷五
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為
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
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
道至求嘉來三山為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
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
為臣主辱臣死有餘慘所求乎為子以父母之遺軀
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
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
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備我戈矛從王于

師以爲前驅盡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
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
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
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
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江首
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
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赴闕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鬢壯心欲填海苦膽爲憂天
虞仁遺稿 卷之二 六
復投熱金注悠悠數充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西亭山爲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誤聞故人
劉小村陳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爲天出力疑有鬼迷魂
明月夜推枕春風盡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自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
於長堰予力言不可陳樞使爲危此行予自知

非不明後卒自蹈殊不可挽也

長安不可詣何故會高亭倦鳥非無翼神龜非自靈
乾坤浩感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曉雨餘山更青

鐵錯

魏貅十萬衆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低羊竟觸藩
武夫傷鐵錯達士笑金帛單騎見田訖汾陽豈易言

和言字韻

予以議論大烈北愈疑憚不符歸闕將校官屬
日有致去世道可歎

虞仁遺稿

卷之二

七

悲七天地潤世事幾誰論清夜爲揮涕白雲空斷魂
死生蘇子節貴賤程公門前輩如瓶戒無言勝有言
。七言句

愧故人

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凝如竟誤身子產片言圖棟
鄭仲連本志爲排秦但知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
故人王勣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求客

眼看銅駝燕雀盡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易飛

夢明月一問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若故人兵災向
天流鵲鳴會脫關厄還有當年此容不

紀事

予詣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酋伯顏語之云講
解一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大皇以
予為相予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
來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皇帝王正統衣
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為國欲毀其社稷
欲大酋以勇詔為解說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

成在遺稿

文忠集卷

八

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
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興俟講解之說達
北朝者區處如何却續議之時兵已臨京城紆
急之策惟有欺北以為後圖故云尔予與之辨
難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
兵禍未已非爾利也北解不遂予謂吾南朝
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經霜鏖非所恨也
大酋為之辭服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為
丈夫是成諸首識良久忽留予營中當時亮北

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樂惟賈餘憂以逢迎繼
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三宮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
虜東南那箇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宋國常因口舌存我亦瀕危專對
出北風滿野負乾坤

單騎堂上諸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碩稱男
子似謂江南尚有人

百色無厭不可支耳心實國問為誰射狼尚畏忠臣
成在遺稿

文忠集卷

九

在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墮疾藜羶羊生乳是歸期豈無從吏私衣
盜恨我從前少侍兒

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殺我混同江外
去豈無曹翰守幽州

紀事

正月二十日晚北留尋營中云北朝處分皆面
奉聖旨南朝每傳聖旨而使者實未曾得到繼
前今程鵬飛面奏大皇親聽處分程回

丞相商臺大事畢歸關既而失信予直前責首絳色甚厲不復顧死譯者再四失絳予迫之益怒大首怒且愧諸首群起呵斥予益自奮文煥輩勸予去虜之左右皆言上嗟嘆稱男子心狠心那顧軟銅盤舌在縱橫擊可下自分身為齏粉碎虜中方作丈夫看

紀事

正月二十日至北營適與文煥同坐予不與語越二日予不得回關話虜酋失信益氣不可止

康仁遺稿

文煥集卷

十一

文煥與諸酋勸予坐野中以坐遲一二日即入城皆給絳也先是予赴平江入疏言叛逆遺孽不當待以姑息乞奉春秋誅亂賊之法意情呂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故罵煥以亂賊乎謂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汝非亂賊而誰三尺童子皆罵汝何獨我哉煥云襄寧六年不赦予謂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既負國又曠家聲今合族為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傍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汝

見殺何為不殺取師孟子謂汝叔姪皆降北不族滅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來做朝士予實恨不殺汝叔姪汝叔姪能殺我上為宋忠臣正是汝叔姪周全我上又不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動煩變都以告伯顏伯顏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聞去丞相罵得呂家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容之

不拚一死報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本為妻子

計而今何面見三光

康仁遺稿

文煥集卷

十一

免頭牌子織金裳北面三年蟻麥長借問一門朱與紫江南幾世謝君王
巢挽何堪共勸酬衣冠塗炭可勝羞袖中若有擊賊笏便使兇渠面血流
麟筆嚴於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諛雖非周勃安劉手不愧當年產祿誅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無忌之後輩為虜大常丞北方之儒也諒唆都唆都使之來伴

予雲父知古今識道理可語中原遺黎甚惻
於本朝頗輸情焉作詩見贈內兩句云宗廟有
靈賢相出黔黎無害大皇明京師為之傳誦雲
父大意以為高麗地方數千里昨喪其半遂稱
潘大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今傳如故大
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比必不敢無禮於吾社
稷也雲父念本朝亦願望之辭

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
客便把君王作路人

成仁遺稿

金史卷

主

信雲父好為詩而辭極俚近一日問予詩法予因
奉宮詞數章比興悠長意在言外雲父恍有所得
明日袖出一絕云東風吹落花殘英猶恐枝葉愁
東風惡花有再開時予之不忘王室而王室之
必中興也雲甫君近關里漸染孔氏之遺風故其
用意深厚而超悟如此

肯從悟室課兒書嘯豎風流却減渠我愛信陵冠帶
意任教句法問何如

則堂

北入京城賈餘慶迎逢賣國既今學士降詔俾天
下州郡歸附之又各州付一省劉惟樞密則堂家
先生鉉翁於省劄上不肯揮毫吳丞相堅號老儒
不能自持一切惟賈餘慶之命其愧則堂甚矣程
鵬飛見則堂不肯奉命堂中作色欲縛之去則堂
云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廳以待執比竟不
敢誰何予在北以忠義孤立聞其事以自壯云

山河四塞舊旣金藝祖高宗實鑒臨一日盡將翰敵
手何人賣國獨甘心

成仁遺稿

金史卷

主

中書堂帖下諸城搔首庭中現獨清此後方知樞密
事從今此地轉相驚

思蒲塘陳

楊旌來冉冉捲旆去堂堂恨我飛無翼君濟有航
麒麟還共處熊虎已何鄉南國應無恙中興事會長

思方將軍

始興漢子下江淮曾為東南再造來如死如熊今國
在將軍何處上金臺

唆都

峻都為予言大元將興李校立科率丞相在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說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這是男子心天下一統做大元宰相是甚次第國亡與亡四箇字休道予哭而拒之峻都常恐予之伏死節也

虎牌旌笠號公卿不直人間一垂輕但願扶桑紅日上江門一死猶榮

二王

峻都忙右友一日問度宗幾子答曰三子問皇帝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市

是第幾子答曰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三子封

王乎曰一吉王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駭云去何處曰非閔則廣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既是一家何必遠去曰何為恁地說宗廟社稷所關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則二王為入臣若待皇帝不足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首為之愕眙不能對

一馬渡江開晉土五龍夾日復唐天內家苗裔其隆隼

氣槩

峻都一死問予何以去平江予曰有詔趣入衛問予兵若干予對五萬人喟然嘆曰天也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予問何以知之云相公氣槩如何肯降但累城內百姓予謂果斯打亦未見輸贏峻都大笑

氣槩如虹俺得知留是那肯豎降旗此人不解欺心語正恐南人作淺說

使此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市

北兵入城沈初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歸附又逼天子拜表執土左丞相是堅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泰政家鉉翁同知劉岳三人捧表北庭說祈請使賈辛國難自詭北人氣餒不可向還謝無識附和吳若儒畏怯不能爭列揮邪小人方幸時取美官揚也自得惟家公非頭從者猶以為然祈請意北主或可語冀一見陳說焉國家有一縉故引決所未忍也五人之行皆出此意吳初以病求免且已許之故表中所述賈謝家劉四人只

成仁遺稿

文淵集卷

六

不與焉二月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顏趣予與吳
丞相俱入北予不在使者則是行何為蓋驅逐之
使去耳予陷在難中無計自脫初九日與吳丞相
同被逼脅勉就紅先一夕予作家書處置家事
擬翌日定行止行則引決不為偷生及見吳丞相
家參政吳珠無拘囚之意家則以為死傷勇祈而
不許死未為曉予以是徘徊隱忍猶冀一日有以
報國惟是賈餘慶先拔殘忍出於天性密告伯顏
使營北庭拘予於沙漠彼則賣囚伎北自謂使畢
成仁遺稿

成仁遺稿

文淵集卷

七

公子方張奉使旗行行且危復何為似聞頗盡黃金
鳩辛苦平生只為誰計
廷爭堂堂負直聲飄零沙漠若為情程嬰存趙真公
志賴有忠良壯此行
初脩降表我無名不是隨班拜發人誰遣附齋祈請
使要教陳腐識忠臣
客子漂搖萬里程北征情味似南征小臣事主寧無
罪只作幽州謫吏行
使旆盡道有回期獨陷羈臣去收叛中尔含沙渾小
成仁遺稿

杜架閣

即歸愚不可言也謝堂已宿謝村初九日忽駕舟
而回或謂唆都為之地伯顏得賄而免堂曲意奉
地可鄙惡尤多詩記其事
自說家鄉古相州白麻風旨出狂酋中書盡出降元
表北渡黃河衣錦游夏
至尊馳表獻燕城肉食那知死爭當代老儒居首
揆致前陪拜車公卿吳
江南浪子是何官只當空廬雜劇看擬取公卿如養
土沐猴徒自尊衣冠

天合社許字貴卿號梅壑糾合四千人欲救王室
當國者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見予於西湖上予嘉
其有志頗獎異之十九日客贊予使北梅壑斷也
不可客逐之去予果為北所留後二十日驅予北
行諸客皆散梅壑憐予孤苦慨然相從天下義士
也朝旨特改宣教即除礼兵架閣文字
仗節辞王室億萬里懷諸君皆雨別一士獨星言

帝意亂人意落花銷客魂東坡愛巢谷頗恨晚登門

又

昔趙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
黃沙揚暮靄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携手行吟看白雲

聞雞

自入北營未嘗有雞鳴因泊謝村始有聞是夜幾
與梅壑逃去二更遣劉百戶二三十人擁一舟未
逼下船遂不果

軍中二十日此夕始聞雞壘暗天街靜沙長海路迷

成仁遺稿

文山集卷

六

銅駝隨雨落鐵騎向風嘶曉起呼蒼尹何時脫瘴瘴

命裏

二月名一不燕盤百戶老臣送中有人可告言

也賈餘慶語缺木兒曰文丞相心腸別翌日早缺

木兒自駕一舟來令命裏千戶押予上舡舡缺

人見者莫不流涕命裏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鬚

回回人也

然照十萬建行臺車騎誰教免胄未一日捉將沙漠

天道逢碧眼起回回

留遠亭

十一日宿魁岸上有留遠亭北入然火亭前聚諸
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口罵坐毀本朝
人物無遺者以此歡佞北惟臺上笑劉昆數奉以
淫褻為北所薄文煥云國家將亡生此寺人物
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首專以為笑具於舟中
取一村婦至亭中使薦劉寢據劉之交坐諸首又
嫉婦抱劉以為戲衣冠掃地殊不可忍則堂尤憤
疾云

成仁遺稿

文山集卷

六

斗心賣國罪滔天酒後猖狂詠作顛把酒逢迎首虜

笑從頭罵坐數時賢賈

落得稱呼浪子劉樽前百媚佞梅裘當年鮑老不如

此留遠亭前大也蓋劉

平江府

予過吳門感念懷愴向使朝命不令入衛嚴速予
以死守不死於是即至今存可也予抱病卧舟中
舊吏三五人來遺民聞吾經過無不垂涕者舟到
一時頃即解纜夜行九十里北似防我云

然藝術亦得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
鳩君無鵲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危今若何

無錫

己未予携弟壁赴廷對嘗從長江入襄海趨京口
回首十八年後由此路是行驅之入北感今懷昔
悲不自勝

金山舟上波濤雨錫水混也草木春二十年而會云
路三十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為碎父老相逢
欲辛夜讀程學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咸仁遺稿

卷一

升

吊五木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為
淮將必經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三千人從之張全
無統馭之材自為盱眙十月二十六日提淮軍自
往橫村設伏震橋北兵至麻士龍死之張全不救
走回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如振溝壟設砲角
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曉其意二十七日北
兵薄朱華日辰至未朱華與廣軍與之對北兵自
路塘直來死於水者不可勝計至曉北兵繞山後

薄顏軍尹玉當之曾全胡遇謝雲曾玉先遁走尹

玉死焉張提軍隔岸不發一矢有利災樂禍之心

吾軍渡水稅張全軍紅張全今諸軍斷稅紅者之

指於是溺死者甚衆張全奔宵遁惟尹玉殘軍五

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反而委積田間質明

止有四入得歸今易崇尚有嗚呼使此戰張全稍

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夫無意而事遂闕宗社嗚

呼天哉余初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特敗將並從

軍法以張全為朝廷所遣請於都督乃省張全使

咸仁遺稿

卷一

上

自顧予遠不及行法後諸餘杭發京師始取曾全

以拘衆而噬臍多矣過五木吊戰場為之流涕不

可禦續聞張全者淮東之憤將也昨隨許文德復

清河兵已入城張全鳴金散衆許不敢戰斬將自

縛解赴制閫李公以使過期之得不死予不知受

其誤其免罪又出於第二次僥倖卒為降北可歎

恨云

首赴勤王彼成功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映成川

我作招魂相誰為掩骼綠中興須再奉寄諸慰重泉

哭尹五

尹玉江西憲司將官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其
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
使三廟與二子官承節即下江西安撫使撥賜良
田二百畝其間以捕寇死者何限惟玉得其死所
恤典非細哀榮備焉

團練濠州廟額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墓捕逐多亡
將還有焚黃到墓前

常州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廿

常州宋睢陽郡也北兵潰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
者忠義之鬼哀哉

山河千里在煙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冤哉馬邑奢
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蒼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

鎮江

至京口予以十八年曾自鎮江赴京今自京赴鎮
江俯仰感嘆為之流涕

鐵甕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
豪傑非無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士稚風雨溫雙雁

渡瓜洲

沿祈請使十八日至鎮江府阿木在瓜洲即請十
九日渡江至則鮮腴倍傲令人裂眦諸公皆與之
語予始終無言後得之監守者云阿木言文丞相
不語肚裏有倭僮彼知吾不心服也

踰江半壁闕十帆虎在深山龍在潭當日本為南制
北如今翻披此待南

眼前風景異山河無奈諸君笑語何生上有人正愁
絕胡北便道是樓羅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廿

弔戰塢

連年淮水土死者亂如麻魂魄丘中土英雄糞上花
士知忠厥主人亦念其家夷德無厭其皇天定福垂

回京口

予回京口幸得間問舟為脫去計連日不知志賦
是詩

早作田文去終無蘇武留偷生寧伏劍忍死焚舟
送騷思超乘飛駕志脫鞵登樓望江上日日欲行艘

思小村劉

素雲慘慘兮春水漫漫思我故人方行路難若談以
商兮我輟以北去月以遠方憂不可以終孤寒予焉
方江車式燕兮以遊邀念我平生方思君鬱陶在師
中兮豈造次之可離忘言不聞方思君但愧毫厘之
差方天壤易位駟不及舌方臍不可噬思我故人方
懷我親懷我親方思故人懷哉懷哉不可忍方不如
速死慨百年之未半方明中道而端止魯運子方義
不帝素負元德方羽不召為人委骨草莽方時廼天
命自古孰無死方首丘為正我行我行方夢寐所思
感仁道稿 卷之十一 高

故人望我方胡不歸胡不歸

沈順家

予回京口北入欵之府中予不得離岸上得沈順
家坐臥北不意予為地計也

孤舟霜月迫曉起入柴門斷岸行簪影荒畦落葉
江山渾在眼字留付無言昨夜三更夢春風滿故園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僻登舟
涉金山走真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聞者謝村幾去至平
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起真州杜架閣
併與帳前將官余元慶實與謀元慶真州人也杜
架閣與予云事集萬幸不幸謀世皆當死死有
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事悔且謝七首挾以俱事
不濟自殺杜架閣亦請以死自効於計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坡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斫案判生
死夜半何人敢突圍

感仁道稿

卷之十一

人生

謀人難

杜架閣如顛狂人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而感憤
追思者即捐金與之密告以欲遁之謀無不願自
効以無舟而輟前使母慮十數其不謀世真幸耳
一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漏話三分當時若也私謀
匪素豪傑德郭璞項

踏路難

山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上十里偶得一松校馬
引間道出三教巷即荒涼野走至江岸路頗近

使不知間道只行市井正路無可出之理

烟火連甍鐵甕開要尋間道走江干何人肯為將軍
地北府老矣思漢官

得舡難

北舡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杜架閣與人為謀皆
以無舡長嘆而止是後余元慶遇其故舊為百管
舡遂密印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云吾為宋
敵得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錢為但求批帖為
他日趨承之證後授以一批帖約除廉車及強委
成仁遺稿

之白金義人我使吾無此一遺過已矣

經營十日若無舟慘上推心決血流漁父疑為神物
這相逢揚子大江頭

給北難

自至鎮江即謀舡不可得至二月二十九日方得
之喜甚是午催過瓜洲賈餘慶諸人皆渡矣惟予
與吳丞相在河次得報最遲於是托故以索日同
吳丞相渡江幸而此不見疑駭迫稍緩是夕遂
若非得此一船從前經營皆枉用心惟有死耳

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負舟余皇誰趣渡瓜洲若非
遁哭死界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兵即路路之人杜架閣日與之飲頗情甚狎是
夜姚者十二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作一陣走恐
出門大兄則事易知覺路必過老兵之門於是遣
三人先就老兵家伺過門同遁忽老兵中變醉不
省其妻詰問之欲喚四鄰發亮一人函走報杜架
成仁遺稿

閣亟呼老兵春來直至吾前藏之帳中三人者同
時而回老兵酒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袋事至與
之遂至二更引路而行是舉垂成幾為老兵老嫗
所誤全得杜架閣警致狙詐之特作敵者又隨作
使耳危哉危哉

老兵中變意差地倉卒呼來朽索危若使阿婆真一
乳目生隨後悔何追

出門難

北船欺諸卒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

予為通計宿府治一夕即托故還襄河舟中地亦不之疑予遂於河次得沈順家坐臥初北分道諸首監諸卒執從予者曰王千戶報突司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順家飲亦同臥席前後是夜予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戶者伺其寢熟啓門而而出使微有知覺吾事殆哉

羅剎盈庭夜色寒入家燈火半闌珊夢回跳出鐵門限世上一重人鬼關

出巷難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卷一

北遣兵嚴巷禁夜不得往來先是有一首忽入沈順家予問何人劉百戶問何職管夜禁問官分當何如曰官燈提照往來從便杜架開開之即隨劉百戶出強與之好已而約為兄弟拉之飲于妓舍杜強劉宿劉俾杜歡杜云我隨丞相在此夜安置後方可出怕禁夜耳噤述爾燈燈這小番隨着不妨事杜遂約成五果如約予變服色隨杜出諸巷皆不可問杜至人家漸盡馳即以銀與小番約之便歸來日候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是

得通

不時狗鋪路縱橫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兒燈一炬旁入只道是官行

出臨難

北於市井盡設險以十餘馬欄路予等至監所馬驚意甚恐幸北軍皆睡因得脫袖携匕首學衛校橫度城闕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北軍新睡正如雷

候船難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卷一

予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予并露寺下及至舟不知所在意察其交謂船已失約奈何予携匕首不忍自殘甚不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寒寒陟水尋一二里許方得船至各稽首以更生為賀待船三五立此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羅看

止江難

予既登舟意流流直上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紅迷豆數十里鳴榔唱更氣騰甚盛吾船不得

已皆從北船邊經過幸而無問者至七里江忽有
巡者喝云是何船搶答以河鮑船巡者大呼云云
船又者北以是多反側奸細之探巡者欲經船前
適潮退閣淺不舳至是時舟中皆流汗其不來燒
倖耳

蒙衝兩岸夾長川鼠伏孤蓬掉向前七里江邊驚一
喝天教潮退閣巡船

得風難

予方為七里巡船所驚忽有聲如人哨甚清麗
咸仁遺稿

船稍立船頭拜且禱曰神道來遠問何神曰江河
曰相公也即得順風送上

空中哨響到孤蓬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來扶正
在中流半夜一帆風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可達真州城下風良久遂靜天
明尚隔真州二十余里際恐北船自後追躡又懼
有哨騎在淮岸一時憂迫不可言在舟之人盡力
搖撻撐篙可牽近公岸拽纜然心急而力不逮既

望見城又不克進甚矣脫虎口之難

有來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餘食盡今只愁追者
人人皆欲擒汝

上岸難

真州蒙與江通潮長舟方可到城是日泊五里
遂上岸城外荒涼寂無人影四五如掌一無閑防
幸而及城門無他警當行路時時回首惟恐有
追騎之猝至既入城門隔昨日早晨哨馬已到五
里頭時三月朔云

咸仁遺稿

岸行五里入真州城外荒荒是也忽忽聽路人望望
說昨朝哨馬到江頭

入城難

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群望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
脫徑來投奔城子諸將校皆出即延入城苗守迎
見語國事極時感憤流涕即飲之州治中住清遠
堂然後使者之始至也引至直司樓身上單器既
知無他然後見信其閑防之嚴每如此向使恐疑
橫於胸中則門不更天地茫茫何所歸嚆危哉

輕身漂泊入鑿江大宇欣然為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人間生死路茫茫

真州雜賦

予既脫虎口至真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條之以七言自正月二十羈繫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得脫首尾恰四十一日入真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流入乍歸故鄉不意重觀天日至此四十義城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真陽山川莫道非吳土一見衣鄉是故鄉

咸仁遺稿

文集卷本

三

予入真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橋上人看殺又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播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願將謂燕人騎屋看而今焉肯向真州

京口船與捐人此人皆有籍予所得舡乃藍綠也船販私盜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賈却私盜一舡回天教壯士果安排子胥流向江南去我獨倉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已在改上矣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千夜涉煙波明朝方覺因文去追騎如雲可奈何

予逃之明日北入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予逃矣不可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來到颶捉南冠博浪力士猶難覓要覓張良便是難

三月初旦予在真州城內買余廬在瓜洲皆淮境也而南北分焉哀哉

咸仁遺稿

文集卷本

三

我作朱金沙上游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畧北人之驅去皆俯首從之莫有謀自援者予犯死逃歸萬一有及國事忘亦烈矣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足謀歸全趙望東南那箇是男兒

天下趙

予至真而守存成爲予言近有樵人砍一樹樹中

有生成二字曰天下趙孟取木視之果然木一丈
二尺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揚州平樹留其州三
字瞭然不可磨也以此知我朝中興天必將全復
故疆真州號迎奎墓祖發迹于此非在天之靈所
為乎

皇王著姓後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奎呈瑞
字為言墓祖有靈無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真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矣問

虞仁續稿

文忠集

五

予京師事陳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將校諸幕

皆采俱憤北不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惜天使

李公怯不敢進而夏老與淮東薄有嫌隙不得令

從得丞相來通兩淮詠結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

去北舉之在淮者江南可傳檄定也予問苗守計

矢出苗云先約夏老以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之狀

以牽制之此則以通泰軍義打李頭以高郵淮安

寶應軍義打揚子橋以揚州大軍向瓜洲某與趙

刺史孟綿以舟師直檣鎮江並同日舉北不能相

致勝苗子橋皆沿江扼兵守之且然北王師至

即下寨而攻瓜洲之三而再成則自江中一面應

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北策既就然後惟東軍

至京口淮西軍入金城北在兩浙無路得出勇帥

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興機會在此即作

李公書次作夏老書苗各以覆帖副之又欲予致

書我帥又諸郡并曰此意予已初承漢姜才家事

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皆勇躍有謂李不

能自援者又有謂朱漢姜才各做起來李不自由

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之予

既遣書盼盼焉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吾言庶

幾不拍鑿乎

清逸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溫巾為道兩淮兵定

出相公同作歌盟

揚州北了約廬州某向瓜洲某驚洲直下南徐侯自

管皇親刺史統千舟

南八空歸唐靈陷包胥一出楚疆還而今

央只看元戎進退隨

出真州

予既為李制所逐出真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

我

予至真州第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省城予予欣然諾之有頃陸都統來導予至小西門城上開看未幾王都統至迤邐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相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有二丞相差往真州縣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歎慨聞二都統忽鞭馬入城小西門咸仁遺稿

文忠集

卷一

開矣不復得入彷徨城外不知死所

早約戎裝去省城縣驛上嘆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憔悴世間無告人

制使遣一提舉官至真州疑予為北用苗守貳於予云決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二人同來之理何不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

意使苗守殺予以自明哀哉

揚州昨夜有人來以把忠良按劍請怪道使君無見

辭城門前日不應開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地將傳報疑而憐之之意多也

瓊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跌微泉頭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真州即議糾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為北用欲見是江南與北市皆知予為忠義而兩淮不孚信予平生仕宦聲望也

淮天地昨昨與誰語哉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

咸仁遺稿

文忠集

卷一

若平生只少兩淮綠

予少時嘗過真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糾合復興為國家辦大事乃不為制臣所容天乎哀哉

一別迎鑒十八秋重來意氣落龍頭平山老子不似拾南望端門淚雨流

始見制臣小引脩脫回入朱七二等供云有一

相往真州縣城予頗疑北有智數見予逃後遣人詐入揚州供吐以行反問既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來真州見害乃三月初二日午前從予以二月

晦夕逃則且北方覺然不知走何處是日使遣人
許入揚州殆無此理者未只是吾書與苗苗覆帖
初二日早到制使不暇深省一聚以爲奸細而欲
殺之哀哉何不察之其乎

天地沉沉夜跡舟鬼神未覺走何州明朝遣問應無
是莫怨元戎邀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女頭目張路分
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
來送者相公去那裏予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州

威仁遺稿

宋史集本

宋

見李相公路分云安撫謂淮東不可往予謂夏老
素不識且淮西無歸路予委命於天只往揚州二
路分云且行且行良久有五十人弓箭刀劍來隨
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予予與杜架閣連轡而發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挾勦我問平山堂下
路忠臣見識有夫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行杜架閣仰天呼號
幾赴壕死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爲予進不得
城城外不測有兵露立荒迥又乏飲食予心自念

豈予死於是乎爲之踟躕心緒如割後得二路分
送行苗守又遣衣被包篋等來還送之揚州是日
上巳日也

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冠反見仇記取小西門外
事年年上巳哭江頭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真州城五十兵忽觀
刀於野駐足不行予自從至二路請下馬云有事
商量景色可駭予下馬問云商量何事云行幾步
行稍遠又云且坐且坐予意其殺我於此矣與之

威仁遺稿

宋史集本

宋

立談二路分云今日之事非苗安撫意乃制使遣
人欲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故遣某二人來送行
今欲何往予云只往揚州更何往彼云揚州殺丞
相奈何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撫今送往淮
西予云淮西對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在無
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
恢復否則即從通州路道海還關二路分云李制
使已不答不知只在諸山寨中少避予云做什麼
合煞生則生死則死決於揚州城下耳二路分云

安撫見辨船在岸下丞相從江行我婦南歸北岸
可予驚曰是何言歟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
分見予辭真確乃云安撫亦疑信之聞令其二人
便宜從事某見相公一箇恁麼人口口是忠臣某
如何敢殺相公既真箇去揚州則某等部送去乃
知箇中亦主張不過實使二路分覘予語言趨向
而後為之勉使一時應酬不當被害原野誰後知
之痛哉痛哉時宰所携銀一百五十兩與五十安
且許以至揚州又以十兩二路分則許以分賜金
成仁遺稿 卷下 四

百兩遂行

弟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仕便宜不是白兵生服

孔一團冤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予忠義與予中路言真州備判司行

下有安民勝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

去訖為之嗟嘆不已嗚呼予之不幸乃至於斯其

不死於此豈非天哉

我衣噴噴莫忠臣為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

去真州城裏勝安民

杜梁聞幾赴臻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死於真州
城下矣後得二路分送行惟恐有北哨追之危哉
危哉

有客倉皇欲赴臻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
去惟恐北軍來捉逃

二路分所引路乃唯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州遂
後取揚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快矢一路甚憂疑
指某處瓜洲也又前某處揚子橋也相距不遠既
兼所行皆北境為恐北遣人伏路上寂如衙校使

成仁遺稿

卷下

四

所遇北有數騎在焉吾等不可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椒煙樹光中揚子橋夜靜衙校莫輕

語草間惟恐有鴟鴞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造揚州二

十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揚

州有販鬻者以馬載物夜竊行於途曰馬梁子二

十人者但令隨馬梁子即至揚州西門予一行如

首悵悵然行嗚呼客路之危難如此

真州造驛已回城牆裏依隨馬梁行一陣西州三十

里摘星樓下打初更

至揚州

予至揚州城下進退維谷其傍徨狼狽之狀以詩
志其槩予夜行街故至揚州西門憊恁有三十郎
廟僅存墻堦屋無矢一行人皆枕藉於地時已三
鼓風寒露濕悽苦不可道

此廟何神三十郎問即行客感瓊瑤荒堦枕藉無人
問風露滿堂清夜長

揚州城中打四更一行人遂入近城西門坐漫池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聖

上候塔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答

予等莫敢語恐聲音不同即眼生隨後

譙鼓藁藁入四更行行三五入西城隔簾脫問無人
應怕恐人來捉眼生

予出真州實無所往不得已趨揚州猶冀制臣之
或見諒也既至城下風露凄然聞鼓角有殺伐聲
傍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翦翦豈有井心
事何故萬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見殺若叩揚州門恐以矢石
相加城外去揚子橋甚近不測又有哨馬還不可
城上堦堦接劍看四郊胡騎遠團團平生不鮮楊朱
泣到此方知進退難

杜架閣以為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哨一
日却夜趨高郵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王
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

吾戴吾頭向寶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投東
海猶會乘風近玉京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聖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後至通州何
以能達與其為此受苦而死不如死於揚州城下
不失為死於南且猶意使臣之或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滿路胡塵不自由若使一朝得上
去不如制命死揚州

予方未知所進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
有禍相公有禍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曰何處可
暫避一日曰傳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
有哨否曰數日不一至曰今日哨至如何曰看橋

如何耳

路傍邂逅賣柴入為說高沙可問津此去懷家三十里山坳聊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北騎見捕莫知所決時天色漸分去數步則金一邊來牽住回數步則杜一邊又來施行事之難從遠未有如此之甚者

且行且止正依遑勢鬚長空曙影微徙者舍皇心緒急各持議論泣軍衣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四

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吳亮蕭發遂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上下竟勢以走

問誰攫去橐中金僮僕双双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士死生一片歲寒心

予危急中隨行四人背負而逃外既

困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充草中扶

此數十而天曉矣

顛崖一陷落千尋坎僕僮生負主心飢火相煎夜夜

絕澗山花草晚沉沉

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而天色漸明行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圓一所者是民居毀蕩之餘無棟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望高者見一隊人行即來追逐只得入北土圓中暫避為謀拙甚聽死生於天矣

戴星欲赴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餘倉卒尺從山半住顏垣上有白雲選

既入土圓中四山閑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四

米亦無煙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哀哉

路途敗屋作鷄棲白屋荒荒鬼哭悲神有金錢無米糶假饒有米亦無炊

土圓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著衣服貼

觀地面塵起復坐坐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

哀哉

掃退曉蟾枕敗牆一朝何止九回腸睡餘捫風沉沉

坐偏覺人間白日長

北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睡至午後

惟曰今日得命天忽聞人聲喧呶甚自壁窺之乃
北騎數千自東而西於是追咎不死於揚州城下
而彼捉於此者矣苦矣特大風忽起黑雲暴與數
點微雨下山色昏冥若有神功來救助也

飄零無緒嘆途窮搔首踟躕日已中何處大聲似潮
沐黑雲驟起滿山風

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上園後過一行人無後人
色傍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入來即無懸額

矣特門前馬足與箭筒之聲墜落在耳只隔一壁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六

幸而風雨大作騎只徑去充我危我哀哉哉

蓋聞萬騎忽東行風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
過人人顧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及金德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
八人在土園中時已過午謂甯不來山下一里有
古廟廟中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遠達呂武鄒捷
下山汲水意或可以得米萊少救飢餓不料甯至
二人首被獲二人解所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
之此受金得不殺又甯過二人方回相向哀泣又

幸性命之苟全

青波山下汲荒泉道過腥風走不前向晚歸來號且
哭胡兒只為解腰纏

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於土園中約賣柴人
入城糴米救性命云不奈何忍飢一日城中衙廩
後方開門米至則黃昏矣是日北數百騎薄西城
於是門不開賣柴人竟不得出予等飢窘失措又
以土園中露天不可睡卧於是下山投古廟中與
丐婦人同居焉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七

眼穿只候賣柴回今日堡城門不開糴米已無消息
至黃昏惆悵下山來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劈挺至良以三四人陸
續來吾意不免矣乃知其人自城中來夜討柴萊
早入城赴賣無惡意也數人煮糲煮出其餘以遺
我有未冠者一夕於庭中燒火照明諸燕亦不睡
子等且困且睡是不可言

既投古廟覓藜羹二五樵夫不識名僮子似知予夢
惡生柴燒火到天明

予等飢甚憊者飲食輒乞其餘破廟何所風露寧然僅存

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層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身何許始悟人間萬法空

予見諸憊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患難寧許之使導往高沙賴其欣然見從未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北門賈家庄少駐一日却為入城糴米買肉以救兩日之飢又顧馬辨乾糧以備行役於是五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四

更隨諸憊夫往焉時憊夫知予無聊又有所勞使使萌不肯心得財豈不多於所許誰人依本分感激豈亦有天意行其間乎

憊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為裹糧曉指高沙後處泊司徒廟下賈家庄

賈家庄

予初五日隨三憊夫黎明至賈家庄止土園中臥近藁叢風露凄然時將曉已經兩夕一日半懇三憊夫入城糴米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顛馬赴高

沙

行邊無為雀臥處有腥臊露打鬚肩硬風披頰頰高流離外顛沛飢渴內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嘆所遭

楊川地分官

初五至曉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人面酸甚於北亟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離地分去告以入城云入城必被殺幸而脫北方之難不意困折於我土地天地雖大無所容身哀哉

五騎馳米號徹巡咆哮按劍一何真金錢買命方無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四

語何必新狼罵北人便當縞素駕戎車長賊何當畏虎如看取摘星樓咫尺可憐城下哭包胥

恩則堂先生

初四日予在桂公塘北騎數千東行莫知其故賈家庄有憊夫云昨夜北營井泉西去城四十里有白鬚老子設青氈魚飯於破生寺窰前和甫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赫肥以意逆之則堂家先生也回知昨日北驅來使北云與其所探老小轡

重借行予雖不免顛路較諸先生不以彼力
此也先生嘗云某四十規行矩步今日乃有此厄
流涕二十八年

白鬚老子宿招提者積厨邊世晚炊僧問魚羹何處
少北風安得似南枝

高沙道路

予產騎夜越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
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飢乏且行露
中不相辨頃更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竹

康仁遺稿

宋史集卷

五

林亟入避頃更二十餘騎迷林呼噪僕候張慶右
眼內中一箭項中二刀割其髻探于地帳兵王青
縛去杜梁閣與金應林中被獲出所携黃金賂羅
者得免餘藏處距架閣不遠北馬入林遇吾傍
三四皆不見不自意得全僕天鄒捷臥叢篠下馬
過踏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是
役也予自分必死當其患時萬數怒號雜亂人聲
比倉卒不盡得疑有神明相之馬既去聞其有焚
林之謀亟趨對山後尋叢篁以自蔽既不識路又

乏糧食人生窮蹙無以加此未幾呂武抵北騎已
還灣頭又知路遠點魚填傳聞不盡信然他無活
策尾勉趨去僥倖萬一倉皇匍匐不能行先是有
楊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逃僅
存其二二人出於無聊各操挺相隨有無禮之志
逡巡行路無可奈何至晚西忽遇樵者數人如佛
下降偶得一籬以繩維之坐於籬中產六夫更迭
負送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改常恐追騎之
奄至也宿陳氏店以茅覆地忍飢而臥黎明過淺
康仁遺稿

宋史集卷

五

而心始失痛定忍痛其渴如雨

三月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越高沙如走阪上圓
夜行二百里望望無人煙迷途呼不應如在盤中旋
昏霧腥且溫怒騰狂欲顛流漸在鬚髮壘沫滿索隄
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疾如鬼忽在林之巔
誰家苦竹園其葉青茂我倉皇伏幽篠生死信天緣
欽騎拽四合烏落無益弦遠林勢奔軼動地聲喧聞
霜蹄破叢篁出入相貫穿既無遁形術又非縮地仙
猛虎驅群羊兇魚落蹄筌一吏射中目頸血僅可澣

一隸縛上馬無路脫糾纏一駟躡其足吞聲以月金
一賓與一從買命得金銀一併與一枚幸不逢刃鉞
嗟予何降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數竹側往來度飛鸞
遊鋒幾及膚怒興空挫拳跬步偶不見瞬息忽後延
當其蹙迫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蜿蜒
更生不自意如病午得痊頃更傳火攻燃眉後相煎
一行輒一跌奔命度平田出篁便自托仰天坐且眠
晴曦正當晝焦腸火生咽斷壘吸勺水天降甘露鮮
青山為我至白雲為我採被草何荒荒被水何潺湲
咸仁遺稿 卷五 五

將入漸復出胡馬蹏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
東野御已窮而復加之鞭躡足如移出勢持姑勉旃
行行重狼顧常窮追騎先楊州二洋手面目輕且優
自言同脫虜波波口流涎白日各持挺其來何翩
双輦殊無聊似欲為鷹鷂逡巡不得避然上同寒蟬
道逢採樵子中流得舟船竹蓄當安車六夫共頽肩
四肢與百骸屈曲如枯樁路人心為側使者皆涕漣
星奔不可止暮連城西什飢臥野人廬藉草為針線
詰朝徒東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無難此難何遙邐
咸仁遺稿 卷五 五

首陽既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目魚一似無足蚊
不見道傍骨委積萬有十竟覓親蛇內膏脂飽烏義
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役蒼天
古人擇所安肯陷不測淵奈何以遺餘糞土同棄捐
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為我王室故持此金石堅
自古皆有死義不污腥膻求仕而得仁寧忍溝壑填
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李布走在魯樊期托於燕
國士急人病憫憫何拘攀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
鵲聲從何來忽有言語傳此六三五里古道方平平

重險復重險今年定何年聖世基祚嶽皇風靖埃
中興奮王業日月光重宣報國臣有志悔往不可前
臣若不如死一死尚可憐堂上大夫人鬢髮今猶玄
江南昔卜宅嶺右今受壓肯立義皇皇衙門望倦倦
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堧北海轉萬折南洋派孤蹇
周游大夫蠶放浪大吏遷倘復得吾盤然當畊我綿
夫人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為烈士從容為聖賢
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尚哀痛敢謂事已過
北以高郵米潯濟維楊故自灣頭夜道驢載諸津

鮎魚堤其一于是夜若非迷途四更可達堤所當
一網無遺乃知一夕倉皇失道亦若有鬼神鼓動
於其間顛沛之餘雖幸不死何辜至北極也

至高沙

予倉皇至高沙驚覓藤定回思初四土園中初二
竹林裏幾死於是死果不免委骨草莽誰復知之
江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豺虎
手而今玉也有誰埋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五

之又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污人皆知其為遇北
不復以奸細疑然閉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以丞
相丞相來贖城令覺察關防於是不敢入城悉買
舟去

發高沙

曉發高沙臥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為指荒烟
嶺南北今年幾戰場

平淮十里莽為丘墟自出高沙滿目空曠高郵水
邊灣頭通下海陸入射陽過颶水皆其路也二日

六日城子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某處是戰場
城子河邊委亂尸河邊血肉更稀微大行南北燕山
外多少隋堯逐馬蹄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沉尸無數臭穢不可
當上下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
使柳岳洪雷震併輜重俱北稽家庄擊其前高郵
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死焉洪雷震今在高郵是
說北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五

一日經行白骨堆中流失袍為心摧海陵棹子長恨
顧水有船來步馬來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闐然棹人心悉長恐灣頭有
人出來又恐岸上有馬來趕正荒急間偶然拖拆
整施良久危哉險哉

小泊稽家庄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灣頭
出正在青山大路邊

自高郵至稽家庄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為寨統制
官稽聳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莆田人
林希驥字千里林孔時子願學皆銳意於事功

稽設醴甚至云今早報齊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
與之相遇公福人也為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
送予至泰州

稽莊即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
踏險寧追悔懷忠莫見明
鴻聲連水遠山色與天平
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泰州

予至海陵問程趨通州九三百里河道北與冠出
沒其間真畏途也

成仁遺稿

文集卷

五

羈臣家萬里天日鑒孤忠
心在坤維外身游坎窞中
長淮行不斷苦海望無窮
晚鵲傳佳好通州路已通

卜神

通州三百里亭常也還無胡騎虎出沒山魃鬼嘯乎
王陽懷畏道阮籍決窮途人物中興骨神明為國扶

旅懷

北去通州道畏途固應孝子為回車海陵若也容羈
谷賸買菰蒲且寄居

天地雖寬廢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還相

念只欠一帆東海風

昨夜分明夢到家
曉曉依舊客天涯
故園門掩東風老
無恨杜鵑啼落花

懷則堂實堂

二先生於予厚予之惓惓於二先生知二先生亦
惓惓於予也

白頭北使駕双轡沙濶天長淚曉煙中夜想應發深
省故人南去地行仙

貴卿

成仁遺稿

文集卷

五

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
為隣平生交游樂日何在貴卿真吾異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迥與予獨牢愁初作燕齊客今為淮海游
半生誰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視君年長相看此惠州
惠州予弟壁也

憶大夫人

三生命孤舌萬里路酸辛
發險不一險無身後有身
不忘望天子幾負大夫人
定省今何處新米夢寐頻

即事

痛哭辭京開微行訪海門久無鷄可聽新有鳳鳴
白髮應多長蒼頭少有存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坤

紀開

九十春光好周流人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於山
俯仰經行死生談笑間近世最難得旬日海陵開

聲苦

萬死奔波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來學得趙清
歡叫苦時時數十聲

即事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天

船隻時聞鎖城孤日閉關驚心常有焉極目奈無山
去路相傳險行囊愈覺堅歸心風絮亂無奈一身閑

發海陵

自二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候伴問占苦不如
意會通州六校自維楊田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
於二十一日早徑法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
乃解纜前途吉凶未可知也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度鬼門關若將九折回事
省慘焉何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州下文字馳
舟而過報吾舟云馬來來一於是連張帆去荒迤
不可言二十三日幸達城西門鎖外越一日聞吾
舟過海安未遠即有馬至縣使吾舟遲發一時頃
已為囚虜矣危哉

過海安來奈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扶忠
直世上未應僥倖多

如軍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天

如軍縣練有泰州來省二者受北命為率率其民
結道路予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為之驚嘆

雄狐假虎之林軍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身世
險一窓春夢造輕船

聞諜

予既不為制錢所容行至通州得諜者云鎮江府
走了文相公許浦一路有馬來抵開之悚然為賦
此

來北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接劍真不是神明扶正

直淮頭何處可安身

哭金略分應

金應以筆札往來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為
下流去年從予勦王補兩武貳今春時授承信郎
東南第六正將贛州駐劄又予使北轉三官授江
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駐劄予之北行也人情莫
不觀望際從皆散雖親僕亦逃去惟應上下相隨
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為當然蓋委身以從死
生休戚俱為一人者至通州佳十餘日矣閏月五
日忽伏枕命醫三四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絕
予哭之痛其飲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塋
西門雪窖邊棺之上排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覆
於七釘之上以為記不敢求備者遠城無主恐貽
身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歸葬廬陵而後死者
之目可閉也傷我傷我為賦二詩焚其墓前
我為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險夷卒異趣休戚復同情
過賊能無死尋醫劇不生通川一丘土相望淡如願

又

明朝舌渡海波東在也鄉六七年華冠三千客路長
招魂情點點歸骨事茫茫有子應年長平生不放忘

懷楊通川

江波無奈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頭覓船
去始知有煉是精金

喚渡江沙銀欲粘羈臣中道落網嗟乘船不管千金
購漁父真成大文天

范歟西來變姓名綈袍曾感故人情而金未識春風
面傾蓋江湖話一生

成仁遺稿

文選集卷一

六

仲連義不帝西秦後宅逃來住海濱我亦東歸煙露
去扶桑影裏看金輪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淮入浙者必由
海而通為孔道也由是海船發盡適三月間方有
台州三隻船至已為曹大監鎮所雇甬州有下文
字自定回張少保恰予之以一船亦是三月方到
岸而予適來楊守遂以此舟送予與曹大監俱南
向使有蓋艫而無張少保一舟予不能行有張少

保而無益也予又無伴不我失後適有避道殆神
施鬼設而至也

海上多時斷夫舟公未容易渡南川子胥江上逢漢
父莫是神明遣汝否

發通州

予萬死一生得至通州幸有海船以濟開月十七
日發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監鎮兩舟
徐新班廣壽一舟舟中之人有識予者

孤舟漸漸脫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接海

咸仁遺稿

文忠集

卷一

甫未應便道是天涯

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姓名空盡形容
改猶有天涯相識人

淮水淮山阻且長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
路便是當年不死方

石港

王陽真畏道李路漸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黑人
乾坤万里夢烟雨一年春起看扶桑曉紅黃六六鱗

賣魚歌

賣魚港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膠舟候潮
方能退

風起千濤浪潮生方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鹽花
故因何時訊扁舟到麴家報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即事

宿賣魚港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邀而即
之魚甚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潮漲青紗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
當呼童上津買青蝦

咸仁遺稿

文忠集

卷一

北海口

淮海本東海也於東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
南洋入江南入越江南而經北洋者以揚子江中
渚沙為北所用故經道於此接轉而南蓋遼繞數
千里云

滄海入閩別一天天容漁父釣蒼溟而金盞起樓臺
處亦有北來蕃漢船

出海

二十一夜宿采石林泰州八二十二日出海洋程

日與水外惟天大我觀手

一國蕩漾水晶盤中昨青天作護關者我帝舟子無
顧分明作綠綸音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大清我愛東坡南海
句放遊奇絕冠平生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入東海門界午弛泊遊船忽
有十八舟上風指舟而來疑為暴客四船戒嚴未
幾交語而退是役也非應對足以禦侮即為魚矣

成仁遺稿

卷之七

七

危乎殆哉

一倅飛帆破碧烟鬼即驚餌理弓放舟中自信安師
德海上誰知魯仲連初謂慈揚真賊艦後聞欵乃是
漁人人生深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晝眠

揚子江

自通州至揚子江口兩潮可到為避諸沙及許浦
顧諸從行首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

幾日隨風北海海回從揚子大江頭展心一片鐵針
石不指南方不肯移

使風

渺渺茫茫遠食微乘風日夜趨東歸半醒半屈覆
更一似醉中騎馬飛

蘇州洋

一葉漂搖揚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
苦只少行頭寶劍裝

過揚子江心

大海中一條自揚子江直上淡者是此乃長江盡
處幾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即賊水

成仁遺稿

卷之八

八

渺渺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長江盡處還如
此何日岷山看發源

入江東

金鰲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曾熾舟于此寺藏御
書四明既陷不知天合存亡憂心如持見於此結

石連一百日危幾九十遭孤蹤落虎口薄命付鴻毛
漢漢長淮路茫茫巨海躊躇魂獨未定消息問金鰲

夜潮

兩惡風傳友色歲潮頭如星打孤蓬寒零行路舟心

苦夢裏一聲何處鳴

亂礁伴

自北海渡揚子江至蘇州洋其間最難得山僅得蛇山楊山大小山數山而已自入湖東山漸多入亂礁伴青翠萬壑如畫箇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相擊觸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傍者如岸上山麓山實則皆在海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捷出令人應接不暇殆神仙則也孤憤愁絕中為之心曠目明是行為不

成仁遺稿

卷二

六

孟云

海山仙子因邂逅寄孤蓬萬象盡箇裏千崖五界中風搖香浪軟礁嶽暮潮雄雲氣東南飛龍騰上碧空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知前望見十餘舟張帆喚口意甚惡稍人至取望山岩路避之一夕挫船極其荒迫際晚幸得脫去

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語衣襟剌戟同時黃帽理艤登人間風雨真成夢盡平江山抱

吳松心緒變峯片雲隔明則歸屬你清淨

綠漪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蓋國初名將朱德之後主人號哲齋闢堂教子扁綠漪為賦八句義方堂上首窓戶翠玲瓏鏡裏雲璫月帶間淇水風清聲隨地到直節兩天通庭玉森如笋千霄雨露功

過黃岩

予至淮即變姓名及天台竟哲齋張為予覓綠漪詩予既賦題云清江剡沫書此過黃岩寄二十字

成仁遺稿

卷二

七

孟云

至温州

萬里風霜鬢已然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蒼木江子江心月照誰祇謂虎頭非責相不圖駭乳有歸期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潮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扁春仗衣冠鎖月遊傷心今北府遺恨古東州王氣如川至龍興海上州東州常州也

夜靜長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張遊
海角雲為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用泣神州

和目山

去年予臨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予已南歸不及領
今聞成誦追和作彼時語痛定思痛痛不可當
春晚傷為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蘇武誰復從田文
龍背交紅目鴈聲連白雲霓在漢宮曲馬上不堪聞

林附祖

林附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中忽

成仁遺稿

卷一

文

為教首捨去指為文相公云你門年四十頭戴笠
身著袍脚穿黑靴文書上載了你門如何不是縛
至京口辨驗然後得釋附祖名元龍至南劍忽
盡影圖形正猶風書生簿命入且中胡况一似冬烘
眼錯認顏標作魯公

呈小村

予自劍進汀小村過清流來迎不圖此生復相見
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聲九地聲元
在月暗千山鬼弄明疑是倉公回已死恍如早臨

前生夜闌相對真成夢清酒浩歌又初讀

二月晦

元年二月晦予從鎮江脫北難險阻艱難于今得
見仲春下嶽遙感墮淚八句

塞上明妃馬江頭漁父舡新離誰共靈舊夢不堪圓
遺恨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看還我汾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

北風吹春草陽鳥日已至天時豈云爽人事胡乃異

成仁遺稿

卷一

文

三月方星皇衣短道如墜棟棟橫折木頭頽餘碎
人者懷端憂焦頭求室殿小者嗟行役死塗敗其尾
長平與浙安靈苗如神北賊分取爾殊適遇天時值
吾人憂明夷致命次遂志但令守吾貞死生無愧

即事

去年傷此使命日嘆南馳雲溫山如動天低雨欲垂
征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正將王師出崆峒麥熟時

所懷

世途嗟孔棘行役苦斯鞭良馬比君子清風未故人
相看千里月空負一年春便有鄉原路吾當必遯秦

目覽

單宿被宵露松餐立曉風亂離嗟我在艱苦有誰同
祖述關河志程嬰社稷功身謀百年事宇宙浩無窮

題蘇武忠節圖有序

余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聞謝村去平江飲
筵又不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趨真州余杜密謀杜
云事濟萬幸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余指心自
擔云死靡悔且辨七首事悞入洛挾以自殺杜云
亦請以死自效於是計遂定既至真州城下問者

成仁遺稿

卷下

年

群至告以余在鎮江走脫城守諸校皆出既延入
城南守遂見語國事移時感慨流涕即往住清邊
堂時從亡者始至也引至立司搜身上所藏軍器
既無他然後見信防閑嚴密如地而便一疑字猶
於胸中閉門不納天地茫茫何所歸宿噫其老哉
苗守袖出李龍眠畫漢蘇武忠節圖求余誄題也
卷裏京洛氣憤發使人慷慨激烈有去國若思之
余矣遂賦三詩書于卷後時丙子三月二日也文
天祥執筆于清邊堂之寓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雨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
國老相無無去後家烈士夜元心不易達人知帝事
何嗟生平愛覽忠臣傳不為吾身亦附君

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泪向天流忠真已向色前
定老節須從此後休不死未論生可喜雖生何恨死
堪憂耳心賣國人何處曾識盡公義勝不

漢漢愁雲海戌幾十年何處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
日蘇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變君臣義重與
天期縱饒夜久胡塵黑百鍊丹心徑不縈

成仁遺稿

卷下

年

重訂成仁遺稿文山先生詩集卷之一終

里訂成仁遺稿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廣陵儒學教諭金華姜芳校正

賜進士及第進賢縣舒芬重校

○指南後錄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改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記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上巳日張元帥令李元帥過船請作書招諭張少成仁遺稿

文山集卷

乙

保投拜遂與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書此詩遺之李不能強持詩以送張似稱好人好詩竟不能過

元夕

南海觀元夕，歡遊古未曾。人間火鏡渡水上，小燒燈。世事爭強弱，人尚尚廢興。孤臣腔血滿，死不愧虛陵。懷趙清遠

至海真何地，驅來坐戰場。家人半分合，國事決存亡。一死不足道，可憂何可當。故人靜似戰，起舞為君傷。

二月六日海上六戰國事不濟孤臣某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曰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悲。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肯殺人能一之。甄角稽首併二州，正氣掃地山川羞。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開閔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只尺長安不得覩。非無曉虎士如林，一日不戈為人擒。樓船十艘下天角，兩淮相遭爭膏搏。成仁遺稿

文山集卷

乙

古來何代無戰事，未有鋒銳交滄溟。遊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鷗鯨。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志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誰雄勝負，分流尸漂血。泮水潭昨朝，南船滿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雨邊裊裊鼓鳴。今朝船船斷，離離去家八十里。雄牛醜千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決重真真不敢向人帶，六龍香竊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烟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又六意

鳳凰起兮海水飛，意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鵠欲擊兮，藥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安歸？意，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言志

九服化為冠，位醜倖為虜。既不能變姓名，卒於吳又不能解。鉞及於魯，遂引不如四皓翁高蹈，不如仲連父。冥鴻隨矰繳，長鯨陷網罟。鸚鵡燕上下，爭誰何？蟻等閑，羽爾以狼藉。山河歲云杪，飄零海角春。重暮百年落，落生淫蠶萬里遙。上行役，若我生不長，逢百罹。成仁遺稿 文選卷 三

求仁得仁，尚何語？一死鵠毛，或泰山之輕之。重安所處？婦女低頭守中園，男兒嚼齒吞刀鋸。殺身陳慨猶易免，取義從容未輕許。仁人志士所植立，橫絕地維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朕千古。素王不作，春秋發數蹄。鳥跡交中土，閭位適長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真主，李陵衛律罪通天。遺臭至今，令人吐。鍾瓜東門不可得，暴骨旬坂固其所。平生讀書為誰事，臨難何憂復可恨？已矣夫，易實不必如曾參結纓猶當效子路。

南海

揭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颼風吹鬢華。一山還一水，無國又無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有感

海濶龍深，蟄山空鳥雜。鳴花隨春共去，雲雨水俱行。壯士千年志，征夫萬里程。夜涼看星斗，何處是挽滄溟。

張元帥謂予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

予謂商宋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

成仁遺稿

文選卷

四

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張為改，容因成一詩。

高人名若塊，烈士死如歸。智城猶吞炭，商仁正揉薇。豈因微後福，其肯臨危機？萬古春秋義，悠悠雙淚揮。登樓

茫茫地老與天荒，如此男兒鐵石腸。七十日來浮海道，三千里外望江鄉。高鴻尚覺心期濶，寒馬河堪腳跡長。獨自登樓時挂額，山川在眼淚浪浪。

海上

天遠青鳥近，海上白鷗馴。王濟非廢叔陶潛，

得常須報國可隱即逃秦身事相益定此灯看初曉

贛州

滯城風雨造凄涼三四年前此戰場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交已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會長翠玉樓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滄浪

出廣州第一宿

越王臺下路搖首歎萍蹤城古都招水山高易得風鼓聲殘雨後塔影暮林中的一樣連營火山同河不同

英德道中

庚仁遺稿

文選卷

五

海近山如沃持漆墨半無乾坤正風雨軒冕抱泥途自歎禽有焉誰憐鵲影孤沙年狂不醒夜夜夢伊吾

曉渡

青山圓○登流渚此何邪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沒難供茗碗編竹當蓬窓○并沙頭月羈鴻共影雙

珊瑚吟

南方有珍禽鳴聲天下奇毛羽黑如漆兩臉凝瑤脂燕趙佳公子籠檻以自隨重手重丁寧飲食必以時行獻上林苑米粟萬年枝待之豈少忍不覺加繫

珊瑚真珊瑚碎珠良自悲中原寒氣深風土非所宜

和中甫端干韻不依次

黃亭古道外龍馬駿南州有客吟齊魯何人念楚囚歲年竹流水風雨滿滄洲手把菖蒲看黑頭非所求

又呈中齋

風雨羊腸道飄零萬死身牛兒朝共載木客夜為隣庚子江南夢蘇浪海上貧悠悠看晚浸誰是濟川人

又

萬里論心晚相看慰亂離丹成俄已化壁碎尚無緇

庚仁遺稿

文選卷

六

禾黍西原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為期

竹間

倦米聊歌馬隨分北青山流水竹千箇清風沙一灣

坤醒醉裏身世有無間客路真希絕浮生半日閑

越王臺

登臨我向亂離來落落千年一越臺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迴烟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莫作楚囚愁絕看舊家歌舞此街臺

南華山

北行近千里，進後忘西東。行行至南華，忽忽如夢中。
保光知幾塵，愚乃與我同。有形終歸滅，不滅惟真空。
哄看曹溪水，門前坐松風。公祖神師真身蓋數百年矣，為亂兵封其心肝，方知有惡難辨，不克見人乎。

南安軍

梅花南北路，風雨濕征衣。出嶺誰同出，歸鄉如不歸。
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餓死真吾志，夢中行採薇。

黃金市

閑蓬絕粒始南州，我過青山欲看兵。起遠應無兒女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七

慙夷齊，肯作稻粱謀。人間早見黃金市，天上猶遲白
玉樓。先子神遊今二紀，夢中揮淚灑松楸。

萬安鄉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舉世更無巡遠
死，當年誰道市中生。遙知嶺外相思處，不見離頭皇
恐聲傳語，故園猿鶴好夢回。江路月風清。

泰和

書生曾擁碧油幢，耻與群兒共豎降。漢節義回登快
閣，楚囚今度過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難忘父

母邪。惟恐鄉人知我瘦，下惟絕粒坐蓬窓。

蒼然亭

風打紅頭繁，夕陽亭前老子舊。胡床青牛過去閑，山
動白鶴歸來城郭荒。忠節風流落塵土，英雄遺恨滿
滄浪。故園水月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

別里中諸友

青山重回首，風雨暗啼猿。楊柳溪頭釣，梅花石上華。
故人無復見，烈士尚誰言。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

發吉州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八

已卯六月初一日蒼然亭下楚囚立，山河顛倒紛兩
江。乙亥七夕此何夕，煌煌牛斗劍光濕。戈鋌壁帶
電擊三百餘年火，為德須臾風雨天地黑。皇綱解紐
地維折，妾婦偷生自為賊。英雄扼腕怒鬚赤，貫日血
忠死窮北。首陽風流落南國，正氣未亡人未息。青原
萬丈光，燕燕大江東去日，夜白。

祭羅開禮諸義士

大宋祥興二年己卯六月一日，少保信國公文天祥
謹備香幣饌于吉安城東致澤，招撫使羅公開禮。

之靈洵各義士靈神前曰於乎天地摧裂山河傾頽
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宗廟不守社稷危亡天下衰傑
並起赴難勤王扶危特賴獨公倡義以仗大節運兵
鄒鳳駐師永豐深壘固軍蓄銳養士以興王師又奉
詔攻吉贛南安南雄大捷響應師洪威振寧零二都
至副使黎李廷攻泰和都贊吳浚攻瑞金復零都都
督趙時賞攻龍岩及安福都咨趙孟濂取石城圍練
師金分駐與國都統制鞏信壽福建都督張杵攻汀
州宣慰李珪王積翁監撫宜黃樂安都督鍾寅攻永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九
新吳文炳攻萬安劉欽孫吉水劉洙破新淦江西急
司尹玉戟五木林棟攻袁瑞安撫使直學士易相駐
廬陵淮西義士劉源攻黃州壽昌杜潛攻分寧武寧
趙潛攻澤州義士何時按撫州奉
端宗皇帝於福州出南創聚兵召號天下開都督府
於汀州授師漳州龍岩縣諸師軍兵已復吉安八縣
大半墜下臨洪蓋不及公竭盡金帛庫儲師鉅萬與
無屋日大江之西有席卷包舉之勢遂斬偽天子黃
從湖南義士皆聽命於都督府予與公議大事已定

太平指日可復夫何有天未悔禍相並旬日間吉贛
皆潰胡自陞興未遑乘吾興大戰東園方石嶺都統
制鞏信死之追及空坑都督府兵大潰予在危危間
大石墜得阻至趙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洙張杵鍾寅
劉欽合戰死之鄒鳳兵數萬夜遁漳州胡兵李恒大
索公隱岩中囚獄吉安公堅剛不屈大罵胡酋錫我
為大宋義士雖鑊湯刀鋸亦何惧八日不食而死予
痛哭之於乎江西義士倡義勤王者衆豈有公勁氣
詆胡舉勇死節如風霆日星忠烈備載激勵天地宜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十
當祭焉神靈有知宜當鑒焉
臨江軍
江幸今多噉城居首晏焚市人半捨父堅子亦將軍
蛟哭金洲雨霖帝玉觀雲周郎墳土上回首淚成痕
予始至南安即絕粒為告祖禰文別諸友詩遣孫
禮取黃金而登岸既歸約六月二日後命於吉城
下予以心事自諸幽明即瞑目長往舍笑入地矣
乃水盛風鼓前一日建廬陵孫禮期不至予且行
忍死矣待垂至豐城忽皆見孫禮於他舟乃悟竟

不曾往為之痛哭流涕慕始見王者取孫札還
明早遂迷之豈城縣縱其自便追之不可及矣予
至是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壘陵不失為
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誰知之者盡少須臾
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昔讀左傳中包胥哭秦庭
七日勺飲不入口亦不聞有它乃知餓路西山非
一朝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
不死竟不曉其何如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今
僅存一人曰劉榮楚因之况宜哉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士

隆興府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
晚西山但覺日初陰誰憐龜鶴千年語空負鵬鷗萬
里心無限故人簾雨外夜深如有廣陵音

湖口

江湖一都會宇宙幾興亡走馬盡外買魚爭舍傍
南入樽快策北客坐危檣江水交岷水東流日夜長

安慶府

風雨宜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陰中國自無人

象鏡著遺育體鯨鯢怒鱗月舡休上岸不忍見遺民

池州

五老湖光遠九華山色昏隋冠前進士北郭故將軍
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村匆匆十年夢故國點銷魂

魯港

方誇金鳩築豈料玉來搖國鼎真三代江流舊六朝
鞭笞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燕山恨西風捲怒潮

采石

不上峨眉二十歲重來為墮山河淚今人不見虞允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士

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長江濶處平如驛况此介然衣
帶窄欲從謫仙後月去安得燃犀照神物

建康

金陵古會府南渡舊陪京山勢猶盤礴江流已變更
健如徙幽土新鬼哭壘城一片清溪月偏於客有情

金陵驛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
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
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鴂帶血歸

萬里金甌六十年
衣期倒落泥塗空
泥社宇聲中
血半脫驪龍領下
賸老去秋風吹我
惡夢回寒月照
人孤十年成敗俱
盡土消得人皆說
文天

懷忠義

平生王佐心
世運昭然未齊
虞讓後封楚囚
詎當脫金陵雖懷
古尚有在風烈
褒忠後遺願夫
子我先達

早秋

隻影飄零天一
涯千秋搖落欲
何之朝省帶殘
方燠瘦夜怯衾
車始覺衰眼裏
滿後驚死別夢
中元女慰

成仁遺稿

文天祥集卷

圭

生離六朝無限
江山在指有斜
陽獨立時

睡起

空堂孤影起
聞鷄風起高樓
鼓角悲江海無
情遊子倦歲年
如夢羨人逢平
生管鮑成何事
千古夷齊在
一時坐久日斜
庭木落浮雲城
沒漏朝曦

中秋

不教收骨瘡
江邊驅向胡沙
著六鞭舊奪官
袍空獨步新漁
官飯飽孤眠客
程恰與秋天半
人影何如月
倍圓猶是江南
佳麗地徘徊把
酒看蒼天

南康軍和東坡贈江月

廬山依舊淒涼
露無限江南風
物空翠晴嵐浮
汗漫還障天東
半壁鴈過孤峯
猿歸老嶂風急
波翻雪乾坤未
歇地靈尚有人
傑堪嗟飄泊孤
舟河傾斗落客
夢催明發雨浦
間雲連草樹回
首旌旗明滅三
十年來十年一
過空有星星髮
夜深愁聽胡笳
吹微寒月

和中齋韻過吉作

功業飄零五丈
原如今局促傍
誰轅使眉北去
明妃淚帝血兩
飛望帝魂骨肉
凋殘唯我在形
容變盡只

成仁遺稿

文天祥集卷

十四

聲存江流千古
英雄恨蘭作行
舟柳作樊

再和

見說黃沙接五
原飄零隻影向
南轅江山有恨
銷人骨風雨無
情斷客魂淚似
空花千點落鬢
如頽累數根存
肉飛不起再堪
歎江水為龍海
作樊

和友人

落落南冠過故
都近來我意亦
忘吾騎未驛馬
身如寄遣去累
書字亦無景伯
未囚先立後稽
康幾死不為孤
江南只有歸來
夢休問田園蕪
不蕪

辨中言別友人

水天空闊恨不借世間英物為鳥吳花殘照裏
忍見荒城頭盤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說
堂劍氣斗牛牢記奇條那惜江海餘生南行萬里
各齊發正為陽關醉眼細看瘴生雲城曉桂香
四旗走驚千古衛冠冕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

和

乾坤能大等蛟龍元不是池中物風雨半愁無著處
那更寒虫四壁橫樂題詩登樓作賦萬事空中墜江
成仁遺稿

疏如此方來還有天傑堪嘆一葉飄零重來淮水正
涼風新發鏡裏朱顏都變盡只有卅心難減去去龍
沙向江山回首青山如髮故人應念杜鵑枝上殘月

懷甲府

久要何落落未路重依依風雨連兵幕絕塗滿客衣
人間龍虎變天月燕鴻遠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

行宮

十里官牆一聚塵天津曉過客愁新花啼杜宇歸來
血樹掛蒼龍脫去鱗福德倘存終有晉祿陵未改已

無秦秋風未盡空南北見說銅駝會笑人

昨在秦淮一水長幾多寒淡酒斜陽江既本是限南
北地氣何曾減帝玉壺泊漸荒基盤落鶯花猶在重
凄凉青天畢竟有情否舊月東來失女孀

廣齋謂柳和王昭儀涕江紅韻信未之見為賦一闕中齋作

玉母仙桃親曾醉九重春色誰信道鹿麝花去浪翻
驚關眉鎖嬌娥山宛轉髻梳墮烏雲軟側恨風沙吹
透漢宮衣餘香散

成什遺稿

寬裳散庭花城斜陽燕燕難說想春深銅雀夢殘啼
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佩鳴歸月又爭知有客
夜悲歌壺敲缺

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燕幾后山妾薄命之

意

燕子樓中又難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幾
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燕
影上窓紗青燈欲

四池合高臺感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

血世總便如翻覆而變身元是分明月映渠邑一殿
好風流秦花缺

代王夫人作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地黃一朶移根
仙闕王母權開瑤宴羅仙人淚滿金盤則聽行宮半
夜雨淋鈴聲數歇

彩雲散香臺滅銅甕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穿穿銀
血四首昭陽離落月傷心銅雀迎新月等妾身不願
似天家金甕缺

成仁遺稿

卷一

七

王夫人詞

大波芙蓉全下是舊時顏色嘗記得恩承雨露玉指
金闕名播蘭簪紀右秉筆淑連勝君王側忽一朝
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雲幾今古恨憑誰說頭山河百二決源不
血拜領夜驚臺土夢官車繞轉關山月若端娥於我
肯相容從圓缺王夫人至燕題驛中云云中原傳誦
借未句少商量

浪陶沙中齋

疎雨洗天晴恍驚原生并相一葉做秋聲誰念客身
輕似葉千里飄零夢斷古臺成月淡潮平便携酒新
亭不見當時王謝宅烟草青青

東海集序

東海集者友人客海南以來許也海南詩而曰東海
集者何魯仲連天下士友人之志也友人自為舉子
時已大肆力於詩於諸大家皆嘗登其門而涉其流
其本瞻其養銳故所詣特深到余嘗評其詩渾涵有
英氣鍛鍊如自然美則美矣猶未免有意於為詩也

成仁遺稿

卷之二

八

自喪亂後友人挈其家避地遊官嶺海而全家煨於
盜孤窮流落困頓高以然後壁山除權部侍郎中且
樞互學士夫會南風不競御舟漂散友人倉卒蹈海
者再為比軍所鉤致遂不獲死以至于今凡十數年
間可驚可得可悲可憤可痛可悶之事友人倘嘗無
所不至其慘感感慨之氣結而不信皆於詩乎發之
盡至是動乎情性自不能不詩於子美夔門柳子厚
柳州以後六字也余與友人年相若又同里間以斯
文相好然平生露骨不相及及居楚囚中而友人在

行同患難者數月其自五羊至金陵所賦皆予目擊
或相唱和詩余坐金陵驛無所作為乃取友人諸詩
筆之於書與相聞者并附為後之覽者因詩以見吾
二人之志其必有感慨於斯已邠七月壬申文基叙

先行中齋三首

秋氣晚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能別更盡此日歡
出門一萬里風沙浩漫豈無兒女情為君思沈瀾
有年有時盡千載無餘觀明明君臣義公獨為其難
願持舟一寸寫入青琅干會有撫卷人孤灯起長歎
成仁遺稿 文基集卷之三 九

竹龍蕩失水馴擾終未得威鳳雖在菰葦願鷄鶩食
所以石之人受戀心不易毫昂已遷周西山竟肌瘠
豫子身自添長弘血成碧何嘗怨衰興而或二心跡
堅白不在縉素衷良自惜此誼公素明俗見或未識
又

嗟予抱區區疇昔同里間過從三十年知心不知面
零落忽重逢家亡市朝變惻惻踟躕餘踟躕南冠殿
刺談泥塗際握手鞍馬倦依依斯文意吾恨十年塵

魯仲偶不逢隨世本非頭靈骨目未扶端欲詰所見
及茲萬里別一夕賜有轉余生諒須更孤感橫九鼎
族幾大尉事萬一中丞傳

此冊為指南後錄第一卷下第二卷起八月二十
四日發建康終歲除有感尚有陵下洋諸詩及後
錄本在惠州合錄為一卷而所恨者指南前錄叙
既存而詩已不完待即第姑據所存本使不泯於
世一聯半句使天下見之識其為人即吾死無憾
矣况篇帙之多乎歲在庚辰正月二十日文山獲
成仁遺稿 文基集卷之三 廿

指南後錄卷之一

予後錄詩以廣州至金陵為第一卷今入淮以後
為第二卷云

發建康八月二十四日

賞心亭下拍拍手唱歌校外梁時塔城中秦氏河
江山如夢耳天地奈愁何回首青溪雨長江一馬過
江行有感二十五日

蒲萄肥汗馬荆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溫洞庭秋水波

窮愁空矣元暗決自滂沱其恨吾生恨江東才俊多

真州驛 二十七日

山川如識我故舊更無人俯仰干戈跡往來車馬塵
英雄遺弄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淒涼夜向晨

望揚州

阮籍臨廣武杜甫登吹臺高情發慷慨前人後人衰
江左遺陽運銅甌化飛灰二十四橋月夢因今日來

維揚驛

三年別淮水一夕宿揚州南樓山川古北風江海秋

成仁道稿 卷之十一

昭君愁出塞王粲怕登樓千載英雄決如今况楚囚

過邵伯鎮 二十日

今朝車馬地昔日戰爭場我有揚州鶴誰存邵伯棠

一灣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

高郵懷舊 二十九日

借問曾遊處高沙第幾山勝行舊履道直上瓦當關

一命盡空裏三年瞬息間自憐今死晚何復望生還

發高郵 二十日

初出高沙門輕船遠城樓一水何曲折百年此網繆

北望渺無際飛鳥翔平曠寒無入荒落日薄行人愁

行行行湖曲萬頃臨清秋大風吹橋倒如壘彭蠡舟

欲寄故鄉淚使人長江流篙人為我言此水通淮頭

前與黃河合同作滄海涯踟躕忽失意拭淚決不收

吳會日已遠回首重悠悠馳驅梁趙郊壯士何離憂

吾道久已東陸沈古神州我今戴南冠何異有比投

不能裂肝腦直氣摩斗牛但願光岳合休明復商周

不使殊方晚終為異物羞

實應道中

成仁道稿 卷之十一

天闊博南鴈淮途長北馳甘棠成傳舍細柳作康衢

田海隨時變山河往日殊征袍共袞繡夜壁一燈孤

淮安軍 九月一日

楚州城門外白楊吹悲風景景死人塚死向鋒鏑中

豈無匹婦寃定無萬夫雄中原在其北登城望何窮

過淮河宿關石有感

北征堇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

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

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憲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

我為網常謀有身不得顧嘆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
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發淮安九月二日

九月初二日車馬發淮安行行重行行天地何不寬
烟火無一家芳草青漫漫恍如泛滄海身坐玻璃壑
時時逢北人什伍扶征鞍云我成江南當軍身為官
北人適吳楚所憂地少寒江南有遊子風雪上燕山

小清口初三日

乍見驚胡婦相送過楚北來鳴鴈聲南去路馳輕
威仁遺稿

芳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明朝五十里錯做武陵行

桃源道中初四日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隔溪胡騎過傍草野雞飛
風露吹青笠塵沙薄素衣吾家白雲下都伴北人歸

桃源縣

清野百年又中原千里餘火烟新聚落山水舊生涯
種麥十畝畝誅茅千百家我來行正倦何處覓桃源

崔鎮驛

萬里中原役北風天正涼黃沙漫道路蒼耳滿衣襟

行憫人聲小日斜駒影長解安身似夢憐子意茫茫

發蘆鎮初五日

高橋空秋興寒懷破曉眠淡烟白似海野水碧於天
與客差何及行藏任自然南人乍騎馬北客半乘船

發宿遷縣

夜夢入星槎曉行隨斗柄衣暖露自乾鬢寒冰欲凝
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鎗白服脫青天我生不有命

中原

中原方萬里明日是重陽素素人來近蓬蒿客路長
威仁遺稿

引弓歷射鴈失馬為尋羊見說今年旱青青麥又枯

望邳州初六日

中原行幾日今日才見山問山在何處云在徐邳間
邳州山徐州水項藉不還籍信死龍爭虎鬪不肯止

烟草漫漫青萬里古來劉李號英雄樊崇至今已千
歲

徐州道中初七日

彭城古官道日中十馬馳咫尺不見人模面黃塵飛
向來漢王騎素師美人燕罷更羽帝一時混戰四十

天昏地黑睢水涸乃知大風揚沙失白晝自是地
利非天時漢王倉皇問道西一見一女噀其危大公

呂后去不歸姐上寧有生還時未央稱壽
太上皇魏然女媧帝中聞終然富貴自有命造物顛
倒真小兒

彭城行徐州彭城縣

連山四圍合呂梁貫其中河南大都會故有項王宮
晉牧運揚豫虎視北方雄唐時燕子樓風流張連封
面望睢陽城只與汴水通大平黃樓賦尚能想遺風

成仁遺稿

卷五

七

爾來百餘年正朔歸江東遺民死欲盡莽然孤兔叢
我後南方來停驂撫遺蹤故河舊漢遼荒成射秋蓬
淒涼戲馬臺憔悴巨佛峯滄海變蒼白陵谷代不同
朝為朱門貴暮作行旅窮乘除信物理感慨繫所逢
古來賢達人一醉萬慮空如此獨醒何悲何逐征鵲

燕子樓

自別張公子婢娟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歲稱風流
我遊彭城門來吊楚王關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
蛾眉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安妻名與山川存

自古皆有死忠義長不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美人色

戲馬臺

九月初九日客遊戲馬臺黃花弄朝露古人花飛埃
今日哀後人後人復今哀世事那可及倏落葉更杯

發彭城

今朝正重九行人意遲遲回首戲馬臺野花發歲穉
草埋范增冢雲見樊噲旗時節正如此道路將何之
我要陶淵明甲子顯新詩曰衣送酒來把菊卧東籬

沛歌山東藤山沛縣初十日

成仁遺稿

卷五

六

秦世失其鹿豐沛發龍顏王侯與將相不出徐濟間
當時數公起四海王氣閑至今尚想見虹光照人
我來千載下吊古淚如潸白雲落荒草隱隱芒碭山
黃河天下雄南去不復還乃知盈虛故天道如循環
廬王舊封地今日殺函關

歌風臺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雪變竟鬼來沛宮
壯哉游子鄉一覓萬宇空擊築戒復陸帝業慎所終
里腫愛梁父此情豈不同錦衣絢行畫丈夫向饒中

緬懷首丘意自足分雌雄尚惜霸心存慷慨懷勇功
不見往來事烹狗與藏弓早知致兩生禮樂三代隆
匹夫事已往安用責乃翁我來湯沐邑白楊吹悲風
永言三侯章隱隱聞兒童葉落比歸根飄零獨秋蓬
登臺共懷惻自送南飛鴻

固陵道中

九天雲下垂一雨作秋色塵埃化泥塗原野轉蕭瑟
十里一雙埃狐兔卧荆棘見說數年來中州乍蘇息

又

成仁遺稿

文安集

七

茅舍荒涼舊固陵漢王城對楚王城徐州烟火連豐

沛天下還來屋角爭

固陵城下兩龍爭不見齊王來會兵勒取河山新分
地項王之後到韓彭

發魚臺十二日

晨炊發魚臺碎兩飛擊面團團四野周冥冥萬象變
疑是江南山煙霧昏不見豈知此中原今古經百戰
英雄化為土飛霧洒郊甸天寒日欲短游子伏如覈

自歎

瑟瑟秋風悲烈烈寒氣驕蒲柳先已零松柏何後凋
天意重肅殺造物無不銷強弱有異稟憂患同一朝
惟有南山石千歲一岩羌人苦不自足空羨王子喬

遠遊

黃河流活活太行高巍巍

山以東百山以西

鄒魯盛文獻燕趙多雄姿右摩泰山碑左躡函谷泥
邦邪吊周公曲阜拜宜厄或登廣武歎或上北邙

平生幾兩履汗漫以為期絕交天下士要為男子奇

吳會偏王業中原隔遺黎安得與黃鶴比翼天上飛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八

江河吳風景擊楫感且歎陽運邁百六興否俄推移

赤田變滄海楚囚發孔悲我來檻車客為我解繫維

青蠅附天驥萬里相追隨人生尚行樂矧復新相知

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富貴豈不頽憂患那自持

人命危且賤忽若朝露晞長恐折我軸中道欲差池

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

六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
狼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離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

亦亡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棄上牛女夜上
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彷徨

有妹有妹家流寓良人去后悲諸地北風吹沙塞草
妻窮依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隅三男一女同
歔歔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
瞋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鵲鴿在系我何為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孝帖臨鍾王小者讀書聲琅
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奴白壁委道傍鴈兒承上秋
无梁隨母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為兄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卷九

女淚淋漓

有子有子夙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離四月八日摩尼
珠榴花犀錢絲繡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歔隨飛電飄
泥塗改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无嗚呼四歌
兮歌以吁燈前老我明月孤

有妻有妻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螭餘次者親抱汗血
駒晨粧靚服臨西湖英上鴈落飄瑠瑤風花飛墜馬
鳴呼五歌兮歌驚紆為爾迴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良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
人逐風隨我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
憐我改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
何醜好黃梁得喪俱草上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
一笑天地老

發譚口 丁三日

吹面北風米掃髮堅冰至軒冕委道途衣繡易舊裘
百年雅醜好始酌四方志浩歌激浮雲亭上復攬轡
義馭戎曹停誰當掃此翳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卷十

新濟州

借問新濟州徐鄆兄弟國昔為大河南今為大河北
垂雲陰万里平原望不極柏章盡枯死黃花自秋色
時上見桑樹青上雜阡陌路上无人行烟火渺蕭瑟
車轍分縱橫过者臨岐泣積潦流交衢霜蹄破叢棘
江南寒未深銅爐歎花赤為知行路人鐵冷衣寒濕

改陽道中

東平路改陽縣十四日

積雨不肯霽行陸如涉川青蘊續我后白纓覆我前
我欲正衣冠兩手如糾纏飛沫流被面代我泣涕漣

魚鴈紛南翔遊子北入燕平楚渺四極雲風迷遠天
昔聞濟上軍又說汶陽田我今履其地吊古愴蒼烟
男兒欲了事長虹射寒泉

汶陽館

去歲營舡樂今朝館汶陽海空沙漠上河廣草莽上
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老視秋雨暗孤影照淋浪

自汶陽至鄆十五日

渺少中原道勞生數百牀風雨吹打面泥濘飛上衣
日力去天短心事與時違夫子昔相魯侵疆自齊歸

成仁遺稿

文集卷三

七

來平館

憔悴江南客蕭條占鄆州雨聲連五日月色徹中流
万里山河夢千年宇宙愁欲難刈穰骨烟草暗荒丘

發鄆州喜晴

烈風西北來萬竅号高秋宿雲蔽層空浮潦迷中州
行人苦沮洳道阻且脩旒旆被鞍轡飛沫綴衣裘
昏鴉接翅落原野慘以愁城郭何蕭條開戶寒颼上
中宵月色滿餘光散衾裯余子戒明發飛霧窮郊丘
微見扶桑紅隱隱如沈浮身遊大荒野海氣吹昏樓

須臾割當空穴合開沈沈千年厭顏色蒼翠光欲流
太陽經天行大化不暫留輝光何曾滅曉靄終當收
嚴霜下豐草長歌夜悠上明日東阿道方軌驂驛驕

發東阿十七日

東原深處所時或見人烟秋雨素麻地春風桃李天
食程頻問候快馬緩加鞭多少飛橋過噫吁是北和

宿高唐州

早發東阿縣暮宿高唐州哲人遠幾微志士懷隱憂
山河已歷歷天地空悠悠孤館一夜宿北風吹白頭

成仁遺稿

文集卷二

五

平原十八日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
鼓大江以北无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
夏盟賊聞失色分兵还不敗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
將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室再造李郭力若論牽
制公威靈衰哉常山憐鉤舌心歸朝廷氣不憚崎嶇
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
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還殺公宰相靈柩欺日月
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六百

年忠精肅燕雷當天

發陵州

中原似滄海萬頃與雲連
大明朝東出皎月正在天
遠樹亂如點森林鬱蒼烟
一鴈入高空千鴉落平田
我行天地中如蟻磨上旋
雨痕留故衣霜氣襲重纒
健馬嘶北風嗜魚樂深淵
噫哉南方人回首空自憐

歙州道中

三年我服行五嶺文王會
躋攀上崖登屬揭涉瀟瀟
十步九崎嶇山水何破碎
坐令管仲小自寬伯夷隘
成仁讀稿

文王集卷一

三

今年來中州萬里如一聚
四望登原臨素麻蔚飾飾
驛騎出清廟迢都真歷塊
歷歷古戰場俯仰生感慨
吾常涉重湖東海際南海
竄遊冠平生天宇更宏大
心與大壺際日空九圍內
男兒不出居婦人坐惟蓋
反身以自觀須彌納一芥
以此處死生超然萬形內

濠池河二首

過了長江與大河橫流數
但絕濠池蕭王麥飯曾食
卒回首中天感慨多

風沙雖永終亡楚草木公山
竟變秦始信濠池水合

事世間興廢不由人

河間

夜宿河間治家則翁寓焉因成二絕

空有丹心貫碧霄泮水亡國
不崇朝小臣萬死無遺
慨曾見天家十八朝

南歸鴈蕩報郎君老子精神
健十分不為瀛洲後相
見何戎翻隔萬山雲

江南車蓋走燕山老子旁觀
袖手閒見說新詩題甲
子桃源元只在人間

成仁讀稿

文王集卷二

三

保州道中二首

昨夜渡濠池今日望太行
白雲何處上天地何茫茫
洛乘崑西風黃塵昏夕陽
牛車過不住連屋行相望
小兒騎蹇驢壯士駕乘黃
高低乘萬頃黑白草千行
村落有古風人間無時粒
宋遼舊分界燕趙古戰場
蚩尤亂涿野井工謫幽邦
郭隗致樂毅荆軻携舞陽
戚戚皮囊安史迭被禍山川
一今古人物幾興亡
江南佔畢士往來尋羊腸
天馬戴青繩電掣馳康莊
適從何有來如此醉夢卿
感時意此嚼惜往淚淋浪

屢階起玉還左許由石即天地行日月萬代乘景光
晝夜果可廢春秋誠荒唐吾生直須長俯仰際八荒
來者不可見遠遊賦初佳

保涿州三詩

趙太祖墓在涿州二十九日建三十日到

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東山川猶有靈佳氣何鬱鬱
顧我巾車囚厲氣轉秋蓬辨香欲往拜惆悵臨長空
樓乘改宅近涿縣三十里

我過梁門城樓乘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烟遠故宅

成仁遺稿

文安集二

三五

咏能

我瞻豕鹿野古未戰蚩尤軒轅此立極玉帛胡諸侯
歷歷開河橋隨風鳴寒秋尔來三十年玉氣行幽州

過梁門

一、金甌在雙雙鎮壁全土花開舊國風絮渡江舡
南北分新統江淮號極邊更和天墊失回首慘啼鵲

白溝河

昔時張林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羸馬遷龍荒

適過白溝河烈皆發欲張絕粒不遇死仰天扼其吭

群臣總奄奄一土壘天光讀史識其地撫卷為懷宗

我生何不衣異世忽相望皇圖遘陽九天墊嘴飛堙

引兵詣闕下捧土障瀾汪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

六飛獨南海金鉞將煌上武侯空威心出行驚四方

吾屬竟為虜世事吁彼蒼忽公有奇節一死何慨慷

江淮我分地我欲投滄浪滄浪却不受中原行路長

初登項藉宮次覽劉季邦涉足向與濟回首嵩與恒

下車無梁門上馬指樓乘載星陵一水條溪天微茫

成仁遺稿

文安集二

三六

行人為我言宋處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為公出涕傍

恨不持東甯徘徊官道傍我死還在燕烈烈同肝腸

今我為公哀後來誰我傷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

懷孔明

斜谷事不濟將星殞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眉
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

劉琨

中原蕩分崩壯烈劉越石連踪起幽并隻手扶晉室

福華天意幸匹蟬生鬼域公死百世名天下分南北

祖述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舉東門長爾見為遜一頭地
何哉戴若思中道奮螳臂豪傑事垂成今古為短氣

顏果卿

常山義旗奮范陽哽喉咽胡雛一狼狽天飛入西川
哥舒降且拜公古膏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

許遠

起師哭玄元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當安士揮淚
成仁遺稿

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為賊道說

過亞橋琉璃橋

小橋凌雪渡琉璃更有清霜滑馬蹄遊子衣裳和鐵
令殘星荒店野鷄啼一作亂鳴鷄

○予指南后錄第一卷起正月十二日賊零丁洋策

二卷起八月二十四日發建康今第三卷蓋自莫

辰元日為始文山發誓用序

五月二日生朝

北風吹滿楚冠塵咲捧嶠恍夢裏春幾歲已无籠鶴

客去年猶有送羊入江山如許非吾土宇宙奈何多
此身不滅不生在何許靜中聊且養吾真

胡笳曲

庚辰中秋日水雲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
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觀也琴罷索予賦
胡笳詩而倉卒中未能成就水雲別去是歲
十月復來予因集老杜句成拍与永雲共商
略之蓋因園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
一一亭談語也水雲索予書之欲藏於家故

成仁遺稿

書以遺之浮休道人文山

風塵頃洞昏王室天地慘慘死顏色而今西北自
胡面望千山万山赤數息人間万事非被驅不異大
与鷄不知明月為誰好來歲如今歸未歸

右一相

獨立縹緲之飛樓高視乾坤又可愁江風蕭蕭雲拂
地笛聲憤怒哀中流鄰雞野哭如昨日昨日晚晴今
日黑倉皇已就長途往欲往城南忘南北

右二拍

三年奔走空皮骨三年笛裏關山月中天月色好誰
看豺狼塞路人烟絕寒飈剝肌膚北風利牛馬毛零縮
如朔塞上風雲接地陰咫尺但愁雷雨至

右三拍

黃河北岸海西軍翻身向天仰射雲胡馬長鳴不知
數衣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慘慘天欲雨前有毒蛇後
猛虎欲問長安無使來終日戚戚思羈旅

右四拍

北庭數有關中使飄飄遠自流沙至胡人高鼻動成
威仁道稿

文選集卷

八

九

群仍唱胡歌飲都市中系無書歸不得道事只今多
擁隔身欲奮飛病任床時獨看雲淡沾臆

右五拍

胡人歸來血滿箭白馬將軍若雷電蜚夷離種錯用
十洛陽宮殿燒焚盡千戈兵革關未已鴟魅魍魎徒
為爾慟哭秋原何處村千村萬落生荆杞

右六拍

憶惜十五心尚孩莫能頻頻勸酒杯孤城此日腸堪
斷如何不飲令人哀一去紫臺連朔漢月出雲通雪

山白九度附書歸洛陽故國三年一消息

右七拍

只今年纔十六七風塵荏苒音書絕胡騎長驅五六
年弊裘何啻連百結愁對寒雲雪滿山愁看冀北是
長安此身未知歸定處漂泊西南天地間

右八拍

午夜漏聲摧曉箭寒盡春生洛陽殿漢主山河錦繡
中可惜春光不相見自胡之反持千戈一生抱恨空
咨嗟我已無家尋弟妹此身那得更無家南極一星
朝北斗每依南斗望京華

成仁道稿

文選集卷

八

九

右九拍

今年鵬月凍全消天涯涕淚一身遙諸將亦自軍中
至行人弓箭各在腰白馬嚼嚙黃金勒三尺角弓兩
斛力胡鴈翅濕高飛難一箭正墜雙飛翼

右十拍

冬至陽生春又來口雖吟咏心中哀長笛誰能亂愁
思呼兒且覆掌中杯雲白山青萬餘里壁立石城橫
塞起元戎小隊出郊垌天寒日暮山谷哀

右十一拍

洛陽一別四千里，遶庭流血成海水。自經喪亂少睡眠，手脚凍皴皮肉死。反鎖衡門守環堵，稚子無憂走風雨。此時與子空歸來，喜得與子長夜語。

右十二拍

大兒九齡色清徹，曄曄作駒已。汗血小兒五歲氣，食牛水壺玉飽懸。清秋罷琴惆悵月，照帶人生有情淚。沾臆離別不堪無限意，更為後會知何地。酒肉如山尺一特，只今未醉已先悲。

成仁遺稿

卷一

上

右十三拍

北歸秦川多鼓鼙，禾生靡畝無東西。三步回頭五步坐，誰家搗練風凄凄。已達若寒月，慘慘中腸悲自恐。二男兒不得相追隨，去留俱失意。徘徊感生離，十年蹴踘將離遠。目極傷神誰為携，此別還須各努力。無使霜露沾人衣。

右十四拍

寒雨颯颯枯樹濕，坐臥只多少。行立青春欲暮急，還卿非閔使者徵。求急欲別上馬身無力，去住彼此無

消息。閑塞蕭條行路難，行路難行誰如棘。男兒性命絕可憐，十日不一見顏色。

右十五拍

乃知貧賤別更苦，况我飄轉無定所。心懷百憂復千慮，世人那得知。其故嬌兒不離膝，衰我兩决絕。心復可憐人里巷，盡鳴咽斷腸。分手各風烟，中間消息兩杳然。自斷此生休問天，看射猛虎終殘年。

右十六拍

江頭宮殿鎖千門，千象今有百象存。面莊首飾雜啼痕，教我歎恨傷精魂。自有兩兒郎，忽在天一方。胡塵暗，天道路長安。待我置汝傍。

成仁遺稿

卷一

上

右十七拍

事殊與極憂思集，足躡荒山轉愁疾。漢家山東二百州，青足逢烟白人骨。入門依舊四壁空，一斛舊水藏蛟龍。年過半百不稱意，此曲哀怨何時終。

右十八拍

上已

予自丙子上巳日真州屏之城門外，子今憂甚。

通六年俯仰時節為之慨然

昔自長淮樹去仇今從燕薊眺東南泥沙一命九分
九風兩六年三月三地下故人那可作天涯遊子竟
何堪便從餓死傷遲暮面對西山已發慚

寒食

予不登仁隴拜清明寒食八年矣癸酉湖南甲
戌乙亥草貢丙子淮東丁丑梅州戊寅麗江浦
庚寅燕山獄中今幸已猶未得死和上已韻獨
懷

成仁遺稿

文忠集

聖

苦海周遭斷去帆東風吹淡向天南龍蛇澤裏清明
五燕雀籠中寒食三撲面風沙驚我在滿襟霜露
誰堪何當歸骨先入墓千古不為丘首慚

覽鏡見鬢髯消落為之流涕

萬里飄零等一毫滿前風景恨滔滔淡如社宇喉中
血鬚似蘇節節上旋今日形骸遲二死向來事業竟
徒勞青山是我安魂處清夢時時賦大刀

讀赤壁賦前後二首

昔年仙子謫黃州赤壁磯頭汗漫遊今古興亡真過

影乾坤俯仰一盪舟人間憂患何曾少天上風塵更
有不我亦洞簫吹一曲不知身世是蜉蝣

一咲滄波浩浩流雙鷗斗酒更扁舟八龍駕作詩中
案孤鶴來為夢裏遊楊柳遠烟連北府芳花新月對
南樓玉仙來桂清風夜還鐵江山似舊不

自歎

門掩半愁白日過不應老子坐婆娑雖生得似無生
好欲死其如不死何王蠋高風真可挹魯連大節豈
容磨東流不盡銅鉞恨四海悠悠總一波

成仁遺稿

文忠集

四

端午初度

死所初何愁生朝只自知頽懷常秋意忍誦夢我詩
浮世百年夢高人千載期楚囚一杯水勝似九霞色
又

向來松下鶴今日傍誰門夢見瑤池佛愁看王壘昏
所思多死所焉用獨生存可惜菖蒲老風烟滿故園
端午即事

五月五日午贈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見新知萬里外
丹心照風音鬢髮日已敗我欲從靈均三湘隔遼海

自述二首

當年嚼血灑銅駝風氣悠悠奈若何漢賊已成千古恨
楚囚不覺二年過古今大道天驕子老去忽如春
夢婆試把睢陽雙廟看只今事業愧嵯峨
江南帝血送殘春漂泊風沙萬里身漢末國應多死
士周餘乃止一遺民乍看鬚少疑非我只要心存尚
是人坐擁牢愁書眼倦土床伸脚任吾真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去年五月望流水滿一房今年後三夕大雨復沒床

成仁遺稿

文忠集

哭

我辭江海來中原路茫茫舟楫不復見車馬馳策駐
剏居園土中得水猶得漿忽如避巨浸倉卒殊傍徨
明星尚未啓大風方發狂叫呼人不響宛轉水中央
壁下有水穴群鼠走眼睒或如魚潑刺墊溺無所瘡
周身莫如物患至不得防禦為世間人何處逃禍殃
朝來開蓬道宛如决陂塘盡失泥濘塗化為齏爛場
炎蒸迫其上臭腐薰其傍惡氣所侵薄痠癢何可當
楚囚欲何之寢食此一方

坐待仆且僵

乾坤莽空闊何為此京京達人識義命此事閑網常

萬物方焦枯皇皇禱零蒼上帝實好生夜半夏龍章

但願天下人家家足稻梁我命渾小事我死庸何傷

先大師忌日二月二十八

萬里先人忌呼號痛不天遺孤餘二紀曠祀忽三年
永恨丘園間遙憐弟妹圓義方如昨日地下想興然

築芳子歌

自予居荏犴一室以自治二年二大雨地汙實成池
園人為我側備土以築之築之可二尺宛然水中坻
初運朽壤來臭穢恨莫追掩鼻不可近牛皂雞于埒

成仁遺稿

文忠集

哭

須臾傳黑墳千杵鳴參差但見如坻平糞土不復疑
乃知天下事不在論鑑基苟可掩耳目臭腐誇神奇
世人所不辨羊質而虎皮大者莫不然小者又何知
深居守我玄默觀道推移何時蟬蛻去忽與濁世違

有感

已矣勿復道安之如自然閑陪黃妳坐倦退白衣眠
一死知何地此生休問天怪哉荻野客宿果墮幽燕

正氣歌

于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里

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溼歷闌時則為土氣不晴暑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蒼陰薪爨助長炎暍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有雜選腥膻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圓濁或腐卑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辭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是殆有養致然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四

七月二日大雨歌

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氣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略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為張睢陽髯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繫賊笏蓬堅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實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昂鑊井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闢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濛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頭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張目以待且沈沈漏何長頃者為誰獨居沮洳場
此夕水弥滿浮動八尺床壁老如欲壓守者殊皇皇
我方軒鼻睡逍遙遊帝鄉百年一大夢所歷皆黃梁
死生已勘破身世如遺忘雄鷄叫東白漸聞語聲揚
論言苦飄揚形勢猶倉黃起來立泥塗一咲寒衣裳
遺書宛在架吾道終未亡

詠懷

陰陽相烹煎天地一釜瀟人生居其間便同肉在砧
熱猶以火燎溫猶以湯燖一歲一煅煉老形忽駸駸
成仁遺稿 文忠集二 七
吾生四十六弱質木不任矧當五六年患難長侵尋
子卿羝羊節少陵杜鵑心酷罰弄我膚深憂煩我襟
嗟嗟憂涉秋天道何其遙或時日杲杲或時雨淋淋
方如坐烝甑又似立烘爐水火交相裨益熱與益
宛轉見戲中日夜空呻吟何如去馬鑊殊我一寸金
脫此寒暑殼誰能復嘔噉

偶成

昨朝門前地寸裂今朝床下泥尺深人生世間一蒲
柳豈堪日炎復雨淋起來高歌離騷賦睡去細和深

父吟已矣已矣尚何道猶有天地知吾心

移司即事

自大雨後兵馬司墻壁頽落地皆沮洳因
不可居七月五日移司官籍監子以誥朝
行詩以記之

燕山積雨泥塞道大屋欹傾小屋倒楮衣棘下無容
色倉卒移司避流潦行行桎梏如貫魚憐我龍鍾遲
明早我來二十有一月若書下下幾二考夢回恍憶
入新衙不知傳舍何時了

成仁遺稿

文忠集二

辛

痴兒了家事九牛一毛亦云小天門皇皇虎豹立下
土孤臣泣雲表莫令赤子盡為魚早願當空日杲杲
不睡

頻搔白首強憂煎細雨青燈思欲顛南北東西三萬
里古今上下幾千年只因知事翻成惱未到方心那
得眠眼不識丁馬前卒隔床軒鼻正陶然

官籍監

兵馬司移寓官籍監子監一室頗蕭洒
窓淨壁柱影橫斜可愛也賦五絕

塵滿南冠歲月深
斲移一室倚林天
憐月是青山
客分兩窓根
兩樹陰

壁間頗自有龍蛇
元是誰人小住家
不似為囚似為
客倚窓望斷暮天涯

曾過盧講望塔尖
今朝塔影接盧簷
道人心事真方
大靜坐日長雲滿簾

軍符馬足起黃埃
門揜西風夢正回
自入燕關人世
隔隔墻忽送市轍來

新來窓左頗玲瓏
盡把前時臭腐空
好醜无來都是
成仁遺稿
幻蘊蘊一付夢
竟中

還司即事

兵馬司若於地窄
其東編有大宅官
買之以廣治
所舊廳事遂為空
開七月十一日因
自官籍監悉
歸獄舊廳事之西
有一室處予其間
其地高燥而
空涼蕭然獨往
寂無來人又一境
界也五言八句

二首

幙燕方如寄暑半
忽復旋霜枝空獨
立雪窖已三
漂泊知何所
逍遙付自然
庭空誰共語
桂頰望青天

秋聲滿南國一葉此飄蓬
牆外千門迥庭皋四壁空
誰家驢吼月隔巷犬嗥風
灯暗人無寐沉沉夜正中
夜起二絕

惆悵高歌入睡鄉
夢中龜兔尚飛揚
起來露立頻搔
首夜靜無風自在涼

三年獨立已成僧
欲與何人說葛藤
夜夜隔牆因叫
佛三生因果伴孤燈

還獄

予自官籍監還兵馬司止予舊廳事西偏之室獄
成仁遺稿
戶既葺以八月七日復返故處向之所謂臭腐溫

蒸依然故在回視吾所挾亦浩然而獨存作古風
一首

人情感故物百年多離憂
親下住三宿應者猶遲留
矧茲方丈室屏居二春秋
夜眠與晝坐隕乎安楚囚
自罹大雨水園土俱盡
并此身委傳舍迂徙無定謀
去之已自月官室重綢繆
今夕果何夕復此搔白頭
恍如流浪人一旦歸舊游
故家不可復故國已成丘
對此重理首汪然涕泗流
人生如空花隨風任飄浮

哲人貴知命樂天復何求

偶賦

蒼蒼已如此梁父共誰吟神有忠貞傳床無壯士金
收心歸寂滅隨性過光陰一咲西山晚門前秋雨深

送武夷趙王賓道士

風流不比賀家狂蕭洒黃冠意自長自有武夷溪九
曲鑑湖何必問君王

蕭然被褐不求知歸傍仙舡理釣絲却咲荆山空自
售未應有智不如葵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五

懶從原上訪桃花又不青門去種瓜傳得神仙蟬蛻
法君如欲覓問烟霞

琴棋書畫四首送趙道士

不知甲子定何年顯滿榮春日醉眠意在不言君解
否壁間琴本是無絃

我愛商仙茹紫芝逍遙勝似橘中鵑紛紛赤白方龍
戰世事咲來一局棋

藥邕去後右軍死誰是風流入品題只有蛟龍大師
字至今風骨在潯溪

欲覓龍眠舊時筆相傳此手世間無黃金不買昭君
本只買嚴陵歸釣圖

讀杜詩

平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
苦眼看胡馬決痕多千年夔峽有詩在一夜水江如
酒何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故任蹉跎

感懷二首

交游兵後似蓬飛流落天涯鵲繞枝唐室老臣唯我
在柳州先友託誰碑泥塗猶幸瞻佳士甘雨何如遇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五

故知一死一生情義重莫嫌收拾老牛尸

伏龍欲夾太陽飛獨狂擎天力弗支北海風沙漫漫
節語溪烟兩暗唐碑書空已恨天時去惜往徒懷國
士知抱膝對人復何語紛紛坐冢卧為尸

先兩國初忌九月七日

北風吹黃花落木寒蕭颼哀哀我慈母玉花炎海秋
日月水東流音容隔悠悠小祥哭下邳大祥哭幽州
今此復何夕荏苒三星周嗟我孤宗我曠不脩
昔母肉未寒委身隨冠纓仰藥早去遂無從地下遊

大阿落人手死生不自由南冠坐絕域大期落淹留
白華下玄髮碧蘚生緇齋心口自相語形影旁無俦
空庭鬼火開天黑對牢愁魚軒在何處魂魄今安否
兒女各比歸墳墓委南陌寒食雨淒淒孟飯誰與投
荆棘纏蔓草狐兔綠荒立長夜良寐與我同幽幽
我心亦勞止我命實不猶昨日夢堂上樂昔歡綢繆
覺來尚恍惚血涕連衾裯晨興一辨香痛如螫在頭
吾家白雲下萬里同閑憂遙憐弟與妹几從羅燕差
既傷母在殯又念兄在囚兄囚不足念母亦為母謀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三聖去已遠穹垠奔洪流緬懷百世愿白骨皆填溝
真真先大夫爵上蒼松嶽防山迄今墓瞑目復何求
重陽

萬里飄零兩鬢蓬故鄉秋色老梧桐鴈樓新月江湖
滿燕別斜陽巷陌空落葉何心定流水黃花無主更
西風乾坤遺恨知多少前日龍山如夢中

又三絕

世事濛濛醉不知南山秋意滿東籬黃花何故無顏
色慙為元嘉以後詩

人間萬事轉頭空皂帽飄蕭一病翁不學孟嘉狂落
魄故將白髮向西風

老來憂患易淒涼說到悲秋更斷腸世事不堪逢九
九休言今日是重陽

夜

秋光連夜色萬里客寒淒淒落木空山杳孤雲故園迷
衾寒霜正下燈曉月平西夢過重城夢千門雞亂啼

雨雪

秋色金臺路殷殷半馬啼因風隨作雪有雨便成泥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偶成

過眼驚新夢心傷憶舊題江雲愁萬疊遺恨鷓鴣鳴
燈影沉沉夜氣清朔風吹夢度江城覺來知打明鐘
未忽聽隣家叫佛聲

烏兔東西不住天平生奔奔亦茫然向來執掌真堪笑
爛熳如金獨自眠

得見女消息

故園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捻成塵孔明已負金刀
志元亮猶憐典午身甌離到頭方是漢娉婷更欲向

何人癡如美問今生計還種米生未了因

為或人賦

悠悠成敗百年中
笑看柯山局未終
金馬勝遊成舊雨
銅駝遺恨付西風
黑頭爾自誇江總
冷齒人能說褚公
尤首黃齋真一夢
夢回何面見江東

世事

世事孤鴻外
人生落日西
某法詩共薄
志倦夢寔迷
汨汨馳還坐
悠悠嘆即帝
一真吾自得
開眼總瑩瑤

斷鴈

成仁遺稿

宋史集

五

斷鴈西江遠
无家寄万金
乾坤風月老
沙溷歲年深
白日去如夢
青天知此心
素琴絃已絕
不絕是南音

小年

燕翔逢窮臘
江南拜小年
歲時生處樂
身世死為緣
鵲噪千山雪
鴻飛万里天
出門意寥廓
四顧但茫然

除夜

乾坤空落落
歲月去堂堂
未路驚風雨
窮途絕雪霜
命隨年欲盡
身與世俱忘
死後尋蘇夢
挑燈夜未央

云牛

丙子上巳前二日子至真州今俯仰六周星矣撫
時念事為之流涕聊寫我心冀諸鬼神尔

憶昔三月朔歲在火畢御朝登迎駕鎮夜宿清邊堂
于時坐聽露陽精黯无茫胡羯犯彤宮大我并御床
慘淡銅駝血歲垂未烏翔我欲吼河嶽借助金與湯
吾道率曠野繞樹空傍徨慷慨撫鰲背艱閑出羊腸
扶日上天門隨雲拜東皇祖述誓吳晉鄭破義扶唐
入謀豈云及天命不干常泗水沉洛陽蘇丘植汶篁
珉宮可執后王陞單于王華命賡千古被焚餘八荒
成仁遺稿 宋史集 五
海派忽西注天旋我右方嗟予降為賦万里勞梯航
秋風上駭脫夜雪卧折揚南冠冠鄭大天北望蘇中郎
尤蛇共窺穴蟻聚連衣裳周旋波瀾間宛轉沮洳場
漠漠蒼天黑悠悠白日黃風埃滿沙漠歲月稔星霜
地下雙氣烈獄中孤憤長唯存葵藿心不改鐵石腸
斯古耆常山扶藹萬難賜此志已溝壑餘命終岩墻
夷吾不可作他連久云亡王衍勸石勒導道朝德光
未俗正癡癡橫流已湯湯餘子不足言丈夫何可當
出門仰天笑雲山倍蒼蒼

生日

憶昔開居日端二逢始生升堂拜親壽酒衣拱賓榮
載酒出郊去江花相送迎詩歌和盈軸鏗金石聲
于時果何時朝野方休明人生是自樂帝力無能名
譬如江海魚與水俱忘情詎知君父恩天地同生成
旄頭忽墮地氛霧迷三精黃屋翔風捲園林殺氣平
四海靡所騁三年老于行賓僚半滿覆妻子同飄零
無幾哭慈母有頃遺遺兵東兵獻客帳回首送空因
痛甚衣冠烈其於品鑲煮死生久已定寵辱安足議
成仁遺稿——
交文集三下

无

端午

五月五日午薰風自南至試為閒大鈞舉杯三酌地
田文當日生屈原當日死生為薛滅君死作屈原鬼

高堂孤兔楚門發悲憐人命草頭露榮華風過尔
唯有烈士心不隨水俱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
不知生者榮但知死者貴勿謂死可憫勿謂生可喜
萬物皆有盡不滅唯天理百年如一日一日或千歲
秋風汾水辭春暮蘭亭記裝作留連悲高歌舞魂畢

自歎 三首

猛思身世事四十七年無鵲髮俄然在焉飛父已殂
二兒化成土六女掠為奴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

又

成仁遺稿——

交文集三下

卒

北轍更寒暑南冠幾轉真家山時入夢妻子亦關情
惆悵心如失崎嶇命復輕遺時命如北溟分嘆三生

又

疾病連三次形容落九分幾成白宰相誰識故將軍
暗坐羞紅日閑恨想白雲蒼上竟何意未肯養斯文

病目

近來煩惱障左目忽茫上取政心雖碎劉伶醉未忘
問天天不應食日日何傷萬想由來假收拾太乙光

又

向來幾下電無故收生花連磨面向壁塵全背
燈前心欲碎鏡裏髮空華何日看明月沈沈斗柄移

有感

心在六虛外不知身網羅病中長日過夢裏好時多
夜夜頻能坐時時亦自歌平生此光景回首笑呵呵

拾遺

早起

曉日半窓紅隣雞振翼雄餘子食慵睡佳人理髮蓬
未忘塵俗慮那免是非攻前山渾不見籠罩霧烟中

成仁遺稿

文集卷一

空

贈許柏溪

長風吹飛蓬清蜩吟野草流光速代謝興懷令人老
遊子中夜起悠上酣且歌明月委清照江湖秋夢多
豈無臨潞魚亦有邯鄲酒懷古招王孫登臺臺四首

訂成仁遺稿文山先生詩卷之二

重訂成仁遺稿文山先生集杜詩卷之三

序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
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
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
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
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
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為詩史
蓋其以諷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
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漢
市以來世變人事驟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為詩
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攷焉歲上章執徐月祝
犁畢閑日上章協洽文天祥獲善甫叙

是編作於前年不意沉滯餘生至今不得死
也斯文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
語此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書

孔曰成仁 蓋云取義 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
碩聖賢書 所予何事 而今而後 庶幾無愧

絕句詩 共計二百首

社稷第一

三百年宗廟社稷為買似道一人所破壞衰哉

南極連銅柱送李晉

建隆太宗業北征

始謀誰其間若熱呈

風雨秋一葉政事光

理宗度宗第二

先帝窮劍遠送譚二

永懷侍芳茵送汝陽

今朝漢社稷送行

為話涕沾巾送司馬入京

誤國權臣第三

咸仁遺稿

似道喪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羈虜使開邊釁則其

運禍結之始也哀哉

蒼生倚大臣送章中

北風破南極北風

開邊一何多前出塞

至死難塞責吳詩

廬州大將第四

西南失大將客居

帶甲滿天地送遠

高人憂禍胎山寺

感歎亦歎歎范村

襄陽第五

十年殺氣盛北風

百萬攻一城道懷

賊臣表送節往在

胡騎忽縱橫嚴公武

荆湖諸戎第六

長嘯下荆門春日梓

胡行速如鬼塞蘆子

門戶無人待水碓

社稷堪流涕西關呈元

黃州第七

始謂虜以襄陽船自漢入江後乃知虜之未嘗

黃已先降故其渡也襄漢斷黃之船皆不得

桓桓陳將軍北征

東屯大江北行官張望

化作虎與豹夏日歎

楚星南天黑晚望懷上堂

咸仁遺稿

陽羅堡第八

憂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兩岸縱兵攻

火歸州州解甲當是時其心已無國矣似道建督

至江上憂貴不得已出見斬以繫鼓東南再

機也失此不圖社稷為墟哀哉

日色隱孤戌發秦州

大江盡悲號大雨

朝廷任猛將又上後園

宿昔恨猶滴送王咏

京湖宣閫第九

開慶已未江陵閫帥自上而下奔救鄂渚令朱

孫任宣聞乃自鄂沿走還岳陽朱與夏通仕長江
之責一上而一下使中流蕩然勞安行入無人之
境國安得不亡嗚呼痛哉

正當艱難時送樊侍御漢中 豈無濟時策建康

連橫荊州船雨 悠悠回赤壁過南岳入同慶

渡江第十

常時江水風波不可狎視虜渡江時水乃晚平豈非天哉

濟江元自濶行次古滅之江 輕舟下吳會逢劉簿第

南紀收波瀾衡州營呈陸宰 吾將罪真宰劍門

成仁遺稿文安集卷一 四

鄂州第十一

先時李雷奮為郡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

張晏然以城降金湯重鎮正風寒中而去正守當

國者獨何心哉

鄂渚分雲樹過南岳入洞庭 春減帶雨長入行軍六衛宅

惜哉形勝地懷鎮水居 何岳望金湯入衡州

江州第十二

我愚暗天宇送魏六丈丈廣 落日九江流送李功曹荆州

元惡迷是似入衡州 化作長黃虬奉司郭給事

安慶府第十三

岸轉異江湖過南岳入洞庭 江水流城郭春日非

臨鵝志意滿病拍 山鬼獨一脚懷台州鄭少

魯港之遁第十四

已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衰也人心已

去國事无解當是時惟豪傑拔起首禍之權奸無

救禍之理哀哉

出師亦多門後出塞 水陸遂畏途贈鄭十八貴

增璚麒麟老贈射洪李四丈 危橋逐夜鳥過南岳入洞庭

成仁遺稿文安集卷一 五

建康府第十五

亭上鳳凰臺鳳凰臺 江城孤照日登牛頭山亭

胡來滯形宮往往 驅馬一萬匹北征

相陳宜中第十六

魯港敗後陳宜中當國首斬敵帥韓震脅遷之議

差強人意宜中實無經綸至秋託故遁歸及不得

已十月再來則國事去矣哀哉

蒼生起謝安安王使君宅 翠華擁具岳壯遊

可以一本支水檻 俯恐坤軸弱青陽決

名張世傑第十七

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自荆湖至

詔發西山特送郭中丞 熊虎豆什陌贈王恩

茄鼓疑皇情贈王恩 佳氣向金闕北征

鎮江之戰第十八

張世傑率舟師逼金山約殿帥張彥自常州陸出

京口揚州兵出瓜洲一路交進同日用事既而揚

州失期先出取敗常州竟不出世傑多海舟無風

不能動江水平虜以水哨馬往來如飛遂以潰敗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一

六

嗚呼豈非天哉

海潮船千艘送王休 肉食三十萬昔遊

江平不肯流陪王使 到今有遺恨壯遊

將相棄國第十九

丙子正月十八日虜至高亭山是夜四鼓宜中逃

翌日世傑逃

扈聖登黃閣贈嚴八閣老大將赴朝廷草堂

胡為入雲霧贈王恩 浩蕩乘滄溟贈王恩

京城第二十

簡宇臨玉座在在 兩宮棄紫微疎疎

北城悲落發夏夜歎 失涕萬人揮送廬十四弟

京城第二十一

黃屋羽風卷蘇原明 園林散氣平送郭中

宮殿青門隔送賈閣 永懷丹鳳城送軍二判官

陵寢第二十二

五陵花滿眼別何處 霜露在草根閬州東發

冥冥子規叫法鏡寺 重是古帝魂社鵲

陵寢第二十三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一

七

旄頭慧紫微衛州縣 蚩尤塞寒空奉先縣永懷

愚智心盡死聽何氏歌 漂蕩隨高風遣興

江陵第二十四

高達京湖名將已未解圍鄂州賈似道許以建節

意不興而移以與呂文德達怨望久矣至是為

湖制置以城降宣聞不能制城初陷朱猷孫帥燕

不得死既而亦降焉

聞說江陵府峽隘 今又降元戎客居

甲外控鳴鏑贈王司 有興強老翁王十五

淮西帥第二十五

夏貴既失長江惟恐州府有成無所逃罪又恐孫
虎臣以後進為將有功總統出已上日夜幸其敗
覆然府既潰歸蘆州竟不出朝廷屢詔勤王若周
聞知覆亡乃以淮西全境獻北為已功焉於是貴
年八十餘矣若而不死是為賊其責之謂歟

借問大將誰後出塞

戰骨當速朽前出塞

逆節同所歸陳懷

水花英白首

送王冰使南海

揚州第二十六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八

李庭芝在揚州十餘年畏怯無遠謀惟閉門自守
無敢於國及景炎登極以為首相乃引兵輕出凌
海南歸朱煥尋以城獻虜哀哉

城峻隨天壁白帝城

胡來但自守盡閑吏

士卒終倒戟

贈王司空

仰望嗟嘆久九成宮

京湖兩淮第二十七

東南兵力盡在江北金城湯池國之根本高以荆
州降夏以淮西降李死唯東盡失無復中原之望
矣哀哉

揚風土暖秋行官張望大城鐵不如僅關吏

泰山忽破碎登慈恩塔

沉落隨立墮五盤

景炎擁立第二十八

予自蘇州歸闕建議出二王於閩廣及虜至二王
方出官蘇劉義陸秀夫過二王於溫時陳宜中海
船泊清喫門諸人往邀之共圖興復益王始建元
帥及張世傑自定海至同趨三山以五月一日益
王登極改元景炎

漢運初中興述懷

扶顛待柱石入衡州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九

嶠能補天漏寄岑參

登階捧玉冊往在

福安府第二十九

崔嵬扶桑日幽人

闊會滄海潮枯柏渡

傾都看黃屋

送班司馬入京

此意竟蕭條贈章左丞

棄海道第三十

自三山登極世傑遣兵戰邵武大捷人心翕然世
傑不為守國計即沿海船識者於是知其陋矣至
冬聞警即浮海南去天下事是以不可復為哀哉
天王守太白九成宮立國自有疆前出塞

舍此復何之後遊備菴寺已具浮海航壯遊

景炎寶天第三十一

御舟離三山至惠州之甲子門駐焉已而遷宮寓

場丁丑冬虜舟來移次仙輿與戰得利尋望南去

止硎川景炎寶天蓋戊寅四月望日也嗚呼痛哉

陰風西北來北征

青海天軒輕送從弟亞

白水暮東流新吏吏

竟斷蒼梧帝贈秘書監李邑

祥興登極第三十二

戊寅四月十七日衛王登極於硎川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一

十一

淳龍倚長津

別蔡十四著作

參錯走州渚入衛州

蒼梧雲正愁

登慈恩塔

初日巽復吐玄覽寺

祥興第三十三

六月世傑自硎川北還至崖山止焉涯山乃海中

之山兩山相對迤邐中一衣帶水山口如門世傑

以為形勝安之

南遊炎海甸送魏六丈

沃野開天庭

隔陵官呈

真龍竟寂寞

乾坤水上萍

衡州送李大夫

祥興第三十四

已卯正月十三日虜舟直造涯山世傑不守山門

作一字陣以待之虜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二月

六日虜乘潮進攻半日而破死溺者數萬人哀哉

孤矢暗江海

韋堂

百萬化為魚

建興東

帝子留遺恨

過南岳洞庭

故國莽立壘逃難

祥興第三十五

世傑於戰敗後乘霧兩晦冥以數舟遁去

朱厓雲日高

道過

風浪無最暮

台州鄭司戶

吳興翠龍楊

中

今復在何許

前清溪驛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一

十一

祥興第三十六

初行朝有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張元帥大小船

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北人乍登舟嘔暈

執窮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疎舟工進退失據使虜

初至行朝乘其未集擊之蔑不勝矣行朝依山作

一字陣轉縛不可復動於是不可攻人而專受

攻矣先是行朝以游舟數出得小捷他船皆閘漸

水手其心莫不飲南向若南船推鋒直前閘漸水

手在北舟中必為變則有盡繼之理惜世傑不

合變專守法嗚呼豈非天乎

六龍忽蹉跎別唐十五晚川廣不可涉送汝陽王璣

東風吹春水送程錄事乾坤莽回互懷台川鄭司戶

祥興第三十七

幽燕盛用武昔饒六合已一家後出塞

眼穿當落日喜達行在滄海有靈查喜晴

祥興第三十八

客從南溟來客從黃屋今在否留別張便君

天高無消息幽人未忍即開口致懷

成仁遺稿

祥興第三十九

南嶽配朱鳥望岳地軸為之翻晦日尋崔駘

皇綱未為絕北江雲臺誰再論寬相中丞官制

陳宜中第四十

丁丑冬御舟自謝文峽歸礪川陳宜中相相失莫

知所之

管葛本時須別長十經綸中興樂述古

有志乘鯨鰲送王秋南紀阻歸城贈李光弼

張世傑第四十一

世傑得士卒云每言北方不可信故無降志圖之

再造實賴其力然其人無遠志雖重兵厚賞惟務

遠遁卒以喪敗哀哉

南園卷雲水舟中苦熱黃金傾有無遺懷

蛟龍亦狼狽吳越反復乃須臾草堂

張世傑第四十二

長風駕高浪龍門假蹇龍虎姿霜柏

蕭條猶在否止水遺懷寒日出霧遲早發射洪

蘇劉義第四十三

蘇京頌老將雖出呂氏乃心專在王室求嘉推戴

實建大功後世傑用事志鬱鬱不得展其人剛

不可近然能服義終始不失大節厓山與其子侯

得脫亦不知所終

驕驕事天子送高司直龍怒拔老欂送韋十

跋視青旻三郎中烈風無時休送慈恩塔

曾淵子第四十四

曾淵子元貶雷州御舟南巡復與政事山之賊

曾欲赴水為蘇父子所留同得脫其家竟沒曾

選五年有人見其子雷即者焉哀哉

子負經濟才別唐十五

轉商抱長策臨華陽

安得萬里風長夜歎

南園四羽翻送教公入朝

江丞相萬里第四十五

先生居統州賈入城先生授府第中池水死其弟

萬頃於縣事上被執殺死哀哉

皇城台衛地

送蘇州李長史

斯文去矣休送王信州

湖光與天遠過洞庭

星注滄江流奉月郭給事

趙倅昂發第四十六

威仁遺稿

卷之五

古

勇至池州倅昂發蜀人夫婦自經死

亂雷風萬里大雨

大江動我前水會凌

青衿一憔悴衡山縣李

名與日月縣陳拾遺故宅

將軍王安節第四十七

常州敗虜生獲王安節不屈而死賈謂過江以來

武人忠義者惟王安節一人安節乃節度使王堅

子也

激烈傷雄才金華山觀

瘴氣橫乾坤別李義

惆悵汗血駒別張建封

見此忠尊門拍中丞

李安撫第四十八

青齊先生蜀人寓居衡陽乙亥留夢炎為潭帥夢

炎陽相始起先生為代先生舍卒運掉城守甚備

及城陷先生殺其家人乃自焚死哀哉

殺氣吹沅湘入衡州

高興激荆衡李八判官

城中賢府主謀伐木

千秋萬歲名夢李白

李制置庭芝第四十九

庭芝得美立之命引兵至泰州為虜所困泰州孫

九寶城庭芝被執誅於揚州市雖無功於國一死

威仁遺稿

卷之五

古

為不負國矣

空留王帳衛送嚴公

那免白頭翁陪章留後

死者長已矣石篆史

淮海生清風送高司直

姜都統才第四十

淮東猛將揚州前後主戰皆其人及泰州破被

執虜愛其才勇咬以官將不肯降罵諸負國者臨

刑含血以噴罵罵不絕口其英風義烈誰人言之

無不傷歎惜哉

屹然強寇敵贈王司空

古人重守邊後出塞

惜哉功名忤時太早

死亦垂千年義勳

張制置廷第五十一

蜀之健將元與皆舊壽祿各督降張獨不降行朝
權授制閫未知得拜命否蜀雖棄碎廷竟不降為
左右所賣廷竟而逃遁被囚鎖入北不肯屈後不
知如何

氣敵萬人將賜監盡寶

獨在天一隅遺張

向使國不亡

功業竟何如別張建封

陸樞密秀夫第五十二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一

七

字君實文華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陷永嘉推

戴有乃及駐厓山兼宰相九朝廷事皆秀夫潤色

綱紀之厓山陷與全家赴水死哀哉

文移珊瑚鉤奉同郭給事

用氣舍公鼎張九齡

炯炯一心在嚴武

天水相與求漢陵西南臺

勤王第五十三

甲戌冬詔天下勤王予守章貢首應詔意同志者
當接踵而奮已而竟無應者予遂以孤軍赴閩世
事不濟殞於此哀哉

出師亘長雲

盡驅諸閣下往往

首唱恢大義衡州縣李

垂之俟來者蘇深明

蘇州第五十四

予領兵赴闕時陳宜中歸宋嘉留丞相夢炎當國
夢炎意不相樂出予以制閫守吳門尋以他事
急陳丞相留丞相陳樞密文龙連書趣還宿衛予
不得已行求喪姑蘇陷哀哉

吳門開門地

朱旗散廣川錢裴二瑞公

接帶葬悠上送章十六郎事

慘淡陵風煙章堂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一

八

拜州第五十五

予自吳門還道守餘杭丙子正月初二日
除知臨安府辭不拜引輕兵至開陳大義不得見
十八夜軍中遇次日早予除樞密使午拜丞相樞
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然事已無及死可奈何矣
不敢當士民之名請有危難捐軀而已

我來屬時危

朝野色枯槁送長絲待御

倚君金華省張九齡

不在相逢早

出使第五十六

初置中蒙殿外庭如遣使北軍之議和約見伯顏
於長安堰已而不如約故虜徑至高亭山要以相
見置中遂遁上下皆莫知其詳予既解相印不拜
遂奉上帝命以議和為名在虜營虜強以降余見伯
顏開陳大義詞氣慷慨虜頗傾動尋留不遣而丞
相吳堅右丞賈餘慶同知樞密院明堂以不竟自
絕余責伯顏留使失信及數虜罪惡以死自誓
而一無所及矣痛哉

伯顏見胡騎前出塞

朝進東門營后出塞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十六

望皇使臣休寄崔部事

詞氣浩縱橫春度行

發京師第五十七

自國都失守應降表及行下省禮播告歸附皆不
敢使余聞知予居虜中欲求速死虜衛守甚嚴
為監禁耳目二月八日大臣吳坐賈餘慶家鉉余
劉臣皆以祈請便為名下船詣北庭虜忽驅余金
行余不肯往被其猝迫不得已行至謝村幾逃去
東下姑蘇臺壯遊

揮涕恣行在北庭

蒼茫雲霧浮公秦州

風帆倚翠盡幽人

去鎮江第五十八

余至京口北行有日矣余欲引決同行士泣辭曰
且逃逃不獲死未晚也遂謀走宜州時江中皆北
船偶物色一空船在虜籍外捐重賞約之二月晦
日夕一更后予約同行十一人潛出邸挾刃自隨
不濟則自殺幸而安行無虞遂泝流而上虜船綿
亘江上幾不得出三月初抵真州今而後喜可知
也

京口渡江航

計八十道窮途伏神道

繼六丈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元

蕭條向水臨入衡州

雲雨白浩浩送長孫侍御

至直州第五十九

余至真州登城四望徘徊感歎守苗再戍慷慨有
志略聞余言喟嘆思奮余即作書報制閫李庭芝
及約惟西夏貴又作諸州太守書約以與復苗守
遣人四出導意兩日又與余講進取方略使天命
再宋是行也中興之機也一人孤疑事乃大繆惜
哉

萬里長江送高司直

去因同王聚通泉

青山意不厭上牛頭寺 皇天照靈嘆舟中苦熱

行准東第六十

幸庭芝聞余至真州以為來松城遣使數十輩來
淮殺予面再成不肯然不得不出予以自白以上
已日給余出城門開城不答余欲赴濠死未幾苗
遣五十人送行上五十里布刃於野詰問甚久使
一語可疑即為草間血矣其人信余言為之歎惋
送至州境夜至揚州西門欲扣城入前却數四四
人逃去余與七人走荒野空壘中是日露萬騎自
威仁遺稿 卷之十 三

屋後過幸而荷先自是變姓名趨高郵初五夜行
憂迷失道且勇哨各為默竄伏縛去一人殺傷一
人又幸喜脫余特日夜在死亡中驚怖危懼飢饉
無聊人生逆境有如此者哀哉

客子中夜發赴奉先縣 月照白水山彭衙行
悲幸但狂顏 卷之十 浩蕩前石間清溪

自淮歸浙東第六十一

余高郵道中過哨得脫行數十里制匄不能行幸
遇村夫頗倩羅襪入郡又有被傷者扶持強行血

衣淋漓見者傷惜初七日至郡地分官盤詰甚至

稱制置司有報文丞相來說城合一路覺察不納
南來人余等既變姓名地分官見有傷者不疑聽
下紆去沿途歷盡艱險得至泰州城下伏十餘日
趙通州自下船后哨騎或隔五里或隔十里驚惶
連日達通州城反覆詰問數日不納不得已從地
分官吐實語太守楊思復遂得獲護主園子內大
舟中然后以海舟送歸浙東船中遇風波屢覆又
遇賊追逼數四足行寄一生於萬死不復望見天
威仁遺稿 卷之十 三

日至永嘉惟存六人

北走驚險難彭衙行 十步一面首相從歌

碧海吹衣裳 卷之十 掛席上南斗別張使君

至福安第六十二

益王以天下兵馬都元帥衛王以副元帥建號於
未嘉隨趨三山開府予四月八日到永嘉則元帥
舟去已一月矣亟使副守李廷驛報行府陳丞相
即遣人來議據立事余深贊大議五月一日登極
予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名赴行在二十六日至行

都即再相然國方章制陳軍中尸其事專制於張

世傑余名年相旋取克位遂不敢拜漢出督

握節漢臣四郊駢馬

麻鞋見天子述懷

感激勤四極嚴武

壯士淚如水聽楊氏歌

福安宰相第六十三

余至通州地分官以制置司文移為說甚作艱阻
余不得已吐實以通楊帥守恩復乃云謀報許浦
有馬根尋文丞相甚信余言不直制司予然后得
楊守存恤遂通南歸及過明州東門有列岸數百

咸仁遺稿

卷六十三

八

艘切不知為勇把檻紅也後聞之東門道士云是

日窮頭目見船過開左右曰此何船皆以漁舟對

遂得善去嗚呼危哉楊守為余言欲得海紅數百

艘當約許帥文德擁兵勤王慨然有掩清之志予

至永嘉即詳報陳丞相不以為信乃遣毛沒之通

州而不以告余沒至通州中明予何以無書遂發

怒沒幾不免沒出而通遂降勇矣惜哉

紛然喪亂時

柏中七制

反履端聖朝却度

秉鈞孰為偶

贈李八判官

扶顛永蕭條李光昭

南劍州曾第六十四

始余至永嘉留一月候命未嘉及台臺豪傑皆來
自獻願從海道作戰守規模予至福安欲還永嘉
謀進取廟議不以為然遂議開督于廣廣陷乃出
南劍聞府聚兵財為收復江西計于時幕府選辟
皆一時名士且中既棄臨安及三山登極欲倚世
傑復折東西以自洗曜所以阻予永嘉之行後取
史海兵敗李珪為制閩無方恩用予悔已不及惜
哉

咸仁遺稿

卷六十四

九

劍外春天遠

送張司馬入京

江閩鄰石面前巖雲安

幕府盛才賢

意氣今誰見白馬

汀州第六十五

予在劍朝廷嚴趣之汀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西
福安隨陷車駕幸海道矣事會之不齊如此衰哉
雷霆走精銳連發待御
斧鉞下青冥送李大夫
江城今夜客出郭
慘淡飛雲汀薛判官

梅州第六十六

余至汀汀守可疑汀兵非素所附循寇兵自賴自

銅交至丁丑正月行府遷引兵趨漳州龍巖謀入
衛漳潮道阻三月入梅州時麾下碩不循法斬二
都統軍政一新焉

樓角凌風迴東樓

孤城隱霧深野望

萬事隨轉燭佳人

秋光近青岑茂才

贛州第六十七

五月引兵自梅出嶺時賴吉兵皆來會六月大捷
於零都進攻興國縣縣返正於是駐屯道大兵攻
贛州又以偏師出吉州賴諸縣皆復虜孺令惟行
威仁遺稿

卷之六

苗

於城中吉水求豐萬安永新龍泉以次皆復臨洪
袁瑞莫不響應諸軍門請約束者相繼興國黃州
新復皆來請命汀州有偽天子黃從斬首至府上
下翕合氣勢甚盛天若祐宋則是舉也幸而一捷
國事垂成之侯也

燈明殺氣黑壯遊

臨血暗郊垌薛判官

表姑曉鷗咽百花門

石壁斷空青西園

江西第六十八

行府偏師出吉州者戰于鍾安不利攻贛兵不幸

相繼而敗行府孤立時處置安撫鄒鳳聚兵數萬
在求豐境行府引兵就之會其軍亦潰而虜自後
追及不可支雖人謀之不咸殆天意之未順每一
念此氣矜欲絕哀哉

東望西江水弟親

高義在雲臺建封

到今用鉞地草堂

霜鴻有餘哀金華山

江西第六十九

旄頭初收擾符通江陵

義士皆痛憤草堂

乾坤空嶂嶠盡歸

蜀者留遺恨空靈岸

威仁遺稿

卷之六

圭

復人廣第七十

行府敗於江西收散兵復入汀尋出會昌入安遠
趨循州是冬屯南嶺戊寅二月出惠州海豐縣駐
於甌江涌橋達間使沿海訪問車駕六月率華至
厓山行府移船澳八月進火保信國公職任依舊
行府欲赴關張世傑阻隔於中不果行

東浮滄海濤黃印中

南為祝融客疎懷

漂轉混泥沙柴門

迫此短景急龍門

駐惠境第七十一

朱鳳日威垂北風

羅衣展素衣

北風吹燕葭秋行宮張望

送此萬焚寒雨

一駐潮陽第七十二

十月引兵趨潮陽秤平群盜人心翕然

寒城朝烟淡

吳侍御宅

江林擁春沙遠遊

群盜亂射兇雷

面看白日斜喜晴

同府之敗第七十三

十一月謀報虜大殺至律泉度勢不敵移屯將趨

海豐為虜騎追及於中道時行已數日不為備倉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卷

卒潰散遂被執

送兵五十人北征

散足盡兩棄

留滯一老翁雨

益棺事則已奉先縣

行府之敗第七十四

自國難後行府白手起兵展轉患難東南陝汝萬

餘里事不幸不濟然臣子盡心焉尔矣成敗天也

獨奈何哉

翠一蒙塵飛疎懷

伏誠奮忠烈光征

千秋滄海南張九齡

事與雲水白王恩禮

南海第七十五

余被執後即服腦子約二兩昏眩久之竟不能死

及至張元帥所衆脅之跪拜誓死不屈張遂以客

禮見尋置海船中守護甚謹至厓山令作書招張

世傑手寫詩一首復命末句云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聲名照汗青張不強而止厓山之敗親所目

擊痛苦酷罰無以勝堪時日夕謀蹈海而防閑不

可出矣失此一死困苦至於今日可勝恨哉

開仇駕洪濤遙過

血戰乾坤赤選李判官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

卷

風雨聞號呼草堂

沈滄瀨舟極別蔡著作

南海第七十六

南海春天外邊段功曹

抵應學水仙舟中

自傷遲暮眼宵目

為我一潸然李使君

至廣第七十七

自厓山至五羊壯烈真形勝之國也往年虜平

其城收復後不能完整為守圍計哀哉吾國之無

人乎

南方羣羈地甯

白馬東北來白馬

長城掃遺蝶李光瑞 淚落強徘徊鄭尉馬援堂

至南安軍第七十八

予四月二十二日離五羊五月四日出梅嶺至南安軍鑰置舟中予不食擬至廬陵得瞑目疾幾首紅之義云

短日行梅嶺哭李常侍 天門鬱嵯峨別唐誠

江西萬里船香夜留宴 歸期無奈何何將軍山林

過章貴第七十九

空峒地無軸送從弟亞 江山雲霧昏別李茂

咸仁遺稿 文以集卷

萍漂忍流涕入行軍 故里但空存後出塞

至吉州第八十

掛帆速色外雨 緬邈懷舊丘破缸

江水風蕭蕭枯柏渡 烏啼滿城頭發秦州

吉州第八十一

泊舟滄江岸謀伐木 身輕一鳥過送蔡師留

請為父老歌老村 歌長擊搏破屏跡

吉州第八十二

咸咸去故里前出塞 我生若飄零通泉驛

回身視銀野送李校書 但見西嶺青補

過臨江第八十三

自離南安軍五日而至廬陵七日過臨江八日至豐城余雖不食未見其殆衆以飲食交相過迫子念既過鄉州已失初望委命荒濱立憐不白且聞暫止金陵郡出坎之會或者有隕自大未可知也遂復飲食勉徇衆情初衆議以予漸殆欲行無礼掩鼻以濯鵲路至是遂止乃知夷齊之心事由其獨廢荒山改得行其志耳

咸仁遺稿

文以集卷

光

獨仇如飛鴻贈蘇侯 清江轉山急早發射洪

回首日雲多何將軍山林山寒夜中泣龍門鎮

過陰興第八十四

陽興自陷後忠義奮起幾於延正屠滅殆盡過而傷之

臨江入排四山寺 拜讀徐瑤碑張九齡

交游岷向盡饒裴二端公 到今者舊悲痛惻

江行第八十五

畏途隨長江白帆曉 萬里滄茫水憶鄭南莊

進子去日長成都	壯心不肯已 疎贈友
江行第八十六	
江水東流去 陪王侍御宴浮雲終日行夢李白	
別離經死地 鄭駙馬池 飲啄愧殘生 辛堂	
江行第八十七	
蕭上白揚路李邑	死人積如立遺與
大江東流去 成都	蒼山旌旆愁常評事
江行第八十八	
連山暗烽燧 送從弟亞	川谷血橫流 送樊侍御
成仁遺稿	卷廿
揮目臨大江 送韋凱	上有行雲愁遠興
江行第八十九	
六月六日過隆興十二日至金陵四邨八月二十	
三日凌江此行事會多有可慨尚何言哉	
朔風飄胡馬 建興	江城帶素月 聽楊氏歌
安得覆八溟 客居	滂沱洗吳越 喜雨
北行第九十	
八月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初一日哭母小祥於	
邸門外初九日至徐州弔項羽故宮地登橫城臺	

續子由賦十一日至沛縣上有歌風臺十五日至	
東平府十七日至高唐州十八日過平原二十日	
至河間府二十一日至保定府	
浮雲暮南征 前出塞	我馬向北嘶 白波渡
荆棘暗長原 園官送策	子規晝夜啼 客若
北行第九十一	
清秋望不極 野望	中原杳茫茫 成都
消子懷鄉寒 拈拍渡	下馬古戰場 遺興
北行第九十二	
成仁遺稿	卷廿
得雲連海岱 兗州城樓	寒蕪淅淅石 昔遊
落景惜登臨 杜侍御江陵人明岷蕭瑟 北征	
北行第九十三	
平野入青徐 兗州城樓	祭拓葉如雨 昔遊
信義無所適 成都	况恩情遠行 雨
北行第九十四	
乾坤幾反覆 蘇侍御讀	乘凌惜戰頃 戰陝西南臺
懷石現平蕪 遺懷	令人發深省 奉先寺
北行第九十五	

將子無暇珠 關山雪邊看 至燕城第九十六 十月一日至燕城越五日送千戶所枷禁十一月 初一日蘇枷初九日領赴北庭引問余不曉抗詞 不屈昇復還獄待死以至今日云 在西京時往在 登臨意惘然 至燕城第九十七 成仁遺稿 浩蕩想幽冀 天寒路萬里 至燕城第九十八 百年不敢料 絕境與誰同 入獄第九十九 陝房鬼火青 自非曠士懷 入獄第一百	世梗悉略歷 秋行官張望 愁思胡笳夕 喜連行在所 朝星墜燕地 千秋一拭淚 野望 回首向風颭 先後無醜好 飄泊南庭老 白日亦歸冥 居入莽牢落 送樊侍御
--	---

夫黑開春院 人間夜寥聞 入獄第一百 行行見羈束 欲窮聞最遠 入獄第一百二 勞生共乾坤 登影照無 入獄第一百三 成仁遺稿 服前列扣誠 夜看豐茂氣 入獄第一百四 徘徊虎穴上 夜日將何如 懷舊第一百五 自百五至百九 不能盡紀鳴 師友之際同	大要寺 夜總許 十誦詩 永日不可寐 斯人獨憔悴 青燈死分 何時有終極 今夕復何夕 贈衛八處士 熊掛玄蛇乳 朝光入 吾道正羈束 清文動哀玉 人為王事而 百三十六至 百三十八皆 情死生契闊 不能自已也
--	---

風塵掩白日第五第 乾坤雲晦時將通江陵

為我問故人送高司直 離別今誰在康寧上進

懷舊第一百六

天寒昏無日石倉 故鄉不可思赤思

訪舊半為思贈謝靈士 慘慘中時慈送方書記

懷舊第一百七

故園花自發懷弟 無復故入來肯遊

亂離朋友盡遺懷 幽佩為誰哀而

懷舊第一百八

咸仁遺稿

宋史集

書

故人入我夢夢李白 視視涕闌干彭亨行

四海一塗炭逃難 焉用身獨完垂老別

懷舊第一百九

中夜懷友朋南清溪驛 百年見存沒鄭公更

風吹蒼江樹而 寒月照白骨北征

金應第一百十

承信郎路分金德元備筆札使令性剛知義隨勤

王入京余陷勇左右星散惟應无叛去志在鎮江

得同脫狼狽惟東尚嘗艱君至通州以憂鬱病死

葬城下哀哉

追隨三十載是項文字 艱難愧深情是計

何處埋尔骨鹿頭山 呼號傍孤城張郎司戎

張雲第一百十一

路齡張雲元吉州敢勇將官隨閩勤王余既陷張

雲引其自發建劍汀峇鬼虜已露吉城雲不勝憤

七月引所部襲虜於南柵門擊使甚衆本為潰散

之計會天明戰竭赴江飲水尋被衝溺死使能少

忍當為吾用哀哉

咸仁遺稿

宋史集

書

痛憤寄所宜義鵬 四方服勇决北征

壯士欽精魂客居 里巷猶嗚咽赴宋先將

劉欽貢元第一百十二

字敬德吉州貢士素有志氣好功名上下今古健

於議論余開府汀城敬德來寧都就招諭使鄒鳳

會虜暴至竟死亂兵中同府死者鞠華州顏斯立

顏起岩皆郡之英俊欲為特立事功者天者人才

若此曾未施一板速折乃尔哀哉

文章日自負蘇公原明 去家死路傍上陵園山脚

高視見霸王御門

感子故意長

呂武第一百一十三

環衛官呂武太平人面旗為軍余隨虜應募隨從
北行其人勁烈面折人觸忌諱不避然忠愛人皆
服之予與同脫鎮江行淮東惠難中賴以自壯及
開府南劍遣其結約江淮道尋阻武閱數千里
即余於汀梅挺身寇寨化賊為兵方將將數千人
出江西以無札於士大夫遺橫送死之日一軍
為流涕哀哉

成竹遺稿

文忠集

共

疾惡傑剛腸壯遊

世人皆欲殺不見

魂魄猶正直南池

回首肺肝熱

筆宣使信第一百一十四

國練使都統招諭使筆信荆湖老將沉勇有謀奉
朝命引所部隨府予自與國趨求豐勇追在後於
東固方石嶺下大戰信拔險堅立不動中數箭死
土人葬之如生尋奏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戰所
而迄未有以慰忠魂也哀哉

壯士血相視

斃公武

哀哀失木杭

夜噪經戰場北明

張秘操第一百一十五

秘閣脩撰廣東提舉背府參議張作蜀人嘗為二
吳客佐利湖幕習兵事予自賴勤王作即入幕開
背後領袖一府知無不為空坑之敗秘撥易軍士
皂衣伏草中死亂兵後鄉廢置得其尸棺飲焉哀
哉

幕旌旗動

揮翰綺繡揚

霧蒙玉質

斯人今則亡

成竹遺稿

文忠集

世

廖朝宗第一百一十六

環衛官知郴州廖朝宗淮人有意氣嘗為常熟邵
氏客從余於平江予歸福安自婺間道來相從精
練實政政奉公軍府器械悉出其手空坑之敗
自輕於山間哀哉

空荒也然

摧殘沒

平生江海心

其人骨已朽

閻三士第一百一十七

皆機秘書謝祀背幹梁開許田背幹梁開李切節

聞士之秀皆登科祀太學名士空坑之敗不知所終哀哉

使逸鮑參軍德李自

優游謝康樂石壺閑

謝虎正繼續久客

南行道弥惡肯陽塵

諸幕客第一百一十八

育府梁閣吳文炳督遣林棟寺皆聞士有幹實宣勞幕府空坑之敗被執尋遇害哀哉

入幕未展才贈寄八判官 辛若任道路送高司直

回首一茫茫送寄判官 風悲呼雲去遺異

成仁遺稿

宋史集卷

世

趙文臨贈賞第一百一十九

直寶章閣軍器太監曾府參議官江西招討副使趙府賞宗室有志氣首率旌德以一縣抗虜

功京師陷入關行朝遷知邵武軍以棄城降

余聞督隨府典兵數將偏師以當一面神采明

戰論慷慨堅坑之敗走之兵漢尋被執於隆興

害哀哉

蒙條當然業送殿十楊聖宗支神亮後贈李八判官

平生白羽扇張公武

贊結回我賞建康

劉沐第一百二十

宣徽郎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沐字淵伯子

隣曲朋友從勤王捕官予陷淵伯領諸軍遂及予

歸國淵伯收部曲赴府會於汀專將一軍為督帳

親衛沉實有謀圓機應物凡江西忠義皆淵伯所

號名晝夜酬應精力不倦會病劇乍起空坑之敗

不得脫遇害於隆興長子同日刑次子貢元死空

坑亂兵余收其第三幼子亦沒於廣哀哉

王翰頭卜隣贈章左丞 枯康不得死肯興

成仁遺稿

宋史集卷

世

落月滿屋梁夢李白

悲風為我起金華山觀

孫榮第一百二十一

宣徽郎帶行監官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孫榮子長

妹夫也予引兵出賴其邑人奉桌以邑返正尋為

親黨所陷遇害於隆興哀哉

故人有孫宰彭衡行 義均骨肉也幾裝二端公

連為美士叢在在 揮手灑衰泪別建封

彭司令震龍第一百二十二

宣徽郎帶行大社令知吉州永新縣彭震龍子次

妹夫也性咲吉喜功名起兵隨動王及歸鄰邑已陷乃結湖南諸喇豪傑謀興復余出江西即以縣逐正勇遣軍攻之其親黨內應被執遇害於郡城表哉

堂上會親戚送李校書 可隣馬上郎白馬
呻吟更派血北征 干戈浩茫茫南池

蕭從事燾夫第一百二十三

從事郎蕭燾夫永新人工詩與字從余山中久其兄故夫詩尤豪傑亦嘗客吾門燾夫後勤王得官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甲

及婦資彭司公收復鄉邑規以正道予至與國詣

府白事意氣慨慨邑城陷兄弟俱不免哀哉

凝翰銀鈎連陳拾遺故宅 湖遷山顛鶴西閣日

慘淡關龍蛇 書情

及茲歎窮漢青陽嘆

蕭架閣第一百二十四

督幹架閣監軍蕭明指字元甫吉州貢士性剛毅遇事有膽氣明於大節手至汀梅米後督府幕及出江西而監贛縣義兵收復萬安縣尋復龍泉行府敗元甫入野陂連結諸寨拒虜被執死於洪寇

哉

諸生舊短褐播度

張目視寇雖送韋評事

高義終焉在送王府州

白骨更何憂得第節書

陳督幹第一百二十五

督幹監軍陳子敬贛人以賞力雄鄉里舊從余遊行府至汀子敬招集義兵置屯皂口以據贛下流以遇虜軀往來及行府攻贛子敬行其謀功效甚著行府敗舉兵黃塘連結山寨不降重兵襲潰不聞所終哀哉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甲

挺身艱難際送韋評事

虎穴連里閭謀伐木

高天意懷惻送韋風

同盡隨丘墟謂文公上方

陳少卿第一百二十六

帶行大府少卿福建提刑督府參議官陳龍復泉州老儒曉清陂先生丙辰登科沈厚朴茂有前蹤風流平生所歷州縣皆以清儉著名余聞府南劬碎入幕老成重一府尋遣往漳湖計事行府自江南再入廣先生聚兵循梅來會後分司潮陽應接諸路四方豪傑翕然響應積糧治兵行府由是越

湖陽及後屯為虜所追襲先生遂不免時年七十
三衰哉

卿月杲金掌江陵

老氣橫九州遂章評事

前輩復誰紀李公

吾道長悠悠發秦川

鄧處置第一百二十七

兵部侍郎江東西處置副使督府參贊軍事鄧鳳
宇鳳叔吉水人慷慨有大志以豪俠行臺間從予
動王補武資至將軍景炎換文以予丞領江西招
諭副使聚兵寧都氣勢甚盛寧都被執變姓名為
成仁遺稿

卷一百二十七

四

卜者莫不知其為招撫使也入贛城得脫尋聚兵
攻興國縣尋會行府至縣返王別軍復至興國
江東西處置副使也兵永豐境上以烏合一日
潰行府失助於是有一空坑之敗哀哉

東郊暗長戰吳時卿

死地脫斯須將適江陵

吏公與不淺張九齡

居然屈壯圖別蘇僕

鄧處置第一百二十八

行府再入廣奏以公充都督府分司置司求豐興

國間接應江淮勇自陰與遣大兵攻襲公萬死一
生備經艱難竟得脫引江西兵入廣會行府於湖
陽及後屯公為殿事出不虞勇至麾下火急自到
扶入南嶺喻十日死是行公既將皆江西頭目次
取行府為名使行府入江西十萬衆立辦天之未
啓中興也奈何公有子甚俊先卒家人散失無餘
公嘗謂子欲立富田鄉氏子為嗣不果至是色哀
哉

方當用節鉞指中

不返舊征魂東樓

成仁遺稿

卷一百二十七

四

連源餘部曲送郭中丞

發聲為尔吞到李義

劉監簿一百二十九

宣徽郎帶行軍器監簿舊有幾宜劉子俊字民章
吾鄉之傑也嘗領清貢余聞替與國民章來計事
行府敗民章收散兵於同源接應諸郡縣尋引軍
入廣道遇勇潰亡未幾再招集與鄧處置同行
廣會於朝陽越二十日而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
所終哀哉

嚴難耆長戰連開史

高義薄行雲彭府行

元為殊方冠

二夜頌君 夢李白

劉監簿第一百三十

秀氣街星斗 贈李八丈

壯筆過飛泉 李十五丈

舊遊易磨滅 汝陽王進

魂傷山寂然 妻子入蜀

蕭資第一百三十一

閨門略鈴貨資本書吏也小年給使令稍長通文

墨圓機善處事性和厚上下信愛予家先避地入

廣資於患難中扶持盡力及行府江西之敗衛護

大夫人全背府印有功後在兵間調和諸將府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四

中府務皆其領攝腹心之良也潮陽後邑道過焉

資以病餘被害哀哉

主當風雲會 痛柏

謝尔從者勞

感恩義不小 送盧侍御

魂獨空 送王疎

杜大卿詩第一百三十二

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官杜詩字

貴卿丞相立齋之姪也性剛猛為游俠京師予北

行詩頗從鎮江之脫解之力也旬旬准甸衛護艱

屢忠勞俗盡嗚呼可謂義士

昔敗賊中時送章評事

中夜間道歸後山寒

辛苦教哀朽 漕田父泥飯

微尔人盡非 北江

杜大卿詩第一百三十三

許從予南還佐府南劔尋遣往台溫招集兵財福

安甯相失許趨行朝久之奉朝命至行府值江西

之敗又與張汝艱難者年餘及行府移屯朝陽許

護海舟尋超厓山與行府遂隔及厓山潰許并陷

焉余至五羊許求見病無復人形在膏網羅中無

所容力尋聞死焉哀哉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四

高隨海上查夜宴

子豈無扁舟 寄薛即中

白日照熱快送樊侍御

埋骨已經秋 破却

徐榛第一百三十四 詩附

正將徐榛温州人其父官湖北榛往省迷失道歸

行府後生精練以筆札典機客小心可信予被執

捧得脫自惠州來五羊願從北行扶持患難備殫

忠款道病至豐城死焉

林檢院詩第一百三十五

宣教郎督檄檢院林琦聞士余屯餘杭時琦結集

緒山忠義捍禦海道得官及南劍開府琦來外有
文采內甚忠實數隨患難勞而不怨及行府潮陽
之敗琦不能脫虜屯惠境越去尋又被獲虜遇之
不以禮至建康病死虜自謂琦不肯自愛如於沿
道浸水務自殘滅之類琦可謂不降其志者矣哀
哉

特危絕佳士 贈御少府 慘淡隨回鵲北征

佯狂真可哀不見 死淚終映睫李光弼

曹先生第一百三十六

成仁遺稿 卷之三

秀峰曹先生鳳子師也大學釋褐累遷監丞會京

師亂走衢衢尋陷及景炎登極衢添倅蕭雷龍首

倡返正先生自衢來劍隨行府之汀丁丑春以梅

州添差通判將行會行府移屯先生挈家避地松

汀之鄉落六月以病死其子三貴自吉來奔喪不

能返喪幸其一家歸至瑞益三貴復病死於道先

生妻亦卒惟女在不知所之先生遭值屬難以清

文粹德一不施於世流落以死家乃俱喪哀哉

江海日凄凉 遺興 賢聖盡蕭索 田閑

西河共風來 謝山縣學 頌步涕橫落郭代公故宅

御禮部第一百三十七

光薦字中甫子郡人自虜度嶺及廣陷避地深山
適強寇至妻子兒女等匿暗冠無所睹焚其居十
二口同時死中甫隨駕至厓山除禮部侍郎已邪
春除學士院權直未數日虜至厓山潰中甫超海
虜舟拔出之張元師待以客禮與余俱出嶺別松
建康嗚呼中甫禍難之慘不減予而獨免北行幸
而脫歸為管寧為陶潛不亦善乎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南宮王故人 才名三十年 問鄭景文

江城秋日落 贈侍御四舅 此別意蒼然 送章書記

家樞密鉉翁第一百三十八

則堂先生家鉉翁蜀名家有學問舉動必以禮朝

中老成典刑也當國都不守先生簽書樞密見虜

持正議左丞相吳堅石丞相賈餘慶以省禮通告

天下令以城歸附先生不押字虜自省中曾以無

禮公不為動竟未知之何後以祈請便為名群詣

北庭既至上書中祈請之議作北庭意留燕即已

而移漁陽又移河間如我朝羈置特官給飲食而
已余過河間得一二相見先生風采非復宿昔而
忠貞儼然使人望而知敬嗚呼其可謂正人矣

處同世綱鄭公愛

高誼邁詩倫別蔡著作

墳墓第一百三十九

予甲戌春自衡陽憲節歸赴贛州省拜墳墓及乙
亥五成奔祖母喪至門以起復六月望日出從戎
事與宗族鄉黨求訣云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哭

別離已五年

勝蘇四

不及祖父塋後園山脚

霜露晚凄凄出郭

痛哭松風迥北征

宗族第一百四十

西江接錦城送李爾

山陰一亭宇蓬興

宗族忍相遺送惟都水

乾坤此際阻宿清溪驛

母第一百四十一

先母齊魏國大夫人蓋自虜難後弟壁奉侍赴惠
州弟璋從焉已而之廣之循之梅余來梅州母子
兄弟始相見既而魚軒出江西尋後人廣夫人遊

二子間無適無莫雖兵華紛擾處之怡然戊寅行
府駐船僕弟壁仍知惠州弟璋復在侍夫人藥入
月兩國之命下時已得疾九月七日寅時薨逝弟
壁卜地於惠循之深山間不肖孤也矣未有返葬
夫人期不知二弟何時畢此大事身陷萬世縲絏
中歲時南望嗚咽云

何時太夫人送李檢書

上天回哀眷大雨

墓久孤老隣改陽王堤

嗚呼淚如霰日為

男一百四十二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哭

予以楚囚過西昌聞舅家机捏自是南望孤雲每
念或可勝渭陽之情

登草秋已死

從孫齊

歲暮有嚴霜半卷

落日渭陽情

翁統軍

涕淚滅我哀

華陽

妻第一百四十三

丁丑八月十七日空坑之賊夫人歐陽氏女柳娘
環娘字佛生環之生母類佛之生母黃並隨夫尋
聞自臨興北行惟佛生已死人世楊難有如此者
哀哉

結髮為妻子新婚別

倉皇避亂兵破却

生離與死別別賀蘭結

回首淚縱橫示宗文宗武

二女第一百四十四

林前兩小女北征

各在天一涯送高書記

所愧為人父赴奉先縣

風物長年悲送楊監入蜀

尺子第一百四十五

屋注麒麟兒送李校書

衆中見毛骨送魏六丈

別來忽二載四松

殘害為異物北征

妻子第一百四十六

成仁遺稿

辛

妻子隔絕人述懷

飄飄若埃塵寄時即中

漠上世間無贈蜀僧

性命由他人懷鄭可力

妻子第一百四十七

世乱遭飄蕩老村

飛蓬共徘徊昔遊

十日南風雪赴奉先縣

反畏消息來述懷

長妹第一百四十八

余長妹適孫氏不幸孫氏傾覆家沒入燕妹奉孫

氏生母携子肖翁約翁及一女零丁孤苦密食萬

里妹雖應難中侍養撫教各盡其可謂賢矣哀

哉

近聞韋氏妹元日

零落依草木佳人

深負鵲鴿詩得舍弟消息昨風欲慟哭聞州東樓

長子第一百四十九

予二子長曰道生安性可教不幸亂離隨家飄泊

空坑之敗能脫身自全鐘愛於大夫人以疾後大

夫人六十日死於惠陽郡治中生十三年矣哀哉

大兒聰明到劉火府

青嶽已摧頽昔遊

回風吹獨樹焚時即

吾寧舍一哀赴奉先縣

成仁遺稿

至

二女第一百五十

予六女長定娘次抑娘次環娘次監娘次奉娘次

壽娘丙子定娘壽娘以病死於河原之三角丁丑

柳娘環娘陷惟監娘奉娘得存戊寅湖陽之敗廢

死亂兵中哀哉

癡女飢咬我為衙行

舊說一悲說進懷

不得收骨肉佳人

痛哭營烟報送焚侍卿

弟第一百五十一

余二弟長登次璋璋自和漢奉母喪起惠州別辟

來五半別自是骨肉因緣直夢邪矣哀哉

兄弟分離若送弟頌 凄涼憶去年荷扶

何以有羽翼夢李白 飛去塵爾前悲衍行

弟第一百五十二

樓華晴雨好 和宋大少府 風急子足寒水會渡

百戰今誰在 懷弟 鴈樓見汝難何弟

弟第一百五十三

以晚鵲鴦寒 寄弟豐 風吹葉別樹待弟消息

思淚獨含情 郭中丞 江湖春欲暮 宴胡侍御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弟第一百五十四

不見江東弟 元日示宗武 急難心惘然義鵲

念君經世亂 送班司 卧病海雲邊所思

次妹第一百五十五

予次妹自束新歸寧不與彭氏之難亂離中隨母

兩夫人上下自船渡奉養超惠陽兄妹不復見矣

哀哉

天際傷愁別出郊 江山憔悴人送孟舍曹

團圓思弟妹 又示兩兒 傳語故鄉春 贈別何邕

思故鄉第一百五十六

自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二共七首皆思故鄉

懷故山之情余始創文山其間水石竹木蕭然有

輞川盤谷之趣蓋將終焉承平時鄉曲實明日夕

宴聚樂以忘憂真入世之清福今思之非惟平生

故人半為塵土而故鄉萬里分隔世外惟死則魂

識歸吾故鄉耳哀哉

天地西江遠 送崔侍御 無家問死生 憶舍弟

涼風起天末 憶李白 萬里故鄉情 江陵安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弟第一百五十七

江漢故人少 贈弟贊善 東西消息稀 憶弟

異花門絕域 送何將軍 野風吹征衣 別贊上人

弟第一百五十八

老夫悲華年 贈弟贊善 天涯故人少 送弟

每望東南雲 送弟 決欲入飛鳥 望弟

弟第一百五十九

人生無家別 無家別 親故傷老顰 送弟

剪紙招我魂 彭衡行 何時一尊酒 寄李白

第一百六十

春水滿南國建寓

慘淡故園烟陳拾遺

三年門巷空建興

末為隣里憐章

第一百六十一

迢迢萬里餘前出塞

絕或誰慰懷贈李五大

我國日蒼翠雨

回首望兩重柴門

第一百六十二

春日張雲岑題津口

故園當北斗月

窮窮桃李花喜晴

紛披為誰秀春日

成仁遺稿

五

第一百六十三

自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九十一共二十五首雖然

獨其本心

陶潛避俗翁遺興

願公竟獨往雨

明明君在契華牛微之

半落吾安放郭公愛

第一百六十四

吳楚東南坼登岳陽樓

風雲地一隅地隔

嗟蛇簪容色重過何氏

不敢恨危追北風

第一百六十五

風烟阻吳蜀柴門

雲帆轉遼海後出塞

喪亂紛教救建寓

尚愧微軀在奉禮別

第一百六十六

驚風翻河漢首懷

鵝首盤泥釜將遠江陵

吾哀將焉託建懷

愁絕付摧枯北征

第一百六十七

陰風千里來吳待卿

驚浪漚吳楚雨

世事兩茫茫贈衛尉主

飄泊欲誰訴又雨

第一百六十八

成仁遺稿

五

平生方寸心舟中若熱

誓開玄冥北後出塞

歲暮日月疾駕懷

我嘆黑頭白醉辭判官

第一百六十九

今吾抱何恨贈別

恨無匡復安送樊仲郎

含笑看吾鉤後出塞

回首蛟龍池秋懷

第一百七十

天長眺東南鄭公度

衰謝多酸辛汝勝王雅

丈夫誓許國討出塞

直筆在史臣李公先昭

第一百七十一

天衢陰嶢嶢赴奉先縣

歲寒心匪他送嚴吏書

平生獨性願立秋後題

零落首陽阿宋之問詩注

第一百七十二

濟時肯殺身寄唐使君

慘淡苦士志送李大天

百年能幾何別唐誠

終古立忠義陳拾遺故宅

第一百七十三

絕域三冬暮送十七舅

垂老見飄零送李大天

林氣森實薄送郭代

意鐘老相青送程錄

第一百七十四

咸仁遺稿

交安集卷

五

仰看八尺壺別張進封

不要懸黃金蘇公詩明

青青歲寒柏枯樹

乃知君子心張九齡

第一百七十五

小人困馳驟九日

後生血氣豪虛懷

世事固堪論閑官送萊

我何隨爾曹孫仲閔

第一百七十六

天地日蛙蟲張九齡

勞生若奈何錢善州

聊欲從此近送樊侍御

人少豺虎多別唐誠

第一百七十七

男兒生世間後出塞

居然城漢落赴奉先縣

奮鳳有鍛翮寄唐使君

紅旆統掌握揚旗

第一百七十八

寫皇不相待似日小園

白魚困密網過津口

但訝鹿皮翁遣吳

冥冥任所往蘇少保

第一百七十九

威鳳高其翔寄崔載

老鶴萬里心遣吳

脫略誰能馴薛少保

兀兀還至今赴奉先縣

第一百八十

咸仁遺稿

交安集卷

五

天寒霜雪繇赤谷

蕭上北風助羌村

高鳥黃雲暮送殷參軍

斗上挾孤影義鶴

第一百八十一

乾坤涕嗽嗽送三味

名繫朱鳥影張九齡

零落寸心遠送何侍御

斯文亦吾病早發

第一百八十二

儒冠多誤身贈韋右丞

識字用心苦阮隱居

斯文憂患餘宿鑿石繡

爵上流年度雨

第一百八十三

名賢漢出露 <small>自施州歸</small>	志士懷感傷 <small>贈李四丈</small>	猶殘數行淚 <small>登牛頭山</small>	引古惜興亡 <small>杜造</small>	第一百八十四	讀書破萬卷 <small>贈韋右丞</small>	許身亦何愚 <small>赴奉先縣</small>	赤驥頰長纓 <small>述古</small>	健兒勝腐儒 <small>草堂堂</small>	第一百八十五	蕭條四海內 <small>別唐載</small>	慷慨有餘悲 <small>水檻</small>	略逢相識人 <small>前出塞</small>	開懷無愧亂 <small>詠懷</small>	第一百八十六	成仁遺稿 <small>金史集卷五</small>	高歌激宇宙 <small>衡山縣亭</small>	歲晚寸心違 <small>贈常贊善</small>	忠貞負冤恨 <small>李公昂</small>	姦雄多是非 <small>詠懷</small>	第一百八十七	丈夫四方志 <small>前出塞</small>	喪亂飽經過 <small>舊目</small>	清心聽鳴鏑 <small>聽計十誦詩</small>	衰老強高歌 <small>別唐誠</small>	第一百八十八	茫然阮籍途 <small>早發射洪</small>	益歎身世拙 <small>北征</small>	零落蛟龍匣 <small>李公光弼</small>	開視化為血 <small>客從</small>	第一百八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地有縫順 <small>崔父母</small>	惘然難久留 <small>發秦州</small>	當歌飲一放 <small>尋崔戰</small>	河漢聲西流 <small>登慈恩塔</small>	第一百九十	萬古一死生 <small>詠懷</small>	誰是長年者 <small>至華陽</small>	我何哀歎嗟 <small>崔并</small>	短褐即長夜 <small>述興</small>	第一百九十一	高官何足論 <small>崔人</small>	寂寞身後事 <small>夢李白</small>	物理固自然 <small>監井</small>	願聞第一義 <small>謂方公卜方</small>	歎世道第一百九十二	成仁遺稿 <small>金史集卷五</small>	自一百九十二起至二百止然為世道感歎	古來遭喪亂 <small>西開眼日</small>	丈夫多英雄 <small>牽十歲女</small>	慘以委薄俗 <small>入衡州</small>	豈非吾道東 <small>滄藤四</small>	第一百九十三	瘦蛇暮偃蹇 <small>簡崔評事</small>	猛虎憑其威 <small>還兵</small>	真宰意茫茫 <small>建興</small>	六合人相稀 <small>北風</small>	第一百九十四	蔡氏困逆節 <small>登涼上堂</small>	殘尊駐艱虞 <small>過南岳</small>	詠云網恢恢 <small>夢李白</small>	自及秦鏡徒 <small>草堂</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百九十五

眼中萬少年 別張建封

得志行所為 詠懷

白馬曉微雪 遣興

追隨燕薊兒 王公思札

第一百九十六

客從何鄉來 病枯

挾矢射漢月 留花門

殺身傍權要 三換

門戶有旌節 遺興

第一百九十七

閑河霜雪清 送遠

故人亦流落 送裴五赴東川

夷歌奉玉盤 揚六判官

悲君隨燕雀 贈何邕

成仁遺稿

宋集卷之

辛

第一百九十八

漁陽豪俠地 後出塞

北里富熏天 遣興

快馬金鑾驛 送從弟亞

但遇新少年 遣懷

第一百九十九

南北逃世難 逃難

始聞蕃漢殊 留堂

天下今一家 題頭山

中原有驅除 留卷門

第二百

茫茫天造間 宿卷石成

高岸尚為谷 永擬

百川日東流 別滄上人

勢閭人代速 觀山川水深

附錄

題文山集杜句

廬陵楊士奇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

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撰督府忠義傳劉中齋撰

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

如序中所稱自燕次公瓜髮及遣文歸而此詩亦

在其中鄉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

間存其本末樂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

義傳遂錄藏之

成仁遺稿

宋集卷之

辛

宋嘉文信公新祠碑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末

嘉江心之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地去

今且二百年矣即舊地與其時尚想見其風聲義

槩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之為烈也

於是祠而祝之國天理人心之不寧而亦安知

公不死之心其不眷眷於此也哉當宋末樹既屋

天下為夷公方開闢萬死脫京口走真揚渡江停

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于于是也人孰不曰無

可為矣而公也指日誓天載暗載奮靈粹窮不
賡不繼以一族未亡為興王之期以一息尚存為
報國之日必欲誅浞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
王兄之於漢必欲挫溫遏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
匡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以艱彼之進者皆
聖賢之所胥為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
時行若乃併命於一死以自異於忘君誤國之徒
夫豈公之所難哉故即是以寃公之平生不難於
死而難於未死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

成作遺稿

文安集卷

三

志不然宋亡殉國以死者何限而獨公為之首稱
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杜大
鄉辭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鄉亦卒死於
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鄉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哉
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宋嘉之祠則今
劉今尹璉所創也令尹於公為鄉後進知公為詳
田白其郡守項君璣而為之既成肖公像其中仍
置田以供祀事於是郡邑兩學之士謂其有關風
化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

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與有
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足者非此無以致其
至而令尹與其守廼能於法令簿書之所不急者
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固不可以不書因書之且
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孤嶼兮江中屹額浚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
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攀緝兮中
流歟四海兮為極江之水兮上通于天孰挽而下
分洗此腥羶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填兮臣
心始城日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兮尚期報國
清而或來繫廟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是歲冬十二月望後四日

賜進士翰林院侍講無脩

國史 經筵官黃巖謝鐸撰

宋文信公祠堂記

故宋德祐二年丙子春二月晦日右丞相文公天
祥自鎮江入通州浮海而南夏四月八日至溫之
江心寺既去留詩五十六子後二百有三年是為

我

皇明成化改元之十四年戊戌其宗人姑蘇文君林
宰來嘉欲祠公於此以及瓜去因刻其詩石上且
道所以欲為之志以俟後之人於特建泰以進士
拜

命承之是邑思鹽成厥志遂請于郡守三山項侯侯
可之且謂此舉足以表前烈化後世其有裨政理
非小盍速成之於是捐資庀材立行祠設公像于
石仍置田若干畝俾奉祠者掌為歲祀費既充成
成仁遺稿 文獻堂集卷 六

溫之士大夫觀聽味然咸來謂繼不可無述繼惟
公之正氣勁節事業終始具於使傳著於天下後
世與日月爭光不待贊說而明矣然有一焉當德
祐危急之秋公義不顧死請平于元被留北去幸
而脫歸國已失守聞景炎將興忍死走所幸因宿
此寺為此詩方是時胡元懸軍乘勝深入使宋舉
國柄發公行其志策勿有聞者雖由溫一州以號
召兩浙聞廣忠義之士為江淮以北中原之遺民
倡必將雲合響應赴難動王由是獎率六軍驅之

大義可伐制機以捷犬羊之衆神州不足復天下
不難平而功業可立就矣古人固有以一旅一成
興者而況以五六十州千二百萬戶三十餘萬兵
尚存者乎前此高宗避金狄亦駐此寺及自溫反
畔迄致中興向使宗李韓岳之志得盡用則舊物
可盡復孰謂溫州不足用為景炎中興基而公詩
未句為不可徵之空言也耶且得天下惠不得民
心不惠土之不廣兵之不強然得民心有道在舉
措之得人使公果當國則以一人之忠倡天下之

成仁遺稿

文獻堂集卷

七

忠用一州之民率天下之民被天下之同有是心
者孰肯背其君而甘為犬羊假我民心既歸其土
可坐大而兵無敵於天下胡元雖強何畏焉柰之
何勿君誤於用事者得公之志動相掣肘竟不克
伸可勝嘆哉是則公一人之用舍存亡繫一國一
州之民心得失向背繫天下以天下有繫於一州
而公當時實寓是州之寺則公之行祠不于是立
而置之何哉故今日一祠公於此而州之士大夫
咸是其舉則天下人心之同然固不可謂昔無而

今有也。雖泰公卿人嘗論其世得其心及觀其辭
題而嘆其有志不就故特為白之亦微顯闡幽之
意且使觀者和桐公於此不為無謂而兄幸生為
聖世之臣子者皆思自立為太平忠孝之人歲時進
謂以求無愧於公之本心焉則一祠之所繫豈曰
小補之哉

成化壬寅中秋日安耿劉璉記

文安集

卷

重訂成仁遺稿文山先生集杜詩卷之三終

重訂成仁遺稿文山先生詩集卷之四

唐陵儒學教諭金華姜芳校正

賜進士及第進賢縣舒芬重校

吟齋集

生朝五月二日

客中端二日風雨送年愁昨歲猶潘母今年更夢因
田園荒吉水妻子老幽州莫作長生祝吾心在首丘

西氏吟

拔出金佩刀斫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
成仁遺稿

文安集四

乙

下咽頓除煙火氣入齒便作冰雪聲長安清富說郎
平爭如漢朝作公卿

中原

中原方萬里明日是重陽桑棗人家近蓬蒿客路長
引弓盡射鴈失馬為尋獐見說今年早青青麥又秋
石三峯為示十字云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為
足六句

雲低昏海日風急沸江濤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
洗綺汗塵土珠玉委蓬蒿若作婁然賦吾將僕命騷

登秋

寒魄峰玄河商飈標明發羈人坐環堵壯士衣穿褐
晉陵誰復新秦陵尚云赫夫君百世心患不在飢渴

懷友人 六首 時友人以疾留金陵天夔觀

久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風雨連兵暮泥途滿客衣
人間龍虎變天外燕鴻遠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

又

淮海真何地驅來坐戰場家人半分合國事決存亡
一死不足道百憂何可當故人歸似戟起舞為君傷

意和友人

念此傷為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蘇武誰復說山文
龍背來紅日鴈聲連白雲琵琶漢宮曲馬上不聞聞

又

功業飄零五大原如今局促傍誰轅倪眉北去明妃
淚啼血南飛望帝魂骨肉飄殘惟我在形容變盡抵
聲存江流千古英雄恨蘭作舟行柳作樊

又

見說黃沙接五原飄零隻影向南轅江山有恨銷人

骨風雨無情斷客魂淚似空花千點落髮如頊果致
根存肉飛不起真堪笑江水無龍海作樊

又

落落衣冠過故都近來我意亦忘吾騎來驛馬身如
寄遺去家書字亦無景伯未囚先後立絳康縱死不
為孤江南只有歸來夢休問田園不蕪蕪

寄惠州弟

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別離鴈行長已矣馬足遠何之
墓骨知無地論心更有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三

感傷

地維傾泐解天柱折崑崙清夜為揮淚白雲空斷魂
死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高廟神靈在乾坤付不言

自歎

海闊南風慢天昏北斗斜孤臣傷失國遊子數無家
官飯身如寄征衣髮欲華越王臺上望家國在天涯

虎頭山

垂不逃秦帝終然陷楚囚故園春草夢舊國夕陽愁
妾婦生何益男兒死未依虎頭山下路陣淚憶愛州

高沙道中

道逢死人骨委積萬有千竟鬼侵蠅蚋膏脂飽烏鸛
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知此吁嗟彼蒼天
古人擇所趨肯蹈不測淵奈何以遺骸葬土同棄捐
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求仁而得仁寧怨溝壑填
自古皆有死死不污腥德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
季布疑在魯樊期托於燕國士急人病倘何拘奪
伊人莫知我此恨付重泉

竹間

威仁遺稿

卷四

四

倦來柳歇馬隨分此青山流水竹千箇清風沙一灣
乾坤醒醉乘身世有無間客路真希絕浮平半日閑

戰場

三年海嶠擁貔貅一日驍蛇白盡頭坡下雖雄蓋故
老長安只尺泣孤囚魚龍沸海地為泣烟雨滿山天
也愁萬死小臣無足憾傷陰誰共待中遊

哭崖山

寶藏如山帝六宗樓紅千疊水晶宮吳鬼進退尋常
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洒

南風早來新市今何處於悟人間萬法空

六噫

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大德微噫鵲欲擊兮
齊所施噫鵲欲擊兮將安歸噫擢歌中流兮任所
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元帥謂余曰國亡矣殺身以為忠誰復書之余謂
商雖亡費齊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
不書元帥為之改容

高人名者堯烈士死如歸智賊猶吞炭商亡正采薇

威仁遺稿

卷四

五

豈因微後福方肯蹈危機萬古春秋義悲上双淚揮

上塚吟

湘人有登科者初授武岡尉單車赴官守名家正
擇婿尉本有室隱其實而取焉官滿隨婦翁入京
自是捨桑梓去墳墓終身不歸後官至侍從其糟
糠妻居母家不復嫁歲時為夫家上塚婦禮不廢
友人作古詩一首曰上塚吟其讀之為之感慨因
更廣其意賦五言一篇

余昔從君時堂上拜姑嫜相携上祖塚歲時持酒漿

姑婢相離改馬鬣不在卿共君既孟飢清涕泥補裳
君貧初赴官有家不得將妻無應膏兒松楸自成行
君別不復歸歲月何茫茫長安擁朱綬執鴈事侯王
豈無一紙書道路阻且長年年酌寒食妾心良自傷
君家舊巾櫛至今襲且藏諒君霜露心白首遙相望
堊無主墓碑

風雨中見道傍一碑題云堊無主墓之記乃大戊
申所立雨衣淋瀝字畫漫滅情不得下馬讀之

路逢一石碑亭上微風雨停驂髣髴昔云是無主墓
成仁遺稿

卷之四

木

未書戊申歲屈指九十秋是時龍渡江甲子洗一周
借問堊者誰承平百世祖亦有周餘民戰骨委黃土
大祖下江南誓不戮一人神孫再立國天以報至仁
大河疏血丹屠毒誰之罪潼關怒不守皇以依汴蔡
塘琅知捕婢不知黃雀來今古有興廢重為生人哀
邳州哭母小祥

我有母聖善鸞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州
遙想仲季間木主布筵几我躬已不聞祀事付支手
使我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早親喪於分亦已多

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九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
哭母大祥

九月七日先母夫人大祥之辰某為子不孝南望
嗚咽為哀章一首

前年惠州哭母歛去年邳州哭母其今年飄泊在何
處燕山獄裏續花時哀哀王化如昨日兩度星周俄
箭疾人間送死一大事生兒富貴不得力抵今誰人
守墳墓零落瘴鄉一堆土大兒狼狽勿復道下有二
兒併二女一兒一女亦在燕佛廬設供捐金錢一兒
成仁遺稿

卷之四

七

一女家下祭病脫麻衣日晏眠夜來我夢歸故國忽
然海上見顏色一聲鷄叫淚滿床化為清血衣裳濕
當年婆娑意謂何親曾撫我夜枕戈古來全忠不全
孝世事至此并滂沱夫人開國分齊魏生榮死哀送
天地悠悠國破與家亡平生無憾惟此事二郎已作
門戶謀江南堊母麥蒲舟不知何日歸兄骨孤死猶
應正首立

哭妻文

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我與汝

嗚呼哀哉

先大師忌日

太師忌汗漫二紀似眺九第妹俱成立家鄉忍彼殘
衣冠長月暗墳墓夜風寒萬里逢先忌無言把淚彈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已卯五月初日二十有六日孝子某自嶺被執至
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華胄先莊墓
下嗚呼人誰不為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為忠人誰不
為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為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

成仁遺稿

卷四

八

我起其赴雖勤王仲第將家適于南荒宗廟不守遷
我異端大臣之誼國亡家亡靈武師興祥合歸國拜
相出督身荷憂則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為親拜墓必
剪荆棘大點垂集一畎疇姬妻妾子女六人為俘奴
也散亡息于海隅庶幾膏厲以為後齒惡運推遷天
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乳共臨其墓
皇之間二女夭逝剪為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瘳
此其軀係頸繫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
指松楸有言若輩雖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陸

身是嗣與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忠臣之世忠
臣義士等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人棄我生不
履懼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
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余始至南安軍即絕粒為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
祖柩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齋風駛五日過
廬陵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余至是
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應陵不失為首丘
今心事不遂委命荒江誰知之者蓋少從容以就

成仁遺稿

卷四

九

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
勺飲不入口不聞有它適知餓踏西山非一朝夕
之積也余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
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
已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月懼挫行有感而賦一
十七首

其一

直絃不似曲如鈞自古聖賢多被囚命有死時名不
死時無憂家道還憂可憐杜宇空流血惟願嚴顏

析頭歸東長篇獨在此龜間婢子見人羞

其二

落落南冠自結纓
行陽臥起影縱橫
坐移白日知何
世夢斷青燈問幾更
國破家亡雙淚暗
天荒地老一身輕
黃梁得失俱成幻
五十年前元未生

范韓在獄中為士題

其三

心期耿耿浮雲上
身事悠悠落日西
千古興亡何限
錯百年生死本來齊
沙邊莫待哀黃鵠
雪裏何須問牧羝
此處曾埋雙寶劍
虹光夜指楚天低

其四

寥陽殿上步黃金
一落顛崖地獄深
蘇武窖中偏喜
臥劉琨因裏不妨吟
生前已見夜叉面
死去只因菩薩心
萬里風沙知己盡
誰人會得廣陵音

其五

亦知憂憂憂因難
無奈天生一寸丹
鐵馬行塵南地
熱繡衣坐擁北庭寒
朝食淡粥神還爽
夜睡啼嘔夢自安
亡國大夫誰為傳
德饒野史與人看

其六

風雪重門老楚囚
夢回長夜意悠悠
熊魚自古無雙
得鴝雀如何可共謀
萬里山河真顛倒
一家妻子枉填溝
兒時愛讀忠臣傳
不謂身當百六秋

其七

聽着鵲啼淚滿襟
國亡家破見忠臣
關河灑落三生
夢風雲飄零萬死身
丞相豈能堪欽吏
故侯安得作國人
神農震夏吾誰適
回首西山繼絕塵

其八

風前泣燈影
日下泣霜花
鍾信忽然動
屋陰俄又斜
閣中聊度歲
夢裏尚還家
地獄何須問
人間見夜叉

其九

風霜陰忽忽
天地澹悠悠
我自操吳語
誰來問楚囚
牢中惟莫想
達覆盡忘憂
手有常編在
朝聞夕死休

其十

環堵塵如屋
墨然一故吾
解衣堪稚蟲
勾鏤校殘積
坐歎心如忘
吟餘眼已枯
不應留滯人
何日果蓬蔭
吳歎諸葛謹
以蓬蔭裏如奔之

其十一

浩劫風塵暗衣冠痛百惟靜傳方外學晴窗獄中詩
烈士惟名殉真人與物遠世間忙會錯認取去來時

其十二

儼然楚君子一日造王庭議論探堅白精神入汗清
無書求出獄有舌到臨刑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銘

其十三

兩月縲囚裏一年憂患餘疎因隨事直忠校有時愚
道在身何拙心安歸自舒近來都勘破人世只遺虛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十一

其十四

衮衣坐縲紲世事亦堪哀枕外親炊黍燼邊細畫灰
無人淚垂血何地骨生苔風雪江南路夢中行探梅

其十五

我自憐人醜人方笑我愚身生豫讓腹背發范增疽
已愧功臣傳猶堪烈士書衣冠事至此命也欲何如

其十六

久矣忘榮辱今茲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氣還清
欲了男兒事幾無妻子情出門天宇闊一笑暮雲橫

其十七

掛壁衣冠十六傳更無一士死君前自漸重趙非九
昂猶幸延韓更數年孟博囊頭真自愛杲卿鈎舌要
誰憐人間信有綱常在萬古西山皎月懸

和夷齊西山詩

謂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仁易暴兮不知其
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
命之衰矣後二千餘年某人遇荷歌而和之曰而
小雅盡廢兮出車來薇矣戎有中國兮人類熄矣明

成仁遺稿

文安集

十二

又從而歌之曰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為吾是非矣異
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鳳不至兮德之衰矣

十二月二十日作

家國哀千古星霜忽一周黃沙漫故道曰骨委荒丘
許遠死何晚季陵生自羞南來寇不改吾且仕吾囚
二十四日俗云小年夜

壯心負光岳病質落冰燕春節前三日江鄉王小年

歲時有如水風俗不同天東朝暮各滑誰人續錦錢

立春巳卯十二月十六日

無限斜陽故國愁朝風吹馬上山州天翻地覆三生劫歲晚江空萬里囚烈士喪元端不借達人知命復何憂祇應四十三年死兩度無端見土牛

遇靈陽子談道贈以詩

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廬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纏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翁知有宿世盟相從語寥廓俯仰萬念輕

成仁遺稿

文集卷四

古

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陰陽性本來自長生指點虛無間引成歸負明一針透項門道骨由天成我如一逆旅久欲躡孺行聞師此妙訣還盧後何情歲稅肆車閱月亦奮若日馬逢澹澹雖遇異人指示以天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句

誰知真惠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巳卯歲除

歲除破衣裳夜半裁計線游子長夜畏佳人不可見

章括推驢吼澄暗飢鼠現深室閉星斗輕裘臥風飄大化忽流幹浩劫蕩四轉冠履失其位侯王化畸賤弓戈叱奇字刀鋸摧頽弁至性詎可遷微軀不足戀真人坐冲漠死生一乘傳日月行萬古神光索九縣右自巳卯十月一日至歲除所賦當時望旦夕死不自意蹉跎至今詩凡二十餘首明日為商橫執除歲不知又當賦若干首而後絕筆云巳卯除日

姓某題

成仁遺稿

文集卷四

古

元日 庚辰歲

鉄馬風塵暗金龍日月新衣冠懷故國設角泣離人自分流年晚不妨吾道壽方來有千載兒女枉悲辛

庚辰四十五歲

東風昨夜忽相過天地無情奈老何千感方來那有盡百年未半已為多君傳南海長生藥我愛西山餓

感興

萬里雲山斷客視浮雲心事向誰言月侵卿夢夜難

枕風遙望愁盡掩門蘇子害中閑日月石郎家裏意
乾坤朝聞夕死吾何恨坐把春秋子細論

正月十三日

去年今日道崖山望見龍舟咫尺間海上樓臺俄已
變河陽車馬不須還可憐紙紮煙橫空想鴟啼月
掩閑人世流光忽如此東風吹雪鬢毛斑

上元懷舊

禁門三五金吾夜回首青春忽二毛池上昔陪王母
宴斗中今直貴人半風生江海龍遊遠月滿閑山鶴
唳高夢到鈞天燈火闌依然彩筆照官袍

讀史

自古英雄士還為薄命人孔明登四十韓信過三旬
壯志摧龍虎高詞泣鬼神一朝事千古何用悲青春

感傷

家國傷冰泮妻孥歎陸沉半生遭萬劫一落下千尋
各任改曹命那知吾輩心人誰無骨肉恨與海俱深

道興

一落頭崖不自由春風相對說牢愁桂蠹黑月光中

乳飢鼠青燈影下遊豈料乾坤成墮甕始知身世是
塵舟遙憐海上今塵土前代風流不肯休

又

東風吹草日高眠試把平生細問天燕子愁迷紅右
月杜鵑聲破洛陽樓何從林下尋元亮只向壘中作
魯連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歛便神仙

四月八日

今朝浴佛舊風流身落山前第一州額上瑤桃俄五
稔海中玉果已二周人生聚散真成夢世事悲懣一
轉頭坐對薰風開口笑滿懷耿已復何求

夜起

夢破東窓月半明此身雖在只堪驚一春花裏離人
淚萬里燈前故國情龍去想應回海島鴈飛猶未出
江城客愁多似西山雨一任蕭條白髮生

端午感興

千金鑄鏡百神愁功禹當年禹服侔利棘故宮鸛雉
走空餘揚子水東流

又

當年志壯墮謗波千古判人祭汨羅風雨天涯秀草
夢江山如此故都何

又

流掉西來恨未銷魚龍寂寞暗風潮楚人猶自貪兒
賦江上年上奪錦標

見父有感

過眼驚初夏回頭憶晚春已憐花結子又見父為人
故國丹心老中原白髮新雲脩那解化清夢楚江濱

自嘆

成仁遺稿

卷之四

七

綠槐雲影弄黃昏月照半愁半掩門一片心如千片
碎十分鬢有二分存沙邊黃鵠長回首江上杜鵑空
斷魂豎手欄人漫不省紅纓白馬惹軒

自遣

詩餘眠白日飲後坐清風萬事乘除裏平生寵辱中
心無隨境變意自與天通莫笑邯鄲夢醒上更是空
自述

赤馬登黃道朱旗上紫垣有心扶日月無力報乾坤
性或飛鴻渺新愁落照昏千年滄海上精衛是吾龜

不睡

終夕起推枕五更聞打鍾精神入朱鳥形影落靈龍
引節蓬萊島揚旗大華峰奔馳竟何事回首謝喬松

七夕

大地風塵惡長天歲月奔憂來渾是感夢破與誰言
織鵲空回首河牛暗斷魂吾今拙又拙無復問天孫

有感

石郎草上割山川一落人手三百年八州風雨暗連
天三皇五帝如飛烟人野祭伊水送春秋斷爛不

成仁遺稿

卷之四

九

復博白頭添倒今魯連夜潑危坐日晏眠

聞李萬至

去年我別旋出嶺今年汝來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
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
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

有感

丁丑歲八月十七日家人隔今恰三周而予在行
既十閱月矣有感而賦

平生心事付悠悠風雨燕南老楚囚故舊相思空萬

里妻孥不見備三秋絕憐諸葛隆中意贏得子長天
下遊一死皎然無復恨忠魂多少暗荒丘

感懷

已卯八月二十四日予以楚囚發金陵十月一日
至燕越五日罹挫行今為庚辰中秋後九日感懷
四十字

去歲趨燕路今晨發楚津浪名千里客剝作一年人
鏡裏秋容別燈前暮影親魯連疑未死聊用托芳塵

重陽庚辰

成仁遺稿

文安集四

廿

飄零萬里若為家一夜西風吹鬢華祗有新詩題甲
子更無故舊對黃花

又

江南秋色滿梧桐回首青山萬事空怕見鏡中新白
髮長將破帽裹西風

又

風捲車塵弄曉寒天涯流落寸心丹去年醉與衆更
別不別今年作健看

已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冉上忽復周

星而予猶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去冬陽月朔吾始至幽燕浩劫真千載浮生又一年
天南照天北山後接山前夢裏乾坤老孤臣雪咽糧

興一首

已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獄今二十有六旬感
石晉舊燕道鍾儀新楚囚山河千古痛風雨一年周
過鴈催人老寒花送客愁捲簾雲滿坐抱膝意悠長

長句

成仁遺稿

文安集四

廿

君不見常山太守罵羯奴天津橋上舌尽割又不見
睢陽將軍怒切齒三十六人同日死去冬長至前一
日朔庭呼我弗為屈丈夫開口即見瞻意謂生死在
頃刻赭衣冉上生蒼苔書雲時節忽復來兎影青燈
照孤坐夢啼死血丹心破只今便作渭水囚食粟已
是西山羞悔不當年跳東海空有魯連心獨在

冬至

書雲今日事夢破曉鳴鍾家禍三生劫年愁兩度冬
江山之小草霜雪見孤松春色象泉裏煙蕪幾萬重

冬晴

北國天寒少南方地氣來年光如箭去世事正輪迴
可怪新祈雪相思又別梅夜閉燈坐暗獨自撥殘灰

自嘆

可憐大流落白髮曾連翁每夜瞻南斗連年坐北風
三生遭際處一死笑談中贏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
戊寅臘月二十日空坑敗後執于今一周年

笑感懷八句

橫磨十萬坐無謀回首嗟眈海上州大傳祗圖和藥
成什遺稿

文安集四

王

了將軍便謂所頭休乾坤顛倒真千劫身世留連復
一周一死到今如送佛空牕淡月夜悠々

所懷

萬里青山兩鬢華老臣無國又無家乾坤局促籠中
鳥風雪飄零糞上花歲晚江空人已逝天寒日短路
何賒書生不作綱常計聞是東門已種瓜

除夜庚辰

門掩千山黑孤燈伴不眠故鄉在何處今夕是窮年
住世真無係為因已自然勞々空歲月得死似登仙

又

歲暮難為客天涯况是囚乾坤還許大歲月忽如流
夢過元無夢憂多更不憂屠蘇兒女態肯作百年謀

元日辛巳

金虬御日出鐵騎勤春四天上青門隔人閒白髮催
霜寒欺舊草山晚放新梅環堵井牢落東風狂却來

又

慙愧雲臺客飄零雪滿瓊不圖朱鳥影猶見白蛇年

官殿荒烟隔門庭宿草連乾坤自春色回首一潸然
成什遺稿

文安集四

王

初六日即事

車馬燕山間誰家早管絃開門忽見雪誰被不知年
陸破書猶在爐殘火復燃偷挑昨日事回首哭堯天

入日

今年為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鍾山中舊仙畢
獨坐守大玄一笑發狂疾悠々三正意衰涕感麟筆

自嘆

功業羞前輩形骸感故吾髮判禿紹血幾無慶公賢
落々惟心在蒼々有意無紅旆總遺埃何止失吞吳

元夕

燈火喧三市衣冠宴九宸今吾不禁夜公手早行春
夢斷青山遠愁侵白髮新燕山今夕月清影伴孤臣

又

飄零竟如此元夕幾堪憐南國張燈火燕山沸管絃
相思雲萬里剩看月三年笑與東風道浮生信偶然

重訂成仁遺稿文山先生詩集卷之四終

重刊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文山文集五卷

廬陵儒學教諭金華姜芳校正

賜進士及第進賢縣舒芬重校

傳

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
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以去人心已離有挺然
獨出於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而已墜續其已絕使
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
可磨入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
丞相文公少年趣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誼拙黜
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
矣其往而義和也真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
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
心也是以當知不死可為即為逃于淮振于海貞不
可為矣則惟死以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
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
俊偉俯視一世顛覆敏傑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

此志也雖與萬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廢者有之而未有為君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耳孫富為胡廣省檢教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母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伴有壬序之有壬早讀指南錄吟笑集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傳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論

成仁遺稿

文忠公集

二

能後者也元統改元十二月朔恭議書省相臺許有

壬序

丞相傳

廬陵後學劉岳申撰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卿稱長者大父時用慶見乘子雲下已後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宇天祥受父傳英日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揚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我不祖五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廷對策第一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

授承事郎金書事海軍節度判官驛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蟻天祥上書乞軟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稷請劾方鎮建寧就團結御兵破資祐用人書奏不報自走歸以前戕敗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先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為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為礼部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尚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

成仁遺稿

文忠公集

三

無國史院編脩官實祿院檢討官臺臣奏免尋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雜之為立生祠除單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除詔裁實以義買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復奏寢始開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後知贛州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帥陳江詔諸路歸王

起兵二月似道魯港師潰除石文殿修撰樞密副
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集
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加樞密副都承旨丁祖母劉氏
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系疏乞終制不許仍趣
兵移洪初左相王燭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
右相陳宜中不合燭引燭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
沮天祥事宜中出閤留夢炎代相夢炎素厚宜中又
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衛以天祥
後也于洪經畧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拱通也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五

四

樞密副都承旨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
除樞密副都承旨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
奏乞終喪又奏古以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
仍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
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
不遣天祥請分東南有鎮而已都督統御其中特朝
廷方遣昌師孟奉使師孟偃蹇傲朝廷天祥乞斬師
孟蒙鼓不報常州已悉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
李士宣中道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

將廣贛兵二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
死之而全不援元帥簿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簿贛
軍尹王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何不發
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晚全輩船全令諸軍及斷其指
軍多溺死全霄遁尹王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王死
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皆
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政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
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失兩府割再至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五

五

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季
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奉士浙西江東
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承
幾夢炎遁朝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興
始從天祥初議送言王信王闕廣大臣日請三宮廢
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折王判臨安以
繫人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
杜援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
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一以

戰為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高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適月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令天祥詣軍天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為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以為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搗師天祥窮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元帥以還此為不識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成仁遺稿

文山集卷五

六

兩淮兩浙閩廣尚多來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及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拆之天祥謂朱忱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燕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命樞密院事家致翁同舍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執車轡獨留天

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則伯顏失信品文以從勞慰解之天祥片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罵曰天祥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不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令汝合族為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降恨朝廷失刑則不族滅汝今日祇殺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先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余慶涕泣奉士院詔天下州郡婦附放還天祥新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者惟方與朱華卸奉林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玠餘慶北天台杜漸從至京口曰留十社許與餘元慶定計謀趣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過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太宗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

成仁遺稿

卷五

八

午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玠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真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月聞天祥至無敢真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與後假李制置與淮西下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間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率江南可傳檄定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無言瀋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軍攻瀋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揚子橋以楊州兵向瓜州再成典刺史趙孟綿以舟師揚江同日

成仁遺稿

卷五

九

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推往揚州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漸連騎行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雲且行既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不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過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云若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止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相送是日暮張徐見辭去而二十人從行頃之二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漸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不如且避哨以應高郵至通州變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昨金應又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兩其死於彼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

行將四人已負腰金逸矣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
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左已兩日不
得食又迫巡檢者夜迷失道幸得至高郵而制司命
下關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子河至海陵過
海安如皋舟與追騎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
趙鼎至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
許浦始釋制司前疑得海州渡楊子江入蘇州洋展
轉四明天台以四月朔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
於福州天祥祥言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
成仁遺稿
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至行都門陰
右丞相時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
號召天下十月趙汀州遣督參趙時賞督沿趙孟
獲寧都督贊吳浚復寧都天祥移屯潭州龍興縣永
幾浚衛安都命來招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浚都與
左丞相刺罕參政董某既入閩李珣王積翁以福建
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得書俟見老母即從
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揚州始與母弟
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統制錢漢英王

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賊雲都大捷因開
興國皆謀張林監軍趙時賞孟潔盛兵簿贛城下招
諭使鄒淵率贛諸縣兵攜求豐言永招撫副使黎貴
達率吉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納款准西
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虎撫
州何時皆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
福建斬偽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貴達以
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鍾步張林趙時賞趙孟
潔率民兵數方追贛遇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
成仁遺稿
籍死孟潔以殘兵保寧都督府聞鄒淵舉兵數萬於
永豐乃引兵就之會淵兵亦潰元帥李恒以大眾
其弊追及於廬陵東岡之方后嶺都統制華信註
嶺上力戰箭疲体不動猶手殺數十人乃自投崖
死大軍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被執值山延
險隘有大石忽墜塞其路乃得脫去既而妻子女
皆陷惟母曾夫人子道生從天祥奔汀州趙時賞吳
文炳林棟劉泳皆就執張林劉欽為亂兵所殺天祥
越嶺州其冬塔木李師夔李恒以步卒入嶺咬都

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皆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
黎貴達有異志伏誅明年二月出海豐三月屯麗江
瀟命第辟攻惠州五月端宗函問至衛王改元祥與
天祥奉表起居自効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
畧曰方敵氣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
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送
時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煉而益
勁如水万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
廣州時廣州新復譚天祥威重祥遣舟來迎而中道
成仁遺稿
文山集卷五
主
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與舟自碙州回駐岸山督府
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諸大將多
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
保信國公母曾氏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
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天子幼冲
宰相適荒制訓勅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
辭相拒秀夫太息而已時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
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為
劉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人若之潮士民請移行

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時張行範為
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天
祥以聞行朝十一月十五日移屯超海豐入南嶺鄧
淵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行範步騎尚隔
海港陳懿為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既濟使其弟弘
正以輕兵直栢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
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數
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莫速得死已乃暴下竟
不死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
潮陽踴躍請劍就死行範必欲以礼見議相見礼天
祥曰吾不能脆吾嘗見伯顏阿朮惟長揖耳或曰柰
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行範度不能破遂以
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般十日至
岸山行範索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殺父
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
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古誰无死留此丹心照汗青
弘範咲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礼貌益隆二月六
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燕宰相至是

請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數下不宜再辱言訖
即沉其妻擊冠裳抱祥興赴海太妃從之宮人已下
皆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
範置酒大會諸將因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
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
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
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違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
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
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副元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一

古

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
以不殺狀
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京師弘範遣督鎮撫石嵩護
行且以崖山所得宋札部即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
日發州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奔者明日
天祥即絕粒不食計日可粒首廬陵乃為文祭暮為
詩別諸交遣人馳歸約日後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
逝乃水盡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

竟不得性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
荒江志節不白始從容就義強後飲食十二日至建
康因驛中鄧光薦為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
行十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博羅丞相命
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範至具言不屈
狀五日送舟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解手縛又十
餘日得疾十二月二日去械猶繫頸五日起樞密院
九日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
跪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與有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一

五

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
此今日不過死耳又何言又問天祥曰為宋丞相宋
亡當當為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當
有宰相以宗廟郭城與人又適死者否天祥曰為
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
去者必非賣國之臣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
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
帝二子在刺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
曰吾君也曰棄劉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

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若輕三君所以
崇廟社稷計故為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
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不能詰
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
正是憂也曰景炎乃廢宗皇帝受子德祐親兄不可
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位之後可不謂慕陳丞相以
大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
汝為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為忠不能與伯顏丞相
一戰決勝負可以為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之六
可以責我我此時未當國故也又問汝立二王竟成
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君夫成功則天也
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也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
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二人子也天祥入
日至此惟有汝必不可得決天祥云得死即快何不
快為博羅呼引去自是囚兵馬司者四年其為詩有
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叙天
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為吏士講前史忠義
聞者傾動嘗暴所脫爪齒鬚髮寄第壁始終未嘗一

食官飯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
曰北人無如耶律某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增付其大
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以諸論上意天祥復書諸君
義同艱難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
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
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為事君
者勸上諸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
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
積翁始不敢言會麥木丁叅知政事麥木丁者嘗開
成仁遺稿
文忠集卷之六
省江西親天祥出師震動每昌言不如殺之便自是
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
召天祥到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
不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
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
再造之時宋止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
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
祥為宋狀元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
為宰相則為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為者遂

命之退明日有秦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
麥水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為絕筆
自贊繫之衣帶聞其詞云孔曰成人孟云取義惟其
義盡所以仁志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盡已
無愧過市場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為南
北南面拜拜而就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
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入城門盡閉籍兵馬司得天
祥所為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謂
燕者悲歌慷慨相和為歌更置酒酌丞相相慰籍更
成仁遺稿
相自賀至有十義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既第
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朋鄉友之貧
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遣人告蓋以
辟之子陞為嗣以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為
兒火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惠州云贊曰文丞
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權進士第一即上書乞斬董
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繫鼓此豈希合
苟生實似道沮之帶夢炎嫌之宜也陳宜中殺世傑
亦忘之何也廣萬嫉之可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

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
謂大之所發不可與者耶方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
陽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
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為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
俊偉暴之天下後世始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
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疎濶議其無成謬
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
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孟年矣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水雲作
成仁遺稿
時文山在燕獄自號浮丘道人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
容寸心耿耿摩蒼空雅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月
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
無窮竟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理玉骨崖山
側慕義功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國極拔舌剖心合
何惜地結長弘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
兮歌復憶竟招不來長嘆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信不通飛鳥絕獨處窮廬坐
絨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月飛空
膝裂此時與汝成冰汝於何地收兄骨嗚呼三歌
兮歌聲咽竟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秋黃壟暗天道路
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元跣足行
雪霜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
兮歌歎枉竟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故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
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挾翼姬右陵母一劍捐身剛
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為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一 下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煨燼不得
安叫怨索飯飢無餐亂離走鼠千里山荆棘蹲坐
不完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肺肝嗚呼六歌
兮歌歎殘竟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粧貌如玉憶昔狼狽走空
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閨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寒

曉風一變白碎委溝瀆日暮帶行向天哭嗚呼七歌
兮歌不兆竟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煎香汴杜陵室垂手親
拾滄海日月光珠泣天地長流日風什鬼神可護六
丁立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溫嗚呼八歌
兮歌轉悲竟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
蕩鐵漢生擒今北向中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哥
好樣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悽愴嗚呼九歌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一 下

生祭丞相文 王炎午 昌翁 應梅 梅邊
敬始放竟招不來熱惆悵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故經側載因與劉
堯舉對床共賦成慨嗟階之堯舉賦云天雷中子
噴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餘問其下句義則謂伯
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頸
人詢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爲
寡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
嘗赴功台進狂言有云願名公復敗家連供給軍

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兵參錯戎行以訓
紅廣為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猶多慷慨慈惠丞
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懷府受職從戎謀以身在
大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為以時艱恐進難期志
退復虧省俸感泣以母老控磨丞相怜而從之
僕於國思為已負於相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
丞相文以述丞相之死竟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
錄數十本自顧至洪於驛途水坂山墻店壁貼之
莫不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
三

趙卓為安城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攜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錄西
山之徽帛曰羅之水哭祭于

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
周肅科恩郊邪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粗糲之
榮毒母極東西迎奉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薨科
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
負所孝可死華元狼將子胥胥遂丞相自叙死者數

美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即朱明今朝窮盡庫則
諸君矣保捍國廣則田單即墨矣維奉事無所成
而大節已無婉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歲月喻時統
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為耶
或以不屈為心而已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未忍
棄捐耶伏稿於厠舍之後投筑於日曜之餘於所希
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所為耶識時務
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國今以亡國一夫
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

成仁遺稿

宋孝集卷

三

周末獸之地南地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
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同無
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
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臣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
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於臬卿張
巡諸子為正季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刻頭以見
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
誰不剕剕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頭且
不復剕剕何自剕剕豈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需

奈何慷慨遲回日父月積志消氣緩不廢亦廢豈不
情哉歎下及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
耳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誓師離也丞相事何事降
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裁納劍于鞘曰
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此萬一不利自當
刎李存勖伐梁帝朱友真謂遷臣皇甫麟曰晉吾世
雖也不可俟彼刀鎗卿可盡我命麟於是毅然進刃
於帝而亦有刎今丞相以三公之禮撫之雖投
機明下豈堪在李光弼朱友真下乎且不僅況不
成仁遺稿
文家集卷
五
孤乎丞相死常有死丞相片矣自死未幾死於
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皆傷有
言者矣雖鎧鎗刀鋸烈士不辭者可就義也歸全豈
不因忠而成孝事在日曠丞相何可折俟乎以舊王
尚在未忍棄指也李昇某揚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
海陵戮安守之至于孫自為匹遇然猶得不死周世
宗在淮南下詔撫安王氏子孫其景非驚疑盡親其
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返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恨哉
王衍既歸唐世宗發三良之誓全其宗族未幾借伶人

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
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其替蒙皓坐有安舊
主正坐於危疑羈臣猶事於飢餓而声氣折逼猜嫌
必生起無李昇之疑或景之議則丞相於舊主不足
為情而反於害矣矣午丞相卿之脫進士也前成均
之弟子負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魏陳東報汴之
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矣次卿國時有火
年狂子持斐續呼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伶其
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肅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
成仁遺稿
文家集卷
五
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胎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
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丞相
母曰勿戚此行遠與歸蜀和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
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
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定范陽僧寺無使
我為厲地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
向南颺之庶遺鬼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中國后一
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况忠臣義
士乎人不七日谷則斃自梅岑以出縱不得留漢麻

而從田尊矣掌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
降卽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執暑
冬寒五日不汗瓜瓞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
毒蛇猛虎死經不死於鴻毛一簣於泰山而或胎
舊主憂繼不斷趙有之殺君亦將伯仁之由我則
鑄錯已無鐵鑊寧有口嗚呼一卽四忠待公而六
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又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
成仁遺稿

文山集卷五

廿

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特丞相變與齒帛丞相既
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哭望與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伯義
舉勇文山張巡親身不異而公秉鉤名相烈士合為
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潔身執義決當勇決祭公
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晉公一死易水
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霜雪於招噬火
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蒼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
之血日月繡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烈士不然

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
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

予嘗讀先生所為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
之氣真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星相求傳我吉也使當
時非以親老去暮下則發謀定慮信國左右手者
豈在杜架閣諸君子後哉今予諸君皆以信國牽聯
掛名于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耶
雖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以史書為輕重二祭
文不刊也恨生晚無緣親炙故再拜遺像而識以斯
成仁遺稿

文山集卷五

廿

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觀先生風神者尚足以感發而興起

讚丞相像 許左臣 有壬 可用

有壬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游嘗 公傳
未得公像意其確傑峭異若太史公疑張子房為
魁梧奇偉也富弟寔奉像求贊治遂瞻拜乃溫其
心玉為然其栗而燕者不可殄也仁者必有勇公
之謂也

贊曰

前公不純貞玉不磷昆岡不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

孰為首貞權抑不至而力不効聞萬狀而氣抑振
我公之心有如此水我人我民我疆我理我有入海
萬一振起而實厭宗臣力竭矣慷慨就俘氣言愈厲
發英燕市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為人師若曰父母
有疾不可以誰愈而不藥則百世之計彝尊類猷夫
偷生一時死何所遺囊腐冰澌公乃不死孰得而死
之予今見公圖繪固嚴霜烈日之使藥而景星鳳凰
尤足以慰後世快觀者之恩也至元己卯望書于夏
江鶴山寓所相墓許有壬頌首再拜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五

八

劉中齋讚

東南英氣萃於其身可死其身不死其神

蕭湛一誠贊

趙宋三百年之治教繁於此趙宋三百年之靈神止
於此屹礪柱於頽波遶大川而獨近不有先生曷其
有以鳴呼烈烈丹衷稟已生氣伯仲三仁綱常萬世

又

安有如此而在人下安有如此而福壽終然其所以
堂志不朽者為宋五忠鳴呼廬陵之風

題文山真贊

死忘而元生愛其膝宋亡誰謚宋史誰筆當日於陵
不可第七萬古廬陵進士第一

神石銘

神石者宋少保石丞相信國文公去敗而獲佑于石
也當景炎喪亡信公開賢府于汗州出兵恢復至吉
之空坑兵敗而走山逕險隘追兵已及公文過大石
忽墜而塞真路追兵阻墜石不能過比再求路而公
已去大石者頑然無知覺同動之物也今而然極忠

成仁遺稿

文安集卷五

九

臣於危迫之際而功成果孰使之然哉蓋公之忠義
有以感之而天實使之也公當宋室道敗不可為之
時猶奉其遺孤其海岳改身竭力奮不顧身○使
其來社一念之烈上通於天能感夫深山之○○使
之震動奔走以致其用類若驅策之者此天之所以
祐夫忠義而有非人力之所能及者矣然余嘗疑天
祐之矣而終不使之成功者何哉豈采運已終既不
可覆而一時倉卒之間聞而死不足以表其全節必
將俾佑完護使之難容就義死於燕市然後精忠大

節烈烈然著當世而垂無窮于以止千萬年綱常
倫之道為臣子之準上天之意其在是欤意向非故
石則公死于斯時意此石之所以神也乃為之銘曰
空坑之原厥石歸七幾千萬年峙于嶺咀嗟咀嗟忠
臣兵敗而馳追騎以及所迫勢危然而墜塞其要
距肯焉而途倏尔阻絕敵師孔武竟莫踰脫其危迫
蘇有艱虞維石之神維石之功維天所使以完其忠
雍容一死義盡仁至千年綱常由茲佛墜焉呼神石
天地悠久公之忠節同茲不朽我作銘詩以問來招
成仁遺稿

交案集

卅

烈哉信公神哉茲石

仲石詩 古文有 道存

岷岩山頭石視鈍不可鑄屹立自太古閱忘歲年匹
馬為誰走三軍亂馳奔微軀豈容惜忍見天為崩徑
方歌危追騎來如雲截然既中路劉使生死分拚命
不再疑誰能支其軀獨餘忠義士欽使昌其傳茲亦
孔神所使能非天火德竟絕焰孤忠永堪憐

同知徐子方作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畫過漢高封蓋日忠

知扁將斫頭時朝廷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天地知
只恐史官書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

吊文山

文江顏可遠

入關吾目戴吾頭脫閱恨無孤白雲飛深虎問日西
夕風急鴈斷江南秘象泉石上礪角障東橋迫鳴
鹿吻忠魂夜掃風雨作怒氣上激奔湍流

挽文山丞相

虞伯生

徒把金戈抗渾渾南冠無奈比風吹子房本為韓仇
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
成仁遺稿

交案集

卅

歸遲不須更上頻亭飲大不如前洒淚時



題文丞相小像

王翠吉

何代忠臣事二名先生一死重斯文後來故國多登
相傳說孤星燭暮雲

文丞相畫像記

侍制王福撰

右宋文相丞相信國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人年二
十以室佑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即
致仕事不仕德祐元年起賴州時國事已蹙其歲已

亥師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朱氏已不國又二年戊寅公在朝州被虜以此問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沈澁就義天地可立亦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熟無死惟死得其所故死雖而不泯公之死有係於三綱五常為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得成仁遺稿

文章集卷五

世

文章功烈顯融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為之毀三百餘年作人之効不遂終於寥亡乎是則公之所為死其係於天下國家固為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一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曆心悉不屈伏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為益詳未嘗不盤積嘆息以為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宋吳中復得識公遺像觀其面目嚴吟生氣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非拳上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孫像偕

致恭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不係乎畫之不存上焉嗟乎彥章固為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係於此可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凡為有人心也哉畫像為鄧某所造今藏袁秦氏家云

阮文丞相詩

壘海焉能活鑽舟燕臺從此築詩囚雪霜万里孤臣老光岳十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沒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天地無窮草木秋

成仁遺稿

文章集卷五

世

重刊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文山集五卷

新刊重訂鹽山謝先生文集卷之一

里生 潭石 黃傳 編

賜進士第 漢縣 舒芬 銓

絕句

恩親 五首 壬午九月寄書老母

九十萱親天下稀十年甘旨誤庭闈臨行有懇慈心
喜再親衣冠兜便歸

九十萱親天下稀吾王何在子何之倚閭日暮無他
念一片好心天得知

成仁遺稿

乙

九十萱親天下稀人無客力荷天慈衣冠禮樂江東

聚此是癡兒奉母時

九十萱親天下稀平生教子欲何為楚王肯立韓公

子良也歸韓亦有辭

九十萱親天下稀教兒只誦白華詩溪水山正人無

愧百拜慈闈喜可知

代上杜按察 三首

東南官吏欠清風五十年来世道窮須信太平在今
日人間又有杜祁公

廢廟諸公間太平選賢按察救生靈當時只有一杜
祀豈若先生真福星

萬物寧無吐氣時平生愛誦杜陵詩如今天下知元
結六百年間再見之

送程楚翁遠遊

近日人傳庾嶺梅南枝落盡北枝開長安舊日元無
此畫是江南人送來

寄謝叔魯 三首

紅葉飄飄霜露清去年今日正同行夜來似與君相
見明月一窗梅影橫

成仁遺稿

卷一

二

一歲思君君不來君來我去久徘徊歸時只見留詩

在何日相逢暢好懷

平生結客知心少亂世逢人笑口難近日老天頻送

喜誰來對酒共清歡

五星

五緯煌煌裹在秦項王稱霸沛公臣誰知四百年天

下已屬寬仁大度人

元旦阻雨 二首

元旦阻雨 二首

洪鈞一轉歲開端草木群生亦喜懽安得明年此時
節江東重觀舊衣冠

莫道新年賀客遲晴天暖日却相期春風只被多情
苦紅嫩青新總要詩

戲道士阮太虛

阮郎正好住天台玉女多情忍放回收雨散雲收一天
碧薰風吹夢到瑤臺

春日聞杜宇

杜鵑日日勸人歸一片歸心誰得知望帝有神如可
成仁遺稿

問謂余何日是歸期

○五言八句

古詩贈相士吳楚峯

世亂異人出高者為神仙方術皆救世可知愚與賢
古君風鑒別妙處不可傳着眼看福人要識太平年

贈求相二

看無益乘軒計亦疎忍貧吾自解過論子姑徐
行耆而艾飽觀詩與書時平一盃酒此外盡從渠

求紙衾

避世知無地危身只信天寧持龔勝肩不着徒之綿
養性真同道知心有宿緣紙衾加惠絮晴日臨雲邊

贈相士郭少仙

崇蘭生深林澹泊一點芳江梅倚脩竹醞藉萬斛香
肌骨抱金玉精神貯冰霜若以色見我照紅還海棠

送張子高歸延平

亂世讀書少前人教子難青燈嘗合席紅葉隨歸鞍
梅自知春近松應耐歲寒樓高新月好後夜與誰看

送劉治中之信州

成仁遺稿

永玉古溪山治中今士元邦人敬文簡道化望曾孫

朱子書堂在東萊講席存十年儒道晦此日喜門登

○七言八句

示兒二首

門戶興衰不自由樂天知命我無憂大兒安得孔文
舉生子何如孫仲謀天上麒麟元有數人間豚犬不
須愁養男不教父之過莫視詩書如寇讎

千古興亡我自知一家消息又何疑古來聖哲少才

子世亂英雄多義兒靖節少陵能自解孔明王猛使

人悲只虞錯改金根字焉用越南勸學詩

代上張經歷

中原自古多豪傑晉國尤多賢大夫學問斷無虛議
論功名須有大規模臂間弓矢真良將舌底詩書美
腐儒自恨兩賢相識晚不妨盃酒恣歌呼

贈卜者魏易齋

伯陽曾者易參同盡奪陰陽造化功白玉五城人可
到黃金一鼎道無窮先生救世心良苦後派多才命
必通魏本大名易顯子明且為益江東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五

題東觀壁二首

觀外好看船往迴觀中幾度見桃開常瞻紫氣青牛
去又帶白雲黃鶴來天地無情極短髮古今多變付
殘盃醉中尚有醒時眼不信玉山人可推
老樹猶能識道回好懷長對碧天開青山綠水何人
管明月清風要我來少日曾聞黃石教平生幾擲左
慈盃道兄慣見人間事快抱棊枰信手推

和曹東谷韻

狄起網常檐上肩蒼然錢硬對皇天人生芳穢有千

載世上榮枯無百年此日識公知有道何時與我談
遊仙不為蘇武即龔勝萬一因行拜杜鵑

和葉愛梅韻

道逢患難正當行禮食後來孰重輕緣髮行藏堪檢
點白頭去就要分明了知死別如龔勝未必生還似
子卿綿地經天文不喪許君獨擅大聲名

又葉愛梅詩

后土茫茫兩鬢行網常事重此身輕大江有士一
人壯千載見君雙眼明俯仰元無愧今古英雄何

成仁遺稿

卷之六

六

盡公卿早知莫買成觀卜省得人知大隱名

和游古意韻

死易程嬰豈不知十年死後未為非文辭未必改秦
館左傳說秦穆公事殷紂徒能抱御衣無志何勞悲廟
此言雖悉一詩忠矣然累無與周之志與文得仁更
便之命辭經相似曾不如奉無衣之有也
不食山薇之諫既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謀惟有
與成雖絕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為後王
有商雖內之地姑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尚如
公然殷命而封三叔於宋故周書曰用告商王孔子
見前此殷命未絕殷王如故伯夷雖不食西山見周

日來悔過更難死無恙并獲赦不食所死之藥
論語儒冠有愧一斯養見史記漢書武何忍蔡心對
落暉

又游古意詩

滿腔忠孝有天知不管人間事已非萬里乾坤双
草屨百年身世一麻衣行藏自信床頭易臥病惟
餐龍首微倘過宗周見離黍幾多新淚向殘暉

和毛靜可韻

孟韓相慕久懸恨不論詩早十年吾道不行知有
成仁遺稿

命斯文將喪更由天此生何恨為龔勝來世誰能知
少連不信無人扶宇宙是邦豪傑已林然

又毛靖可詩

一襟書傳日星懸湖海名五十年事不求知惟
此理文之本喪豈皆夫人方驚怪歐陽子我獨悲
傷魯仲連看鏡倚樓秋已暮風中霜發重依然

和詹蒼崖韻

八閩英傑感如林安得三忠存至今舊俗風流千載
事精忠大義一般心早知平陸風波惡何必顏崖雲

深此日眷采非鐵硬小顏奉公定相侵謂雲
初到建寧賦詩二首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直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
繫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義生堪捨礼重方知死
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門人建安梅堃魏天應和韻

龔翁老師將有行賦詩言別綱常九鼎生死一
成仁遺稿

已慷慨激烈高風凜然其可以廉頑立懦天旌
足患頑疾莫能往餞回視后山之送波翁為有
慨矣斐然拜和未知能徹師聽否臨涕歔

萬壘青山只麼青後容時止又時行斯文未喪予
何畏舉世隨流我獨清日月精忠今古在丘山道
義死生輕吾翁飲春文翁似無愧淵明與孔明

先生心事炳丹青顧影何曾愧獨行商嶺芝能如
橘隱首陽粟不以救清綱常正要身扶柱出雲端
為世重輕安得與泉來會齒參同龜輪到反明

門人蒙齋蔡正孫和韻

疊翁老師因行賦詩讀其辭而見其心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為之感慨激烈正孫辱在師門弟子之職敢不拜一語以激揚先生之義氣用韻斐然

山色愁予渺青平生心事杜鵑行霜餐雪虐天終定歲晚江空水自清有上綱常千占重眼前榮辱一毫輕離明坤順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講明

辭洞齋華父二劉兄惠寒衣

成仁遺稿

卷五

九

離羅內阱何損麒麟反君事仇忍為狗彘凡勸吾人無吐胸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南人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為乎平生李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胸中無滯礙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為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

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滂抱狔雖見大鼓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

女情尺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矣死猶生

書林筆峯

巍上文筆光書林挿空屹地皆天成尖齊不假雲烟欽圓健何勞雨露深綠墨太阿窺硯小書天不動龍蛇走何用篆恬製作工五色光芒煥星斗

仙亭暖翠

元君吳老皆昇真民懷被德為斯亭和烟芳草連天碧笑日仙花滿樹春前後古陰迎翥翬遠近琅玕森玉立祥風靜定不見寒鳳尾婆娑笑暄暖日

成仁遺稿

卷五

十

龍湖春水

雄峯馳驟萬馬奔得空積翠如崑崙中有一注清且疵天成不假鑛錫痕神物深潛清徹底霹靂電光生石齒桃花飛雨三月紅洄湧湖光漲春水

南山脩竹

湧鋤鑿破南山雲種米脩竹凌青真參天引風擬蒼玉匝地印月篩黃金清瘦何妨惟卻俗爭掃胸中塵萬斛何當裁製十二箇吹作來儀鳳凰泣

岱嶂寒泉

岱嶂吞吐雲烟迷山川獨勝東南奇
銀河倒瀉風雨急玉龍交戰水霜飛
巨流滅石隔空谷仰望斯須塞起
栗西湖不羨冷泉亭爽利可人清興足

龜嶺暮霞

路盤屈曲蛇行驚嶺危峯聳龜紋真
俯窺毛棟超宇宙仰捫手得探星辰
斜陽墜塊硃砂魄暮霞幾縷胭脂
色來朝海氣泛扶桑擁出金輪光赫赫

雲巒夜月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七

長虹踏陸登雲衢會同海宇皆車書
日斜市潰夜喧息月來雲淨天無疵
水劫金墓形不槁長生玉兔擎常揭
可憐滄海幾桑田照耀古今人盡老

仰寺疏鐘

仰山梵刹萬行間巨鯨吼動天風寒
前聲穿雲出山久後音待月揮提維
長短輕重知多少斷續參差不奇偶
鼓錢一百餘八聲色模糊落星斗

寶應朝陽

古陰寂寂人蹤稀一泓凝碧環招提
洪音清韻鑿鑿

雨山鳴谷響聲連上林爽初分天欲曉
嵐氣升騰正木杪金烏鼓翼海色紅
涼醒林中正棲鳥

華峯霽雪

朔風吹折寒梅枝嚴凝凍合形雲
痴華峯屹立亘千古堆螺積聚皆
昏迷楊花飛舞盈三尺蝶翅交加呈
六出朝陽發燄照乾坤萬壑千崖
消粉飾

附錄

七言八句

送疊山先生北行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七

流落崎嶇十二年幾回灑血杜鵑前
一雙芒屨乾坤窄萬古丹心日月懸
披上靈龜元不食樊中鴿鶴且安眠
姓名不得名終在行止非人亦有天
又陳達翁建安泉石

孤忠不忘綉衣時跣足徜徉老亂離
鸞鷟可能地圈網麒麟肯受鞭羈
半生苦被名相誤萬里甘將死日期
今日如公能有幾此身無愧作男兒

送疊山先生北行

門人王濟喘道可希夷何意出山
中心事當年漢臥龍行止但憑天

作主別離初不淚沾胸定知晚菊能存節未必寒
松肯受封大義昭明千載事前程儘更好從容

送疊山先生北行門人張子惠叔仁

打硬脩行三十年如今訂驗做儒仙入皆屈膝甘
為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
值一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

輓疊山先生

洪平齋

千古積忠日月光恨無麟筆寫堂堂還家耻作累
江總辟穀誰知韓子房後死十年應有待輕生乃
成仁遺稿——卷之十
里故非狂有兒可拾江邊骨須信人亡道不亡

又

趙簡邊

西山東海莫容身亡履蕭蕭万里塵去住更無寬
歲月死生准有一君親丹心故國江雲冷白骨他
鄉塞草春不是回頭春已暮至今猶說似痴人

和道士陳天隱三首

明知儒道本同流未了因緣不自由紫府家陽隨念
到紅塵辛苦幾時休精神嘗與天來往軀殼不知誰
帶留穹壤豈無陸脩靜知君認得故吾不

其二

豈不逍遙自承真世間何地可容身碧潭秋月元無
物麗日祥風只愛春天上儘多知己友塵中安得見
心人赤虬一躍蓬萊近又愁丹丘有宿因

其三

學道無魔道不成神人得計是無名光風自覺長蕭
洒明月何曾有死生早悟梅山雞養性何如福地別
尋盟梅花香裏堪聯句莫笑人間石鼎鳴

右疊山先生詩三首

成仁遺稿——卷之十
古風

五言長篇

謝劉純父惠木綿布

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艱辛
木綿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亦此種亦可致富殷
奈何來瘡痂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蚕月如岐郊
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親婦女賤羅綺賣絲買金銀
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綿利不界江東人
避秦衣木葉矧肯羞懸鵲天下有元德孔融願卜鄰

綿袍望不及其囊心自仁贈我以兩端物意皆可其
絮白如雪積麗密過綿純羔縫不足貴狐腋難擬倫
絺纈皆作貢此物不薦陳豈非神禹意隱匿遺小民
詩多草木名箋疏徒諄諄國家無楚越欲識固無因
剪裁為大裘窮冬勝三春拜嘉重感激觸物尤酸辛
吁嗟彼寒谷鄉律令不神三宮坐穹廡雨雪或十旬
安得遺此惠飛到君王身塞上寒墮指挾纈誰為溫
人各賜兩端費銀二萬斤大軍四十萬談笑却胡塵
感君道義交何異骨肉親可與知者道眾人笑且噴
成仁遺稿——卷五

玉案未能報瓊瑤情到真春秋二百年幣交幾君臣

李札有贈好千古尚如新

謝張四居士惠紙衾

何年搗玉楮瑩潔無滓近清興厭純綿安有塵可振
夜卧白晝中冰雪心不素夢覺梅花香爐紅絕煙煨
疑到玉皇前俯視日月暈人間綺羅帳何異錦覆莖
吾慕忍寒人從師游魯鄒將祿不可辭高舉已在汶
獨憐無褐民茅簷東欲債大裘正萬丈德心欠廣運
天下皆無寒孔孟有素蘊願與物為春衾鉄吾不慍

以君志趣尚惠我無俗韻縞帶報紵衣僑札

謝人惠米線

玉粒百穀主有功滿人寰春磨作瓊屑飛雷落九關
翁張化瑤線弦直又可彎湯鑊海沸騰玉龍自相扳
銀濤滾雪浪出沒幾璇環有味勝湯餅飲歌不愁饜
包裹數十里瑩潔無點斑興師遠待補此物正可頒
千萬一日飽不貴金數鏹長安權貴人五鼎斬笑顏
玉食過九重恨無土宇版豈知有瓊糜天雨到市闌
願獻崆峒帝馬迷龍難攀

成仁遺稿——卷五

謝人冬至送鴨酒

陽復旦閉關萬物畏坤含雙鳧飛天外舊食何貪婪
儒道又一泰十年亂愈餓誰家讀書堂庭階無青苔
此時談詩書運經提魚籃平生太玄丈知者無一譚
之子愛野鷺驥駒舞兩膝厚顏酒食饒不獵懸鷄鵠
寒威甚毒矢三杯勝七鉅爛醉尋梅花登峯語尚堪

乞鹽

平生忍酸寒鼻吸酸三斗先民耻乞字乞鹽良可醜
賣鷄買魚烹鷄魚誰舍取將為水晶餽聊悅苦吟口

主人曰無醢調和只宜酒一夜嚴霜寒池水堅可
誰知酒不冰流斯魚可走旁觀然笑易牙如此否
始知五味和醢酸必相有提壺我有求君甕肯發
宿諾惠未來望梅渴已久似聞君醢醢巧心出楊柳
楊柳屬他人腸斷香山後舉瓢酌醢時又憶王纖手
一顧一心酸淚珠滿碧袖此亦人至情何不告朋友
古人有乞將得酒意愈厚又恐酒俱來太歲正在酉
時年乙酉歲

謝黃禪師華嚴會供食

成仁遺稿

卷一

七

十兆九來升求道心如快毗盧頂上珠直欲一手探
天厨送誰以衆腹豈敢貪君有維摩心作雷憐吳蚕
八萬四千供只須文室函昔我聞晨鍾今載草堂師
流年急如梭長歌愧仙藍勇尋趙州閑何畏白髮繁
願為護法輪金甲持長鎧又恐回道入晚遇黃龍南
贈道士阮太虛何存齊

六道四生苦何人不煩惱官人自做官道人自脩道
相逢不下馬各自尋蓬島前生非親契今生如何好
本來無因緣安得有果報來非人捉來到是天送到

我若不呈醢道教一齊倒春風縛不住秋月蝕愈皎
莫登時貴門職夫恨欠早對面不相識開口便激惱
譬如弄雜劇徒取傍人笑道我是風顛知我已明了
莫愁我飢渴天厨食自飽真宰善解家未敢與人道

七言長篇

菖蒲歌

有石奇峭天作成有草夭夭冬夏青人言菖蒲非一
種上品九節通仙靈具根不帶塵埃氣孤操愛結泉
石盟明窓淨几有宿契花林草砌無交情夜深不憚
清露重晨光疑有白雲生嫩如秦時童女登蓬瀛手
携綠玉杖隨行瘦如天台山上賢聖僧休量絕粒孤
鶴形勁如五百義士後田橫英氣凜凜磨青冥清如
三千弟子立孔庭回琴點瑟天機鳴堂前不入紅粉
意席上常聽詩書聲恁石籀蕩皆充貢此物舜廟當
共登神農知已入本草靈均蔽賢遺騷經幽人耽耽
發仙興方士服餌延脩齡綠鴛紫鳳琪花苑赤虬玉
麟芙蓉城上界真人好清淨見此靈苗當大驚我欲
携之朝太清瑤草不敢專芳馨玉皇一笑留香案錫

與有道者長人間千花萬草儘榮艷未必敢與此輩爭高名

荊棘中杏花

牆東芳蹊抱村斜荊棘狼藉盤根芽何年丹杏此留種小紅泚泚爭春華野人慣見謾不省獨有詩客來咨嗟天真不到鉛粉華當艷自是宮闈花曲池芳迤非宿昔蒼苔酒濁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檐膏微東西家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忙殺遊春車誰家園裏有此樹鄭重已看重常恐阿嬌新寵賄金屋明成仁道稿

贈何古梅學醫

永州何仙藥最靈神丸能濟邕州城廣西兩道甯清平萬里赤子荷更生笙鶴一去二百年東南忽變為腥膻為血為肉生靈苦在若瘡痍何日痊上界真人有同性不學神仙學孔孟有術醫國無人知要為吾民救微命察脉肥瘦韓子精論疾陰陽子產明神功

端不讓思邈古道依然如宋清得錢費藥少取利無

錢乞藥喜舍施好客來時人酒醺無朋終日閑書市

憶昔民主三皇前下壽無疾享百年神人妙用不可

見本草靈素猶有傳古云醫不通三書世上斷不服

其藥如君胸中有炎黃吟笑三書盡糟粕我聞上帝

最好生活人功多朝玉京請看岐更至陶葛神仙後

是良醫成東南干戈二十秋人無食富眉長愁千人

幸有一人在兩處呻吟無歌謳遺黎若耍家平康但

願良醫自天降不龜手藥有靈時好看良醫作良相

成仁道稿

贈畫梅吳雪鵠

吳君雪鵠善畫梅竹胸次爽豁所交多賢人梅竹其所好雪鵠其所居穹壤間如有五更風雪夜當門獨立人必能知吳君之不凡矣廣信謝枋得贈

之詩曰

吟凝寒極雪漫漫天香無人知未安隨來門前問梅竹吾友何以話歲寒歲寒心腸如鐵石不與萬不同摧殘有時醉中畫梅竹洗鉤只在掌握間人生真與天爭巧上帝一見開笑顏八極俗物不足道千年陳

人無可觀誰能奈得此雪過春風去後終須還千紅
萬紫爭爛熳梅竹攜手隱空山鼻陶庭堅不祀苦程
嬰杵臼存孤難豈無當門獨立者五更風雪不相干
上帝慈仁須動念醒來紅日上三竿

謝藥

雪深不能鑿黃精天寒不能斫茯苓瑤草共食何日
長還丹獨煉何時成如來憐我似鶴形指揮龍樹露
神靈佛無老死無生滅何用勞我以長生

謝惠椒醬等物

成仁遺稿

卷

廿

重茶易地味不甘薑桂到老性愈辣人言申椒能變
化我見苾芬終不滅古來郊廟薦德馨此物氣味通
神明開口一笑露眼睛望君點化佛先成
孔子愛食蔬菜羹下中無醬必不食先生執醬饋高
年此味那羞豈易得瓶中有果喜過望誰憐陶令分
嘉餉喜君不作無髮人免得東坡惜搗醬

謝麪

豐年自古說來年四月麥熟勝秋收天厨送食不待
求有麪飢飽吾何憂安得化身為兒童戲沙作麪可

春授記或為阿育王請鑄八萬四千塔

崇真院絕粒偶膏付兜照之定之并生張蒼
峰劉洞齋華甫

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渴
飢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常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為
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群仙
宴會多鳳簫龍笛鳴瑤瑟豈無道兄相提携騎龍直
上紫天一

寒食鄆州道中 沁春園調

成仁遺稿

卷

廿

十五年來逢寒食卽皆在天涯歎雨霽露潤還思宰
柏風柔日媚羞看飛花麥飯紙錢隻鷄斗酒殘斟林
間噪喜鴉天笑道此不由乎我也不由他
昂中鍊熟冊砂把紫府清都作一家想前人鶴馭常
遊降闕浮生蟬蛻豈恋黃沙帝命守墳王令脩墓畧
予正當如是邪又何必待過家上塚畫錦榮華

書

上程雪樓御史書

于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

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
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
大惡極獲譴于天上不勒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
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葬其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獲之而後痛楚不
能禁其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
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恐
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塋
成仁遺稿
卷一
墓
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
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戚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
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吉督
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寧遣來傳上京
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濟
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
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
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
事為君諫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十里當執事薦

士待豈知有某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之斷不可徹毀姓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藥也
稽之古礼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
教天下之孝也解官特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
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亂煙霞而依日月者
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
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還禮
皆法從部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
成仁遺稿
卷二
墓
○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
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
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戚私明達治體可勝大
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
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
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
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者
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
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

為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
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
不可稱匪其人而孤。○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
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
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
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
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
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
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
成仁遺稿

上丞相劉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襄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
人吳直夫獻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
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
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

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墻
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為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
必我愛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自過於先生乎
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酬知己某敢不避誅斥
而僭言之君子之於為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繼
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
佛肸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
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附
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本無戒宋知心郝奉使
成仁遺稿

成仁遺稿

卷一

七

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
仁也只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
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
負歲弊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
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于上
人怨于下國賊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為之人豈能救
之哉。○之禮三官亦可謂厚矣。○保全亡國之
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
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救一人如瑕呂鑄

幼穉嬰軒曰斯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倫魁
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酌素志矣奔馳騁干
里如大拜見。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官起
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
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
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
效忠於清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
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參政管
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尋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此
成仁遺稿 卷一 宋
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
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也何以言之
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
王太公嚳禦無附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
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
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
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
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
有殷多士曰殷適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人太

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
也耶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
也妃嬪媵牆王手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
絃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
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王
耳揣奔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
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
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倦倦於舊君者惟一心扶
老携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
成仁遺稿 卷一 宋
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
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
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鄉猶有好
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
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
讀焉仲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爾
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
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
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妃於

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和小人耳謂梓
官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
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撫其敬忠
信誠懇一月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
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
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琅誦曰天下
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
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
能順天室然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錢何時密授

成仁遺稿

卷一

辛

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
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
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也
忠宣讀孟子勸室然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
人猶有正當人乎以其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
又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人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
自景定甲子以願言賈實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
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
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

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
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
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
六十三矣學碎殺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
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
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
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
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
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
成仁遺稿

卷一

州

不過為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起幾錠銀歟
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
好人不覲而皮正當人又物色又某矣某斷不可
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
資不能備禮則不可大壯妻子嬖婢以其連累死於
獄者四人寄殯叢家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
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
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
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

微介且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志
某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帥臣嘗握重兵當一面安蒞
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
也勝公說高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將而盡
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
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
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
監司寄君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
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
成仁遺稿 卷一 聖
鍾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鍾之甲申歲。降詔赦
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
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
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
知高帝之恩況羨藜藿含糲於。之土地乎。之
赦某屢矣某受。之恩亦厚矣若故魯仲連蹈東
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之降民也莊子曰呼我
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應之以為牛世之人
有呼我為宋通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降附民乎

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忠民者亦
可為輸為彈與化往來或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繼
官爵昧於一行蹤。仁恕天賜地容哀憐欲臣不
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
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
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
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二字與封疆之
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
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
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
過給群臣以龍耳耳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可救
賜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人君自盡為君之人
也知宗社不可有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
某為人臣自盡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
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
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
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為民隱

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
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臨如任元變故事今
日有何面目捧齋飯酒太母之陳乎此不可應聘者
三也今朝廷欲根尋好人不顯面皮正當底人某決
不可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若門生不肯負師門
為念特賜仁言為某陳情使江淮行省參政管公願
移開諸道縣及道錄司不得嚴容南人貪酷吏多
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
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編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
成仁遺稿

與參政魏容齋書

九月吉日前宋通播臣。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
致書于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通
臣尺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其

有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慈仁如天不
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紐告而枉死
後來究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
謂厚矣某雖至愚極聞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
官者忠臣不仕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
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李伊尹
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
次蒙。○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
成仁遺稿

卷一

世

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
而不柱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
知。○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
夫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居管周先生道
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訪正屋主監守
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
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
以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縹緲而
到大都以綴經見留忠芥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

聽其為大元開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
為大宋死即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
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死面目立於天地
間某母喪未塋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據經見公卿
凶服不可入公門。有命當歷駕江南官吏貪酷
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陛下聽進退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
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
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

成仁遺稿

卷一

柴

愧天下万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礼士之盛
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
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
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
飢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即又傳鈞肯云欲
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
矣嘗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可有
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垂逐於魯而
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來內人者皆行哭

失聲聞中自殺者三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
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
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
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
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
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與李養吾言

某惟祖宗於舍選擇倫魁視進士上三思歎允遂賜
袍笏大成殿下即即受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
成仁遺稿

卷一

世

聚李官序爵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
望之矣後雖渝初意失舊法西澗七年給札亦未為
遲執事坐壚亭時名赫也震京師諸老先生恨識
面之晚出場屋以程文示同舍皆心降醉服推讓為
第一登名目果巍然冠群英七年三優如執左契科
目由人重誰不以西澗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
李官在外為曹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
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視之陸宣公有
言吳王之良佐皆是李之棄才養吾不屈即受穹

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黻柄國之特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天變一世無全人饒信特文之士勇為亂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絜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闕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於是有望矣無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折缺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顛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

成仁遺稿

卷一

八

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杵臼杲穀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決於天地間常人所不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產英雄矣夷狄不可為諸夏之王古今未有絕王統之時使君臣上下同一豺狼蛇豕之心而可立國夫始皇隋文帝必不再世而亡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為戎狄所滅使君元桀紂幽厉之惡而一

廢不復興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某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事皆大言無當

成仁遺稿

卷一

九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某寓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辦力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所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覘其志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為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

類仕止久遠之故掃盡華業獨存標株使其若為太
平民正謂胡璣嘉祐真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為浩嘆
乙亥已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衆矣休道皆
不應聘某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即在總領 錢漕
秘撰後非不過賢宰相以文公之故穹官臚仕如取
諸奇終為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
某所深愧也所以用力又字與郡國為名必由科舉
奮身者願一洒從祖從叔從兄之耻使文公之道取
信於萬世也天耶命耶今何言哉某聞而悲之惟誦
成仁遺稿

卷一

平

與劉秀岩論詩

詩於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之精
為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
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為陳

月泉亭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中國
而不仁何以異夷狄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
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巖巖之氣其盛於東
南乎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此說有證先人受
教章泉先生趙公澗泉先生韓公皆中原文獻說詩
甚有道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深者五十篇為祖
次選杜工部詩五言選體七言古風古言長篇丑言
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門類編成一集只須百
首次於文選中選李陵蘇武以下至建安晉宋五言
成仁遺稿

卷一

四

古詩樂府編類成一集次選陶淵明常 蘇州陳子
昂柳子厚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次選黃山谷陳后
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朝詩祖次選韓
文公蘇東坡二家詩共編成一集如此揀選編類到
二千詩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又於洪憲編晚唐五
百家王荆公家次通選唐詩內揀七言四句唐律編
類成一集則盛唐晚唐七言四句之妙者皆無遺矣
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詠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橫行
天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縱矣某舊日選毛詩陶詩

常詩后山詩為劫火所焚今欲編類無借書之地江仲龍有劉果齋火前杜詩頗存某曾為校正今為阮二道士所執矣執事若有意謾借李杜陶韋黃陳文選詩隨得一種便發未當為陳擇必有一得可以備風騷壇下奔走之末某今在書坊借得庵宇甚清幽秋冬無他往尚可來聽教有懷如海當與握手精談也

為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

某等輒有愚慮之一得仰裨教道之萬分切惟賢者成仁遺稿 卷一 四

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晦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詹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污隆君子亦相覘之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學貫天人道高百世師事朱文公最久文公敬之無以異於二程之尊康節也慶

元學禁正十九人惟文節受禍最慘子孫最多賢人以為天道可信厥子節齊九峰二先生守父訓明師道以德行文章學為東師表厥孫覺軒以立言垂不朽又軒先生文肅公精忠大節尊主庇民使文公之道愈信於天下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脉如蔡氏者家傳清白恒產本不多其曾孫蔡某自至元十三年歸附後遭貪酷轉運破其家又奪其田逃難江西近方還里田為橫民冒佃者半荒萊無人耕墾者半路官撥入馬站尸家有一物直錢則需以養馬今則無可需者矣皆為困窮民鄉人之善者大夫之賢者見之莫不流涕范文正之免租黃子耕之給田宅余景瞻之賜室廬廩稍不可望於今人矣切見文公門人能扶植道脉如劉文簡公黃文肅公之家皆蒙宣慰使薦舉省府褒表應有田產並免差科其已站戶而破產者並與分贖出站與儒戶一例優恤獨蔡文節公一門三世尊信師道有功名教右在諸賢之右特以孫孤弱寒窶不為當路達官貴人所知不得與劉文簡黃文肅兩家

同沾清朝仁厚之澤豈非明世一闕事乎况蔡某等
已係試中儒人必蒙優恤某等叨聞師誨見義必為
肅敢合辭鳴號於大人君子之前欲望台慈備詞申
呈達寧路總管府福建道行尚書省府乞賜指揮劉
下達寧路建陽縣將蔡文節公家子孫充為站戶而
產去稅存者特與分簡出站照文公門人手孫及儒
戶體例除免稅商稅外並免一應差科予以扶持名
教興起人心有關於三極之道甚大豈特儒家有所
勸獎知所趨向而已哉主張綱維是在師道干冒師
威仁遺稿

卷之二

四

尊下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與天師張簡齋書

某介休穆仁輒有忱懇聞右武夷一派士大夫尊道
信法者固多能推廣教主美意者寧幾人以其所見
察之奉行正一教法的有契敷行道濟物活人之功
者惟建安周君震一君儒者也厥祖告院先生乃一
世名流趙愚菴信菴吳履齋徐意一余雅隱或羅致
門下為重客進士黃魁以下習春秋者皆師之其尊
父質軒先生累膺旌幣馳名山林年六十四之精神

半度如三少年杜門說然儗然出塵望而知其為
有道君子家在城府不妄交一入其進見上一見
故交尋管錄于此仙道院者兩旬因識其子孫入元
人孝慈交際一家之三代心持敬乃其家子履父事
玉虛玄帝如嚴君婚反病上麟元方祈焉如響斯言
武夷觀既於何兩僧卜下無敢出一手接持敬默禱
之帝一夕僧感夢靈驗遂散某過夜朝斗忽項人
駕高馬而來一八黑衣披髮端坐於庭前乃玄帝也
頃亡黃君亦執視禮拜此持敬至誠所感召也待教
成仁遺稿

卷之二

四

恭簡齋知天人隆師尊道一念真切行五百里而

春憐禮儒蒙具符而聖遇之如其受賜亦足以勸天

下學

與道士桂武仲

某於建寧城中識周質軒先生有造之士近古之
民也其人忠厚智教言不妄發入不妄交行不妄動
猶有趙信菴王脩齋之風家在城府與時貴顯公士
友無一入往來某不知何脩何飭獨與君顧館張兩
司取其議論絕其精神肅然出塵埃之外真可謂可

與神遊八極之表者其令似周凡持敬少慕道教於
其行法以濟活人為心一毫無所利捨宅為道院奉
事玄帝如嚴君玄帝助之如父詔子感願神異不可
一二數述即得道者此其第一端也持敬平生以不
登壇師正一文壇不識簡齋天師真人為大欠行六
百里持齋香案禮可謂盡心焉耳矣其耽拜簡齋齋
不封畢而經台覽持敬與其父風知兄弟望尊契兄
弟之門窗介之謁簡齋倘有所祈全賴吹噓將大興
之力黃元方外亦古君子其甚敬之并累陵化惟仁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哭

留意焉

鵲驛書鑑堂

某聞諸公其父吳正肅公題門榜曰窺若胸襟
行好事大開庭戶納春風履齋強為善有大庇天下
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
樂善慈惠恢廓之風猶有傳也忤此有檣黃鑑堂冊
青不減顧置之闢立本庭官責人多收之其人厚朴
有古意不善下謁藝愈精而愈窮十三年來中國之
衣冠盡變鑑堂常抱技不售是亦宋人資章甫而適越

也寒餓之不恤時時袖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斷一
辭滿濯尾鬣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
射虎塗人皆得以調躒豈能為鑑堂先容執士窮易
為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轍為仁賢念之

與菊圃陳尚約

某揆時春到牡丹風明日健伏惟某官道隆德厚天
相人懷台候動止萬福漢人一月不見黃叔度鄙吝
滿懷某問不至先生門下十年然天下誰能有一書
半辭以雪玉我執某少日酷信書謂患難夷狄皆可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哭
行道辟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於
然役役氛埃中武夷訪九曲龍虎訪仙岩秦人之家
計猶在今而後知避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讀道家書
頗有益不敢號於人曰吾慕安期生何上公梅子真
也獨怪荀陳兩家父子弟皆名賢上閔天象下係
人望乃能免禍於漢魏之際使生於今世必以得道
高人蒙繁維矣不知當時何以能自全顧先生教之
某幼誦元公愛蓮說至晉人愛菊則疑何也呂不韋
以菊花為季秋候其說根於周訓又根於夏時三代

聖人咸以此花為上品知味者不止一正則也晉人
特好人之所好耳及觀文公書而信之秋梁公孤寒
獨航勲德無可疑周內史三字文公不可為賢者諸
晉處士於是不可及矣晉人非愛菊也愛花之隱逸
者也漁溪斯言正為陶靖節發也忠獻老圃靖節三
徑易地皆然先生可謂善自為謀矣萬世宗師非此
時乎兒曹讀離騷矣然問某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
可飲乎小子感為某得一說而解之曰木蘭不常有
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
成仁遺稿 卷一 不哭

之觀其所養者必先觀其自養先生之自養者學矣
其何敢為斯文致煩禱三山紫翠遠在煙靄有無間
冠星佩霞窓雲閣霧者盛德之家也天上祥釐何所
不備士而尊道役於紫氣老仙者非一人儻無可使
走也願從庚桑楚之後伏乞台照

○啓

代宗臣正啓

恭審王春尊周人統用夏宗臣垂法一新正月之觀
同姓上封獨載內陽之恭受天靈貺必世英賢恭惟
成仁遺稿 卷一 不哭

某宮仁意春生道心日麗天才俊逸合吟紅藥於東
風佛性清高獨愛青蓮之明月風飄飄而遠引麟振
振而誰知詩禮幾交加意穆生之醴英雅元德留心
康成之言知學問之無窮宜德業之可大想見斯時
之草木未忘故國之山川江曲新蒲動野老行吟之
志宮前嫩柳懷上皇攀折之恩願消西北之嚴凝廣
布東南之溫厚掃清魑霧見舊日之官儀充滿乾坤
賀今春之喜氣某草心游子花淡通臣嫻嫻秋風思
公子而遠望簪萸春色恨王孫之不歸愧無存趙之

忠空有依劉之幸詩懷雲樹清樽即日而論文夢遶
烟花紫禁何時而獻頌後賀禮簡前期心長

代賀丞相正啓

鳳紀更端復對堯天之曆龍躔回次又新夏正之初
維時元勲坐膺純嘏恭惟某官勲高王室忠簡帝心
以道德而位三公應千載明良之運理陰陽而遂萬
物成億年非應之功宜誕受於森棋用永扶於皇極
其一遠鈞範五越歲華身在西陲阻效椒觴之祝神
馳東閣輕輸竹簡之誠

成仁遺稿

卷之十

下

又

天序更端人正格旦寔四方之資始慶萬物之咸亨
伏惟某官道冒群倫德隆間世服華夷之重望建社
稷之茂勲坐隆師席之儀刑益重聖朝之羽道為國
碩艾四方咸聳於具瞻享時休嘉百福同資於肅壽
某屬臨獻歲服跪壺觴仰企崇墉益

飲

代干丞相免追筭功賞錢糧啓

出車還役方吟沈甲之詩計簿見疑乃有賞金之責
此生此日惟公惟天切以黃石發兵無賞豈能得上

孔明治國散財斯可聚人任危事者異平時圖大功
者忘小費陳平用間盡捐四萬之黃金李手合後宣
止一變之白壁上不問其出入之數下得神其鼓舞
之權故能離敵國骨鯁之臣終於滅楚連與姪兄弟
之國足以弱秦洪惟仁厚之朝善用思雄之士郡臣
分鎮州郡之粟可移百里皆兵府庫之藏不借昔我
寧考若公先生當輪臺悔用兵之餘以淮閭礪復讎
之志捐軀征伐誓還萬里之封疆傳檄招徠盡致兩
河之豪傑雖收義而有感豈吝財而可為想盛時不
計分穀之微故忠臣得為社稷之計孔明不死雖復
漢以何難召虎再生此以周之有望誰謂武皇虛耗
之日頗有秦季督責之風車轆馬蕭雖帳捐金之晚
弓遺天服即云上等之狀始因一二事之可疑併與
千萬人而不信為父權子寧不痛心以君使臣亦必
有權伏念某承家忠義賦性狂愚參中原文獻之傳
頗知衣節得安定體用之學不辜空談辛舌兩科棲
遲幾載流涕讀丹元之詔血誠起雍丘之兵請朝將
以勸忠宣慕因而假冠非有祖狄千人之渠又無張

成仁遺稿

卷之十

五

巡百里之權用官券能幾何得義士以爲計成兵絕
餉間逢子敬之指國大姓假餞多藉軍師之作保方
征虜入清江之境以孤軍守臨汝之城悍將武夫固
有坐而觀者監司太守幾欲委而去之乃以三州責
之一士賴元勳再整乾坤之力使內地不見師旅之
勞豈期金軀保妻子之臣皆譖人者不念援抱先士
卒之伍將屬子乎謗言來自貪夫貝錦成於逖列胡
銓義旅似蒙騷動之疑宗澤精兵竟以飢羸而散猶
幸坤大臣之容物有如秦君子之包荒來投光範之
成仁遺稿
登文集一
五
書以孫明倫之渥真爲知己豈但感恩其奈右司元
宰相之公心有負裕陵之訓本朝逆胥史之天下果
知同父之言忽傳拘索之甚嚴不曰會計之已當千
金而慕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開
於鄰國况子文之家已毀顏氏之瓢嬰空慈母之貧
父關南陔之養室人徧責何止比門之憂可憐平地
之无銅安得上大之雨玉強爲師說誰資弟子以万
鍾亦有誥身不直將軍之一醉具言又此无已知危
主尔忘身公尔忘私顧盡爲臣之義寒不得衣飢不

得食亦爲賢相之羞茲蓋伏遇某官忠孝通乎神明
度量包乎宇宙平生學問爲韓范可以齊驅不世功
名雖伊周未能遠過不以春秋而繩臣下每用皇極
以受人才使稼軒之帑屢空无辭于罰若師魯之錢
公使當辦其寃万形有弊而惟理難磨一心合天則
何事不濟矧小人之有毋尤君子之用情誰能憐惜
大之謂賜之十万不敢受北軍之賞还以五千特在
出爾反爾之問即爲主我育我之造元龜其在悔不
如莊子之明璞玉猶存或可效下和之獻
成仁遺稿
登文集一
五
代千執政
闢黃扉而熙萬類雖后陶甄揆華藻而披群才敢希
題品具輪惻歎登崇嚴切以國家端出治之源宰輔
受舉能之責入則垂紳正笏日謁帝以進賢出則臨
讀刻章歲限員而薦士維中外之同休共權揚之二
心凡借齒牙立生羽翼曾謂駑駘之賤妄絰臯樂之
前如某者才謗命奇地寒族替弓治論箕裘之儲昂
儀隊閑閑之傳顛隕窮途侵尋半世原念登門之始
亟蒙下榻之知庭際秉鈞哀深陟帖適在山隱之地

莫逢造化之功牆角殘疏自絕何樹之鼎海陽斷梗
空瞻傳說之舛既請字民庶諧將毋逮甫戊期之及
會新遴選之嚴掃軌里居已更六載易階京秩尚闕
四章在行道已猶矜矧趨風之有旧恭惟某官夔邦
碩輔命世真儒嗣洪烈於臯夔統正傳於洙泗逮乎
階翰暫均剖竹之勞推轂英豪罔替接茅之志倘荷
鉅餼當辱記憐賜之顧盼之隆假以扶搖之便某謹
當鏤膺載德銘已知恩是日崇禎獲則登尤之列異
時人泊頤為附鳳之借

成仁遺稿

卷一

高

代于上司公庇啓

長榜書名誤玷掌樞之選遠方隨牒第深懷祿之情
豈不堪拜揖於上官將以受約束於下執切以難冀
維乎使之為牢能不能者皆自其人野王之請試長
安薛恭而僅理宋邑盤根然後別其器朝歌有意於
除莠美稱不可為之盡表肅惟求於治劇雖事之繁
簡或異亦材之大小不同某誤著青袍濫紆墨綬不
能操刀使之製錦未嘗登車何以獲禽僅若落小湯
以尹黧操焉可治郇昌而化豺虎第綢繆以結果徒

奔走於抗塵河陽號一縣花潘安仁豈於微官而敢
販彭澤為五斗米陶淵明或以小兒而見羞矧廢置
之際未免鄰城之嗤而退進之間或遭官長之罵誰
為之地願出其門茲益於遇某官氣養之浩然道識
其大者張鷟鷟之翼而奮翔路要誰虹霓之光以增
輝清朝我馬之維駒雖駢維駟暫屈咨詢之問
耳棠之勿剪勿伐勿敗勿拜將形臆斷之恩賜環行
補於公卿推轂未忘於官屬某敢不班揚明令敬服
常歲惟學道切慕於弦歌而奉法願寬其轡策嚴梅
成仁遺稿 卷一 高

代于丞相遷除啓

其為狀并曷既敷陳
丹衷激切風懷知遇之憂黃閣深嚴冀遂趨承之便
彌極颺風之慕敢稽脩敬之勤恭惟其官星斗垂文
乾坤廓量負五百年名世之傑展九萬里南溟之程
經綸四海而無所不長酬酢萬變而未嘗或屈大節
凜凜而可畏宏猷綽綽而有餘懷堯舜之道以致君
耻威文之事而在心朝廷由之為輕重天下係之為

安危自登槐席之尊益注楓宸之眷謀王體而斷國
論熙帝載而代天工坐隆兵燹刑措之勲益致俗阜
民安之效群才登用庶政脩明一陶晏繁之期永輔
聖成之業明良際遇載慶虞氏之歌聖賢相逢願維
王褒之頌以念其材猶標櫟景迫桑榆一官奔走於
塵勞七仕沈迷於簿領退有帝號之迫進無左右之
容和栖嘆已之未逢落落與世而難合高山流水覺
之知青白雪陽春終非寡和幸遇太鈞之播况開東
閣以招賢既久託於憐憫當不忘於操履心同泗水
成仁遺稿 卷一 五

成仁遺稿

卷一

五

五

代千杜按察追索書板啓

市衣命簿忘繡梓之群書絲繼威行還青蓮之舊物
誰詰李孫之賞盜親逢魯國之真儒吾有二天公如
十日勸以萬形有弊長存道義之名千古存前難忘
詩書之澤微若書生之議論上闕天選之文明泰火
無遺不焚御府之六籍蜀寇已慘尚留石室之九經
未聞孔孟之徒不勝踟躕之端造化必能為之主神
明亦自有其人伏念某才拙雕龍學幾窮編諸老文

章之印頗有傳成三代金石之碑亦嘗緝集奈五竄
之難逃慨萬卷之空蟠忍尋估計於錐刀寧問生涯
於梓匠簡無編竹似有益於國人書既同文願廣傳
之天下豈期狗鼠尤甚豺狼衆憐三篋之盡亡彼得
五車而自喜贖以金而不許毀於燬則可憂凡為攘
竊之民恃有遁逃之主仲塗印昌黎之集自知不免
於貧唐僧失蘭亭之文恐抱無涯之戚不逢大造何
有餘生南山之判一符符澤之姦大窘虞除庶吏盜
牛即日而來歸魯有素王竊玉踰時而書得兩載懷
成仁遺稿 卷一 五

成仁遺稿

卷一

五

五

亡弓之恨一朝喜去珠之還緬思西蜀之先賢起敬
捨遺之有遺物皆吐氣恨無數十輩之使君士盡歡
酒望見千萬間之廣厦當日未酣於素志若天必格
其後人此蓋伏過某官草堂嫡孫闕里先覺襟懷洒
落光風霽月之無邊志慮清明秋水長天之相映自
龍騰登車之後有迦川獨航之心正觀豈無謀謨孰
若如晦之善斷慶曆固多按察獨稱社祀之長才不
惟山岳之動搖自竟乾坤之軒豁繼夷不變長當受
罰於春秋文獻足徵宋或可言於殷札凡一予一奪

之際皆殺好報惡之公治雖可垂之無窮儒家各傳
之不朽幸斯文之未喪知我其天喜吾道之將行以
公為命感激辭短版依心長

謝宋亦山惠米啓

右某移伏蒙台慈饋白米十碩者言念瓊糜精潔豈
無饕客之張玉粒馨香乃拜仁人之賜五升不糲一
飯知恩切以士必無求始能全於素節入言好施豈
盡於不誠心餽之儻或無辭受者不知何義萬鍾雖
富焉能況於孟軻九百固多不可辭於孔子故簞食
飲水遺德
不棄集一丁
五
忍其非道而虛食可以得賢伏念某旅不齋穠師非
學稼穡食蘭糗半生耻餒於肥甘予浙鋤炊十載備
嘗於危苦亦羨粟有餘之農父甘為飯不足之廣文
少慕沂公何敢謀於溫飽晚同無已頗能忍於飢窮
豈無貸監河之書終不罵魯公之帖誰謂心腸之鉄
石尚憐氣味之金蘭青精欲轉其好容白粳忽驚於
愁眼儘堪負米動慈母之歡顏不畏絕糧見門人之
溫色五斗無折腰之愧三鍾可攘臂而遊雖免炊沙
終慙不糲吾能報德敢忘重施之秦輸人或有言何

福不辭於朱餽共惟某官膏粱味義菽粟飽仁士待
公秋何止閱憂於齒長民思我粒必能燐理而黍豐
受命廩人無飢客子甚敢不風歌授粢雅詠裹糧
傑傑期已見指困之義功名志願尚能倒廩而言辭
雖有窮意則難盡

謝人惠紙衾啓

平生真實不為布被之欺雅志孤高亦有絨衾之惠
寢興之感寤寐難忘切以荃壁葯房薄塵寰之帷帳
葵裳蘭佩笑濁世之醜態觀騷人之清脩乃志士之
成仁遺稿
不棄集卷
五
法則獨無可苛此衣此寢衣服木質之氣埃真成玉
楮敷竹床而瑩潔無異瑤臺近而南浦之名儒遠西
川之耆俊份於奉已銘以示人某最厭黃紬之矜夸
未見青綾之華煖雄心英氣尚有侵獸皮之言義膽
忠肝不聽泣牛衣之語得此琪圃瓊林之物抑其玉
壺冰壑之懷何須柳絮以鋪攬恐有梅花之入夢精
神愈爽思慮無雜物外獨清疑是卧袁安之雪室中
學喜留詩客醒常携枕簟而遊靜聽鍾聲臥不覓衣
裳之吟其共承珍貺願廣德心因鉄衾而歌十間儻

遠庇寒之志得布裘而長萬丈必無不煖之民

謝惠醋啓

道心苦淡自知吸醖之難德意醇醖乃有作酸之惠
香浮頰舌感在衷肝切以設醖雖微庸見尊賢之意
饋漿亦未可觀敬老之誠物而薄而用宏禮若輕而
義重我聞周典官有醖人掌五齊之調和合七范而
醖釀上則登于王所共者有嚴下而賜及賓筵禮之
亦厚使膳羞而無此恐滋味之缺然益必有梅前聖
之望良醖寧能吸醋後賢以取相才自非其物之可
成仁遺稿 卷六

珍何有斯人之善喻伏念其言無可口事不敏肩靜
觀世味之發嚼與憐聚蚶獨愛道真之需齋又笑醖
鷄渴飢不足以害心飲饌何求於養體猶木安於微
分爰有請於淡交遂煩小奚專致巨甕乃烹雨垂頓
添春菜之光華以漬冬萍不厭朝齋之索漠鄰何待
乞客亦可供盡忘東野之酸或止相如之渴共惟某
官滿懷綿籍落筆森嚴行獨剛方不效微生高之直
量燕容忍真有范魯公之能遂令寒雲之庖頗知曲
之味某嚙津佩德流歡懷仁顙子和羹當雨霖之

重任為吾發覆窺天地之大全既以心藏不須言謝

賀蔡芳原判鎮為道士啓

共審繁身汗世寄迹黃冠滿目氛埃儒術不勝其拘
展遊神清靜道家尚可以逍遙隱然千古之逸民或
或是四明之狂客切以安期志大豈願於神仙莊子
才高何空談於道德取以避齊梁之俗不忍聞楚漢
之爭因思前哲微言亦美後天不老秋夜發幽人之
夢欲鍊形魂凱風取王子之詞必存神氣果知此意
寧有幾人共惟某官光風洒落之襟懷白日清明之
成仁遺稿 卷六

志操瀟灑而下考亭而上揣摩諸老之書西山之節
久軒之忠自得一家之學未展平治脩齊之蘊肯為
清塵恬淡之遊靜觀世變之推遷忍見人生之辛苦
皇帝王伯之道一降如今衣冠禮樂之區太變至此
惟聖賢乃能避世惟明哲可以保身不嫌茅宇之婁
涼轉為道觀何必玉隆之嚴邃乃寄仙家上界喜聞
蔡真人之詞新宮不讓山元卿之筆廬山泉石甫期
脩靜之留華岳烟霞幸有希夷之隱而恐聞下行之
丹詔終特擁一朶之紅雲某欲訪松花共尋雋草青

牛何任常占紫氣於函開白鶴高飛或聽玉笙於瓊

啓狀

聘啓

典刑猶在慨文定之嫡孫聲氣相從慕安昌之愛女
春生霞樹風有桃梅恭惟親家某人令愛小娘幼未
及笄已著德音之美某次學生童而佩誥粗知學問
之方龜筮告猶鸞鳳得偶子當嚴於擇婦我祖名言
女必謹於事人君家美意

成仁遺稿

卷

六

聘定啓

親不失其親可隆親誼幼及人之幼得講幼婚幸出
自天恩歸有地髮方覆額已勤來藻之儀角正垂髫
猶事弄之劇幸兩小絕精嫺之念故一言契姻好之
盟鴈幣肅將肅固早年之堅約鳳飛協卜庶諧晚歲
之和鳴

又

仰少府之名門曾諧舊眷襲文昌之末裔復訂新盟
况草木之味本同故何斧之言易合五齡六歲幼而

嫁幼而婚寸帛尺書宜爾家宜爾室豈特效恭於子
婦蓋將有望於父師如切磋如琢磨亦有仁義而已
矣胥教悔胥保惠母曰筐篚云乎哉

又

百世婚姻况早得魚鱉之隊一言成事蓋亦由鳳吉
之占對偶信是有緣蹇脩易於為力誰謂司農之姪
締好劉墻取圖法從之孫獲妻馮氏既新盟之議
巧樣之催妝尺楮寸縑故遺行人之問信綠衫紅袖
要看舞膝之娛前

成仁遺稿

卷

六

又

門闌多喜同為耕鑿之民聲氣相求宜講姻婭之好
媒言允契天幸何多令女髮未成雲已婉容儀之謹
某男髮方總角幸寬絀猗之憂豈曰小哉姻不嫌於
及早會言近止喜即遂於于歸

回定啓

自蜀郡來五世託名門之好必齊姜娶一書偶非偶
之慙是誠因親而締親所藉以幼而及幼既無嫌於
兩小暫時為摘花之騎竹之娛宜偕若於百年指日奉

執擲傳中之事尋亦語致堪悅之莫願欲歲寒成聚
戲之疎魚可不如期以堅永好舅姑即父母幸每推
錫類之仁童稚不婚何敢談先儒之誨

又

觀書月下喜聞得婦於幼年折花門前幸獲問即於
同里况黃龔並高於地望宜朱陳亦締於世姻令
已學吟龍茂著奇童之譽小女喜占鳴鳳愧無少女
之詞雖嫁娶已長大為期然男女之婚姻貴早荷不
棄長干鄰友之陋願早諧震即年少之期好音速報
成什遺稿 卷一 寄 鳳樓人此正佳婿青春早作嬌宮客當繼前脩

又

樂天示勸深冀生育之遲延壽訪婚欲見曾玄之早
蓋一生之計惟在於少而萬世之嗣莫重於婚若兩
小了無猜嫌宜二妙合於鸞角况今孫清徹已聞
齒之姪女無知方在鳩車歲荷不遺於葑菲非
喜獲締於葭莩雖云鵬鷃之不齊自是馬牛之相應
資財不論何未忘夷虜之懷他日有行正有賴舅姑
之敬

又

謝安之姪生而敏頗閑叔父之情庾公之女幼而孤
喜道姻盟之好惟因親致親相契之久故以幼及幼
得有所歸雖童稚識之無知何勞遠慮然男室女
家之早定式慰先懷

又

兩小無嫌久誦弄梅之句一言有契遽承來菲之盟
俱勿失赤子之心可卜見玄孫之慶弄璋載育已呈
擊甕之奇拆線未能欠負穿針之巧謳意孩提之戲
成什遺稿 卷一 寄 充成夫婦之緣茲奪魚絨復勤鴈幣報君青玉安既
已深張主何以之羞遺子黃金贏願冀年常氏不如
之訓

七月請期啓

男女之生幸而得耦婚姻之道貴在及時禮有請期
義當脩贄祖宗繼牀重嚴親迎之辰父母有心尤重
于歸之日爾將嘉幣庸試新妝鳳鸞佇聽於祥占鳥
鵲歡迎於巧夕手舞至切心繫奚殫

回啓

月燭雲軒行矣赴星河之約吳巖蜀錦此其為遂華
光然愧無百兩之將亦敢泰三周之禮禮折蟾宮之
桂母富貴之相忘抹南澗之蘋惟敬其之有恪

八月請期啓

始卜佳期幸尔秋期之叶再占吉月依然夜月之圓
諒由淑文之促裝足與姮娥而為侶茲相配合可想
和鳴欄即親於盟門敬特將於納幣貧者為禮非財
貨愧乏多儀之子于歸宜室宜家豈勝至願

回啓

成仁遺稿

卷一

六

紅箋龍脫犀竿禮之鼎米丹桂香浮喜佳期之漸近
既有言歸之約當嚴往送之辭琴瑟和鳴行應曩時
之占鳳門闌多喜尚期他日之乘龍

九月請期啓

古者制禮婚姻非受幣不交今也從宜男女以及時
為婚况在黃華之候輒脩紅葉之緣占其吉於卜人
已云允叶聽其成於媒氏冀必能從

回啓

襄灤湛露滋開黃菊之數枝拂拂好風吹送彩雲之

五采因悟親朋之想且承迎札之隆御輪番奉於三
周行李愧无於百兩祇崇姻好冀畢頌文宜其室宜
其家自今始矣俾尔昌俾尔熾勿替引之

十月請期啓

愧非韓樂幸恩蹶里之相攸夙定文祥必講渭梁之
親迎言既遂矣迨其吉令預陳鳴鴈之期屬屈獻燕
之候言秣車言秣馬行詠于歸以永藻以永蘋燕无
失職

回啓

成仁遺稿

卷一

七

好記橙黃正十月為果之景喜傳梅信占三星在戶
之期既叶佳辰敢遣殢命女有行而餞于你已教非
謹蘋藻之供毋命嫁而送之門當與之贊東萊以見

十一月請期啓

裝諧占鳳已欽季諾之承今漸登龍欲效秦貧之
况一陽來復之際正兩合好之時輒脩鳳翼之儀正
致鸞裝之札菲然為敬同慙無百兩之將行矣升堂
誓益殫半子之職

回啓

草遷月斧脩成月鑑之圖今泛星槎來促星橋之駕
麻曠戾止圭幣輝如自顧菲然何以當此既重屢於
委貺詎敢後於拜嘉札重御輪適十月為梁之候式
祗施祗屬一陽來復之時

十二月請期答

天地之義既諧卜吉之從婚姻以時敢後親期之請
預煩媒介以布腹心月取玄枵日涓癸卯書先伸於
一紙好永結於千春

回啟

成仁遺稿

卷一

木

穀旦于差已叶蔡龜之卜瓊英是尚行觀堂著之容
第虞裝索之空不作盈門之爛我則冰薄公其歲寒
探隴首之玉梅已傳春信聽城頭之畫角行促曉妝

回啟未允

龜卜叶從蕞荷冰人之請魚牋下遠遽言生戶之期
然雖貴於及時奈偶迫於多事桃天方春之候此固
良辰願采行潦之中尚容後歲永為好也姑小遲之
陂量有容智燭是幸

○ 詞

通王府尹劄一詞凡七題

某伏以仲冬謹時晴曦流愛共惟某官崇隆九陛望
重一麾后皇贊襄台候動止多福某謹沐神雪慮竭
披毫箴申敬于千騎行軒之次仰祈矜休

又

某切謂天欲惠顧于橫浦為千里宅生之寄以有豈
弟君子出而父母斯民矧惟二天照臨之初萬口歌
頌為至和諧福鼎來不禱而叶某安敢贅請

又

成仁遺稿

卷一

木

某伏審某官光膺鳳檢暫撫冀城成命甫敘輿情交
抃共惟慶愜某承之附庸天幸棲身道德霽然之下
日在南塾與扶節之老騎竹之童北望朱轡爭先快
覩卷上贊善踊躍萬分

又

某其惟某官前輩盛心斯文元氣忠孝名門之衣鉢
才猷清廟之璫璣風度照人芒寒色正詩書澤物玉
韞山輝乃知衣冠其盛之家必有柱石非常之器天
才無施不可春卿詩至有聲暫勞一駕於熊羆未

又枯之鮒轍恐未止甘泉之計又已興宣室之思天
若有意斯民何止賜金而增秩公必從茲大用即看
為玉以趨朝凡在忤懷尤深傾僣某敢因慶福而私
布之仰祈台照

又

某去冬謁告言旋天關苛械共遇某官分月臨川道
路之人更相告曰是間長吏宰相才也予盍往致敬
焉某於此時所期先生者又有出於他人所期之外
也然自說遠泰皆倏又暮歲引歸霄壘無食息敢移

成仁遺稿

卷一

七

尊嚮忽得好音適屬福星交昭之下感念之餘始歎
人之幸會喜甚折展漕際有如是耶惟是不習絲諧
五枝已窮善後之謀罔知做濟所幸仁賢二十石惠
然肯來以下慰三邑願僣之切某首當引聯牙旂躬
負弩矢俯伏道左以修屬吏之恭則蘇天之比又有
出於意外之望某不勝拳

又

某策名贊敬之初無以見其歸依之萬一斐然麗語
亦于申蕃無賴不工既愧萬狀尚蒙一覽而謝之榮

佩千億

又

某仰惟隨軒蓬閣仙輶馳在霄漢某不敢凌節百拜
申敬惟下邑先庚教條拱俟頌曉

通王府判劄

某伏以權輿半春錦繡萬象恭惟某官屏星照秉和
氣龍奎穹虛迪簡台候動止千福某雲手露香暫悅
籤府仰千兩在

又

成仁遺稿

卷一

七

某切惟宣化率流守相之尊等耳地方千里位並元
侯以十萬戶之歡聲為八十春之善頌則夫金鼎翠
釜有請則謹

又

某嘗聞玉華之秀甲於閩東名閩倚天寶鍾間氣慶
雲呈瑞軌不願快觀乎先風北枝南無階望履詐圖
試邑行戴二天此造化者巧為之遇合也遙瞻大蓋
此心如飛

又

某并審奉詔監州抗旌戒道來共一輪之明月先回
四境之陽春伏深慶愜某幸正趨承倍增欣抃謹綴
猶小啓一書端控燕雀之悃仍蒙弘獎賜以繁觀某
下情慰愜

又

某仰以某官性資水潔德量天寬惟涵養深而燭理
明宜設施弘而臨事果變城製錦載賡柱工部之詩
越因依紅細攷王右軍之帖荐分半刺殊加恩意別
乘驥足之馳前客某暖屬車貂尾之從待詔溫

成仁遺稿

卷

七

又

某庠序諸生不習為吏剽繁治劇用重其心水毀木
飢二軍艱字雖撫字之心如日而焦熬之時芭霜未
路尤艱險難未涉尚祈矜念曲賜庇存祗佩恩私山
丘莫喻矣

又

某不敢交蹠申賢問仙韓之起居伏念屬邑應有先
庚條目拱埃行下

回主簿交代劄

某伏以月開周正雲慶會書共惟某官司印花城廐
裝穀旦后皇右綏台候動止千福某雪手露香奏記
錢史仰干丙在

又

某聞之二氣五行之運在天為寒暑在人為語默動
息調元贊化儒者事也况一理身之陰陽乎雖然存
我以厚蒼生願為百家寶此不賢之軀乃副輿望

又

某佩服春藻秋蘭之馨久矣箕南斗北無由快星鳳
成仁遺稿

卷

七

又

某伏審榮膺綸誥來領印曹先生声一弛和氣四洽
諒惟歡慶切惟某官以南岩世家為西江名士哉冠
司業堂則何蕃之德行舉備帝闕下則王咸之氣節
朝奉暮召可謂希世之遇矣尚屈齋鳳於枳棲何耶
然張集賢起於魯山鄭相國興於汜水万里脩途晉
此焉出奉紫泥而班玉筍不風則慕

其公 晚生世居昭武烏洲學優而仕代不乏在嘉
定間則伯氏果齋對策大廷擢居鼎中獨其不克亢
宗少也三預賢書迨其強仕某年猶未脫場屋僥試
南廊疏居次等遂得令開趨來梅川甫書下考乃蒙
大鑒張先生檄入郡幕繼蒙綉使李先生俾攝信豐
俱以一削收錄于是羈留幕底者兩年回視薄職不
無曠疎然此心惓惓無日不在朱墨間屈指歲除僥
倖書滿幾生脩結得際交承洗龜拂篆以為告新之
圖某之志也掩瑕匿過以為淑後之計則執事事也
咸仁遺稿 卷一 七
也引領車音拜手以白某及瓜而代有日矣修尺牘
以通是好禮也乃為執事所先懈怠之咎無以自文
謹列件割將以僮語申控卑悖并酌榮施倘垂電光
榮佩千億

又

某皇恐晉職申問契家翠水瑤池台眷伏想烟霞幸
社日月常春新治趨條敢不肅拜

詞

薦父青詞代工葉倚女

父今捐棄永無侍奉之期女既有家難報劬勞之德
潔齋丹悃號籲蒼昊伏念妻先考學慕醇儒老為寒
士受人利物雖莫展其素懷謹行信言不敢欺於洪
造豈期一疾即反九泉妾生無養志之能沒缺送終
之礼受恩罔極茹痛何窮仁君猶悲憐緹縈之詞河
伯亦閔念曹娥之苦父子之情至切天人之應惟誠
願命羽文投誠金闕伏願矜哀愚悃超度先魂覺本
性之虛明破凡情之罪悔宿愆盡洗無久滯於冥途
片善可書或再生於樂國

咸仁遺稿

卷一

七

吾友張四居士為僧敢獻善頌

天台羅漢形模也學丹霞刻草少年大振宗風好箇
五山長老

重訂疊山謝先生文集卷之一

重訂謝疊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里生 譚石 黃溥 編

○序

書林 新安 余氏 刊

送史縣尹朝京序

建陽號難治秋苗不湍几千石站戶不征輸者過半
養新軍餘五百人郵卒不與焉邑當廣南江浙諸道
之要會省官御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鄰郡守貳多假
途駟使將宸命來往煩縻庖者無虛日令尹迎必數
十里外遇霖霖積潦瞻馬首俛至曉拜泥淖馬糞中
成仁遺稿

移時不敢與馬上入命之退則退客就館用大牲小
則封羊刺豕析俎充庭號曰飲茶飯今拱手立堂下
三跪進酒上食客露頂跌坐必醉飽喜動顏色無不
滿上馬去送必數里外而歸令尹對妻子舉酒相賀
曰吾知免矣子事父臣事君不如是其嚴甚於阜隸
之 主人翁也為今尹者勞矣哉中原將家子史尹
宰邑三年以寬平和易為政不求赫赫名民安之但
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余隱者耳不聞理亂初不知
史君何如人也發未十月政和民不靖流毒千里平

民無辜而死者幾萬人史君得警蹙對漢宣帝遺意
人以為賊盜吾以為亦子人方治亂絲而禁之吾乃
治亂繩而解之不殺一人而定會大赦閩浙更生者
何上百萬赦未至而宛死者亦多矣史稱活千人者
子孫有封史君之後其昌乎既受代統廬託妻子于
此邑亦以士民依依不忍相捨也如京師謁吏部求
祿以養母朋友載酒崇肉而餞之者五十人前期各
賦詩余聞而出山謁之一見如舊識因道前朝四十
年遺事宰相之仁鄙將帥之知愚軍民之苦樂兵財
成仁遺稿

吾官僅八月宰相薦拔者十一人皆議論不合絕意
浮世事退而尚友安期生梅子真遂為寧壤間無用
之物予之負知已多矣不知諸老先生存者幾人子
遊中原過齊魯燕趙當歷歷為予問之朱希真云早
年京洛識前輩晚景江湖無故人難與兒童談舊事
夜攀庭樹數星辰予每誦此詩未始不臨風洒淚也
安得明敏卓犖之才如史君者日罄歎吾側凡朋友
謂余舊有能詩聲嘗以詩為贈余方讀禮言且不成
文豈能寫衢童壤老之真情乎有揚脾者曰不載酒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三

崇肉又不賦詩者罰余乃自罰為建陽士大夫餞令
尹史君詩序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二年司曆者曰星有天尾旅于奎填與辰從月
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為文運
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清臺而詬曰何
物替叟為此妖言司曆者聞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
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
其為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確以儒為戲者

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
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
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
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哀憐之令江南路縣各
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
提舉既曰大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帑有
羨鈔廩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髮北
去之十年亦則償無赦飢雀羸鼠餓涎吐吞不敢啄
醫學宮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寒餓甚者面削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四

如明針如肌骨柴如膏類啁啾相呼而謀曰我國朝
治職吏法最嚴管僧食僧管醫食醫管匠食匠御史
按察不敢問豈敢曰時使之然法使之然教之必不
改比而誅之則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將坐而待
斃乎椎肌剝肉於儒戶不足則括肉敲髓及鄉師鄉
師之雄以儒為戲者又曰管儒者益眾食儒者益繁
廩子之所謂獸相食者歟抑亦率獸而食人者歟儒
不勝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醫入匠者什九建安科
舉士餘二萬戶儒者六百儒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

以發一慨也九仙方伯載三百年儒家一才子也幼登陳忠肅公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落筆皆英氣博科舉程文不為而喜為詩其每以科舉程文教子孫見後進學文者必勸之間語伯載曰以子之才胥為程文應儒選孰不貴重子伯載哆頤而笑掉臂而去曰吾始以先生為知我者也今而後知先生非知我者也馬之日千里者豈銜勒轡策所能羈哉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吾豈不能為場屋無用之文所以膠口不肯道者願為大元一逸民迢然出乎十等之外也先生果知我者乎請從此辭某始而疑中而怪終而大敬之携其手坐之堂上而告之由辛酉至庚寅十三年文運大明今其時矣天下豈終無好文章乎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為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為儒者以子所不願而願子為之有愧於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况國乎秦之後為漢媿儒

者莫如漢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為董公為子房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堅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貴者不自子始乎戊子四月甲子序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王道行乎貧賤患難夷狄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窮而能固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仕而不選於侯國夫而見棄於室人傭而擯屠而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魚鉤不亦堅乎非龜筮文王亦不知其賢出奇策脫其主於囚人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闕光采韜鋒穎退然若無能者又幾年相三君定天下致太平正已百有餘以辭三公而侯伯自暇自逸誰敢議之逆旅無嚴衛途人簪歛亦可通夜聞有云客寢甚安非就國者不俛昧爽攬衣宵行何其壯也秦漢而下將相亦有斯人否乎晚唐士大夫若能以愛道求世之心易

其雖老耄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哉光榮
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樊數百年
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嗟乎夷而喊
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同人
者必辨其族類之可同隨時者必隨其正則無咎時
文俗士盛年豈肯為匪人氣以窮而喪志以老而衰
顛迷沉冥形生神死信信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
是不亦大可悲乎漢人堅壯之言有旨哉三山黃六
有坐太學以文章為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不
廉仁遺稿 卷七
能自沾稍降心屈道為路教為山長為訓導官亦可
自詭曰師儒器器然不屑勢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
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吟誦著述不休
聞有奸善而遺世者雖窮途巖崖邃谷必杖屨求見
遇其於途立談如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
席地擁爐談太公大節六有折解雀躍若有契於心
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萬本彫殘喬榦聳翠岷崑同
爐缸氣燭天拙工族匠睨於其旁不以為奇亦當
以為怪况天下後世豈無下和公輸乎余恨六有不

畏窮而畏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君子卿見菊圃
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
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交信錄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之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
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
其心之可交也交也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
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
成仁遺稿 卷八
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汗人
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
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 天同
富貴相忌而有几官十臣同貧賤相疎而有仲尼窮
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
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
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
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
間萬世之後尚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

之耶始可言交信矣

程漢翁詩序

詩亡而春秋不可續宇宙間一大變也程君漢翁出雲栖吟一編示某某誦懷古四詩涕泗交頤不能禁至畫卷乃欣喜雀躍知天下尚有英才忝識之悲無衣之義匪風下泉之思盡在是矣江北多豪傑吾有望焉爾詩以見志漢翁所蘊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哉吾於是重有感焉藝祖最重讀書人雖超世絕俗之才不由科舉程君奮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

成仁遺稿

卷之三

九

年後以孝術誤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死碎以自解矣其從先朝名將相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能文名而捐軀報國不長鋒鏑斧鉞能使武夫心服為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毅節彭文子宋義夫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至百功壯死吾知國不可以為國矣漢翁勉旃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才當季而愚當與而智漢翁豈肯終為愚者乎后日天下英雄必有借漢翁為儒解嘲者人之喜談樂誦又有同於五人者夫吾

之起敬起愛漢翁者不特詩道而止也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世由道升降有道如蘇文忠公竟為世所屈始熙寧終靖康權燼消鑠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歛也道無損世奈何忍言淳熙天子尊先猷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文矣其文如靈鳳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爰以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母不教信獨不與其詩異哉溫良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詩也宇宙不多見獨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十

免禍者幸公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易未作識詩亦未易也帝張咸池於洞庭為高飛魚深潛喻歌郢曲童光婦女拊掌雀躍矣光歡今氣震為大音四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詩必憐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公大節勿行如秋月脫雲寒潭見底惜其道與呈正公不同黨禍自此起賢者不相知果不可謂之命欤抑亦可謂之命欤為川洛李者兩怨交綫自隨其師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勉一念偏黑人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邪小人剝君子夷狄峯

中原二公亦不虞村至此極也。已公之道豈易及也哉。元豐甲子自黃移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貴之念澹然矣。郡再火於秋季仲雍得其碧絹書有爨流落衡途皆儒家收之。果有守護偽訶者耶。迂江以境上題名石壁。麾筆墨淋漓竹上。又不滅。至今新篁葉苞有墨點。瓜之如煙煤。簪衍五步內移根易地。則不生。邦人愛之。婦曰東坡墨竹。后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死於火。藝文四庫百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王呂而下。章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爲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惜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扶風水之術。時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紅極塾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君不色。怒衝炎風。霽梅雨。使節行較百里。爲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既者

其憂患者。連累及過富貴人家。又不合而云何邪。合不合。元益損於楊君心。勤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邪。楊君之命固當然邪。嗟乎古有負趨世絕倫之才。懷妙用人神之技。不爲當時所尚。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乎哉。吾聞南唐范太史時所東三年。不過露香請命于宵。晏頴校貧民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所名公卿數百年。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公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

成仁遺稿

卷二

十一

觀音經序

西方聖人以好善爲苦多矣。中國人無智慧。資不肯獨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何也。人窮必呼天疾痛必呼父母。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之也。捨天與父母則无可鳴額者矣。今人見親戚朋友落坎窞坐困繫。可以援而不援。聞其鳴呼之聲。若不聞者。皆是也。觀世音獨以尋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鳴呼。歸於我。尋其窮苦之聲而拯救之仁矣。哉。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矣。人之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亦宜。

是心也豈特觀世者有之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而
之所思也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授之所思也天下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諸藩中
伊尹之所思也禹稷伊尹之所思即觀世者之所尋
也此道豈難能哉一念惻隱責而充之仁不可勝用
矣龍泉龔君其狀貌奇偉視瞻有力某一見知其非
庸人忽出觀世音普門品經一卷示某曰吾印此願
與天下好善者共之嗟乎仁哉龔君之志乎焉稷伊
尹之所思自此一念充之而已矣充之無窮百萬億
蒼生墮甕崖受苦者皆可拯救苦聲何必尋苦海
皆先發矣安知子非佛地仁人乎勉之敬之吾猶有
望

成仁遺稿

卷三

七

寧庵記

張仁叔藝本生母于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墓去
故廬百步有田四丁畝歲收木三百秤有蔬園竹林
悉施以養遺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主之擇其徒
一人守塚扁其廬曰寧庵合考此一親而祠春秋焉

頌繁寒食酒麥飯悉於田園收之乎塚人執記事如
法謂張氏子孫主祭其為寧親謀亦遠矣仁叔垂涕
淚而告某曰子知寧庵之義乎子少失怙恃本生母
義父收張氏孤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指世子
無以酬恩此庵之所以志子無涯之感也予少誦蓼
義詩未知其情之真惻今知之矣予之生親之所以
劬奉也予為赤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
血也乳之盈酒由飲食之豐約勞若不可言予為孩
提親嘗曰吾有兒矣相之則察其肥瘠而放憂畜之
則候其飢飽而飲食予能行可以免其提攜矣長之
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育之則惟恐其德性之不敏
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遺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
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家毋登高
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
無人念其飢飽寒燠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寬
矣憂其壯而未有空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
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翁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
言乎予為貧去食奔走親忍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

成仁遺稿

卷三

十四

謹慎久客則顧其速歸夢想其勞逸下占其遠通情
門間而望聽鳥鵲而喜精神常役上肝膽常懸上也
有子有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以予故古
之人以生為勞以老為逸以死為息吾親老而未嘗
佚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吳
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悶
絕惟孝子仁人知惟美而擲筆上深而木與人謂吾
親可以安靈幽高矣予恐不足恃所持宋家有其人
守家者不足恃所持蓮社佛者為之主蓮社佛者不
成仁遺稿卷一
足恃所持者有田園以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持造
物有以鑒予之心予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
寔可闕矣天明明豈不能使吾親魂魄少寧乎予盍
為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之苦也人與天相
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而
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已
往并露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魄燕或有增其
土鹿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荀况於人乎况於
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予之心亦可寧矣楊坊千家

習俗以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鄉
有不若吾輩親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缺
祖考不敢嘗田廬悉畀守塚者君等屋聚數十學子
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
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為孝弟忠信人也聞其師
友則續溪楊公王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
移矣寧親一念天寔臨之某嘗執史華當大書其事
俾後世傳孝友者有證天道有所托而明民極有所
寄而立斯亦扶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
成仁遺稿卷一
峰下因以自號云
東山書院記
天子 年番陽李榮庭謨書辭許張國賢訂改
翼來告謝枋得口篤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從弟
汝說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
之所題則文公華也天下大亂汝親之後寒窳濱於
可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為北胥徒所有榮庭不
忍見躬常座倍厝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
師友講習歲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

明體適用如胡學順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
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予以為何
如妨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
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
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
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
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
之正論武王大公稟之無所容急以興成繼絕謝天
下數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准夷不叛則武庚心
成仁遺稿
不死敗之命必不照股之號位必不奪微子亦未必
以宋代數而降為上公也股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
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
王亡口有殷多士曰殷通播臣未敢以我周臣代側
而觀之矧殷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
哉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隆然存人心
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為賦舌文王召公之
遺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天忠懷潔操以焚人之声旨
而不失風雅之情性焉天乃正有頑無他茲仁矣

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
世接召南之教雖驟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
齊魯將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匡人未必盡信也合天
下精兵而不收加一城之弦歌懋窮爵重祿而不能
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
此二事為之駭愕為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為無
窮者固不止此上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
來儒道之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為
江左諸儒倡範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
成仁遺稿
且不宜兄人乎由伊傳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
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初得切有請焉今日帥文公
季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因天下與吾心
為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夫人能言之手
指目視常征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已所獨
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
去欲存理於規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
有為四代孔樂吾可以自信辟與跖不分於鷄鳴之
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仁語人曰吾正人

心即可承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為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庭祖仰高國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于學汝翼則篤行四世孫觀其志當有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圓峯道院祠堂記

成仁遺稿

卷之六

九

非其鬼而祭聖人不許祀非族歆非類神與民同歸一愚上無祭法下無祭義難與衆人言矣許真君立功江湖建邵壇上民營道院于圓峯山祠祭勤而誠吾不知其故隱君魏公創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太家小民相祠基施財產竹木瓦石黃冠經始守靈墳先後捨施有毫髮勤勞於斯者必祭朔望有齋饌晨夕有香燈如士大夫之奉家廟魏公爲余記其事客或譏之曰閩人祀許真君非古也以其驅龍蛇逐厲鬼有大造于民精神在天變化不可測時雨暘秋水旱

民祈祥遠疾者應如響祀之可矣此祠無乃誦欽余曰不然而獨不聞盤庚之書乎曰胥及逸勳爾祖其從與享之爲人臣而勤于王家先王必念之不忘天子有大享必使之與享也曰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繼之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爲人臣而勞於王事先王亦念之不忘在天之靈亦不忍相舍也人有勩勞於神之宮室者神其志諸乎祭無小大成曰報本猶有功禾稼則迎虎有功禾稼則迎此人情忠厚之至祭有法有義法否而義可三代聖人不能禁之矣

成仁遺稿

卷之六

十

神有功于民則祀民勤勞于仲亦祀祠堂李世之古道也豈可以誦疑之哉吾因是重有感焉○○失國國人不自哀而戚文仲哀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吾考其時臯陶子伯益有其後廢爲強諸侯趙爲晉世卿終亦有國矣蒙雖滅臯陶祀未殄也戚文仲非傷惻惻如疾痛之切然膚使及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爲臯陶哀當何如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東遷君相曾不動念心摧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射頌

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賦仕其官室又
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為人臣而念君父能以觀公之
心為心臧孫司無良泰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
日平祠堂歲月皆不盡書其作事有古道俾忠臣孝
子聞之繼無怠心亦有愧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
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天之氣所學
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
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過仙以公真祠乃青
兗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內丁火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廿一

心也以隻雞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天地間不可
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入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
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為國以義待士夫南渡後宰
相無奇才遠畧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
治兵理財無可恃所持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
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
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牾之輩乃
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
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
成仁遺稿 卷之三 廿二

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
下托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雖不復大耻不雪平生
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呼
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歷
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
立墓道碑皆二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于
書史昭明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
得敬公本心觀國之事亦所以為天下明公論扶人
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

臣之大義無負焉耳
一連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大雖必不復大耻必
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為宰相者皆不明君
臣之大義無負焉耳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誌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形氣有小大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為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可言而不可行為其事而無其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理性書者取考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成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成仁遺稿

卷之三

三

夜乎吾讀平山先生母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佛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以遺體露骸藏之叢塚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飢賴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幣不留餘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側隱滿胸懷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慰安化也峒岷作亂單車半夜入鼙鼙篋竹間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羅谷萬餘石為社倉有凶歲

四境無饑民邑庠不養士始爾齋舍豐潔庖日以六籍四書請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為之事而不為者公皆為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惟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為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燕領雪堂河南內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公為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粗皆可以

成仁遺稿

卷之三

三

為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生經公講盡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閭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為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養心受教公竭智殫慮葺罅補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憚不犯副閫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園急將相皆天奪其鑒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

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于黃州官舍家無餘財殯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憫歛殯垂祭諸費皆閭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母公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興元府推官諱岩老者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已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為進官當方面者所知錄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祿廬墓成仁遺稿卷之五

或二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說達官為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塋於與國軍大冶縣鄉曰永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恢廓有大志惠義而力仁為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莖死者活生者皆以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

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為一此之謂儒道公其庶幾乎鄉三貢始登已卯進士第仕止一掌故佐邊闕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道豈不能轉亡為存易亂為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渡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公仲言趙公景溫游公景仁謝公德方皆蜀人也雖不能用太平如慶曆元祐時其心真足以合其天德真足以服人亦可以為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才必大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事天吾道之行廢與國脉世運相關豈待其一身之不過為可恨哉王晉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陰德子孫食其報人以為天道可必母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為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為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生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斲則柯葉千歲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獲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

道有必長拔巔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

○說

秋旦說

元祐黨人之子孫能不忘其祖抗志礪行俾人知樵陽上官氏有後如君者亦罕矣君以秋旦自號此意豈易與今人言哉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於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為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悔之息者明之成仁遺稿 卷一 卷一 見學之誠者勤之神聖人合夜氣且氣行啓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辨吾聞道家書有云太微清都丕晝不夜其氣常如六月之清且是不是然不然吾不敢臆決也姑以理測之氣之輕清者浮而為天必有真宰主乎其中日月運轉乎其下光芒輝彩豈不呈露乎其上下彼且不知雷電風雲霧雨霜雹為何物俯而視之九萬里下浮埃之濛濛遊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獻吾一笑斯人也斯志也不快不慕豈尚秋旦而已哉嗟乎木蘭不常

有見其墜露則飲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葉則食之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而見其似寧能無虛空嗟然之聲乎元祐黨人之子孫有文學有才智有行義如君者豈易得哉惜乎吾道久與世人相違吾言不足為子贈也人間之氣莫清於秋旦儒家所能言君之所已知也天上之氣常如六月之清且儒家所不言君亦未可忽也

江仲龍字說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遊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

成仁遺稿

卷一

卷一

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為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自名應隆自號曰菊隱求字於予孔明長笑隆中時人皆以伏隆待之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乱世消息盈虧惟天所命窮則晉處士達則漢丞相吾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或曰子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不忘者不忘之必有志者志之矣

○跋

鷺州書院記跋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巖壘石為其
創為書院大丞相文忠公周公記之或謂文忠公曰
邑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圻建於六
鄉六遂為學者二為序者十二為庠者三百諸侯三
鄉三遂庠序常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略
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
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
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
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
序皆轉而為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
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
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于此書院
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待
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教書院猶以為不
足也

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
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

下亦投合有司而擬觀科天下家藏其書人尊其道
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
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
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邪抑尊信文公之
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邪厥子以示其某覽
盡卷不能贊一辭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
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撲實
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蕭水崖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
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脉
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魏觀
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水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
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述虛空而聞楚音也觀其
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
○表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

臣某言伏為今月初三日恭遇上聖降誕休辰若帝

降人寰必真元之會合民懷天德逢初度以歡愉宇
宙昌期華夷同慶臣誠懼誠抃頓首頓首切以虹流
瑞彩天開秋昊之神龍嘏祥波佛現世尊之聖受太
極兩儀之正鍾三光五嶽之全薦生高真熟若華旦
恭惟玉虛師相玄天上帝北辰合德春日同仁贊化
玉清道生天而至妙調元金闕功裨帝以難名契真
宰於東皇對長生之南極乾坤比壽永覆載於萬靈
日月齊光常照臨於六合臣欣逢瑞節難報鴻恩有
始有初歲歲今辰之歌舞無窮無極人人洪造之生
成仁遺德

卷之五

七

成臣無任瞻天望聖惟抃慶快之至謹奉表百拜摺
賀以聞臣誠懼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聞天生大聖實輔相於元工民受洪恩宜懷思其
初夔對玉虛而稱慶聯金闕以敷忱臣忠謝切以白
帝之司三秋史紀虹流之且素王之存諸夏轉言
縠之辰能奉若於皇穹密網維於人極緬想發祥之
始誰無尊道之誠伏念臣一善蔑聞百秋寧免逢南
方喪之亂何地逃生賴北極之明靈助天濟世聞此

日騎箕之端發裏星拱斗之儀有始有初豈不知於
帝力無窮無極期永庇於人寰伏願洪造垂仁高真
錫福回乾坤之和氣掃颶霧之妖氛念昔降神救萬
民之微命自今悔過開億載之太平臣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許旌陽飛升日賀表

仙降塵寰發天心而濟世帝嘉神績乘秋氣以昇霄
華穎歡聲古今盛事臣中賀臣聞赤虬紫霧聞仙子
之遠遊黃鶴白雲想至人之高舉孰若一門之積德

成仁遺德

卷之五

七

盡超八極以登天恭惟真君道極高明誠衆化育驅
龍蛇於境內既成神禹之功罕難大於雲中不似淮
南之鼎慕真風而雖遠遇華旦而難忘臣欲報恩仁
敬修賀禮必必蘋蘩之薦依依葵藿之誠日月齊光
長戴神明之德乾坤有造願為仁壽之民臣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

○疏

梅野起居疏

世無軒輶頌焚室之材里有少陵宜助草堂之費錢

財易得道義難窮柳野先生詩書已廢於秦及棟宇
何堪於鄭火參禿已為貧士忍聞稱賀之言池魚本
是善人孰動救災之念今見眼前之突兀願恢身外
之忻懽若不寄賢豈敢嘆於錄事倘能買宅是亦遇
於韓公見義必為當仁不讓千萬間大庇寒士須還
天下英雄三十年始有此廬莫作詩人笑話

城隍疏 五月二十八日

日餘二日即更建午之書雲縈五雲喜遇生申之旦
惟聲載路和氣滿城共惟城隍士主全封號乃武力
威仁填攝

卷之五

五

又作威作福呼吸須臾之雨露叱咤頃刻之雷霆佐
漢功有四百載綿延社稷配天無極億萬年帶礪山
河赫赫厥靈洋洋如在其等素喜蒙恩之久幸逢震
夙之初壽永基圖預借壽齡而為壽封褒忠惠更看
芝掄之增封

鳳林新建蓮堂疏

他勝鳳林接東林而長久天怜象教托儒教以扶持
既善念之有孚宜道場之壯觀胡先生愛青山之好
與無用者不同謝靈運植白蓮之勤想專心而不離

已捨鍾山之宅上續遠公之燈或疑香火之光明豈
或規模之狹小所謂鼎新日月方知特地乾坤大願
力大功緣必是大雄猛漢好布施好福德須還好修
行人一佛辦心諸天助力維摩八萬四千座半日化
成雪峰三百八十庄一家喜捨不可蹉過直下當
陶淵明十八大賢且作廬山之隱者王文正百餘名
士尚歌淨社之太平

景祐真君生辰疏

雕陽大將張拱
七月二十五日

成仁道稿

卷之五

五

合衆志之精純對九霄而籲告緬思唐世爰有忠臣
助兩賢以守一城提孤軍而勝百萬宗社資其贊猷
江淮得以安全幽為神明為人節義無慙於天地生
當封死當廟典靈永鎮於華夷粵若是邦同歸大造
茲遇乘東維之旦誰無拱北極之心霍秉誠蘋藻
昭敬設金山之供演寶藏之秘文四生六道之超
昇三界萬靈之來降悉遵佛教庸答神休有始有初
豈不知於帝力無窮無極願永庇於人寰伏願上聖
垂仁明神賜鑒百穀告成於秋日四民常在於春風

念昔生賢救兩閭之厄運自今悔過開憶載之太平

福善王生辰疏八月初四

大將救世降崧岳之神明民欲酬恩依金山之佛法
縹緲恭於一念露愆於三靈其等猥以下愚竊聞
上世良弼爾箕尾而降為萬古之星辰文公應斗牛
而生救邦家之水旱皆帝心之妙簡與民命以相關
共惟福善等正王直而英靈慈仁而睿哲握中夏文
明之運存西方賢聖之風為國選才士必功名道義
代天與善民皆壽集寧萬年保佑於此邦兆姓歡
成仁道福善王生辰疏
呼於誕節太極兩儀之正歌作異人三光五嶽之全
鍾為一佛宜修慶禮容表微忱壯牢不見於茲芬酒
醴難昭其誠敬欲報乾坤厚德無如水陸大齋二界
萬靈對休夜而歡喜四生六道依大造以超昇雖無
補於神功示不忘於聖力恭望明靈降鑒穹厚垂仁
好生仰休於天心錫福同歸於皇極金風玉露已開
豐年之祥璧月珠星早見太平之象獲竊陰消於狗
鼠貪殘永絕於豺狼民安禮義之彞士復詩書之澤
鄉閭和樂固無日而不春願貌尊嚴尚與

天而齊壽

化道衣疏

某人執朝真之科教習事帝之容儀入我觀門共
成道法豪家大族長者善人必有仁心共成好事
黃絹銀章頒皇恩而訓戒朱衣玉珮在帝所以周旋
倘二者之得燕亦一生之奇遇賀知章結草宇必承
君命以脩身陸簡寂得石壇難以朝衣而拜斗有誰
施捨成我因緣豈無地位九分人或遇神仙一會客
天台山之採藥便逢福地以逍遙玄都觀之桃花不
負恩門之培植
暨公聖者生辰疏
天生賢聖欲普濟於微氓民戴恩仁何忍忘其初度
繫齋致慮籲告明靈伏念某等性本顛蒙命尤逆蹇
回心向道願為良善之人從俗隨時寧免悔尤之事
全危身於離亂歎生理之艱難日屢磨吏之誅求時
有過軍之煩擾十室而九無溫飽五年而屢告飢荒
賴通覺大師之靈有覆載小民之德雨暘從欲疾疫
無憂凡蒼生之感神功如赤子之依慈母恩帝力者

公虹疏之且懷素王者必麟紋之晨發薦愚陀敢進
釋教演金山之妙法敷寶藏之微言福及幽宜心通
上下伏願帝垂憐憫神降吉祥一佛重來必潛消於
厄運萬方有幸願早見於太平

重建觀音寺疏

尋聲救苦是名觀音與佛有緣樂我爭境野火燒虛
空而不盡法燈歷今古以長明歲星已周天道必復
宰官長者寧忘補陀現身大臣檀那還記靈山舊話
諸天助力不日成功紫竹林中散光風於三界綠楊
成仁道場
技上洒甘露於八荒使衆生識大慈悲此善果勝諸
福德寶珠嬰珞豈無普門品之仁賢樓閣玲瓏蓋見
華嚴經之富貴

虎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閣疏

蓮社虎溪是法雲地善發慧地華嚴龍海化叨利天
梵率天此非一疊氣吹噓所得成須五鳳手經營之
乃可鉤心闔角共看抱地之綬烟佩玉鳴鳶不是飛
雲之歌舞俯視大千大千世界且有二十二天人世出
世間漢來漢現希有希有西方天竺國飛來真如真

如昨日妙高臺夢見吾為法施汝辨肯心

洪山廟照華嚴第十五會

善人長者共成華嚴會今幾年矣佛果已成愈修
愈成善根已大更種更深丙戌年第十五會供食
科儀隨人喜捨此為好事願發肯心

華嚴經一十五會歲歲相逢維摩座八萬四千人
要抱佛果不難成熟善根更好栽培天下功緣供養
之功最大人間福德有施之福無窮慕聖僧而水府
設齋聞合論而坤霄送食觀音聖塔效恭敬於世尊
成仁道場
天女寶花獻殷勤於長者此法菩提地位須還廣大
心胸願傾帑庫之餘財共贊鄉閭之好事曾記泉重
戲供也能生阿育王家請看川老談經直要到毗盧
頂上

東山白蓮堂脩造疏

誦彌陀經多有西方公據祝聖人壽又見東林道場
天燈已放光明鬼火豈能魔障要識白蓮淨土世世
無窮請看紅日出山朝朝如是前此規模窄狹今當
棟宇脩崇五十三叅華嚴樓閣有幾多富貴八萬四

十寶聖殿堂非一處安排居十辨心諸天着力豈無
長者捐火宅之金銀恐有名賢捨鍾山之屋宇且頌
餘財餘粟便歌美矣美輸一日圓成八方讚嘆七寶
布施好留我佛國因緣萬代流傳只道是君家福德

永福堂塑佛像 順昌西岩

西方極樂國福在西岩南無阿彌陀現於南劔畫道
菩提無樹何須爭土哉蓮然化身亦有色身因像法
可救正法想觀音之救難滿面慈悲思勢至之度人
通身怜悯一佛遠公之接引諸天聖侶之護持巧手
成仁遺稿

卷一

凡

仁壽堂化粧塑佛像疏

民皆仁壽一心願見彌陀佛有因緣好事須還長者
欲現如來之妙色共培居士之白蓮化身不難要清
淨要圓滿諸相具足誰布施誰莊嚴此日發心諸天
助力寶珠嬰絡信手拈來金銀碑碣隨意喜捨豈特
道場之光彩有闔閭邑之禎祥二四五佛善根自育
種善根之報千萬億劫福德何如此福德之多

東嶽廟粧塑天堂地獄閻羅像疏

善惡火祥之報猶影響之應聲神抵鬼魅之靈在典
權而有像敢干長者全發好心借佛說以度人即獄
祠而設教天堂果有宜君子之先登地獄豈無必小
人而後人韓柱國不須身後包閻羅只在眼前何吝
餘財共成善事可以勸脩身立命之士可以化惡善
遠罪之民變饕餮而為清涼何待問觀音大士捨魚
池而作切利 煩寶勝如來

白蓮社經堂疏

成仁遺稿

卷二

平

廬山一條瀑布流到東林華峰十丈藕船種成淨社
從此枝枝葉葉慶慶田田何人不過虎溪橋是水盡
入龍宮藏此為諸佛菩薩之所護念又待最後檀那
而得圓明任他栽火裏凡紅看我出泥中清白從聞
脩竟悟色香空

文

代五顯廟巫祝為還願人放罪文

社令解到罪人一名枷鎖待罪九月二十八日靈順
廟掌善惡判官具呈照得某人頃罹罪咎幸脫累囚

思宿業而多慙恐後災之難免遂投雲璣自首前愆
既荷校而在庭且席藁而待鉞若論舊惡當伏嚴誅
適逢皇天誕聖之辰宜廣上帝好生之德姓名一名
合與不合疎放取神旨奉五顯靈官大帝神旨凶人
不善自有常刑上帝好生豈容盡法况十載苦干戈
之禍爾萬姓在湯火之中人思解撓以除苛天必滌
瑕而蕩穢欲新汙俗何吝寬恩姓名本是愚民自陷
大譴既束身而俟罪必滌慮而洗心情亦可憐理宜
從恕經有宥過無大之訓律有自首原罪之文刑人
成仁遺德

卷之四

發家利於說楷死回歸獄綴以還家吾欲並生爾宜
遷善知人身之難得毋再犯刑思天網之至疎常懷
報德姓名當聽疎放仍申天曹池府開東嶽城隍
引應有干連結繫去處照會

代昭懿廣巫祝為婦人還願放罪文

本廟據掌善惡判官具呈罪囚一名某鄉里某氏供
招本命某年月昨因丁丑年十月十三日北兵討擾
逃難深山自念田野愚民性資昏闇平生虛度不種
善根一念妄行俱是惡業既逢離亂恐致死亡遂發

悔心仰投洪造是日對虛空答許夫人行宮私獄案
額懇禱庇覆或可保全凡金未死之年皆出再生之
造今月十五日伏遇大聖降誕之辰謹齋戒沐浴荷
枷帶繩索前詣行宮門下凜身請罪聽候裁斷施
行本司首詳某氏曾逢大難遂發悔心仰賴聖恩幸
逃末劫果能惡善猶獲延年既械桎以在廷同囚徒
而請罪當大聖降誕之日牀上帝好生之心或播寬
條更全微命取自神旨裁斷奉昭惠崇福善利順懿
天人神旨上帝好生初無殺意下民犯法豈是本心
誠仁遺德

卷之四

自從開天地以來方見大千戈之慘能逃末劫必有
善根某氏愚婦何知悔心甚苦惡人齋戒猶可勤於
上天死囚來歸自當開其生路經有宥過無大之訓
律有自首原罪之條一善可名諸惡不問在繼繼而
非罪成典維新脫桎梏而發蒙姑從大赦如能積德
更與延年某氏疎放仍申天曹開同嶽府照會

附書

止疊山先生書

雙湖胡一桂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

裁書百拜獻于提刑嚴諸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
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
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
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設於
地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安不由
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
蠻貊為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怪夫
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雖若
為之而俱變者冥冥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
成仁讀稿
之間必生一二條魁現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
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
付托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
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
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之飢寒流落頹
於萬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隻影於遐陬僻壤間
而時俗富貴者洋洋得志切齒唾罵以為至愚至
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
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真

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
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間事固有闕於氣數
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
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于是托
然人品有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
不能悉於飢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閔周鉅於
其躬而平喪其節者有自愛其才不足以應世而
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
者若是者是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
厭欺於此徒是以付托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
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飢寒流落頹
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今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
以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
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詹人爵食人祿者
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
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遊吾目
兮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身者為之依歸
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洪惟先生抱三光五岳之正

氣質三綱五常之重任渡世於強仕之年秉操於
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九關磨牙挫毒而淫
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
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
雲泥懸絕無階越拜茲者恭聞螭神龍於九淵翔
鳳凰於千仞倫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
立而王侯不足以屈集蓂棠脩初服而章甫逢掖
變更之未嘗貽遵舟讀玉書而天祿石渠宗主之
有屬斯文倚之為命脉衣冠類之以綱維義夫節
成仁遺稿
臺安集卷
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以羞愧
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
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
其訐今也危行言遜人亦莫得以詰其脂膏梅福
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
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猶
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
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
萬世一人之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

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徽宗古歙士族蓋自六世
兩伯祖欽銓接武元豐之第而高伯祖昂政和間
由辟雍第太常與吏部朱常齋先生有同邑同年
之好高祖溢紹興初分路省元復收世科詩書之
傳道德之脉三百年於此矣某五六歲而讀父書
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府年少氣銳不
但視功名如唾取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
池之翼未展而洄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
邨郭之鼎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
成仁遺稿
臺安集卷
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比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
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須
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無聞之人專心
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無
絕其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室而
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酷尚伏讀家君易啓蒙
通釋吾易門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
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贅
已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

千有餘年未有能為知其說者某一旦豁然貫通
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說又作為
疑文言並而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
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
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務締章繪句以為
能紀事纂言以為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况
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君臣治亂別之
為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
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
成仁遺稿

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教之實惟門士之
至願千肩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行狀

疊山先生行實

謝枋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登宋寶祐丙辰
第甲子校文江東發策十問抵時政安置興國軍
乙亥除江東提刑累遷至江東制置使土軍攻饒
拒戰安仁敗宋德祐元年冬十一月任江西招諭
使知信州又敗棄家入閩丙子二年春正月元兵
入信鏤銀榜根捕執枋得之妻李氏二子一女送
江淮行省拘于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
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元至元
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
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承旨
留夢炎交章薦之尋有書上程雪樓秋九月參政
魏天祐執枋得北去先是枋得由建陽唐石山轉
入蒼山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竟得脫至元
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自寓于茶板設

卜詳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賊卒亦知其為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將戰榜得後車建寧總管撤的達失佯召榜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有上魏容齊書已丑二十六年夏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自甚容恩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成仁遺稿

卷一

忠

眠轎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磔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于州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君有詩傳註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批點陸宣公奏議并文章軌範行于世

碑

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成仁遺稿

卷一

忠

卯薦于卿丙夜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詎將牢闕
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得州府以
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
不堂叅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已未
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除禮兵部駕閣今募
兵援江上出楮幣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
應宣撫司罷賈伯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
者公毀冢以賚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
我師歷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校藝
成仁遺稿——金史集——五——
先生憤賈竊政柄害良忠誤國毒民發策十問隨
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
證辭甚剴切大拂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竊用秩
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
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
赴閉戶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
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迹不
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駕闕
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

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
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秘書省著作郎召牢辭
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
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
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肅帥
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姪某某及一女二
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
有弟禹在九江亦不屈斬于市先生性資嚴厲雅
負奇氣風岸私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
推求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險宰老竭蹶不售終
不取合於時其為人益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乃
曰乃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
非其人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
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貫為文章偉
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
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
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
民彝為任貴富貧賤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

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悉類此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雪中人有常德之者嗣以兼金重寶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廬公摯為之序 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為疊山書院又五年余任集賢待

成仁讀稿

卷

五

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壁龜玉毀折我朝天明迺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松柏伊其振蕩古有盡忠道統既開人文斯崇有美翔鸞載鳴載集易地匪庭曷諫匪京萬里冰天介石自貞癸卒不施悶于佳哉嗚呼先生

本傳

宋史列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畫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鷲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一科除撫州司戶叅軍即棄去明年復出世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兵燹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干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杜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堅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政事為問因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忠衛之上葉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鄧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等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變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

以之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
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
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
師變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
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
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圓湖坪矢盡孝忠
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
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
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變下安仁進攻信
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蔡溪寓
逆旅中日麻衣跣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彼
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
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
其家使為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至元二十
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
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合將旨召之
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
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揭

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才尚書留
夢炎以枋得舊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
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斯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
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
太公稷稟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
遂興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
必不黜夫文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
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
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
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
十餘矣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
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
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頗兵令母深入特還歲
弊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歛兵從
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
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慟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
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
孟達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

反起銀冶害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又見天祐又微
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
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太后攢
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
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
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
欲我生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
奏恩為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
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尸亦死

成仁遺稿

卷之二

五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蒲
昉論皇子竄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鼎
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於朝退
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危招德經進退之言悉載諸政事陳
愷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
謝枋得欽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附跋

讀疊山北行詩跋

李養吾

此詩與西山易水之歌當並行余無暇評焉爾矣
顧公闔門死節皆甚偉公絕口不一言余不表而
出之何以示天下與來世公季弟君澤游太學早
有聲詩文推本色彗星應詔書尤絕出九江潰後
惠余書曰署為立禮生宋仁悲哉其為志也公內
儒象女諸父嘗甲科登朝若夫慷慨就義則甲科
者視之易矣澤因伯氏過康廬與謝章誅和議落
人疑忌中無繫良久朋執事將決一夕暴卒二子
從母遊金陵聞洶洶有異殷勤撫二子不忍釋子

成仁遺稿

卷之二

五

既熟寐解衣帶自經其長弟君烈伯姪同禍彌慘
烈婦及子婦懼傷大夫人心不敢以凶服見夫人
見二婦不膏沐不言不笑曰將無大故乎又曰各
義至此將何逃信興羅織之獄所親如薛知磨捐
重貲得無恙閩人若亭曰虞氏為信所蹤跡竟殞
深圖虞嘗注易沒齒無怨言獨行傳中人也凡稱
公能死者非知公公不捐一死豈惟無以謝軍興
將卒九原見家人復何煩獨怪江左多將相富貴
郡國澤及嬰孺雖肝腦塗地亦不足報所天居無

何觀光上國稟人繼粟太官捫酒飲食醉飽如平時公何闔門自苦至此公二子亂離間力學自立能詞章仲既累父骨以歸藁葬昇東濠徒跣奉迎俾復其士皆人所難者因憶太史公素疎宕至所謂得其當而報漢談何易哉何易哉公不免輕以三百口許人國危如綴旒命討俱盡誰得執司馬法而罪之以謂其牢者責公言之不酌而酌之以其言是則有未易辭者余不敢沒其實併附見以俟知者評之

成仁遺稿

卷之五

五

附祭文

祭壘山先生

李仲泉

嗚呼壘山峭嶺嶺屹直不可撓邪不可干洋洋是董文亞孟韓發策危切指斥權姦運去物改忠憤裂肝十年通播閩嶠間閩翁翕訛訛疾我謂頑執拘北往摧辱萬端絕粒自殞懷夫厚顏黃河為之鳴咽泰山為之悲酸魂黯黯兮莫返旒翩翩兮來還嗚呼哀哉文山之沒也千載心為之斂尸而撫棺壘山予莫逆也予莫能行千載心之所難相去

遼隔惟呼冤而永嘆予將北遊誓當收屍骨於烟雲之間歸葬首陽狀公之行乞名于當世大手筆俾得與夷齊同傳庶千載之下可考者班班茲遣兒稚一鰥代奠西風老淚若不堪潸嗚呼哀哉尚享葬才律反贊齊九反慨五九久

又

自商夷齊漢龔勝至先生不食異姓之粟而死者僅四人夫有宇宙以來君臣大義亘萬古而常存然畏死而貪祿者遷就附會自謂枉道而信身豈

成仁遺稿

卷之五

六十一

知死重於生禮重於食出於人心蓋惡之真况不義之富貴特太空之浮雲惟忠臣義士一點烈烈之氣與日月而常新人但知先生文章之渾浩學問之深醇嗟乎揚雄非無季問班蔡非無文章既大節之一失又何他美之足云當天地大變之始法已斁而綱綸先生奮不顧身欲扶人道之倫力雖不能救世而心則常在乎君親以孔明子房自期多奈特無可托者以遂志之伸尋深山以隱子方嘯詠乎落花啼鳥之春彼何為者謂麒麟之可

羈使同犬羊之馴駕赤虬以北征于眇六合於一
塵厭下上之腥兮呼日月露以盪胸中之輪囷絕
粒不食兮寧舍生以成仁一死得其所兮將以愧
天下後世二心之臣夷齊龔勝不得專美於前兮
鵠百世之遺芬函骨歸自燕臺兮旅寓吳溪之濱
凜然如生兮其在天之神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而
况其受罔極之恩策質弱才薄安知如房杜王魏
輩異時無負於河汾之門隻鷄斗酒致奠兮一以
哭宗社一以哭斯文尚享

成仁遺稿

卷一

六

附詞

褒崇忠節奏詞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李金謹

題為褒崇忠節事臣聞忠節乃萬世之大開褒崇
實朝廷之盛典自三代以迄宋元忠烈士清風
偉節足以感發人心千萬載昭如一日者皆由
英君諒辟幸褒崇之典或立祠致祭或定謚追封
不忍使之泯沒無聞於後世所以正人心厚風俗
扶植綱常激勸士類為世道計也今老得宋忠臣

謝枋得字君直號壘山係臣原籍江西廣信府弋
陽縣人按宋史列傳及集賢李道源所撰墓碑稱
其學通六經淹貫百氏寶祐丙辰舉進士以直言
忤權奸賈似道由架閣謫居興國軍連以史館
秘書召不赴元安至江南宋趙葵宣撫江東西辟
為屬尋授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督義兵守饒信
撫三郡屢與元兵戰甚力以兵少弗支宋運既革
往隱於閩元特御史程鉅夫薦宋遺臣三十臣以
枋得為首永省留夢炎累章薦之江西行省丞相

成仁遺稿

卷一

五

管如德浙江行省左丞蒙古台將旨召之俱不起
累致書力辭忠義之語出自肺腑後福建行省參
政魏天祐欲以薦枋得為功枋得見天祐傲慢不
為禮被拘執北行至大都乃不食而死妻李氏守
節自縊於建康獄中長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
市季弟君烈君澤俱死於國事伯父徽明為當陽
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死于定之賢而
文累薦不起一門之內秉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
枋得身教於家使然也為文章史稱高邁奇絕任

洋漢迄動聞世教所著易詩書三傳及著解四書
 雜著詩文六十四卷即操孤峭微見於萬蒲之歌
 言論激烈復形於清運之策尚自誦曰清明正大
 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
 自信率類此昔胡一桂嘗稱之曰斯文倚之為命
 脉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矜式而益堅
 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
 先生之一身然臣戈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孝忠節
 之名聲後季之景慕者獨枋得一人而已及求諸
 成仁清德
 天下稽諸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萃
 於一門亦不多見妻李氏永樂初已蒙
 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柰枋得祠宇未
 立封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實為缺典欽惟
 皇上以節義風厲天下以忠孝植立綱常凡古今
 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有關於世教者悉蒙
 旌褒况枋得為近代忠臣忠肝義膽與金石同堅
 高名峻節與文天祥相表裏著書立言皆足發明
 正孝羽翼六經推其適足以隆治而善俗聞其風

可以立懦而廉今誠一代忠節之表最著者如
 蒙准言乞
 勅礼部照例將已故謝枋得定謚褒贈仍行原籍
 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如是非特慰忠義之魂
 於九原冥漠之中尤見
 聖朝旌忠顯良之盛典超越前古使海內之士得
 以瞻拜祠下景仰風節莫不有所激勸興起其於
 世教豈不有補哉臣與枋得生同鄉邑每屢景慕
 今幸職居言路不容緘默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奇
 正德庚辰孟冬
 新安余氏甫齋

題疊山集後

疊山先生謝公舊有雜著
詩文六十餘卷荐歷兵燹
存者十猶二三溥辱為鄉
人而知慕先生慨其世邇
所可見者惟文詞而已故
嘗為之采錄得其詩為古
體為近體為絕句體為排
律體體之中為六言為五
言為七言若干首文為書
為記為序為銘為說為表
為題跋為啓劄若干首類

成仁遺稿

卷之集後序

乙

而集之分為二卷然誦其
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
是以附錄其行實列傳諸
作於卷末使讀之者得以
論其世亦庶乎有以得其
實也竊惟古之君子以文
章名家者自漢唐宋元以
迄于今不知其幾而世之
學者咸知崇尚先生之文
不忍泯其傳者豈無自而
然哉蓋忠在人心乃天理
民彝萬世所同也先生當

成仁遺稿

卷之集後序

二

宋之季世四海潰亂獨惓
惓以植民彝扶世道為已
任故其撻抑權奸奮不顧
前後雖崎嶇險阻備嘗難
苦而有所不辭迨黃屋出
奔運去物改事不可為猶
以心存社稷為念一旦元
君欲物色之促迫上道則
遂閉口不食以死嗚呼壯
矣哉先生許國之心始終
一致愈久而愈堅不啻如
水之百折而必東金之百

鍊而益勁故其大忠大節
所以暴白天地間上而與
日星並明下而與山嶽爭
高使千萬世之下亦皆知
慕其忠也慕其忠則慕其
為人慕其為人則其精神
心術寓於言語文字者可
使之沈逸無聞乎此先生
之詩之文所以重於人傳
於世信非藝焉者之可比
也故周子曰道德實也文
詞藝也篤其實而藝者書

之美則愛愛則傳信哉雖然先生著述存仁是也易書詩有傳四書有証批點文章軌範陸宣公奏議則其立言垂世有率斯道有功後學者多矣又豈蕪詞章云乎哉溥辱材無似幸得私淑先生遺言往往于自抄錄以藏書笥遇有好事者則俾其傳錄然猶慮其傳之不廣也而通州儒學訓導楊搗乃謀諸州判易

緝共刻之以傳因不自揆竊附其說於左使觀者知是集之成有所自云

景泰四年癸酉二月之吉賜進士出身廣西道監察御史里生黃溥澄濟識

謝疊山遺集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重刊疊山集後

殘本成仁遺稿五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明舒芬編芬有周易箋已著錄是書前有正德丙辰芬自序云行篋中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長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因訂其訛脫並取宋史本傳與祠記銘狀祭文挽詞之類各附於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今是編五卷一二卷爲指南集三卷爲集杜詩四卷爲長嘯集五卷爲天祥附錄而枋得詩文附錄皆無之目錄又標作成仁遺稿前蓋坊賈刻印時妄加分析以此爲前集而以枋得詩文爲後集耳

案此編雖僅存文天祥之著作然芬之原本實兼文謝二家特藏弄者佚其半耳故仍列之總集類中

金石古文十四卷

〔明〕楊慎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

函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石古文

十四卷》提要

金石古文叙

西蜀楊慎傳載籍窮索

奧肝著凡鉛餘錄古文韻語

韻林原訓及所選采樂府律

祖諸篇踵躋增華變辭如厲

間多肯賢肝塗發茲衷集金

金石古文叙

石古文九十四卷歐陽子讀

漢輶頌頌醴散關山潮澤從

朝陽之平滲莫究厥旨楊子

類引片鮮焯狀可睹豈非負

資純醴塗用苦力者哉衛泉

孟享墓本塗善予茲巡行也



假受綴班畫謀諸漢中李守
重刻爲祿餘皇猷其能縣視
助明嘉靖三十三年仲冬
望賜進士第率勅巡按陝
監察御史永嘉省菴孫昭書

金石古文卷一

成都 楊慎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倉頡陽虛山丹甲青文石刻

上天垂命皇辟迭王

按河圖玉板云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
于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
文捉二十八字景刻于陽虛之石室李斯止識
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尋矣
慎按爲帝南巡作一句爲音去聲言奉黃帝命
而代之南巡也

金石古文卷一

衡山雲密峯神禹碑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處讀作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

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管形折心

罔不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禮懋

塞昏徙南瀆衍享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

之高酈道元水經注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

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通水理也或

曰此卽金簡玉字之文云劉禹錫寄呂衡州化

光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

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九天德龍畫
傍分螺書圖刻韓退之詩岫嶠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
樹猿猱悲蓋亦求之而未得見也宋朱晦翁張
南軒同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著韓文考
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
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峯又傳
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一覩之自後無復
可尋宋嘉定中蜀士有好奇者不憚高峻始陟
其所乃濡紙脫其文七十二字刻于夔州觀後
亦磨滅近張季文僉憲在長沙得之云是宋嘉
定中何致字子一者模刻于嶽麓書院斯文顯
晦信有神物護持哉昔人好古如韓劉朱張求
一見而不可得余流辟裔土乃獲坐玩之亦奇
且幸矣遂拓刻之安寧州法華山之晚照峯仍
建亭曰岫嶠亭

廬山紫霄峯石穴中禹刻

鴻荒餘乃權

地輿志江西廬山紫霄下有石室中有禹刻篆
文有好事者繼而入摹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

荒漢余乃儻可辨餘不可識慎又觀水經注云
廬山之南有上霄石膏壁緬然與霄漢連接上
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共里數丈尺今猶得刻石
之號焉又云九江中孤石在落星石傍介立大
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上生林木而飛禽不
集者舊相傳昔禹治水至此刻石紀功又云會
稽覆釜山亦有堯碑禹篆十二字福建莆田縣
陳崑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摹之形類禹刻何翥
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岫嶠神禹碑禹之遺
跡靈秘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商鼎銘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
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其咎也

比干墓銅盤銘

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靈茲焉是覯

金石古文卷二

成都 楊 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周宣王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車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駟君子云獵云獵云遊麇鹿速速君子之求彎彎由弓弓茲以時我驅其時其來俱俱德德良即御即時麇鹿速速其來大至我驅其來續續射其豚屬

右甲鼓

汧繄泛泛丞彼潮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鳧其遊微微白魚鱗鱗其蒞底鮮黃白其鰓有鮒有白金石古文卷二
其胡孔庶穠之矣矣洋洋趨趨其魚惟何惟鱣惟鯉何以棗之惟楊及柳

右乙鼓

田車孔安鑒勒駟駟六師既簡左驂翻翻左驂驩驩我以騶于原我戎止陸官軍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鹿雉兔其原有連其戎奔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執而勿射多庶遷遷君子乃樂

右丙鼓

帥彼鑾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笑笑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駟孔庶廊騎宣博箇車載道如徒如章

原隰陰陽趑趑六馬射之簇簇有驅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迪禽奉雉我兕允異

右丁鼓

我來自東霪雨奔流逆湧盈盈溱溱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繄泊淒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駟連連惟舟以道或陰或陽極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復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右戊鼓

宣猷作原作周導遄我辭攸除帥彼阪田弄爲世里希微微乃呂漆栗柞械其拔棧格庸庸鳴條亞若其金石古文卷二
華何爲所旂旂懸水盪導旨樹幽晤

右己鼓

徒御嘽嘽然而師旅填然會同又繹以左戎障弓矢孔庶滔滔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掌其徒肝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

右庚鼓

彼走騶騶馬庶哲哲華華雉兔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文武何其一之

右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
日惟丙申旭日杲果我其旁導乘馬既迎致夏康康
駕彼四黃左驂騁騁右驂騁騁榮戟以奕汝不執德
施翰黎黎旅旂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
及

右壬鼓

吳人憐亟朝夕傲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
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告于太祝柿嘗受享致其方藝
寓逢中圓孔庶應鹿原隈既坦疆理嚙嚙大田不蒐
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金石古文

卷二

三

右癸鼓

此文在太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
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
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篇劉梅
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十四字本蓋
亦未見此也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
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
事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

庶民左右母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
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爭率乃敵僚余用登純
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余于艱阻虔卹不易
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城差正饗繼命於外內之事中
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履司敗乃
靈師保少臣惟輔咸有九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
其配塏公之妣而餓公之女雩生叔是偁于齊侯之
所是小心共齊靈乃老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
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鎬元鏐鏐乃用
作鑄其實鍾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
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
協而九事畏若鍾鼓外內斷辟都俞造而屏臬母或
承類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
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
事於宏厥乃心余命宏政于朕三軍成朕師旗之政
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此乃死
事穆和三軍徒衛雩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
共辭命汝應肅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勲于戎攻

余錫汝釐都膳爵其祿三百余命汝佑辭釐造國徒僕爲汝敵寮乃敢用拜手稽首弗輟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季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差饗爲大事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溫卹汝以卹朕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而九事俾若鍾鼓外內開辟造而屏臬母或承汝壽考萬年承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字盡義政齊侯左右母央已子葉曰武靈成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金石古文卷二

五

姜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政先姑公晉邦余不辱安寧經雍明德宣邛我猷用招君辭辟委揚乃先烈虔不墜諸覃享以寵我萬民嘉清錫我虎賁千兩勿廢文侯頤命俾貫通宏征繇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彝用康西夏妥懷遠廷君子晉姜用斬綽綽眉壽作敷爲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峻保其子孫三壽是利

毛伯敦銘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邠王呼內史冊命邠正曰邠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嚮商乃命錫汝赤芾彤鬲齊黃鑾旂用事邠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邠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邠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韓城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辱安寧經雍明德宣邛我猷用函厥辟辟姬易久光烈虔不墜諸覃享以舊我萬民嘉遣我錫賁賁千兩

金石古文卷二

六

勿法文侯頤命今俾貫通宏征繁湯員受久吉今用作寶尊彝用康西夏綏懷遠邦君子晉姜用祈綽綽眉壽考缺爲極萬年無疆用享用德峻保孫子三壽是利

周郊鼎銘

王命尸臣官此邠邑賜爾旂鸞黼黻玃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敷天子丕顯休命

衛靈公沙邱石柳銘

不憑其子靈公奪而里

金石古文卷二

金石古文卷三

成都 楊慎一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秦詛楚文

久湫 久讀作故

又通作 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郡馨布啓

告于不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

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紆以婚姻

衿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母相為不利親仰大成久湫

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 讀作 回無道淫泆耽亂宣侈

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則暴虐不辜戮孕婦幽刺親

戚拘圉其叔父寔諸寘室橫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

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

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剋伐我社

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卹

祠圭玉犧牲逮取我邊城新鄧 皇 音 及 郟 音 長親我不

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

師以徇我邊境將欲復其睨 兕 音 迹唯是秦邦之羸衆

敵賦輸 讀作 輸 音 俞 棧輿禮使介老將 去 聲 之以自救也

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

師且復畧我邊城敢數 上 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

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巫咸 文與久湫同

亞馳 亞馳讀作呶池 文與巫咸同

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馳其石

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

湫文於渭又次得亞馳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

於神者隨號而異自石文之出黃魯直張芸叟

皆有訓釋歐陽公董彥遠王順伯皆有論辨世

必猶有存者偶未之見俟尋訪以校今昔之異

同又東坡鳳翔八觀詩嘗紀其事舊在府廨宣

金石古文 卷三 和中歸御府云

登鄒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

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世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

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

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

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

數也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

起災害除滅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畧刻此樂

石以著經紀

登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登琅邪臺刻石文

金石古文 卷三

三

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大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

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始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

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王，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

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

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

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

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

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也，

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

金石古文 卷三

四

殘伐不止，猶刻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

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實，不稱名，故不長

久，其身未歿，諸侯陪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

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尋登之罘，臨照于海，羣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

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輝旁遠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國哉字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

于常式
刻石門文

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心威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上域皇帝奮威片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廓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金石古文卷三

刻此石垂著儀矩

登會稽山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攸長一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飭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殊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族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習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刻此石光垂休銘

秦蜀守李冰誓江神碑

竭不至足盛不沒腰

秦蜀守李冰湔壩堰官碑

金石古文卷三

六

深洶潭淺包隅潭古灘字隅卽堰也

冰在蜀治水澤利民功烈盛矣誓神而至今不敢違之教民而民至今不能違之其文又簡古如此真異人哉

金石古文卷三

金石古文卷四

成都 楊 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

聖道勉 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關二五經演易繫

詩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

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

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

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辭雍禮未

行祠先聖師侍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

金石古文卷四

備爵太常承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關二各一大

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

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關二欲加寵

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

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

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慙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

寅奏洛陽宮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

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四十以上經通

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宏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

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

平行長史事太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

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

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宏先聖之禮爲

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

掾魯孔和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和修春秋嚴

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

其姓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詔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

金石古文卷四

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關

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

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關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今在曲阜蓋魯相

乙瑛上書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

吳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之蓋在元嘉三年三

月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於司空府則永興

元年六月也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

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攷永興

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矣

此碑殘闕據宋洪丞相隸釋錄其全文蓋漢文
高古難得將以供學士大夫之嗜好而不特此
碑然也凡予之錄漢刻其殘闕者皆以洪本足
之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臣
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死罪死罪臣蒙
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華心孔舊寓不能闕宏德政
以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畢復禮

金石古文

卷四

三

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檄桷俯視凡筵靈所馮依肅
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卽自以奉錢修上案
食醢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
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元邱制命帝
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邱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
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儀臣以爲素
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
卽歸國臣伏見臨壁雍曰祠孔子以太牢長史備爵
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上爲社立稷而祀皆爲
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稷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
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
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禋
祀餘闕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
力思惟庶政報稱爲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大尉大尉司徒司
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昔在仲尼叶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微遭衰
黑不代倉闕不應聘歎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
養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饗應主爲漢制
道密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
金石古文

卷四

四

鈞河撻洛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魯相晨孔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
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今日拜闕孔子望見闕
觀式路處踞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祇肅肩俊髣髴若
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元靈而無公
出享獻之闕欽因春饗道物嘉會述修壁雍社稷
品制卽上尚書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昨賦賜刊石
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

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
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大守孔彪元上處士
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穴吏無大小空府竭寺
咸俾來觀并泮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
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
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災天無
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
左牆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
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稍濡麥給令還

金石古文

卷四

五

所斂民錢并史君念孔漬顏母并去市道遠百姓酤
買不能得香美酒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
咸所願樂

又勅漬并復民飭泊桐車馬於漬上東行道表南北
各種一行梓

假大子家顏母并舍及魯公守家吏凡四人缺與佐
除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涪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
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育寶俱

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

至于初學莫不瞻思歎印師饒顏氏聖舅家居魯親
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
并官氏邑中

字

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

秦項作亂不尊圖書背道畔德離敗聖典食糧亡于

沙邱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

觚爵鹿俎桓楨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與朝車威

熹宣杼元汗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

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

君風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連聖之思乃共立

金石古文

卷四

六

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字一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

紫宮大一所授前門九頭以什言教後封百王獲麟

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

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

出識制作之義以俟知字一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

聖二族連越絕思修造禮樂胡璉器用存古舊宇懸

懸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漆不水解工不畢買深

除元汗水通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訴和舉

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

極華紫芳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勅字叔節潁川長社王元君真二百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太守魯庶次公五十故會稽太守魯傳世起千故樂安相魯庶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相主簿魯薛陶元方三百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韓勅碑陰

故涿郡太守魯庶次公五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潁川長社王元真二百故會稽太守魯傳世

金石古文卷四

七

千相主簿魯薛陶元方三百河東太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樂安相魯庶季闕一千字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曲成侯王嵩二百遼西陽樂張普仲堅二百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故督郵魯趙輝彥臺二百河南成臯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士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百郎中魯充宙季將千河南雒陽種亮奉高五百故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御史魯孔翊元世千故兗州從事任城呂育季華三千任城番君舉二百太尉掾魯孔凱仲第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裒文博千任城王子松二百魯孔曜仲曜二百魯孔儀甫闕一字

百故潁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任城謝伯威二百處士魯孔方廣率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任城高伯世二百魯孔巡伯陽二百文陽蔣元道二百趙國邯鄲宋鎮元世二百相主簿薛曹闕一字濟興三百魯孔憲

長二百相中賊史薛紹興公二百尚書侍郎魯孔彪

元上三千平原樂陵朱恭敬公二百薛闕一字高闕三字

魯孔闕一字漢光三百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平原隰

陰馬二元冀二百相史下呂松遠百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彭城龔治世平二百騶韋仲卿二百裒成

金石古文卷四

八

侯魯孔建壽千河南雒陽王故子慎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處士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京兆劉安初二百故薛令河內溫朱熊伯珍五百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魯孔朝升高二百魯石子重二百下邳周宣光二百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故督郵魯開輝景高二百故平陵令魯庶侯元世五百行義掾魯弓如叔都二百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魯曹性初孫二百魯劉仲臣二百北海劇袁隆展世百陳國苦虞崇伯宗二百魯闕一字元達二百魯夏侯廬頭百魯周房伯臺百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謙字

季松干關尉安季與五百相守史諱在芳世祖

二百魯孔建壽二百時令漢中南鄭趙寡學子關魯

曹壽文關相賜公關一輝世平百故丞魏令河

南京丁璫叔舉五百河浦退師度關澤賢魯傳

子關一豫二百俟我交父治真百東郡武陽桓仲豫

二百左尉北海一趙福字仁直五百南陽平氏關四

二百魯關一三百魯孔昭叔祖百元廬城子二百出

陽瑕邱九百元臺三百魯齊伯賢二百河東臨汾敬

子關一直千泰山鎮平韋仲元二百關二狼子二百

國廣張達平二百其關一處士魯劉聖長二百河南

金石古文

卷四

九

雒陽左叔虞二百泰山費淳于陵季遺二百上黨長

子楊萬子三百河南偃師骨關一通國關二東郡武

陽董氏 二百故關二侯相彭城劉關一伯存五百

處士魯孔徵子關一二百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

右韓勅碑陰隸釋所載凡六十有二人較予家

舊搨本闕三十有八人隸釋始曲成侯王曷終

洛陽王敬予家本則始涿郡太守魯應次公終

河南樊文高又有大不同者豈隸釋得之傳錄

故有此誤要當以搨本爲是抑此及史晨後碑

廩陽公最號博古皆未之見唯趙氏金石錄有

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淑齊聖

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閭閻

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傳

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非已故能

興朴關二彫幣濟宏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

是時東嶽默首猾夏不關三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

典戒以文修之苟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關三擢君

峻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

金石古文

卷四

十

於酬酢關三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好年六

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關三疾貴速朽之反真慕

寧險之遺則寃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卯高關三述

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

葬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

間關二是更夙夜關二在公明明乃綏三縣黎儀以康

於天時靡無茲岱方關一彼凶人覆俾關二南畝孔

饁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兕觥帝賴其勲民斯是

皇疾關五乃委其榮忠告懇懇屢省乃聽恭儉自終

蓋蓋不陳生播高譽沒垂令名永矢不刊億載揚聲
延嘉七年七月戊辰造

門生故吏名

門生鉅鹿瘦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瘦陶趙政字
元政門生鉅鹿廣宗捕巡字升臺門生東平寧陽韋
勳自幼昌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
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典字少高門生魏
郡魏孟忠字待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
郡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門
生魏郡館陶鄉瑱字仲睢門生魏郡鄒叔香字伯子
金石古文卷四

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淑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公國趙
恭字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
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生東郡樂平桑演字仲厚門
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門生東郡樂平梁布字叔
光門生東郡樂平桑顯字伯異門生陳留平邱司馬
規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顯松門生安平下
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門生安
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邱齊納字榮謀門
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秦麟字伯麟
門生北海劇如廬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薛鄒字勝

輔門生北海劇高冰字季超門生濟南梁叙趙震字
鄭政門生濟南梁鄒徐璜字幼文門生濟南東平陵
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門生甘陵
貝邱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門生
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
門生東郡樂平盧精字子節門生任城任字景
漢門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達所
字伯憲故吏北海都昌羅章字文理故吏北海都昌
魏稱字文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故吏泰山
費魚淵字漢長故吏泰山華母樓覬字世光故吏泰
金石古文卷四

山南城禹規字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謀
故民泰山費淳字黨字季鳳弟子北海劇陸暹字孟
輔弟子陳留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班
字宣闕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闕弟子沛國小沛
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文陽陳襄字聖博弟子汝南
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瑕邱丁瑤字實堅弟子
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卞王政字漢方

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
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
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

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
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
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
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
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蒞則曰
義士義民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而隸釋人
間少傳故著之

金石古文卷四

金石古文卷四

三

金石古文卷五

成都 楊慎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
君少履天姿自然之匹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考衷度
衷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矚
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
翻爾束帶宏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男可以託六
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
郎中博昌長疾病留宿闕遷闕京府丞未出京師遭

金石古文卷五

一

大君憂泣踰臯魚喪過平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否出闕
度日恪位佇所在祇肅拜治書御史膺臯陶之闕
恕闕參之闕律祇用既平闕博陵太守郡阻山
字闕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闕賊劉闕張丙等白
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闕五教以博闕削四
凶以勝殘乃闕爰尚桓桓拯馬獨害醜類已殫路
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闕之所惡不
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闕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
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舉此闕君子

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關二大河海內

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以病

辭官去位關以孝竭關餘暇徧徧彈琴擊磬關二

冊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關三哀哉魂神超邁寂今

冥冥遺孤切絕于嗟想形關二哀遠念不欲生羣臣

號咷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今功關三識惟君之

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撥看數辭述而不

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于時頌關二是關吏崔關三

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關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

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

金石古文

卷五

二

穆穆我君大聖之胃惇懿尤元獻其元秀惟嶽降精

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關克明王道辯物居方

周關四也匹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

典成關猗歟進賢倚關庭帝重乃勛自關二征所臨

如神關六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

白駒俾世憤惻當享眉耆莫匪爾極大關三邈矣不

意于嗟悲兮關三息湯湯庶幾復焉所力咨乎不朽

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丹青

水永無沂與日月并于嗟關二于以慰靈

孔彪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故吏齊關博陵

安平崔恢字行孫故吏桑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

豫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德字伯桓故吏外黃令

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吏白馬尉博陵故博陵齊智

字子周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幼公故吏五

官掾博陵安平王瑤字顯祖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

孟循字敬節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故

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故吏五官掾博

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

字關閣

金石古文

卷五

三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額關

字伯禽之懿緒以載于祖考之銘也君則監營謁者

之孫修武令之子體純和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

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看學為儒宗行為

主表漢關始住佐職牧守敬恪恭儉州里歸稱舉孝

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喪父如羣禮司徒府舉

高第侍御史東郡頓邱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產化行

如流遷九江太守關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關

載穆若清風有黃霸召信臣在潁南之歌以公事去

官休神家術未能一暮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
 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
 尉董督京輦掌察羣闕一調細舉大權然疏發不爲
 小威以濟其仁湖中獨斷以效其節案奏闕公彈絀
 五卿華夏祇肅俊穢者遠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
 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
 淮園之潔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一熹平元年
闕月癸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南干闕沛
 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
 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諡宜
 金石古文卷五 四

君曰忠惠父息獻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
 何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闕一企有紀能不
 號嗟刊石敘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礪落彰輓棠棠忠惠令德孔樂命闕時生
 雅度宏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連內懷溫潤外撮強虐
 督司京師穆然清逸當闕緝職爲國之權匪究南山
 遐邇惻惻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童齡聯矣昀昀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爲恭趙氏
 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
 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

不知而必欲證之以地里書也歐陽公謂峻最
 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司隸校尉莫曉其
 義隸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
 官尊而職清非列校可比故書之也此足以祛
 殿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
 古迹記其敘邑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殷華
 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
 知鄭氏何所據也

魯峻碑陰

故吏河內闕一官闕一幼流闕三故吏九江壽春陳
 金石古文卷五 五

龔伯闕一五百故吏九江壽春任闕一孝長五百故
 吏東郡領兵許踰伯通五百門生沛國丁良闕一榮
 千門生勃海闕二呂闕一世階千門生東郡汝陽敢
 敦登高千門生汝南召陵于商明公五百門生南陽
 新野闕一顯文闕一五百門生平原闕一路龍顯公
 五百門生任闕一樊兒闕一太平五百門生平原樂
 陵路福世輔三百門生魏郡闕一邱李牧君伯三百
 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門生河東郡闕一陽
 字闕二文智三百門生汝南汝陽郡立闕二三百門生
 東郡闕一邑闕三松二百門生東郡闕一平闕四二

百門生東郡樂平關一 顯關二 一百門生東郡樂平

關四 二百門生魏郡內黃關四 三百門生東郡關一

陽王關一 少關一 二百門生汝南潁強尹稜關二

百生門汝南潁強尹顯關二 二百門生勃海南皮劉

扶節關一 二百門生勃海南劉盛興關二 二百門生

河間阜成東鄉晨子關一 二百門生河間阜成東鄉

恭公二百門生平原西平昌劉本景關一 二百門生

平原張謙伯讓二百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門生濟陰陳氏許仁伯德二百門生濟陰關一 孤周

維元興二百義士梁國寧陵及強強良二百

金石古文卷五 六

右魯峻碑陰毆陽公趙明誠皆失收錄至洪丞

相隸釋於漢碑搜羅殆盡而亦復遺焉予家此

碑不特人間少有且文字愈完可讀惜不三公

見之

漢北海相景君碑

惟漢安二年仲秋關二 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鳴

呼哀哉國關二 寶英彥關一 嚙列宿虧精晚學後時

子何穹蒼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者

彼克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

流光關 於無窮垂芬耀於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

名存或者形像於列圖或繫頌於管弦後來永其烈

竹帛敘其勳乃作誄曰

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根道核藝

抱淑守真晶白清方克已治身是柔是剛乃武乃文

遵考孝謨假階司農流德元城興利惠民強禦改節

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以符命

守郡益州路遐戀親躬作遜讓夙宵朝廷建英忠謹

拜秩東衍璽追嘉錫據北海相部城十九鄰邦歸向

分明好惡先以敬讓殘偽易心輕黜踰克鴟梟不鳴

分子還養元元錄寡蒙祐以寧蓄道修德關 社以榮

金石古文卷五 七

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膺之黃朱邵父

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府宜之以病被徵委位致仕

民關 思慕遠近搔首農夫釋耒商人空市隨轡飲淚

奈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乃困危圭璧之質

臨卒不回關 膏絕奄忽不關 孝子悵惻顛倒劉摧

遂關 克瘳永潛長歸州里鄉黨隕涕奔哀故吏悵恒

歐歎關 一何四海冠蓋驚慟傷懷大命關 期是惟天

明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留嗚呼哀

哉

辭曰考績幽步關 今關四 翔騰郎今再命虎將綏

元元兮規英架漢主忠信分羽衛藩屏撫萬民兮關
字恩關二兮宜參關一拂關幹正兮不永糜壽存臣
子今仁敷海外著甘棠兮關石勒銘關不亡兮

右北海相景君碑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蓋
任氏在漢爲任城人也子按濟州卽今之濟寧
州今碑乃在州學不知何年移置於此通志金
石畧以不知其地故直云未詳姚江湖中舍大
中近過濟寧揭以見惠子家自祖宗來藏碑頗
富兼以子好收錄中間得於朋友之助者十常
四五如此碑是也

金石古文卷五

八

北海相景君碑陰

故關一中部督郵都昌關忠字定公故門下督盜賊
劇關字一頌字關一遠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仲舉
故門下書佐關一陵孫榮字世榮故門下書佐淳上
逢關一字關一成故騎吏劇關一麟字關一石故吏
朱虛孫徵字武關一故吏營陵薛逸字伯踰故吏營
陵關二字中關一故吏都昌呂福字益關一故吏都
昌強關一字光關一故書佐都昌羽質字孟關一故
書佐關一虛關二字君大故書佐關一壽淳字關一
故書佐營陵徐昌字昌善故書佐都昌關一彤字關

字甫故書佐淳于孫字元關一故書佐營陵鍾顯字
關一寶故書佐東安平關一廣字廣宗故書佐劇紀

政字世堅故書佐淳于孫耽字威光故修行都昌台
邱暹字世德故修行都昌董方字季方故修行營陵
曾關一字漢興故修行都昌關二字關一久故修行
營陵關二字護宗故修行營陵關一暹字武關一故
修行營陵臨照字景耀故修行都昌張駿字臺關一
故修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故修行營陵顏理字中
理故修行營陵水邱郎字君關一故修行都昌呂興
字世興故修行都昌逢進字世安故書佐劇徐德字

金石古文卷五

九

漢昌故書佐劇姚進字元素故書佐劇那鍾字元鍾
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故修行都昌張關一字季
遠故修行劇中關一字季遠故修行平關二允字伯
允故修行淳于趙尚字進卿故修行都昌段晉字世
節故修行都昌齊晏字關一子故午營陵關一遷字
世達故午營陵昌敏字元成故午淳于董純字元祖
故午營陵王良字世勝故午朱虛吳詩字孟道故午
都昌呂立遷字孟堅故關二都昌齊冰字文達故關二
都昌張亮字元字
關二虎關二故臣吏慎終追遠關六墳園關二禮備

陵成闕二立樹列既就聖典有制三闕三墓側歲壤

字闕六遺辭以明闕三靈瑕顯降吾嘉祐

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叁日癸卯長

史同闕下

元功章炳勲藏王府官族分折因以為氏焉武氏蓋

其後也適周遐邇歷世曠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

位相踵闕朝忠臣君幼闕顏閔之闕一質長敷游夏

之文學慈惠寬闕孝有元妙苞羅術藝貫洞聖闕博

金石古文闕卷五

兼闕二耽綜典籍闕二純求福不回清聲美行闡形

遠近州郡貪其高賢闕二請以闕二歲舉闕翼紫宮

字闕二詔除光顯玉室有闕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闕

領校祕鄭研闕幽微追昔劉向辨賈之徒北闕萬矣

時戎闕二匡正闕一朝廷惟憂闕二有司闕二舉

君班到官之日闕癘吏士孝虎之怒薄伐闕九竝百

姓賴之邦域既寧久勞于外當還本朝以敘左右以

永嘉元年闕月闕日遭疾不闕哀闕於是金鄉長河

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感闕為自古在

昔先聖與人闕二興替闕二人存生勞死哀是闕萬

年伊君遺德闕孔之珍故闕石銘碑以旌明德焉其

辭曰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

岐嶷發蹤謙闕守約唯誼是從孝深凱風志潔羊羔

樂是闕二恬此闕光華闕臨川闕見闕牆庶仰其首

微元妙通闕然清闕六升闕為帝股肱扶助大和萬

民闕一蒙顯宗闕二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闕

晚忽徂逝闕四不享闕考大命闕二百遺惟闕后帝

感傷學夫喪師士女悽愴闕表金門令問不忘垂闕

後昆萬載歎誦

金石古文闕卷五

尚書丞沛國蕭曹之闕宣成武令中山安熹曹仲闕

字闕豐令下邳良成徐崇闕二故陳留府丞魯國魯闕四

字闕防東長齊國臨菑闕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會

金石古文卷五

金石古文卷六

成都 楊慎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章君章句闕憤傳講孝經

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藝微靡不貫綜久遊

太學藐然高厲鮮於雙匹學優則仕爲周書佐郡曹

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年世六汝南蔡府

君察舉孝廉闕二郎中遷執金吾丞遭孝桓大憂屯

守立武威哀悲慟加遇害氣遭疾隕靈闕四君卽吳

郡府卿之仲子燉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

金石古文卷六

載德不忝闕四命不竟台衡蓋觀德於始述行於

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

天降雄產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內闕一三

署外闕師旅闕勒屯守舊威闕武闕旗絳天雷震雷

舉歎耀赫然陵惟哮虎當遂股肱闕之元輔天河不

弔降此闕咎愆平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

功感懷傷愴遠近哀同身沒闕二萬世誦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毆陽公謂其文字殘缺

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予家本殘缺與歐

公同而隸釋所載者則文往往可讀如云君卽

吳郡府卿之子燉煌長史之次弟此乃其氏族之所出也但碑文簡短不書卒葬年月歐公特未之知耳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

君諱尚字博平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嚴之後

闕亦世守位統國法度秦兼天闕和之純質秉黃中

之正性智含淵藪仁隆春煖義高秋雲行潔冰霜懷

慨壯厲臨闕休譽固已著矣及其典牧必招振賢才

抽拔幽遠選召所任極當世之秀士養民有闕令聞

彌崇暉光日新可謂盛德者已初奉歲計拜郎中除

金石古文卷六

上虞長立化潛洞百姓闕數縣恩信並宣令行禁止

以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爲右校令是時南蠻蠢動

擢拜闕醜殊俗賓服遠人用綏封右鄉侯遷遼東太

守旬月之間蕞貉寧輯會楊賊畔於闕拜中郎將料

敵制勝威謀合神持重優於營平深入則輕冠軍附

士渥於李廣御眾闕同滋味必達井井辨幕然後飲舍

惠以厚下說以犯難是故所征輒克師徒無煩闕寇

殄殪干戈載戢走馬以糞朝貪厥重復拜荊州刺史

以故秩居冊書恩薦因賜闕之荆域號慕離周人之

思召伯弗此踰也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

詩乃關曰於惟我允懿允明文武是該克忠克貞專

初發漢在彼上虞遇種厥德關矣匪祿是榮無言不

響帝揚厥聲俾作配關往撫于荆撫荆惟何南夏是

關邦家截彼海外績莫匪嘉天生我侯實爲民望心

乎其愛四方是印如何不永關而不死芳烈遺兮

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時維關歲關

右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尚後漢書有傳碑今在

徐州州治蓋成化間吾鄉顧君崇善以工部郎

中管理河道見其淪於湖陵城間出之遂置於

此按鄆道元水經注云湖陵城東有度尚碑則

金石古文卷六

三

自漢至晉自晉至今而此碑未嘗徙也又隸釋

云政和中巡檢王當世見其在湖陵荒野遷之

官廨後邑令滕君欲徙碑於沛舟載而覆沉沒

不出又其後劉宗儀攝令乃立之於使星亭然

不知此碑何年復淪入水中今惟存其首漢荆

州刺史度侯之碑九字其餘文字悉皆漫滅特

頑然片石而已蓋聞水撞激日久其字之不存

宜也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

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光體

臣敦仁天資篤厚行與閭門名關州里舉孝廉拜尚

書侍郎遷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廼宣魯衛之政敦

三南之澤政以德綏化猶風騰撫集悉細關綏有方

進則貞直退則錯枉崇舉濟濟吉士克朝招訓關蒙

開誘六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信感神祇靈瑞符關

嘉穀生於野奇草像關一蒲異根之樹超然連理於

此關時邦域惟寧郡又與南海接此商旅所臻自瀑

亭至乎曲紅壹由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禽之山山

蓋隆關三于天泉聲沸踊發射其顛分流離散爲十

二川彌陵隨丘阜錯連隅陬壅遏未由騁焉爾乃

金石古文卷六

四

貫山鑛石經關揚爭怒浮沉潛伏地龍蛞屈澧隆

鬱滉千渠萬澮合聚谿澗下迄安關六瀧作難淵

瀨關二泣云潺湲雖詩稱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蓋莫若斯天軌所經惡得已改其下注也若奔

車失戀狂牛無縻關勿荒忽臚胥不相知及其上也

則羣輩相隨檀柁提關唱號慷慨沈深不前其成敗

也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貝流象犀也往古來今

變甚終矣於是府君乃思夏厚之遺訓關應龍之畫

傷行旅之悲窮哀關一人困尼感蜀守冰珍絕羣堆

嘉夫昧淵永用夷易廼命良吏關一帥壯夫排積關

石投之寥字關二高填下鑿截回曲弼水之邪性順

導其徑脉斷頽濫之電波弱陽侯之涵涌由是小溪

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南至升涉周旋

功萬於前除昔字關二樹塞於茲雖非龍門之鴻績亦

人君之德宗故船人嘆於水渚行旅語於塗陸孔子

曰禹不決江疎河吾其魚矣於是嘉平三年歲在攝

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

憲宣揚德訓帥禮不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龔

臺郭蒼龔維等禽工擊石建碑于灕上勒銘公功傳

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

金石古文卷六

五

乾坤部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夷谷中嶽兮穆崔

嵬嘆衡林兮獨傾虧增陵峭兮甚嘔崎鉉莫涉兮禹

不規仰王禽兮又唾峴俯龍淵兮恒以悲岸參天兮

無路蹊石縱橫兮流洞洞波隆隆兮聲若雷或抱負

兮以從利或追思兮有義汜自楫兮有不避躬軀

兮於玄池委性兮於芒編情寒懷兮不皇計忽隨

流兮殆忘歸懿賢后兮發聖英開不通兮泊斯谿厖

巨石兮以湮填開切字關一兮遵曲機摧六灕兮弱字關五

兮散其波威怒定兮混瀾息聊啾兮字關五逝瀾兮

蛟龍藏陸老昌兮臚人歌名冠世兮超踰倫今字關

兮耀流沙功斐斐兮饒海裔君乎君壽不替

此碑元季盧陵陳謨跋謂漢刻本在灕上唐重

刻本在曲江廟中不知何時徙置郡學韶州守

錢旭旣新府治以韶在漢屬桂陽乃徙置之後

楊文貞公跋亦云碑在韶州府治按府治今爲

王府碑由是仍徙曲江廟中東廣漢碑絕少

所有惟斯而已

周府君碑陰

故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故含涯長南郡字關

蒼陸字字關夏故涇陽守長南平丞長沙漢昌蹇祇

金石古文卷六

六

字宣節故行事來陽華夏字漢威故荊州從事曲紅

龔臺字少謙故荊州從事曲紅郭蒼字伯起故荊州

從事柳王鼎字季尼故南部督郵曲紅龔維字然

故吏曲紅鄧音字孝直故吏曲紅朱隲字義德故吏

曲紅張涼字子才故吏曲紅龔達字叔通故吏曲紅

黃部字世尼故吏曲紅周蓋字伯嘗故吏曲紅黃晏

字子齊故吏曲紅馬珪字元序故吏曲紅譚承字曼

升故吏曲紅劉鵠字季產故吏曲紅黃祺字淑仁故

吏曲紅周習字仲鸞故吏曲紅劉越字子省故吏柳

褚禧字讓故吏來陽蔡字已明故吏涇陽左尉

零陵泉陵關三故吏滇陽劉萌字仲關故吏滇陽左

勝字仲升故吏滇陽左關字妙舉故吏滇陽宋碩字

子張故吏含涯堯禹字公制故吏含涯張邵字曼威

故吏含涯黃詳字伯節工師南陽宛王遷字子疆

漢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與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關二則有伊

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關三土家千平陸

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修季由

聞斯行諸砥仁關四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賓

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廬江太守兄鴈門

金石古文卷六

太守關三孝長發其祥誕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前之

美少以文塞敦龐允元長以欽明耽詩悅書關三秋

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郎丘侯相膠東令遵尹鐸

之導保鄣二城參國起按班敘關三本肇末化速郵

置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虎之軌

飛翼軫之旌操參關三綏耒王之蠻會喪太夫人感

倍人之凱風悼蓼莪之劬勞寢聞苦關一仍關上言

倍榮向哀札服祥除徵拜議郎右平太守尋李廣之

在邊恢魏絳之和戎戎戢土佚費省巨億懷關四靜

有績遷潁川太守修清滌俗招拔隱逸光大茅茹國

外浮關一淡界繆動氣泄狂關五歸來洙泗用行舍

藏徵拜議郎遷太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

竝有亡新君關四隆寬懷鵠火光物隕霜剝姦振滯

起舊存亡繼絕恩降乾太威肅剗坤本朝錄功入登

衛關二翼紫宮夙夜惟寅委蛇在公有單襄穆典謨

之風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關失順其文舉已

從政者退就勅巾永康之末君衛孝桓建寧初政朝

用舊臣留拜步丘校尉處六師之帥維時假階將授

衰職受任浹旬奄離寢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

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關一弔賻禮百賓臨會莫不

金石古文卷六

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蓋雅頌興而清廟肅

中庸起而祖宗關故仲尼既歿諸子綴論斯干作歌

用昭于宣關一以旌德銘以勒勳於是海內門生故

吏關三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來其辭曰

戢戢我君懿烈孔純高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

不忝前人寬猛不主德義是經韜綜頌關溫故前呈

攬英接秀踵迹晏平初據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

曜武南會邊民是鎮惟關三憂及退身參議帝室剖

符守藩北靖關二有聲旋守中嶽幽帶以榮邁

種舊京關四含澤戴仁關二攸寧克長克君不虞不

陽維明維允耀闕一聲香能愆能惠剋亮天功入統

字闕三赴赴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兢兢業業素絲

羔羊闇闇侃侃頤頤昂昂何規履渠金玉其相譽譽

王臣羣公憲章樂只君子闕二無疆銘勒金石闕五

萬世是傳

金石古文卷六

九

金石古文卷六終

金石古文卷七

成都 楊 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漢酸棗令劉熊碑

君諱熊字孟闕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

接感篤生聖明闕仍其則子孫享之分源而流枝葉

扶疏出王別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德相繼不顯闕

光武皇帝之玄孫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誕

生照明岐嶷踰絕長闕崇守約履勤禮聖心敏敦

五經之瑋圖兼古業覈其妙行修言道闕五宜京夏

莫不師仰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既練州郡卷舒委隨

金石古文卷七

忠貞闕效官闕三出省楊士流化南城政猶北辰

星所從三祀有成未臻我邦循東闕之惠抑闕禮官

實進厲頑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政教如初慎徵五典

勤恤民殷闕心顧下闕二仁恩如冬日威猛烈災

貪究革情清修勸慕德惠潛流芳旁布尤愍闕

濟濟之儀孜孜之踰帥厲後學致之雍泮草上之風

土業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雖未盡道善必有所

由處民之秉彜寔我劉父其人曾無君子斯焉取旃

允我劉父言善誘人講禮習吟匪徒豐學屢獲有年

闕載充成神民協欣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自古在

昔先民有作洪勳則甄盛德闕刻表諸未世垂之罔
極褒賢表善揚幽拔微式序在位量能授宜官無曠
事闕二為正以卒為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為作正
彈造設門更富者不獨逸樂貧者闕順四時積和感
賜歲為豐穰賦稅不煩寔我劉父吏民愛若慈父畏
若神明悔闕令德清越孤竹德年產奇誠宜褒顯照
其惠則乃相闕咨度諏詢采摭謠言刊闕詩三章其
辭曰

清和穆鑠寔惟乾闕一惟嶽降靈篤生我君服骨獻
聖允鍾厥醇誕生岐嶷言協闕墳懿德震耀孝行通
金石古文闕卷七

神動履規繩文彰彪績成是正服以道德民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闕夢列座
鴈鳴一震天臨保漢寔生闕勳明試賦授夷夏已親
嘉錫來撫潛化如神其神伊何靈不傷人

猗歟明哲秉道之樞養闕之福惟德之偶淵乎其長
渙乎成功闕暇民豫新我闕通用行則達以誘我邦
賴茲劉父用說其闕澤零年豐黔首歌頌

淳于長夏承碑

君諱承字仲克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仲子右中
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綬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

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策勳著于王室君
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
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已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
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純糾枉忠潔
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
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
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
化行風俗改易輻軒六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
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
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
金石古文闕卷七

哀考妣孩孤憤泣切恒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
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繼先軌積行勤約
燕于孫子君之羣威竝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
高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冤妄
不終其紀夙世實祚早喪懿實抱器幽潛永歸蒿里
痛矣如之行路感動儻覓有靈垂後不朽

漢西嶽華山廟碑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
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

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
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
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與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
諸侯是以唐虞嚳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
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
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
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
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祀之孝武皇
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赴省五嶽裡祀豐備故
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僊壁門口望僊門仲

金石古文

卷七

四

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二祠後不承
前至于亡新帝用丘虛訖今垣趾營兆猶存建武之
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
有風旱禱請所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
事西述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靡
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農弘太守安國侯
亭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修廢起頽闕其
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禱祭之福乃案
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

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離梁
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贊
禮與岱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
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修靈基
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過禳凶札擎敬吉祥
歲其有年民說無疆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
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
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汝陽
人孫府君諱璿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
得甘陵鄒人丞張昉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

金石古文

卷七

五

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萇字德長
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
香蔡書刻者潁川邯鄲公修蘇張工 闕君 闕
漢立儒先生婁壽碑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曾祖父修春秋以大
夫侍講至五官郎中將祖父太常博士徵朱爵司馬
親夫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先生童孩多岐嶷有
志挽髮傳業好學不厭不修廉隅不節小行溫然而
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弱之耦耕甘
山林之杳謫遁世無悶恬佚淨漠遲德衡門下學上

達有朋自遠見紳莘莘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
請終不同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羅縐大布之衣謂
搭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捲樞釜爨樂天知命惟乎其
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真之生音高尚其事鄉鄰州
鄰闕親愛懷年七十有八嘉平二年正月甲子不祿
國人乃相與論德處諡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懷德惟明優於春秋立嚶有成知賤爲貴
與世無爭渾德衡門禮滋醇義窮下不苟知我者天
身歿聲聞千載作珍縣之日月與金石存

漢蕩陰令張君碑

金石古文卷七

六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已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
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爲行披覽詩雅煥知其祖
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蕭何在帷幕之內決勝負千
里之外析珪於留文景之間有張釋之建忠弼之謨
帝遊上林問禽獸所有苑令不對更問畜大夫事
對於是進畜夫爲令令退爲畜夫釋之議爲不可苑
令有公卿之才畜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從言
孝武時張騫廣通風俗開闕一字幾寓南苞八轡西羈
六戎北震五狄東勒九夷荒遠既殞各貢所有張良
輔漢世載其德爰旣且於君蓋其纏綿緜戎鴻緒牧

守相係不殞高問孝弟於家中嘗於朝治京氏易聰
麗權略藝於從咬少爲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
爲從事聲無細聞徵拜闕一中除穀城長整月之務
不閉四門鴈正之際休囚歸賀八月英民不煩於卿
隨就虛落存恤高年路無拾遺黎種宿野黃巾初起
燒平闕一市斯縣獨全子賤孔蔑闕一道區別尚書
五教君嵩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邑君垂
其仁邵伯分陝君懿于棠晉陽珮璫西門帶笈君之
體素能雙其助流化闕一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隨
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奚斯讚魯孝父煩段前
金石古文卷七

七

詰遺芳有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整表銘勒萬
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惟新
於穆我君旣敦旣純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紀行來木
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綏御有助利器不覲魚不出淵
國之良幹垂愛在民蔽芾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繆
唯淑是親旣多受祉永享南山千祿無疆子子孫孫
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旬陽氣厥
拏威恩舊君故吏韋萌等僉然同聲賃師孫興刊石
立表以示後昆共享天祚億載萬年
此碑于官京師時嘗於景太史伯時處見舊拓

本不及錄近得之友人文徵仲按隸釋云東漢及魏其碑到今不許者十才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于生去宋數百年而此本兩見歐趙錄中蓋未嘗載隸釋并隸續亦無其文通志金石略所載碑目雖多然亦未之及乃知昔人之言未必可信而舊物之在天壤間者固不可盡謂之無也

金石古文卷八

成都 楊 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漢堂邑令費鳳碑

惟熹平六年歲格于大荒無射之月堂邑令費君寢疾卒嗚呼哀哉於是夫人元第故關三守卜侃追而詠之其辭曰

君體履柔溫和其如玉修孝友乎閭閻執忠憲於王室立迹州郡仕更右職舉直措枉強禦關貨貢孝三署勛譽有則出宰近甸民懷厥德色斯輕翔翻然高潔王人逃職分關班爵台關二招助鼎調物退已進

金石古文卷八

一

第不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畜鄣土不庭黔民作關一命君關二政化關行逆善遷惡三替致道有耻且恪文守旌功轉在堂邑垂拱不言而民帥伏三時之間卒以闕治昊天不弔命也早歿春秋六十六黎儀瘁陽泣涕漣灑豈愛哉躬命不可贖臨終迷關三內發祖業良田畝直一金推予第息辭位讓財行義高邵卓不可及名實相副有始有卒關二人善想方切惻

故吏故鄣施業字世堅義民堂邑戚忠忠年十有一慈考早隕喪以備於禮制蓬首而關三壤而消僻地

關三 行毋氏以關四而悼傷服關菲五五續杖莫未

除廣陵之郡守東海關二聞寢疾而終卒凡百普悲

關四 舜化北屋之餘慶隨關棺柩車哀以而逆之祖

載已畢託還返其故鄉君關其節操悲其有關一每

以關五其老親忠關二君厚德念君之仁恩問君之

隕隧剝斷而辛酸復截縗麻杖關君之柩棺扶號而

竭關泣涕其關八甫於岐山關一其從之迷君而到

官上書而薦君盡禽息之關三君之關三君關三

字於山關列種嘉奇樹持為之潤解忠業興關二猶

君恩使然雖君有大化孰能爾者難子喪之終關三

金石古文卷八

思其顏而關死可贖不愛關二人今君關於彼卓

而超吏民慕高蹤來者其如雨偉名建關一石垂示

於關二

門下功曹徐侃字元節主簿呂嘉字元關主史陳信

字聖舉主記史關忠字建臺門下游徽關二字叔騰

門下賊曹關二字聖臺門下史曹助字仲臺關吏呂

常字孝讓從掾位徐超字元貴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君舅家仲孫甘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茂

庭肝摧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讀之好音司馬冀

蘭相南容復白圭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

且思敘詩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之所言其辭

曰

君諱鳳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

德襲爵銀艾相亞 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選

逸越而難繼非羣愚之所頌仁義本於心慈孝著於

性言不失與術行不越矩度清潔噉爾渥而不澤恤

憂矜戾施而不記由近及遠靡不覆載故能聞令名

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

部忠以衛上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

金石古文卷八

透地之節自公之操年卅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

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靜而為治匪煩匪擾乾

乾日櫻 此黔首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宰司委職位

思賢以自輔立懿守謙虛白駒以關一隰丹陽有越

寇沒關四命君封理之試守故鄣長蓋危亂有不讓

又畏此之關二而關牧爰止其帥旅鳴若飛鷹關

字若夫號虎疆者緩以德弱者以仁撫簡在上帝心

功訓而特紀輻輳與宰堂邑基月而致道關四遂振

于卿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焉與女蘿性樂於

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為歡喜不悟奄忽終藏形

而匿景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莒道阻而且長望遠
淚如雨策馬循大路寒裳而涉洧闕二歌離思
黃鳥集于楚惴惴之臨穴送君於厚土嗟嗟且傷
每食闕悲不絕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感渭
陽悽愴益以甚諸姑咸辟踊爰及君伯姊孝孫字元
宰生不識考妣惟厥祖恩蓬首斬縗杖追世所不
爲流稱於鄉黨見吾若君存剝裂而不已一別會無
期相去三千里絕翰永忼慨泣下不可止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蓋漢三百八十有亡載闕三于銘工著斯金石

金石古文卷八

四

昇誄曰

溧陽長潘君諱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楚太傅潘
崇之木緒也君稟資南闕一之德之節操髫髻
闕一敏學典謨祖講詩易剖演象藝外覽百家
衆契聖抱不測之謀秉高世之介屈私趨公卽
仕佐上郡位既重孔武赴著疾惡義形從風征暴執
訊獲首除曲阿尉姦剗猾寇自善歡履孤竹之廉禽
蹈公儀之絜察廉除茲初厲清肅賦仁義之風闕三
之跡垂化放乎岐周流愛雙平闕二親賢寶智進直
退愿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獄無嗟吁之冤野無叩句

之結矜孤頤老表孝貞節重儀輕利制戶六百省無
正繇不責自畢百姓心歡官不失實於是遠人令聲
景附樂受一廛既來安之闕一役三年惟泮宮之教
反闕一俗之禮構修學宮宗懿招德旣安以寧于侯
用張籩豆用陳發彼有的雅容闕一閑鍾石縣矣于
胥樂焉乃作敘曰

翼翼聖慈惠我黎蒸貽我潘君平茲溧陽彬文赴武
扶弱抑疆闕一刈彘雄流惡顯忠咨疑元老師賢作
朋修學童冠琢質繡章寔天生德有漢將興尚且在
昔我君存今闕一此龜艾遂尹三梁永世支百民人

金石古文卷八

五

所彰子子孫孫昇爾熾昌

丞沛國銓趙勳字范伯左尉河內汲童竝字公房右
尉豫章南昌程陽字孝遂時將作吏名戶曹揚准議
議曹掾李就議曹掾桓檣戶曹史賀闕一從掾位侯
祖主記史吳超門下吏吳訓門下吏吳翔門下吏時

球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

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
固城湖濱置之官舍今在孔廟之大門右長樂
陳長方雖嘗碑其所得本末釋文則未之見碑

方雖嘗碑其所得本末釋文則未之見碑以靈
帝光和四年歲在辛酉造距今凡一千一百五
十三年番陽洪景伯先生出字爲之釋謂挈華
爲黎昇爲俾楸爲野賁爲責刻去其刀賢去其
具于侯與豺侯通尚旦爲太公周公可謂精密
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今觀首行
自三百字以下上下斯字凡十有六字比之洪
氏作釋文時又皆不可攷且如第二行之字之
下是禱字禱下闕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字
衆之下是僞字退之下是慝字役之上爲復反

金石古文卷八

六

之下爲失此之上爲卽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
爲闕又如旣安且寧則以爲目寧梅檜則以爲
桓檜豈當時誤於墨本而然耶溧陽志志謂元
卓爲元貞是又以名乾而傳會也禮承乏於茲
暇日與士友曹國傑摩挲久之得其二三因以
洪先生釋文列於上僭附所見於其下勒諸樂
石以補前修之所未及者餘尚俟博雅君子云
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月文學掾濟陰單禔
謹識

漢郎中鄭固碑

君諱固字伯堅老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
字三孝友著乎閭門志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

遂窮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
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入則腹心
出則爪耳忠以衛上清以自修犯顏謇諤造脉詭辭
加以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送遁退讓當世以此服之
邦后珍瑋以爲儲舉先屈計掾奉我闕貢清眇冠乎
羣彥德能簡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郎
中非其好也以疾固辭未滿期限從其本規乃遘凶
愍年四十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
金石古文卷八 七
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嶷見
於垂髫年七歲而天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闕共
墳配食斯壇以慰考妣之心琦瑤廷以爲至德不紀
則鍾鼎奚銘昔姬姬二武弟述其兄綜闕四行於蔑
陋獨曷敢忘乃刊石以旌遺芳其辭曰
於惟郎中實天生德頤親誨弟虔恭竭力教我義方
導我禮則傳宣孔業作世模式從政事上忠以自勗
貢計王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雅意
邑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忠直
俯哭誰訴仰號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

修孝罔極竟而有靈亦歆斯勒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

君諱式字闕八功存有夏寔曰御龍闕昨商周世昭

其隆晉主夏盟有士會者光演弘謨翼崇霸業錫邑

命族闕范氏則其後爲也君稟靈醇之茂度體玄亮

之殊高徽柔懿恭明允篤恕九德靡爽百行淵備弘

道耽藝恢韜墳籍探頤研機罔深不入若乃立德隆

禮樹節實真志諒足以爾國篤友足以輔仁用能昭

其洪懿聲克字旬接華彥於汝墳潤枯槁於荆漢超

管鮑之遐蹤信靈許乎炳煥是以闕化泉流芳闕鴻

金石古文卷八

八

舊耀仁聞於權與濟俗侔乎皇訓郡公偉焉弓旌盈

路再讓考闕二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糾

剔瑕慝六教允施翰飛肅於鷹揚典刑闕二軌闕帝

其勲遷廬江太守擬泰和以陶化昭八則以隆治

彌闕弘略惠訓亡倦闕二協闕三齊闕二清源之深

閔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辭韜光潛耀詠琴詩以寧

也闕九其猶充洽外內實紹德之奐敷而儀民之淵表

也未亮三事闕三終闕六常山相暨子汜孫而胤嗣

罔極粵青龍三年正月丙戌縣長汝南薛闕七感靈

殫之不饗思隆懿模以紹奕世乃興縣之碩儒咨典

謨之中闕同宗闕二之冑昭告祖考俾守厥祀本

著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茂之慶焉禮也於是卿闕三

上計掾翟循州部泰山從事史翟邵等僉以爲郡雖

輝名載籍光颺前列而靈墳亡闕儀問靡述遂相與

略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墓以聲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實唐之胤誕表靈和蹈規履信窮神周覽

祇道之訓邁德徽猶鴻漸闕舊歲彼夸毗寶此醇懿

以文會友以仁翼闕敷化濟殖羣生以遂永言孝思

民之攸暨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胤亡紀

爰輯訓典詢璽髦士育茲赫闕以永遐祉詒厥孫謀

金石古文卷八

九

耀于萬祀

金石古文卷八終

金石古文卷九

人集

成都 楊 慎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光武濟陽宮碑

蔡伯喈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有十八年
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見滢破前
隊之衆矜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於是羣公
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
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卽位于鄧縣之陽五成之
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人安
蠻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

金石古文卷九

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
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媯汭姬美周原
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路藐哉所謂神麗顯融
越不可尙小臣河尹瑋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系
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

赫赫炎天爰曜其暉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虔則
誕育靈姿黃髮作憑纂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
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於夷匡復帝載
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
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汝南周巨勝碑文

君諱總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
白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元懿清廟貞厲精粹體
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
機援天心以立均贊幽明以接時沉靜微密淪於無
內寬裕宏博令平無外之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
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
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
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
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放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

金石古文卷九

二

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
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
是縉紳歸高辟公事德大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
方正舉才裏貢令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
上詢諮師錫策公車持微君仰觀天象俯效人事世
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
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
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晏醇樂及
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機知命可觀於
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

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亶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徵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龐有醇有否有聖伊茲周君允丁其政誕茲明德自始哲今與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綜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必丘予以道遜茂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金石古文卷九 三

京兆尹樊陵碑文

蔡伯喈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輶四牲承祀蒸嘗多士時貢繇役永息進路孔夷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童子逢盛碑

童子諱盛字伯彌薄令之元孫遽成君之曾孫安平君之孫五官掾之長子也胎懷正氣生克自然俯育孩嬰弱而能言至於垂髫習惠聰哲過庭受試退誦

詩禮心開意審聞一知十書畫規矩制中園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才丑后蒙當爲師楷自天生授罔不在初謂當叩遂令儀令色整齊珪角立朝進仕究竟人爵克啓厥後以彰明德胤嗣昭達何裕季世顯天不惠伯疆涇行降此大戾年十有二歲在協給五月乙巳噬嗑不反友隕精晃苗而不秀命有脩短無可奈何慈父悼傷割哀回鯉其十二月丁酉而安措諸永潛黃壚沒而不存於是門生東武孫理下密王升姜感慼三成一系列同義故共刊石敘述才美以銘不朽其辭曰

金石古文卷九

四

嘉辭伯彌天授其姿量克岐嶷聰敏達當遂迺述立號建基時非三代符命無恒人生在世壽無金石身潛名彰顯於後葉

巴郡太守樊敏碑

君諱敏字升達肇祖宓戲遺苗后稷爲堯授巴郡後漢中秋老乞身以助義都尉養疾閭里又行褒義校尉君仕不爲人祚不爲己相桓大度體蹈其首當躬台緄松僑協軌八十有四歲在汁洽紀驗期臻奄烈臧形凡百咸痛士女涕冷臣子褒術刊石勒銘其辭曰

於戲與考經德炳明勞謙損益耽古儉清立朝正色
能無撓順威恩御下持滿億盈所歷見慕遺歌景形
書載俊艾股肱幹禎有物有則模楷後生宜忝鼎鉉
稽建皇靈王路阪險鬼方不庭恒戢節足輕寵賤榮
故闕大選而損陪臣晏嬰邱殿留侯距齊非辭福也
乃辟禍兮

辭曰演元垂闕岳瀆闕二兮金精火佐寔生賢兮闕

欲救民德彌大兮遭遇陽九百六會兮當闕遐季今

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闕兮

金鄉長侯成碑

金石古文卷九

五

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幽岐周文
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周
要盟齊魯嘉會自邠因以爲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
英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險諡曰安國君曾孫黼封明
繞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爲臨淮太守擁兵從光武平
定天下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
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洧或邑山濟君則上黨太守
之弟幼履慈孝之德長執忠謇之操治春秋經博綜
書傳以典籍教授滋滋履真安貧樂道忽於時榮敬
上接下溫故知新翹節建志冠於羣倫孝友內著仁

義外宣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卽
家假印綬君介心如石不易其刺史嘉其高名辟部
東平泰山治中役事君獻精謙虛委蛇衡門以禮膝
桓名德可尊行顯身隱縣興養神聖人制命曰仁常
存今胡不然喪此國偉君年八十一建寧二年歲在
己酉四月二日癸酉遭疾而卒嗚呼哀哉於足遐邇
士仁祁祁來庭集會如雲號哭發哀泣涕汎蘭將去
白日歸彼元陰同盟必至縞素填街存存顯名終有
遺勲寬如有靈嘉斯寵榮於是儒林衆塲惟想邢景
乃樹立銘石以揚淑美其辭曰

金石古文卷九

六

於穆君德委履正平乾皇所挺應符如生耽藝樂術
怡忽世榮虛位禮請介然不傾壽非南山不俟河清
梁木圯頽鴻儀催零昆嗣切剝哀慟感情乃銘乃勒
億載永寧

金石古文卷九終

金石古文卷十

成都 楊慎撰 羅江 李調元校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鄠之化是以三荊符守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訐愚屬縣越教無對會之事徼外來庭面縛二十餘人年穀屢登

金石古文卷十

倉庫惟憶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隄芒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隊之間過者創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嘆日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因其事則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勅衡官有扶李瑾據仇審因常繇道徒鋸燒破析刻召確鬼滅高就埤平夷正曲桺拔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雜行人權備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隆

豐稔民以俱植威恩竝隆遠人賓服鑿山浚瀆路以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成陽令唐扶頌

君諱扶字正南潁川鄆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大號爲唐洽致雍熹尊天重民禪位虞闕光炎茅土通天三統苗胄枝分相土脉君因氏唐焉累取舍祚受天之佑膺嗣彌光爲漢台輔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季父蜀郡蜀郡從弟會稽會稽從弟南陽君從兄東萊太守南陽弟司空公在朝透隨正色竭忠爲國討暴六侯俱封受土襲爵金縢十三君

金石古文卷十

繼厥緒少有岐嶷耽道好古執書咏詩綜緯河維底究羣典彙紐上進守舞陽丞弱冠守昆陽尉潁陽令隱練州郡所臨有迹帝嘉其德特拜郎中察能洽處除豫章郎陽長夷粵拊摠懷強難化君奮威嚴武視以好惡蠻貉振疊稽顙服闕上前通千有餘萬盜賊棄息境界晏然三載有成州郡詳表遷成陽令承先聖之弘軌見讚像之高蹤遂興無爲之治優賢賜歷表善紬惡遵九德以綏民崇晏晏之惠康風移俗易莫不革心朝有公卓家有叅騫分郊之治復隆生於君追惟堯德廣被之恩依陵毫廟造立授堂四遠

童冠振衣受業著錄于人朝益莫習衍衍聞聞尼父
授魯曷以復加靈祗瑞應木連理生白菟紫鳩遊君
園庭蕩蕩之治莫能名焉三司察功朝廷審真以君
威恩竝流文武兼興東萊海濱須君以寧詔書換君
昌陽令吏民慕戀士女惟艱捺罕君車輪不得行君
臣流涕道路琅玕迫有詔命靡由復還於是故從事
仲宇仲授張躬萬龍督郵仲規郡掾間葵仲理處
士王闕董頴閭葵斑等乃共刊石樹頌歌君之美其
辭曰

赫赫唐君帝堯之苗氏族不一各任所安本莫末異
金石古文卷十

蓋謂斯焉君體煥炳有芬有馨如山如斌嵩如不傾
如闕如海澹如不盈帷直如矢秉銓據衡在朝肅肅
閨門雍雍廉踰伯叔絮如珪璋賦政于外爰及鬼方
淮夷來降寇賊遂亡黎庶攸寧黔首歡康以德綏撫
宣恩六陽以仁恤弱以義抑強恩由春夏威如秋霜
賞罰分守審白黑著明憂者閔稚不悔寡矜耽樂道
述咀嚼七經五六六七訓導若神接下施與投財如
損吏服其德民歸其恩父子子君君臣臣不師自
舉不拘不煩囹圄空虛國無民德及草虫滓流無根
蜎飛蠕動咸賴我君顯顯令稱德音常存

魏大饗碑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
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忿吳夷之凶暴滅蜀虜
之僭逆于赫斯怒順天致討舊虓虎之校簡猛銳之
卒爰整六軍率匈奴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
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
流電發戎備素辦役不更籍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
以士有拊謀之驕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
至武師所加無強不服故寬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
師南徂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諸潰將汜自三

金石古文卷十

四

江之流方軌叩來之阪斬吳夷以染鉞血蜀虜以燬
鼓曜天威於遐裔復九圻之疆萬除生民之尖草大
聖皇之宿憤次于舊邑觀釁而動築壇壝之官置表
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
兵清涂慶雲垂覆乃備俾禦整法駕設天官之列衛
乘金華之鸞路建升龍於大常張天狼之威弧千葉
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飭震曜康衢既登高壇蔭九
增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旅酬之高會行無筭之
酣飲于酒波流膏肓陵穢普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
既畢乃陳祕戲巴俞九劍奇舞麗倒衝夾踰鋒上南

踰高舂鼎緣幢舞輪捷鏡騎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
拔白虎青鹿辟非辟耶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環變
屈出異巧神化自卿校將守以下及陪臺綵圖莫
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啓均臺之享周成岐陽
之饗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尙茲是以
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舊靈威震天外吳夷鷁剪虜竄區夏
清八荒艾幸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
萬世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金石古文卷十

五

嵇叔夜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
世而先生弘謨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
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
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羣生
莫能屬也確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
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蕩
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親珪肅然
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
可尙也不履患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蓬蒿昇隆

於卷舒寧武去就於盼一子不亦泰如危宗廟之
機安不孤憤之逼而有塗中之廣觀屈穀鳴鴈是
以處下之間察巨瓠緯帶是以遊有用之際夸大
辨而御之以訥資大白而滂之以厚一作辱爲無爲而
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於
寂寞之域投芒刀之穎於有解之會固恢恢必餘地
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於陵觀園以求實齷齪近步
脩一作循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成於遊龍衛賜譬重
仞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將攀逸駕於洪
涯憑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挹陵雲霄以優游享
年如千遭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
沒夫豈不慨然臨豪桀而存惠之問運斧斲而思郢
人之力乃探頤索隱以敘雅操使將來君子知壯生
之跡略舉其志埋之曰嵇叢先生天挺無欲元虛恬
淡混蘊榮辱盪滌穢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
燭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太素簡邁世局澄之不
清濁之不濁翺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巨室反真歸
漢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金石古文卷十終

金石古文卷十一

成都 楊慎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漢榮濱石門碑

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
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畱金堤以竹籠石葺葦土
而爲過壞噴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駭山采
石壘以爲鄣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詳詔書許誨立
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沈州乃簡朱軒授
使司馬登令續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
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懷濤怒湍
金石古文卷十一

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
自姬氏之所常蹙昔崇鮫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
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率百姓議之于臣伐
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
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
斯乃元勲之嘉課上德之弧表也昔禹脩九道書錄
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之勤夙興厥
職充國惠民亦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
示于後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字
伯志伐東萊典城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守城向豹

字伯尹丞汝南鄆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
據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鄙字孝先頌

魏野王令司馬孚脩沁口碑

臣孚言臣彼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
出銅堤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大行以西王屋以
東層巖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送木門朽敗
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
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方石爲門若天赦旱增堰進
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開方斷水空渠衍漑足以
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
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
要臣孚言詔書聽許

魏建城鄉侯劉靖碑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
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隈以度形勢
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
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粱河造戾陵遏
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粱河水者出自井州黃河之
別源時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過高一
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

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發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漉池以爲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金石古文卷十一

三

制度永爲後式焉
晉千金渠石人東脇下文
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塢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激蓄每勞卽壞歷載消弃大功今故爲令遏更於西開泄名曰伐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輪上激蓄故也今會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塢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用重金石古文卷十一

四

小人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

西脇下亦有刻文不錄

後漢鴻臚陳君碑文

邯鄲子禮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亦以命禹其後嬀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與涉覽文學几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疊疊焉其訪人也是以令聞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

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
先傳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竝遭黨錮
俱康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
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
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名心矍言
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
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像于今遺稱越在
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閭乃覃思著書三
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
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

金石古文卷十一

五

罔錫除四府竝辭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
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
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
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害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虜
竝戎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
耻視事未替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
爭利其工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
去之於郊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
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
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絕奸

追女而還離姦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
唯帝念功命作尙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
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
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
寘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凡百
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郡卿以下臨喪會
有子曰郡追惟蓼莪罔極之恩乃與邦彥碩老咨所
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作則
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己樂存事親
雖處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原寇深
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國惠我無垠
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穹蒼
不授遐年齡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與詢
執戟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金石古文卷十一

六

金石古文卷十一終

金石古文卷十二

成都 楊 慎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漢樊毅脩西嶽廟記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遼其典壁遺鄒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

金石古文卷十二

祭則獲福奕世克昌忘新治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芟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牷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于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寇撫瘡民二鄣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緣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宰狹不足處尊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世室不脩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苟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饋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 于時

而功已著覽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邱邑猶存

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

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畀風雨應起澱潤品物君舉

必書况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遭郭敏

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勛垂耀

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

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况臻堯命伯禹決江開

汶川靈旣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漬祭

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

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

金石古文卷十二

二

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齊降瑞會祥景風凱涕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稽民用章建久空宇刊銘記誦 配梁甫

西嶽華山亭碑

衛 凱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卽事有漸散齊華亭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瘴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

存黔首懼聞曠素於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讜公謀圖
議繕故斷度構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
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啓寤各得竭情福
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
祀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贊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
惟嶽降神寔生羣公卿士百辟續業攸蒙帝命不違
歲事報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 靈

處所逼窄肩窄有聲神樂其靜翛翛無形尊碑有序
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嘉精

金石古文 卷十二

三

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子後生爲龍爲光
顯人王庭爲公爲侯福祿來成刻石記號永享利貞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
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
也至矣聖人廢典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
太華授壁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
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
袤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
觀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

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
力政疆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
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
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
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

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

尊歷葉增脩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
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壽是遊
是憇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卿邑巫覡宗
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

金石古文 卷十二

四

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
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高尚降
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 允廢之故殷宗周宣以
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
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
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閼卿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白
武威占此士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
享上將之尊御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
示羣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
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效

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
脩飾享廟壇塲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
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后簾
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露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
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
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
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
止降福穰穰

桐柏廟碑

王延壽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

金石古文卷十二

五

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
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
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
祀務潔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
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
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
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疆塲飾
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衛
廷弘敞宮廟嵩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餼
王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

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社民用作頌其辭曰泫泫
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
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
四瀆與河今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
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灾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
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
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與駕扶老携集暴君
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况思君罔極于宵樂今傳於
萬億

九疑山碑

蔡邕

金石古文卷十二

六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建雲時風嘉雨
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助逮于虞舜聖德光明
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
璇璣是承太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
登此律鬼託靈神仙

金石古文卷十二終

金石古文卷十三

成都 楊 慎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蛇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放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荆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元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名金石古文卷十三

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於數宜導川谷波障源淥溉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慰潤國家富人喜優嗜樂業拭序在朝野無螟蟊豐年蕃庶人有會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寔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龍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至於歿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不去善如絕諍患害於

無刑微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驟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濁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爲列姬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幸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曲曰食吏而不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食吏常苦富廉吏常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食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卽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塢人所不食遂封潘卿卽固始也三九無嗣國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神明報祚卽歲還長後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光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緒祭祀祇肅神明臨縣一

金石古文卷十三

二

載志在惠康葬枯粟乏愛育藜蒸討掃醜類繆是
矜社僞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通發嘉訓興祀立
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
記福祐期恩縣興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
二十八日立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子 遷

君諱安字子祐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
周宣出納王命爲之喉舌以致中興食菜于樊子孫
氏焉奕世載德守業不愆在漢中葉篤生哲媛合南
頓實產世祖征討逆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舅

金石古文 卷十三

三

顯受芽一封寵五國壽張侯以功德加位特進其次
竝已高聲處鄉校侍中尚書據州典郡不可勝載爲
天下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典記傳古今異義甘貧
樂約意不回貳天資淑慎秉性有直秉操不移不以
凱貴世政促峻邑宰寡識慢賢役德被以勞事然後
慷慨官于王室歷中黃門沉從儀史拜小黃門小黃
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其事上也貞固密慎矜矜
戰戰作主股肱助國視聽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爲近
臣楷模以兄弟竝盛雙據二郡宗親奈賴榮年五十
有六以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朝思其忠追拜都尉

寵以應綬策書褒歎贈贈有加嗣子遷寔以幼弱夙
敎王爵而喪其所天禮備復位以延熹三年冬十有
一月自上蒸祭乃尋惟烈考恭脩之懿勒之碑石俾
不失墜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王事多難我是力秉此小心以
亮皇職惟帝念功庸以昭報大命傾覆鬼神遷佚邇
艾追贈用光其德謫謫遐稱作呈作式勒銘茲石垂
示罔極勲名不剝永昭千億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高 觀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之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

金石古文 卷十三

四

自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元流至君而懿幼
應瓊蘭之美長有冲逸之志敦詩閱禮韜韜竹貫
循前業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悃有分其大操也耽
耽虎視龍變不羈故能雄傑於并域聲班於上京察
何孝廉貢除郎中左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譽
茂才宛丘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褒廷庠校政以惠
和三載陟隕邪臨金城郡郭羌虜避難遷移役兼民
匱室如懸磬乃敷權略獎厲信儉狃率服不敢窺踰
兵戢而時動因省獵以習義興利弘惠順其所樂開
通狹道造作傳館吏事咸悅不勞而勸是以搢紳之

徒譚講雅誦釋軍旅之犀革陳俎豆於泮宮其艾槐
輪旌顯才良咨量三壽賞刑不僭邦場寧靜歲時豐
登耆叟擊壤重亂謳譟功著垣列當升寵祚旻不耆
德景命失靈以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
終則鼎銘於是故吏邊竺江英韓遂等追送遐丘刊
石勒勛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羣文昭有毅
武列能仁含舒憲墨以育生民乘紀東壤西國著勛
身沒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子爾臣恩
續其曼芬

金石古文卷十三

河間相張平子碑

崔瑗

河南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
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後傳美之君天姿獻
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
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壤辭麗說奇技偉
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芬芳仁愛
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爲尚
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燁燿敦
大天明也德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
間政以禮成民是用息遺命不永閤忽惡徂朝失良

臣民聞令君大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
焉乃銘斯表以旌厥問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德茂林羨高明顯融焉所不學
亦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爲耻
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
冲而復盈廩廩其庶豐豐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
荀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茲
維帝念功往才女諧化洽民雖惑而不弔降此咎哲
人其萎罔不時恫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
烈著兮

金石古文卷十三

曹娥碑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未嘗
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
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時
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投江死
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
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誅之辭曰戀伊孝女暉暉之
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
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
怙訴伸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

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隍、或有剋面引鏡、勞耳用刀、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豈牙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坊、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艷窈窕、永世配神、若美二女、爲湘夫人、時効髣髴、金石古文卷十三

七

金石古文卷十三終

金石古文卷十四

成都 楊慎一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魏敬侯衛觀碑陰文 聞人牟準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卽郛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勢高而趣幽、形垣而背阜、鑿室而可以蔽藏、不墳而所冀速朽、珍琦素白而靡尙、衣服隨時而則有故、史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曰季居亭而久、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而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筭狀、殷叔時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常書受禪表、顓竊全針八分書也、太祖帝等臨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誠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其如于後

黃陵廟記 節文 諸葛孔明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巘嶮、列作三峯、平治泝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

人加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望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補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漢武帝鼎銘

登于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

金石古文 卷十四

二

漢武帝封禪刻石辭

四守之內，莫不爲郡邑，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又民蕃息，天祿永得。

漢祭金馬碧鷄文

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綜綜碧鷄，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上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漢祝長嚴訴碑銘

惟漢中興，卯金休烈，和平元年歲治，東宮屯民寧厥。

居

漢圍令趙君碑銘

天寶高唯聖同，戲我君羨其踪，體弘仁蹈中庸，所臨歷有豐功，追景行亦難雙，刻金石示萬邦。

漢王史威長銘

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漢資中古碑伏義贊

見史子

堅隸格

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內音越

後漢祝睦碑銘

金石古文 卷十四

三

穆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闡道綱，立表微準，樞衡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一郡，曜重光，化流洽，緄幽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謠令香，功烈著遺，椒芳存，覲榮淪弗忘。

後漢慎令劉伯麟碑銘

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沒而不朽，垂名著兮。

漢司隸校尉楊厥碑

惟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斜谷之

永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爲充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祇焉後以子午塗路澁難更隨同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堦隔尤艱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斜達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霍殘橋梁斷絕子谷復循于是故司隸校尉樊爲武陽場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主奏請廢于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勛

漢折里郡閣頌

惟斯折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注于道涉秋霖澆金石古文卷十四

四

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郡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水相連號爲萬柱遭遇隕納人物俱隕沈沒洪淵酷烈爲禍於是太中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卽便求隱折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醱散關之嶮濶徙朝陽之平燠滅西高閣乾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苗里

歐公跋云醱散關之嶮濶徙朝陽之平燠刻畫

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

今按醱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醱之韓信傳醱兵北首燕路趙明誠金石錄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醱來又云辭榮醱蔽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作潔借作濕字用嶮濶謂潮濕也慘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慘亦作燥之例平燠謂乾燥也言去濕而就燥也以假借之義訓之亦通升菴楊慎重跋

漢無終山陽雍伯天祚玉田之碑

金石古文卷十四

五

玉田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卽陽公之故居也陽公名雍伯雒陽人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至性竺孝父母終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氏致命雍伯至玉田求五雙徐氏妻之遂嫁焉性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爲玉田

金石古文卷十四終



楊用修金石古文十四卷刻于明嘉靖年有永嘉
省菴孫昭序按升菴是編釋禹碑石鼓及秦漢諸
刻收羅最富然其中有因訛傳誤不可不爲訂正
者如以史晨碑之夫子家爲大子家魯公家爲魯
公家此承洪适隸釋之訛也以張遷碑之篆策爲
蕭何承都穆之訛也今碑刻具在可驗又如韓勅
碑陰升菴頗譏隸釋之誤今攷漢碑文與隸釋所
載本相合而 之兩側尙有題名适固失載升菴
偶未之考也至于五鳳墳壇居攝諸刻皆存夫子
廟係漢碑之近古者俱不錄則又不無遺漏調生
金石古文跋

雖晚不敢以胡應麟輩爲戒而遂附之一辭莫實
也羅江李調元童山跋

金石古文十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所采皆金
石之文上起古初下迄於漢然真偽錯雜殊多疎
漏如陽虛石室倉頡文岫巖禹碑廬山禹刻比于
銅盤銘皆顯然僞撰人所共知而列以冠首豈足
傳信石鼓文韓愈已云缺畫鄭薛諸家所載無不
訛缺慎乃臆爲補足詭稱得之李東陽不知東陽
懷麓堂集固明云未見完本也又如沙邱石柳銘
文見左傳秦刻嶧山諸石史記具載非至慎之時
尙有金石可據一概泛登不挂一漏萬乎至孔彪
魯峻等碑但記姓名無關文字漢碑如此之類恐
亦不勝其載也